

变性美

周淑兰 宋忠明 著

性倒错的漂亮宝贝把赌注押在『变性』术上……
她住进男人的躯壳，一边行善一边作恶，频频变脸……
忽男忽女的两性人，在错位的激情中体味魔幻人生……

时代文艺出版社

G

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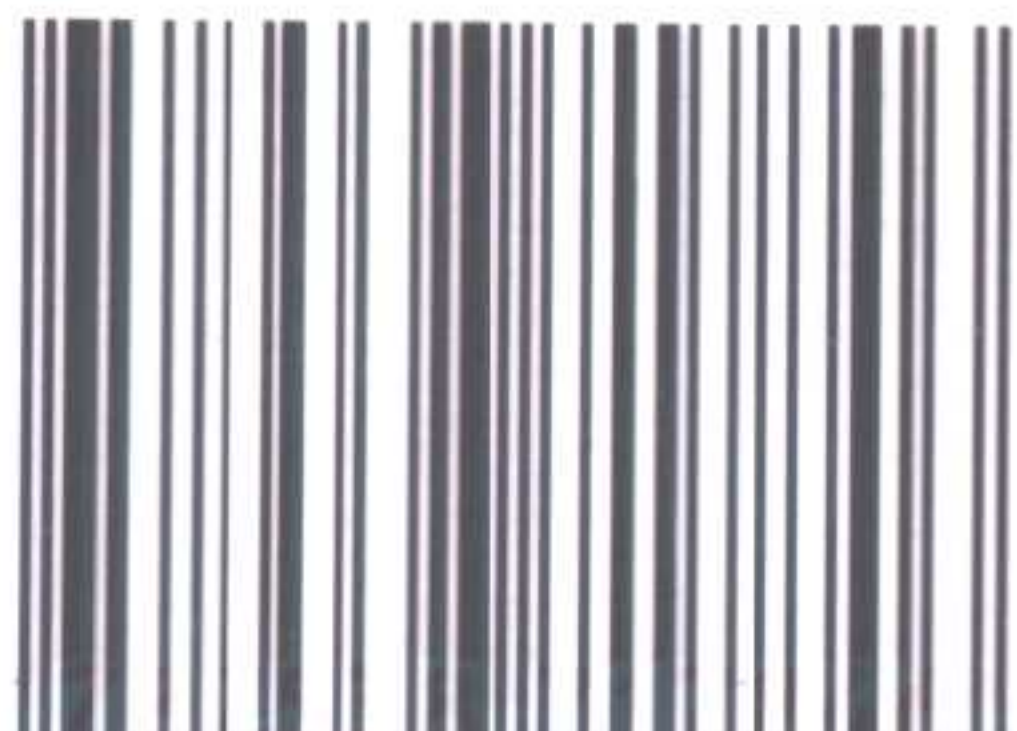
I

X



美女武润琼是『性倒错』患者，变性手术非但没把她变成男人，还查出她曾吸毒并已染上艾滋病，绝望中她心理畸变，报复社会，一边行善一边作恶，成为『千变魔女』。龙凤胎哥哥、刑警武润宏在情与法的对峙中，不徇私情，秉公办案，规劝妹妹投案自首，并协助管教人员帮她接受奇特的『犯罪矫正』治疗，使其成为一具改恶从善的『活标本』，救赎了大批在押囚犯……

ISBN 7-5387-1784-6



9 787538 717846 >

ISBN 7-5387-1784-6/I·1688

定价：25.00 元

变性美人

周淑兰 宋忠明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性美人/周淑兰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 8

ISBN 7-5387-1784-6

I. 变… 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4893 号

变性美人

作 者: 周淑兰 宋忠明

责任编辑: 姜淑华

装帧设计: 尚 农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 刷: 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大 32 开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7-1784-6/I · 1688

定 价: 25.00 元

内 容 提 要

美女武润琼是“性倒错”患者，变性手术非但没把她变成男人，还查出她曾吸毒并已染上艾滋病，绝望中她心理畸变，报复社会，一边行善一边作恶，成为“千变魔女”。龙凤胎哥哥、刑警武润宏在情与法的对峙中，不徇私情，秉公办案，规劝妹妹投案自首，并协助管教人员帮她接受奇特的“犯罪矫正”治疗，使其成为一具改恶从善的“活标本”，救赎了一大批在押囚犯……

引子

凌晨，惨白的启明星刚刚升上天际，苍茫的江边雾气缭绕。江中点点白帆渐行渐远，六月的江风有力地吹拂着，江面上泛起阵阵巨浪。

朦胧中，江边出现了一对人影，只见其中一个男人身穿破旧的衣服，脚上的老布鞋上满是泥土，他泪眼惺忪地在护堤的石坝上，搭起了一个祭奠台。他身后的女人哭泣着，从一个猪腰形的竹筐里拿出一个极为朴素的小花圈，双手抖抖地摆放到祭奠台上。

花圈的中央，是一张少女的照片，她长得眉清目秀，神态楚楚动人。

面对惨死的女儿的遗像，这对夫妇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悲痛，哭倒在满是露水的大坝上。

那位妇女面对着滔滔东去的江水，撕心裂肺地哭喊着：“亚琴啊，你死的冤哪！”

那位男子也捶胸顿足地失声痛哭：“女儿啊，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害死你的人，为你报仇！”

呜呜咽咽的江风把这对丧女夫妇的哭声，传得很远很远……

男人拣起枯枝，在沙滩上女儿的祭坛前，写下了四个大字：“武润琼——杀！”

就在一个月前，就在这条滚滚东去的大江边上，这对夫妇的女儿为了摆脱一个叫武润琼的同性恋者的纠缠，从船上失足



变性美人

落水，不幸身亡……

夫妇俩在女儿死去的第五个周日，插上纷纷扬扬的白幡，又把成堆的纸钱点燃，祭奠早夭的女儿，诅咒逼死她的另一个女人。

而此时，这个叫武润琼的女子，正在省城一家大医院里，准备做一场生死攸关的“变性”手术。她从这个惨剧发生的一刹那，突然猛醒了，毅然选择了“变性”，要从折磨和束缚她的尴尬的女儿身中解脱出来，还原成名副其实的钢铁男儿……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变性的“漂亮宝贝” 1

某大医院里，一场生死攸关的变性手术正在进行中。美女武润琼躺在手术台上，渴望一睁开眼睛就变成男人。可在实施麻醉时，引发了她的毒瘾，并暴露了她同性恋的隐私；

某中学教师王馨娟连连遭遇怪事：丈夫突发心脏病，住进医院后不治身亡，可她又又在医院里撞见了酷似丈夫的人，令她大为惊愕；

刑警武润宏和妹妹是龙凤双胞胎，他守在武润琼的病床前，因为错拿了手机，发现了妻子吴小倩与旧情人藕断丝连，一场家庭大战即将爆发……

第二章 “红粉战友”情 26

好心的主刀医生宋星月博士从武润琼的同性恋及吸毒史中，推断她已染上艾滋病毒，劝她去做 HIV 检测，却使病人神秘失踪；

王馨娟四处奔走，寻找丈夫的遗体，无意中发现了女扮男装的武润琼长相酷似自己的丈夫而产生特别好感，把她当成丈夫的替身，却埋下了祸端；

武润琼的情人王思果，无法接受即将迎入洞房的新娘变成“男人”的事实，大闹医院，不依不饶地向宋星月讨要“恋



人”，对主刀医生扬言报复……

第三章 痴情反被无情恼 53

武润琼偷偷到医院做了艾滋检测，惊恐地发现自己男儿梦难圆，又染上艾滋病毒这超级绝症，她承受不住这双重打击，万念俱灰；

武润宏深爱做演员的妻子吴小倩，为了维持夫妻感情，他原谅了妻子的“红杏出墙”，她却恼羞成怒，提出分居；

王思果苦恋畸形人武润琼，只得个“假夫妻”的名份，而她和一個纯情女孩“同性恋”的感情纠葛，却也幽梦难成……

第四章 千年古签引来祸端 79

王思果救下了武润琼，带她外出旅游散心，寺庙中她抽得一支上上古签，想到自己来日无多，满腔怒火和绝望找到了突破口：“替天行道，劫富济贫”；

武润琼为了实施报复计划，给王思果留下遗书，告诉他自已得了不治之症，不想拖累家人，从此了无踪影；

武润宏为了夺回吴小倩的芳心，好心替妻子的旧情人王小波出国担保，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不幸落入了一个阴险的圈套……

第五章 敬老院院长之谜 103

城里扩建了一座敬老院并换了院长，新院长是个英俊青年，据说是南方的一位富翁，他行踪诡秘，引起了刑警的注意；

情人王思果四处寻找武润琼，终于觅到了她的诡秘行踪，并发现了她的“宏伟计划”，令他大为惶恐不安；

武润琼瞄准了一片棚户区，那里都是“超生游击队”的黑人，她潜伏下来，意欲投毒杀人，制造社会混乱……



第六章 首例“贞操大绑架” 127

王思果仇视为武润琼做变性手术的医学博士宋星月，自制了一枚炸弹，邮给大夫制造恐慌；

王思果用通缉逃犯的高招，四处寻找武润琼，发现她买了足够毒死半城人的老鼠药，不由得万分惊恐；

武润琼对畸恋情人王亚琴的负心一直耿耿于怀，制造了一起“贞操绑架案”，把她挟持到棚户区，逼她做她的“妻子”……

第七章 亦正亦邪的“双面佳人” 151

王馨娟送母亲住进这家敬老院，发现年青的院长酷似自己失踪的丈夫，连名字都一样。可他却根本不认识她，令她大惑不解；

武润琼和房东一家结下了患难之谊，超生的“黑孩”玩火点着茅屋，武润琼险些在火中丧生，有人却举报是她纵火；

刑警武润宏深入棚户区调查案情，意外地发现了妹妹的踪影，她正在慰问死者，抢救伤员。看见哥哥后，她又神秘地失踪了……

第八章 一个幽灵在游荡 179

王馨娟跟踪酷似自己丈夫的敬老院院长，发现他住在棚户区里，顿生疑窦：他既然是百万富翁，为什么身居贫民窟？

银行屡屡发现汇款被冒领的案子，实施这种高智商犯罪的人，神出鬼没，令刑警们大伤脑筋；

武润琼把王亚琴软禁在斗室里，强迫她和自己密谋诈骗银行，王亚琴中途逃跑试图逃脱魔爪……



第九章 曼妙的失忆症 204

王馨娟再次去敬老院正面接触院长，失望地发现他患了“失忆症”，过去的一切都不记得，只知道自己的姓名。她断定他就是自己的丈夫，决心唤醒他的记忆；

敬老院办得红红火火，女扮男装的院长武润琼令王馨娟心醉神迷，她深感王馨娟是危险人物，一旦被识破，自己将大祸临头，便胁迫王亚琴对其毒而杀之；

宋星月博士是个民间防艾专家，他千方百计打听武润琼的线索，想从茫茫人海中把她找出来进行人道主义救助……

第十章 心有灵犀的龙凤胎 228

王亚琴被迫去杀王馨娟，却发现这个女人十分可爱，她无论如何下不了手，便巧妙地哄骗她离开本地，解救这个痴情者；

王思果千辛万苦寻到了武润琼的踪迹，她又故伎重演假装失忆，死活不认自己的准丈夫，让痴情的王思果大惑不解、痛苦不堪；

多宗银行储户资金被冒领案，引起警方重视，专案组成员武润宏介入侦查，敬业的他发现了许多蛛丝马迹……

第十一章 一桩奇异的离婚案 251

武润琼得知哥哥侦查此案有所突破，惊恐不安，找到嫂子吴小倩，意外地发现了他们夫妻间的裂痕，便又生一计；

王馨娟割舍不下对酷似丈夫的武润琼的思念，隐居下来。她把年迈的母亲接回到了妹妹家，自己扮成母亲，开始打探院长奇怪的身世和行踪；

武润宏的婚变曝出奇闻：他妻子在法庭上突然指控他是个“女人”，不能尽丈夫的义务，令他百口莫辩，当众出丑……



第十二章 神秘的偷窥者..... 274

武润琼穿上哥哥的警服，混入公安局，窃取了大量资料后偷偷销毁，让案子陷入僵局，令武润宏和刑警们大为苦恼……

面对奇异的离婚案，法官大为惊讶，忙让武润宏去做体检，发现他果然是女儿之身，吴小倩胜诉，只好判决离婚……王思果找到刑警武润宏，坦白自首，说案子是他一人所为，令武润宏大为困惑……

第十三章 变来变去的真假情侣..... 296

武润宏从妻子手中接过离婚判决，大为惊讶。他找到法院，指责他们，本人并未到庭为何判决离婚？法官更为惊讶：此时的武润宏又成了真正的男人；

宋星月四处寻觅武润琼，却每每与之失之交臂。他通过炸弹邮包找到了王思果，劝他也去做艾滋检查，王思果恩将仇报，二人又起冲突；

银行曝出惊人消息：一千万元巨款被诈骗九百万，有人用狡猾的手段伪造存单，武润宏介入此案，发现了蹊跷的内幕……

第十四章 惊险的死亡游戏 320

武润琼发现警方正对她进行秘密调查，便策划了一场“假死”案，伪造现场，和公安人员捉起了迷藏；

以武润宏的名义和妻子去法庭离婚的人，原来是武润琼。竟然是被妹妹偷梁换柱，武润宏痛苦不堪：她为什么这么做？

王思果协助武润琼伪造死亡现场，在公安人员调查时，他不小心露出破绽，刑警们穷追不舍，令他惊恐万状……



第十五章 “千变魔女”的诱惑 344

王馨娟下班回家，意外地发现已死亡的丈夫在家中现身，她又惊又喜。丈夫讲述了自己被黑社会绑架后的奇异经历，令她惶惑不安；

武润宏终于得知了妹妹冒充他去和嫂子打离婚的真实目的：她知道哥哥已经怀疑到她是作案嫌疑人，便出此绝招，转移哥哥的视线，以逃避警方追捕；

宋星月博士终于找到了隐藏的艾滋病患者武润琼，他和护士王馨凤策划以民间“防艾”人员的身份上门送医送药，以此来感动“千变魔女”……

第十六章 离婚不离家的悲剧 367

武润宏和妻子离婚不离家，同在一个屋檐下苦熬。吴小倩得知自己被王小波骗情骗财，精神失常；

王馨娟终于发现了假丈夫的秘密，她陷入了“情与法”的矛盾之中。武润琼察觉出她的异常，对她旁敲侧击，王馨娟身陷危难之中；

刑警们通过跟踪王思果寻到了武润琼的藏身之处，武润琼又施诡计，利用王馨娟的痴情，巧妙脱身遁逃……

第十七章 移花接木的游戏 391

省第二监狱曝出奇闻：囚犯家属发现自家的儿子竟然是一个陌生人。武润宏前去调查，吃惊地发现，冒名者竟然是自己的妹妹；

王馨娟家发现特殊礼品，她侥幸死里逃生，识破了“假丈夫”的歹毒用心，到公安机关检举武润琼，说出了讳莫如深的真相；

由于王思果作伪证，使刑侦人员一时弄不清武润琼的真实



身份，在这紧要关头，武润宏大义灭亲，含悲劝妹妹公开身份自首……

第十八章 奇异的“犯罪矫正术” 412

武润琼被捕入狱，王思果痴心不改，为了救出武润琼，威胁宋星月大夫，为其作“精神病”伪证，与法律进行最后顽抗，也使救命恩人的性命危在旦夕；

武润宏对妹妹晓以大义，动员她做“实验品”，进行一种国际最新“犯罪矫正”治疗，终于使她成为改恶从善的“活标本”，救赎了一批在押囚犯，警世益人；

王馨娟屡屡错认龙凤胎武润宏，两人迸出真正的爱情火花，她移情于这位与妹妹武润琼性情截然相反的英俊刑警，两人终于喜结良缘……



第一章 变性的“漂亮宝贝”

1

初夏的北方某省城。遥远的群山已成黛色，剪纸一样贴在蔚蓝的天边。合欢树盛开着粉红的花蕾，像欲诉还羞的情意。静寂的热气在大地上蒸腾，广袤的田野上，洋溢着柔和的轻烟。

省医科大学整形外科医院六号手术室里，有一种临战前的紧张气氛，一场生死攸关的变性手术即将开始。

人们已经各就各位，麻醉师正在检查各种传感器的导线，护士们把消好毒的各种器具一一摆放在手术盘中，墙边那座一人多高的监护仪器上指示灯光闪烁闪烁。

今天的这场变性手术非同小可，主刀医生是闻名国内外的变性手术专家宋星月博士。

这种女变男的手术，是一个复杂的大工程，手术难度极大，整个手术需要十小时以上，难怪这些护士们一个个神情肃然了。

此时，宋博士的办公室已经被闻风而来的各大媒体记者围得水泄不通。他们蜂拥着挤进被誉为“变性超市”的宋星月博士的办公室，镁光灯不停地闪烁，十几个像手榴弹一样的话筒对准了他那张英姿勃发的脸。

“宋博士，请问今天这例手术是您第几次变性手术？”一名

记者用燕子呢喃般动听的南方普通话提问。

宋星月博士大约三十五六岁，面孔白皙，表情温文尔雅，人也幽默风趣。

“请别叫我博士，叫我宋帮凶或者宋恶魔好了！”

他此话一出震惊四座，好奇的记者立即刨根问底。

“宋博士，请问您为什么自称恶魔？”

“因为法律规定，医生只能切除病变的器官，而我为我那些‘漂亮宝贝’切除的，都是健康的器官，这在有些国家，医生可能要面临‘残害器官罪’而受到指控！”

记者们哄笑起来。宋博士非常同情在他的手术刀下受尽凌迟、悲壮地由男变女或由女变男的变性人，亲昵地称他们“漂亮宝贝”。

这时，门外挤进一位穿警服的英俊青年，他进来后并不声张，而是混在人群中，紧张地倾听着。他就是这次变性手术的主角武润琼的龙凤胎哥哥武润宏。他一直反对妹妹进行这种既危险又麻烦的变性术，听说记者采访宋博士，就悄悄挤进来，想听个究竟。

“宋博士，听说您今天进行的变性手术，是最难的一种，这是为什么？”

宋博士的面部表情格外严肃郑重起来，他用沉痛的声调说：“是的。因为她是女变男，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现代医学手段对于男变女已经很成熟了，基本上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这种变性手术再造的女人，如果结婚的话，除了不能生育以外，人造器官为她提供了完备的生理功能。而女变男，令人深深遗憾的是，人工再造的男性性器官，取自她本人的一块软骨，所以，它不具有生理上的伸缩功能，即使她从生理外观上变成了男人，却不可能变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这难道不是一个悲剧吗？”



宋博士的话音一落，在场的记者一片哗然。

武润宏脸上顿时神色大变，他的双手紧紧握成了拳头。

来访的记者大都是男性，明白宋博士的话意味着什么，大家心头顿时蒙上了一层阴郁的浓云。有些敏感一点的人脸色顿变，呼吸急促起来。

“宋博士，您的变性术，使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受到了挑战，您肯定是顶着巨大的压力，那您为什么还乐此不疲呢？”一位北方的记者挤到前面，又向宋博士抛出个刁钻的问题。

“诸位，我今天允许你们大家来采访，就是为了借助媒体的力量，呼吁全社会同情和支持变性者。这些人之所以倾家荡产，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来变性，是因为他们患了一种病。”宋博士是专攻“易性癖”和“性别畸形”的医学博士，“我这些‘宝贝’在变性之前，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物学性别、也就是生理性别是男是女，但在心理上，却感到自己是异性，这就是心理性别和生理性别产生了可怕的错位。他们强烈渴望着改变自己的性别，这种现象被称为‘易性癖’。”

武润宏和妹妹是龙凤胎。据说，双胞胎之间有一种奇异的心灵感应。他时常感受到妹妹心灵的焦灼不安，却爱莫能助。因此，对这个变性术也抱有某种期待。

宋博士接着说：“据资料统计，在美国，男性易性癖的发病率为十万分之一，女性为四十万分之一。尽管没有详细的统计，但我们医学界认为，中国的发病率约在五万分之一至十万分之一左右。我非常担心的是，大家对有易性癖的人持有嘲笑的态度，视为变态人，这使我的宝贝们，心灵备受煎熬，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

一个文质彬彬的记者推推眼镜，担心地问：“宋博士，听说法律对性别的认定还有很大的分歧，到底是承认生理性别还是承认心理性别，目前尚有争议。是这样吗？”

武润宏的心又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他既怕自己的妹妹有个三长两短，下不了手术台，更怕手术后面临的一系列生存问题。因此，他几乎是竖起耳朵聆听着。

“对。变性在中国还将面临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比如在香港，特区的法律只承认生理性别。公民在结婚时，要以‘出生卡’上的性别为准。变性后，就不能获准结婚的权利；我们内地的公民出生证上，载明的也是生理性别。所以，因为法律上的空白，变性后的中国公民，首先会遇到一些尴尬而窘迫的问题，即户口、身份证、毕业证上的性别怎么改变？公安机关要修改一个人的性别，显然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武润宏听到这里已经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妹妹去变性。

一个记者敏感地说：“如果不能修改，变性者连结婚都是不可能的。否则，就会出现‘同性结婚’的事实，而中国的法律明确禁止同性结婚哪！”

他的话音一落，人群中又是一片大哗。

此时，护士长匆匆推开门，分开记者，走到宋星月博士身边。

“宋博士，手术一切准备就绪！”

宋博士点点头，对议论纷纷的记者们说：“对不起，我还要利用手术前的最后一点时间，和我的漂亮宝贝谈一谈，只好告辞了。谢谢大家！”

他风度翩翩地走出了办公室，奔向了病房。

记者们被方才的采访弄得惊魂不定，迟迟不肯散去。

“哎，这个变性手术的人惨啦，以后哪有正常的日子过呀？”

南方记者白皙的脸上飞出红云，仿佛自己被变了性似的，心惊胆战。

“哎，咱们应该采访一下这位变性手术的主角，看看她到底有什么超人的勇气，敢面对这一切，挑战我们的神经？”

“对呀！走，咱们采访她去！”

记者们一拥而出，对变性者的巨大同情和担心，使这群“老记”们热血沸腾了。

“哎，大家冷静点儿！”有一个人振臂高呼，“咱们这样一拥而上肯定不行，连护士小姐那一关都过不了，咱们选个代表进去……”

2

二〇五号病房里，一位护士正把一针管镇静剂阿托品推入武润琼纤细的静脉中。

武润琼是个美得有声有色的女孩子。她的脸形长而冷俏，白得像一块透明的玉石。重重的青黑的眉眼，眼皮多肉，眼波多娇，眼梢有点上吊，横泼出来的风情，像水一样让人心旌摇动，不由人不被她那活泼泼的眼神驱使，甘心情愿被她左右。

她有一头浓黑的长发，有时高高地束在头顶上，像古代的小武士，把她的美艳衬托得更加风情万种；有时则披散着，像随手拢在头上的一袭纱巾，又像一蓬野草，被大风吹着倒向一边，而她的美色则在左右飘摇的长发中，忽隐忽现，格外招摇。

她的神态尤其可爱，有一点惊骇，有一点矜持，更多的是灿烂，掩不住的灿烂，让人会联想起一串玉兰花，椭圆的花瓣，半透明的花蕊，却又肉嘟嘟的，在枝条上恣意地伸展出去，一种霸道的美，带着青春特有的贪婪，嬉笑着绽放。

她还有一种极迷人的声音，就像花朵中缠绕的迎春藤一般，燃放烟火一样，一路爆出些小金星，热热闹闹地霸占了人

的眼睛，让人过目难忘。

她的母亲坐在病床前的小凳子上，泪眼婆娑地看着美丽可爱的女儿。她不敢想像，再从手术室推出来，自己这如花似玉的女儿就会消失了，取代她的会是一个须眉男子。这太古怪了，作为一个母亲，她脆弱的神经几乎承受不住这种巨变。

她浑身无力地扶住床头柜，哀哀地说：“琼儿，你再好好想一想，妈妈不是不开通的人，我知道这些年你心里的苦楚。但是改变性别，可是一件人生大事啊！万一你变性后，不习惯做个男人，再想改回来，那可就不容易了。”

武润琼显然也有些紧张，她俊美的脸上布满了汗珠，为了安慰母亲，她做了个潇洒的手势。

“妈妈，我早就想好了，我只盼望着快些做手术，只有变了性，我心里的痛苦才能彻底解脱。”

此时，门“砰”的一声被人撞开，武润宏踉踉跄跄跑进来。

“妹妹，你、你不能做手术。我刚刚参加了宋博士的记者招待会，只要一变性，你将面临一大串痛苦和麻烦。”

武润琼看着气喘吁吁的哥哥，颇有些感动，口中却故意强硬地说：

“有什么麻烦？哥哥，咱俩是双胞胎，你做男孩子多么容易呀！哪像我，活得这么艰难。”她伸出胳膊，只见白皙的手臂上，纹了一个大大的“忍”字。

这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双胞胎，今年都是二十八岁。哥哥一路顺风，从警察学院毕业后，当上了刑警，找了个美貌的舞蹈演员吴小倩结了婚。

而和哥哥只差十五分钟落地的妹妹武润琼，却活得无比凄惨。这个深深烙下的“忍”字，记载了她这二十八年来炼狱般的生命历程。

这些年来，虽然她身体上是女性，可她却时时觉得自己是个男孩子。没有这种病症的人，无法想像她所经历的人格分裂的痛苦。七八岁时，她的玩伴都是小男孩儿。她和哥哥一起爬树掏鸟窝，像泥鳅一样下河游泳“打水仗”。她常常在镜子面前哀叹：我要是个小男孩多好，就可以和哥哥一样上男厕所了。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受性别限制不能和男孩子一起去疯野了，她那种异性的感觉就更加强烈起来，她被极端的孤独感包围着。为了抵制那种难以言说的痛苦，她学会了吸烟和喝酒，每次一喝就喝得烂醉如泥，靠这些东西来麻醉自己的神经。

她还有一个不能启齿的秘密：她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女孩儿，想向她求爱却又不敢，只好以同伴好姐妹的身份去接近她。可这个女孩却和别的男孩相恋了，让她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妹妹，你知道吗？变性手术并不能使你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而且，没人承认你的生理性别，你将成为一个不男不女的尴尬人，在夹缝中生存哪……”

因为是双胞胎手足，哥哥似乎已经预先替妹妹觉察到了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他说话的腔调都变了。

作为哥哥，他又羞于向妹妹复述宋博士关于重塑“生殖器官”的那一段可怕的描绘，因此急得直搓手，眼泪在眼眶中打着转。

看着儿子焦急的样子，武润琼的母亲扑向女儿，死死抱住她，痛哭起来。

“琼儿，妈妈对不起你。早知道今日你拼死拼活要返还男儿身，我当初不该选择让你当女孩呀……”

武母的话一出口，在场的人顿时全惊呆了……



生死攸关的时刻到了，当时针指向九点整时，手术室的第一道门被宋博士推开，美貌异常的武润琼步态优雅地紧紧跟在后面。

门“砰”的一声被关上了，她泪痕满面的母亲和仿佛与她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龙凤胎的哥哥武润宏被关在了外面。他们将熬过手术预定的时间：十小时。

门在身后合上的声响，使武润琼下意识地站住了。她有一个奇妙的联想：这扇门，仿佛是那道神秘的生命之门，她将在这扇门里面进行一场无比奇妙的生命蜕变。等她再走出这扇门时，将替下女儿身，就像重新出生一回，成为一个同样英俊的血性男儿。

宋博士站住了，关心地问：“怎么样，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没等武润琼说话，门外就传来了武母的哭声和哥哥声嘶力竭的叫声。

“妹妹，妹妹，哥哥求你啦，你回来吧！你会后悔的！”

武润琼的脸上现出了凄然的神色，她求助地望着宋星月博士。

“小武，我再给你一分钟，作最后的考虑。”

武润琼的眼睛湿了，她低头望着地上的水磨石花砖，尽管心里乱糟糟的，可她明白，自己已经没有了退路。

其实，在手术之前的一个月里，母亲就陪她到整形医院的病房里住下了。这是变性术者的一个“缓冲期”，是必经的程序。

在这一个月里，宋医生已对她进行了必要的心理辅导，而

且把变性的后果，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她，让她有充分的时间考虑是否施行这种手术。

“宋博士，我已经考虑了一千遍了，我决不后悔！”

武润琼强打起精神，对宋医生粲然一笑。

宋博士心中一动。这个女孩子太美了，要经过自己的手毁掉这么完美的女人，他的确于心不忍。

武润琼不是那种一般意义上的美女，她仿佛不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女孩，而是吸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女，让每一双撞见她的眼睛，惊叹造物主神奇的杰作。

门又一响，配合宋博士的第二手术医生进来了。她是省妇儿医院的妇产科教授，被邀请来协助宋博士。

她将负责划开武润琼的下腹部，将子宫和卵巢分离出来后，再由宋博士主刀，把她的女性器官一起取出。也就是说，他们要协同作战，才能完成这道复杂的女变男手术的第一道工程，在那个特别的地方“会师”。

宋博士惋惜地看了武润琼一眼，她则毫不犹豫地走向那个多功能手术台。

麻醉师有条不紊地将各种颜色的传感器导线，连接在武润琼的身体上。

宋博士的眼睛扫向监护仪，只见它开始显示出生命体态律动的一条条波纹式的曲线。

而武润琼心脏跳动的声音，经过扬声器放大后，发出了“嘟——嘟——嘟”的极有规律的声音。

宋博士数了一下，一分钟大约八十九次，她的心跳稍稍有些快，看来也很紧张。

麻醉师将加有麻醉剂的白色液体乳酸钠格林注射液，注入了武润琼的静脉中。

护士小姐小心地掀起盖在她下半身的浅蓝色无菌布，在她

的双腿外侧，加上两个有软垫的马鞍型的支架，并把腿固定在支架上。

医生们开始给她进行全身消毒。

红色的消毒液，涂满了她的全身，就像婴儿初出母体时那么粉红鲜亮。

宋博士想：这俨然是一场神圣的洗礼，一个女人将消失，一个男儿将再生。

女教授看到这个场面，忍不住流泪了。

宋博士再次说道：“小武啊，上帝给了你宝贵的女儿身，可你生为女人，还没有体味做女人的乐趣，你应该先体验一下。如果觉得做女人是一种痛苦，再来也不晚哪！”

他已经从武母的口中知道了她奇异的恋爱故事。据武母说，女儿已经有了未婚夫，二人已订婚了，可她却迟迟不肯结婚。最后，家里才知道了武润琼爱上了一个女孩子，却无法如愿。就在那个女孩要结婚的前一天，武润琼绝望地想投江自尽，女孩和新郎赶去救她时，二人争执起来，那个女孩不幸落水身亡了。

武润琼神情悲哀地摇摇头，轻声说：“宋博士，请开始吧。”

麻醉剂已经起作用了，武润琼感到自己的眼睛已经不听使唤。

“好吧。”宋博士长叹一声，对护士说：“我先给她做乳房摘除术。”

这项手术，本应是在变性手术两周前进行的，可考虑到她身体健康，决定一次性完成。

武润琼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合上了，她开始进入麻醉状态。宋博士这才操起了手术刀，他要给她实施包括乳腺在内的整个乳房切除手术。

女教授在一边惋惜地说：“她的乳房发育的很好，是东方女性标准的乳房。”

宋博士苦笑道：“我只要手起刀落，它就不复存在了。将来，她可以和其他男性一样光着脊梁，不熟悉她的人将绝对看不出她曾是个女人。”

宋博士站到武润琼的右侧，从护士手中接过不锈钢手术刀，很娴熟地划开了她的胸前皮肤。

鲜血渗出来，对面的大夫赶紧拿来止血钳和无菌纱布去止血。

就在此时，武润琼突然睁开了眼睛——

护士发现了，惊叫起来：“天哪，她怎么苏醒过来了？”

一个医生正用无菌的蓝色水笔，将设计图纸标注在武润琼的下腹部，在最上端的一个圆圈是准备再造的男性尿道的出口。

他听到这话，手一抖，那个地方就标歪了。

醒来的武润琼看到了血淋淋的刀械发出了一阵尖叫。

“嘟——嘟——嘟——”心跳的频率突然加快了，显示为每分钟一百六十次。

宋博士的刀已经割下了一半乳房，听到尖叫声，及时地停止了手术。

“怎么回事？”其实他心里已经明白了这是为什么。

“你是不是吸过毒？”他问武润琼。

武润琼痛苦而惊恐地望着眼前的一切，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

“麻醉师，请马上加大剂量，她曾有吸毒史……”

“哎呀，我还得现去取药。”

“马上去，跑步！”宋博士几乎是吼起来。

武润琼身上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破裂了，无菌纱布已经浸

透了一大片血迹。

突然，一个护士叫道：“宋博士，病人血压下降……”

“马上输血……”

武润琼突然全身抽搐起来。

宋博士大叫道：“天哪，麻醉剂引发了她的毒瘾……”

手术室里顿时乱作一团。

4

手术室外，武润琼的母亲坐在长椅子上，忧心如焚。

武润宏则在地上走来走去，和母亲激动地议论着。

“妈妈，妹妹太危险了，你应该替她做主。我方才去旁听了记者采访宋博士，妹妹变性之后，户口、婚姻都将成为大问题呀！”

他把听到的一切向母亲一股脑儿地端出来，边说边流泪，仿佛是自己被变了性一样伤心。

武母也是泪流满面，等儿子说完，她双眼无神地喃喃道：“唉，这都是命啊！如果当年你父亲听我的话，不给她‘去势’，让她做个儿子，一切就不可能发生了。”

武润宏突然想起了母亲方才那句没头没脑的话，惊恐地追问：“妈妈，你快说说，当年是怎么回事？难道妹妹的性别，从小就有问题？”

武母在儿子的追问下，终于讲了当年那铸成大错的一幕往事。原来，当年武母在医院生下武润宏、武润琼这对双胞胎时，就有过一段曲折的故事。

武母还记得那是一个霞光满天的黄昏，医院产房的玻璃上，映出了一片火焰一样的绯红色。

接产的医生顺利接生了一个男婴，十五分钟之后，又接出

了一个小肉团时，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一个年青的护士在一边说：“恭喜你呀！生下了双胞胎，都是儿子！”

医生却沉声说道：“还不能这么说。你把婴儿送到保温箱里去，我还有话要和这位夫人说。你先生来了吗？”

武母当时吃惊地抓住满是血迹的床单，大声问：“怎么，我的小宝宝，第二个小宝宝，活不成吗？”

医生摇摇头说：“你别紧张，先回病房去休息一下，呆会儿我慢慢跟你说。”

武母满脸狐疑地被护士推出了产房，等她略略休息之后，医生和她先生走了进来。

“夫人，我必须告诉你，你生下的第二个宝宝，性别有点问题。”

看到丈夫阴沉着脸，武母已经有不祥之感，听医生这么一说，她焦急地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

“性别……怎么啦？”

医生又扶她躺下去。“您别激动，产后虚弱，千万要保重。我告诉您，您的第二个孩子具备了两种性别特征，这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我们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天哪，我的孩子不是成了‘二尾子’吗？”武母尖叫起来。

“二尾子”或“阴阳人”是北方人对身上既有男性特征又有女性特征的人的一种蔑称。武母记得自己小时候在老家时，街上有一个卖冰糕的人，就是那种半男半女的家伙。他长了一副女人的脸，却是男人粗大的身坯，卖起冰棍来，吆喝得也比别人响亮：“冰棍、冰棍，三分钱一根六分钱俩，一毛钱三根找一分儿！”孩子们常常在他身后追撵着看热闹，口里喊着：“二尾子——”来取乐。见他要追过来，就见了鬼似的惊叫着

逃散开去。

此时，武母一下子就想起了那让人发“疹”的非男非女的声音，顿时有些毛骨悚然。她对医生讲述了这个可怕的往事。

医生说：“你别害怕，那是过去人们对两栖人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才酿成了悲剧。现在医学发达了，美国一年大约有十万分之一的人有这种两性特征，医生一般都在征求父母的意见后，通过手术，为这些孩子选择一种性别。”

“那，有危险吗？”

“没什么危险。只要你们作了决定，我们摘除初生儿的另一副性器官后，他就能正常成长发育了。”

接下来，一对初为人父母的夫妇就为第二个孩子的性征大费脑筋了。

父亲说：“我想要个女儿。咱们的‘大双’不是一个儿子吗？”

北方人把双胞胎一般昵称为“双”，老大就叫“大双”，老二就叫“二双”。

母亲却说：“不，我想要儿子。我生他们时受尽了折磨，做个女人太不容易了，我不想让‘二双’做女孩。”

父亲却说：“你要是把‘二双’变成女儿，咱们就十全十美了。一儿一女一枝花嘛！你要是都要儿子，你还得遭一次罪，给我生个女儿。”

夫妇俩争执不休，武母哭泣起来：“我真倒霉。生下了这么个怪物，让我左右为难。”

医生却说：“不，你生下了一个宝贝，依我看，你就要个女儿吧。你们知道世界级大明星玛丽莲·梦露吧？她为什么那么美丽性感？就因为她一生下来，也是有两性特征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决定让她做女孩。结果呢，长成了一个任何女人都比不上的性感大明星！”

医生的话，好像天方夜谭，让武家夫妇听得目瞪口呆，也有些垂涎欲滴。

“为什么会这样？”武父先清醒过来，好奇地追问。

医生说：“尽管现在医学上还解释不出这个谜，但据我们的经验来看，具有这种双性别的孩子，一旦你给他确定了性别，他就全力向那个性别上发育，变成男人的，就是男人中的男人；变成女人的，就成为女人中的女人了。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那是为什么？”武母听得入了迷，喃喃地追问。

“如果你们一定要我回答呢，我就用自己的观点给你们解释一下，不一定准确，仅供参考。”

这位五十多岁的女医生是个学识渊博的人，也有许多匪夷所思的新观点。

“我注意到，特别美的女人，都有点男性化。你们仔细看看梦露，就会发现，她是用男性的力量夸大了女性的美，才会美得那么夸张，那么咄咄逼人，而且没有任何一个纯女性的女明星能超过她。你们再看中国的一位京剧艺术大师，他之所以成为万人迷，男性女性都爱他，就因为他是男扮女装，用男性的特征去表现女性美，才魅力无穷啊！”

她的这一番话，让这对年轻的夫妇茅塞顿开，一扫脸上的阴霾，高高兴兴地同意让“二双”变成女孩儿。

“等女儿长大了，让她做玛丽莲·梦露第二！”

武父是个电影迷，心中已经憧憬着女儿在银幕上大放异彩了。

“看把你美出鼻涕泡儿来啦！”武母深知做女人的不易，担忧地望着襁褓中那个粉嫩的肉团，为她高高悬起了一颗心。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当初这个决定，给女儿武润琼的生活



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也许是当年的手术不彻底，也许是医生在性识别上出了差错，武润琼的心理性别和生理性别发生了严重的错位。手术后这个女孩子尽管长得美貌异常，可悲剧就像毒素一样潜伏在她那少有的美色之中，待时发作。

从此，这个奇特的女儿就身在炼狱之中了……

母子俩正说话，手术室的门突然开了，只见一个人浑身是血地跑出来。

武润宏和母亲吓了一跳。武母呼地一下子站起来，疾声问道：“大夫，怎么啦？”

手术刚刚进行不到一个小时，大夫却鲜血淋漓地跑出来，顿时让她魂飞魄散。

这人正是麻醉师，他哪有时间理会武家母子，只是疾步如飞地往药房跑，去取麻醉剂。

武润宏也跟着他跑起来，边跑边问：“大夫，我妹妹她怎么啦？”

麻醉师仍是不搭话，兀自冲进了药剂室。

这时，只听走廊里咕咚一声，武润宏在远处看到母亲一头栽倒在地上，他又急忙往回跑。

武母自从生下双胞胎后，一直担心女儿的身世，落下个晕厥的毛病，一遇上急事，就会昏过去。

武润宏手忙脚乱地把母亲抱到长椅上，让她平卧着，急忙给她做人工呼吸。平日里母亲犯病，也是他来操作。

不久，麻醉师又飞快地跑进手术室。

也不知过了多久，武母总算苏醒过来了，武润宏才长舒了一口气。

手术室的门又打开了，这次，是主刀医生宋星月博士。

武润宏丢下母亲，抓住了宋博士。

“宋博士，我妹妹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宋博士额头上全是汗，一双大眼睛在口罩后面严厉地盯着武润宏。

“你妹妹有过吸毒史，麻醉后引发了她的毒瘾，手术不得不中途停止。”

“什么，我妹妹吸毒？不可能！她是个好女孩，和毒品根本不沾边！”武润宏叫起来。

“我也希望这不是真的。我已经给她做了乳房摘除术，下一步的生殖器官再造，手术难度更大，她再毒瘾发作，就根本没法进行，只好等她戒断了毒瘾之后，再继续下一步手术了……”

宋博士显得十分疲倦，说话底气不足。

武润宏听说手术中止，反倒暗暗有些心安。可又听说妹妹的双乳已被摘除，不由得浑身不寒而栗。

“对啦，我还建议，尽快带她去做 HIV 的检测，我从她的吸毒史和同性恋史中推测，她可能还染上了艾滋病毒……”宋博士叹息了一声，从他身边绕开，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武润宏的嘴却张得大大的，一时回不过神来。

不久，他听到母亲嘤嘤的哭声，宋博士的话她已经都听明白了。

“妈妈，妹妹怎么会吸毒？而且，而且……还同性恋?!”

武母哭得更悲伤了。

六月的暖风从走廊打开的窗口吹进来，武润宏却觉得浑身冰凉，他这个双胞胎的哥哥仿佛真的有一种神秘的心灵感应，他此时此刻，已经在替妹妹预支未来的那份痛苦了。

“做 HIV 检测，就是怀疑有艾滋病。妹妹会得艾滋病吗？”他不由得说出了声。

武母喃喃地哭诉：“都是我害了我的琼儿呀……”



急救车的鸣笛声划破宁静的夜空。王馨娟一听到这救命的声音，顾不得穿鞋，赤着脚咚咚咚跑下楼去。

半小时前，她丈夫突然心脏病发作，让这个柔弱的中学音乐教师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慌乱中拨打了120急救中心电话，可她又没说清住址，等她再打电话求救时，丈夫已经奄奄一息了。

急救车就停在她的楼下，她把抬着担架拿着氧气瓶的医护人员带进了家门。

她丈夫也是一位中学教师，人长得英俊挺拔，他们结婚只有三年，感情笃深。前几天，丈夫熬夜加班辅导毕业班准备考试的学生，感冒了也没有及时治疗，这几天一直喊心口闷，今天早上一起床，就晕过去了。

医生们立即进行急救，他们告诉王馨娟：“你丈夫心肌梗塞，得立即送往医院抢救。”

“什么？他从来没有心脏病啊！”

王馨娟一听心肌梗塞几个字，就觉得头大如斗，她的公公就是得这个病去世的。

在呼啸的救护车里，医护人员抓紧时间询问她丈夫的病史。

“他过去血压高不高？”

王馨娟想了想，摇摇头：“这个，我不知道。”

她这才后悔对丈夫关心不够，他是个事业狂，玩命地工作，自称自己健壮如牛，从来不打针不吃药。

“他的家人中是否有高血压、心脏病史？”

“这个……”王馨娟想了想，说：“他父亲高血压，去年因为心肌梗塞，去世了……”

大夫听了，沉思不语。另一个护士接口说：“你打120，为什么不把地址说清楚，我们跑了三趟了，都没找到你家。”

“我……我太慌乱了。他平时不得病，今天一下子晕倒了，把我吓掉了魂，拨电话手都不好使唤，对不起啊，让你们白跑了。”

“不是我们白跑路，而是这段宝贵时间对病人太重要了，心脏病病人最怕抢救不及时，这种心肌梗塞病人，发作时立即打一针药，半个小时就化开了。可六小时以后，再送医院，虽有一定的效果，但预后非常不好。十二小时之后，溶效药就毫无效果了……”

听了护士的话，王馨娟的心仿佛被一只手紧紧揪住了。

那个男医生看到王馨娟惊恐的模样，很仁慈地打断了护士的话。

“你先别乱说，现在还没有最后确定是什么病……”

但他心里知道，如果是心梗，倒还是幸运，就怕是心力衰竭，从目前病人的情况看，很可能是后者……

一到医院，病人就被推进了急救室，王馨娟一个人呆立在走廊里，脑袋里乱作一团。

走廊里人来人往，大多是推着吊瓶的护士和查病房的大夫，也有一些患者穿了病号服，在那里走动。

王馨娟无意中一抬头，突然发现一个酷似丈夫的男子，从走廊那端咚咚咚地跑过来。

她下意识地瞪大了眼睛傻看。

如果不是丈夫在急救室里，她一定以为是她的丈夫在自己面前出现了呢！

那个男子身穿警服，手中拿着一张什么单子，从她身边急匆匆跑了过去。她望着他的背影，心中惊叫：“天哪，怎么会有五官这么相像的人？连个头都差不多！”



她是个多愁善感的小女人，平日里也爱读小女人写的那些哼哼叽叽无病呻吟的诗歌和散文。有一次她也想写一篇，便提笔写了自己和丈夫的初恋。在那篇文章里，她盛赞丈夫是天下第一美男子，说他的美貌和英俊没有笔墨能够形容。

这篇文章被一家报社的编辑退了稿，上面批了一些文字。

那个编辑显然很有幽默细胞，他这样写道：“王小姐，看得出你很爱你的丈夫，你们想来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可惜您没有文字基础，比如您写丈夫的美貌‘没有笔墨能够形容’，这就等于没写他的容貌一样，让我们不知所云。”

这封退稿信让王馨娟气恼了好几天，她恨恨地骂道：“什么饭桶编辑，一点想像力也没有。”生气过后她又试着描写丈夫的肖像，可还是写不出，从此罢笔，自认为丈夫是天下第一美男子了。

今天一看到竟然还有酷似丈夫的男人，这令她备受打击，也万分震惊。

她就痴痴地站在那里，让一颗多情的心，在各种念头里萦回不已……

只是，她万万没有想到：一个酷似自己丈夫的人，将把她引入一连串的凶险之中……

突然，急救室的门开了，医生沮丧地从里面出来，擦着满头的汗水，对她说：“你丈夫经抢救无效，已经走了，你过去看看他吧……”

6

方才从王馨娟眼前闪过，让她震惊不已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刑警武润宏。

他到药房给妹妹去取止痛药，拿到后就匆匆往后面的住院

处跑，母亲这几天一直在床前护理妹妹，今天顶不住了，他只好请假前来陪床。

最近他手头的案子很多，本来就忙得焦头烂额，妹妹的变性手术，又像一块巨石，在他家庭平静的湖里激起了千层巨浪，让他的心仿佛时时被一只手揪紧了，一分钟也松弛不下来。他决心乘陪床的机会，劝妹妹中止手术，结束这个荒唐的变性行为。

他推开妹妹病房的门，见她已经醒了，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正注视着门口，只是眼神恍惚，不知她到底在想些什么。

武润宏勉强堆起一个笑脸，走过去为她掖掖被单。

“今天疼得轻点了吧？”

他虽然比妹妹只大十五分钟，却很有哥哥的模样，处处呵护着妹妹，只可惜这个妹妹一点也不领情，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小女儿的娇态，倒像个假小子，和哥哥争嘴斗舌。

说来也奇怪，这对双胞胎兄妹性格一点也不相像。

哥哥武润宏性格温和，办事有条不紊，而妹妹武润琼却脾气火爆，说一不二。

哥哥武润宏幽默宽宏，什么事都能思量得开，目标远大胸怀宽广；而妹妹武润琼却偏执倔强，什么事都爱较真儿，争强好胜，从不甘于人下。

就连讲话的速度，两个人都不一样。哥哥武润宏说话语速平稳，甚至有些缓慢，而妹妹武润琼就像一只小燕子，叽叽喳喳，讲话快得就像速放的录音带。哥哥常笑她：“妈妈，小妹讲的是鸟语。”

十几岁时，有一次兄妹俩较上了劲儿，比查数，看谁数得快。

妹妹武润琼嘟起绯红的小嘴，飞快地数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她满以为自己先数完了，哪知哥哥武润宏不紧

不慢地张开嘴，机智地说：“俩五一十。”反倒比她先数完了。武润琼气得嘟起红唇，用小拳头拼命搯哥哥：“你坏，你要赖！”

更多的时候，是幽默的哥哥在最平常的事情上找出乐子来逗妹妹开心。武母为了给小兄妹俩补充营养，亲手喂了几只鸡，兄妹俩也有了玩物，放学回来，就赶鸡进窝上架。

哥哥就在赶鸡上架时找到了乐子。他慢悠悠地对妹妹说：“小妹，你看哪，咱们说‘上窝上窝上窝上窝’，听起来是上窝，可如果你说‘窝上窝上窝上窝上’，听起来还是上窝。小妹，不信，你试试。”

妹妹武润琼说了一遍，果然如此，兄妹俩为这个伟大的发现大惊小怪，笑了好几天。

武母很以这一对儿女为荣，把哥哥封为家里的“笑星”，妹妹封为家里的“明星”。

可因为一下子生了一对儿女，家里的日子就有些紧巴巴的。武母又有点迷信，一到过年，就会发生一些让人难忘的趣事。

一进腊月，武母就用一个祖传的小铜锅，熬出香喷喷黏乎乎的腊八粥，说要把小兄妹的两张小嘴粘起来，不准说不吉利的话。

其实呢，武母的意思，是粘起来一半，还要留下一半说吉利话。比如好听的过年话：什么福哇，禄啊，钱呀，财呀，尽管多说；什么赔呀，病呀，没呀，都在禁忌之列。要表达这些意思，也要找吉利的字眼来替代。

依武润琼直来直去的性格，不会绕弯子，只好紧闭嘴巴，这时哥哥的幽默就大显身手了。

妈妈要炒花生，炉子里需要添点煤，哥哥便舞动着铁锹，神秘兮兮地说：“妈，我去撮点‘有’来呀！”

妈妈一时没反应过来，反问道：“撮什么‘有’哇？”

哥哥武润宏又点头哈腰又眨眼努嘴地暗示，就是不敢把那个和“没”字谐音的“煤”字说出来。结果，越暗示母亲越迷惑。

武润琼忍不住在一边快言快语地说：“妈，撮‘有’就是撮煤嘛！”

“呀——哈哈。”妈妈忍俊不已，笑得前仰后合，把一簸箕花生全撒到了地上。

童年是幸福的，长大后的日子，就总像蒙上了一片愁云。此时，武润宏看看手术后妹妹苍白的脸色，斟酌词句地说：“小妹，哥哥还是那句话，你就不要做那个手术了，中止手术，也许是上苍怜悯你……”他扶妹妹坐起来，吃下止痛药。

武润琼吞下药片，咳了几下，低声说：“哥，你说的那些我都知道，没做手术之前，我经过了一个月的心理培训，有什么后果，我都清楚。可我已经成了半个女人了，不做下去，怎么办？”

她下意识地瞧瞧自己空荡荡的前胸，欲言又止。

她的伤口愈合得很快，方才宋博士来查房，告诉她三天后就可以拆线。而现在，她的胸已像男人一样平坦了。

“小妹，这不是理由，关键问题是你的思想要转变。做女人有什么不好？我看你嫂子一天天涂脂抹粉地呵护那张脸，花枝招展地穿时髦衣裳，尽情享受做女人的快乐，馋得我都想变性做个女人啦！”

英俊的武润宏找了个美如画中人的妻子。她是个舞蹈演员，以美丽为自己的生命。白天她在舞厅里练功还不够，一回家还要折腾个没完，脸上总是贴满了黄瓜片、西红柿片，甚至黏乎乎的蜂蜜或是蛋清。

这还不算，每当她要出门，之前得用一小时换衣服。穿上一套，让武润宏看看好不好，他说好看，她就换下来，扔到一

边，再穿一套让他看。

武润宏看过三套之后说好看，可她又换了一套，再让他看，武润宏不耐烦地说：“你怎么不相信我？我说好看，你又不穿，还来问我干什么？”

吴小倩娇声娇气地说：“我让你在好看的之中比较一下，选出最好看的来嘛。”让武润宏啼笑皆非。

武润琼长叹一声，眼中涌出了泪花。“哥哥，你不懂我的心。虽然咱俩是双胞胎，可我被父母改变了性别。你是男人，无法理解我被强迫做女人的苦楚。”

武润宏不作声了，他想起妹妹十九岁那年，非要穿哥哥的衣服出门，父母不让，她就一拳打碎了窗子上的玻璃，弄得满手是血，却不顾一切地从二楼一下子跳了下去，幸好被一棵树挂住了，才拣了一条命。武润宏还能记起妹妹那时疯子一样的神情。

“哥哥，我二十岁就离家出走了。我背井离乡到南方生活，就是为了避开熟人的眼目。在外地，我把女人的一面掩饰起来，用一种完全男性化的习惯和方式生活。可我总是被人识破，穿了男式衣服进女厕所，也常常被人赶出来，或者把女人吓一跳。哥哥，我受够了，我是活不下去了才决定做手术的。我看遍了心理医生，他们都没法治我的病，除了变性，我再也没有活路了……”

武润琼边说边流泪，胸前很快就湿了一大片。

武润宏的心中隐隐作痛，他再也不忍心劝说什么，只默默地坐在妹妹的床头发呆。

突然，他的手机响了，他习惯地打开手机壳，却发现是一条短信。

只见上面写道：“倩倩，我亲爱的，为什么这么多天不来安慰我？我好寂寞，让你的丈夫见鬼去吧，我要和你结婚，让

你永远属于我……”

武润宏读着，一时没反应过来，随后脸上变了颜色：谁这么胆大，给他发这种短信？仔细看看，原来自己走时匆忙，错拿了妻子吴小倩的手机。

他明白了一切……

第二章 “红粉战友”情

1

殡仪馆火化车间是人生的最后一站地，这里的气氛是化不开的那种沉闷和诡异。

王馨娟昏昏沉沉地站在焚化炉前，守着丈夫的遗体，准备火化。丈夫的家属都在国外，不能及时赶回来，六月的天气，遗体不敢久搁，她只好让做护士的妹妹王馨凤陪自己来完成这项令人心碎的后事。

还有一具尸体排在她们前面，是一个早夭的孩子，他的父亲和姨母守着遗体。

焚化工人大大咧咧地说：“喂，你们别在这儿等啦。我烧一具尸体，至少要五十分钟。”

王馨娟本来就没勇气看着丈夫被推进焚化炉，听了这句话，拉起妹妹，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那个孩子的家属也跟着走了出来。

可只等了十几分钟她又后悔了。这毕竟是丈夫的肉体在人间存留的最后一点时间，自己怎么能离开呢？

于是，她强打起精神，让妹妹在外面等着，自己又走了回去。

然而，她吃惊地发现，两具遗体都不见了。

王馨娟拉住火化工的衣角，惊叫起来：“你把我丈夫的遗

体弄到哪儿去了？”

“烧了！”火化工是一个中年人，他面无表情地扔出这句话。

“什么，几分钟就烧了？你不是说，得五十分钟吗？再说，前面还有一位呢！”

王馨娟觉得殡仪馆的工人行为太可疑了。

他方才为什么催促我离开？遗体为什么突然就不见了？她跑出来挽起妹妹，告诉她这件可怕的事。另一个家属听说后，也跑进了火化车间，讨要孩子的遗体。

她和妹妹继续追问，可那个工人根本不再理睬她们。

只见他慢腾腾地拉下了电闸，锁上了门，又不知从哪里推来了一辆摩托车。

“对不起，我下班了。”他骑上摩托，扬长而去。

王馨娟欲哭无泪，又抓不住那个逃跑的仪丧工，只好返回身来，和妹妹四处寻找丈夫的遗体。

她们先去了停尸厅，那里的一具具尸体，摆在冷冰冰的水泥地上，却都不是她丈夫的。

她们又去了遗体告别厅，在一大堆花圈和长长的挽联中寻找，仍然不见丈夫的踪影。

她们只好又转回到火化间，门已经挂了锁。

妹妹王馨凤在车间门口的地上，拣到了一张卡片，被践踏得满是尘土，可那上面写着王馨娟丈夫的名字：范振云。

她捏着小卡片，百思不得其解：丈夫的遗体被推进来时，身上还带着这张小卡片，为什么现在被丢在了外面？

丈夫的遗体到底哪里去了？

王馨娟只觉得万箭穿心，一时站立不稳，手中死死捏着写了丈夫名字的卡片，浑身无力地靠在了墙上。妹妹王馨凤虽然是护士，见惯了死人的场面，可这种遗体不翼而飞的事，她也

是第一次遇到，只能陪着她哭泣起来……

王馨凤是宋星月博士手下的一个护士，正在“特护”做了手术的武润琼，请假来陪姐姐办理丧事，本来以为一会儿就火化完毕了，没想到中途发生了变故。她接班的时间到了，只好匆匆告别姐姐，回去给武润琼打针。王馨娟虽然想多挽留妹妹，可她知道，妹妹对自己的丈夫一向存有芥蒂，今天是看在她的面子上，才陪她来殡仪馆的，她也不便多留，把妹妹送走后，她又一个人回到殡仪馆，又继续苦苦寻觅丈夫遗体的下落去了。

2

在医院充满消毒水味的走廊里，护士小王甜兮兮地凑近了刚上班的宋星月博士，和他并肩往办公室走去。

宋博士三十五岁了还没结婚，一直是医院里女护士和女医生崇拜的对象。她们全拿他的温文尔雅和博学多才与自己的丈夫比，越比越泄气，大有恨不能和庸人丈夫离婚，以未嫁之身和他重结良缘之势。

就连二十岁左右的小护士，也把他当成自己未来的择偶标准，有大胆一些的，就公开和他调笑。

“怎么样，宋博士，眼界不要太高了，你已经是人中极品，找个差不离儿的女孩就行了，人生总不能十全十美呀！”话外音就是：和本姑娘拍拖吧，我很崇拜你呀……

更大胆的就干脆直说：“宋博士，我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她暗恋您已经许久啦！”

宋博士不知她是别有用意，老老实实地问：“是谁呀？”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那个护士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尖，既羞涩又大胆地笑起来。

宋博士常常感叹三十年风水轮流转，现在的女孩越来越大胆了。宋博士看看他身边的小王，打趣地说：“千万别说什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话，我现在麻烦够多的了。”

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自从看到武润琼，就像有人用钉子把她那俏丽的身影钉入他脑袋里一样，对她的一颦一笑，格外关注。他明知这是很荒唐的，因为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人，他正在给她施行变性手术，把她变成自己的同性。

可这个俊俏的身影，就是烙在了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恐怕他得给自己动一次手术，才能把她取出去。

小王抿了抿红唇，伶牙俐齿地说：“我可没那么不自量力，我知道我配不上您。不过，我有一个姐姐，她长得非常漂亮。”

“你姐姐，她不是结婚了吗？哎，对啦，我前几天还见到她了，她说她丈夫得了心脏病，正在咱们医院抢救呢！”宋博士不由得感到分外好笑：“小王，你想让我做第三者插足哇？我可没那个胆量，别看我在手术台上什么都不怕，可生活中我是个软弱的人，简直不堪一击。”

他这样说时，眼前又浮现出武润琼那含愁带怨的一双美眸，他知道自己已经对这个患者产生了一种超乎医患之间的感情。这在医生来说，是不允许的。那样，他将无法再给她进行下面的手术，他将下不了刀的。

“哎，我那不幸的姐姐，她现在又成了单身贵族，我姐夫当天就不治而亡，我姐姐现在深陷在悲痛中不能自拔。我不敢求您更多，只求您，从心理医生的角度，安慰安慰她，她这人从小就不听别人的话，只听医生的。”

王馨凤说着眼圈就红了。从护校毕业之后，她就给宋博士当助手，和宋博士从来都无话不谈，因此才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

“那，没问题。你可以让她来找我，我给她上几次心理辅

导课。”宋博士心地善良，虽然是个医生，见惯了人间的生离死别的悲惨场面，可心肠仍硬不起来，对王馨凤的请求，一口应承下来。

王馨凤破涕为笑了。她调皮地说：“宋博士，您的心真好。祝您早日找到配得上您这善良灵魂的心上人！”说着，就羞怯地跑开了。

宋星月博士的办公室里，布置得非常雅致。

两个顶天柱地的红木书架上，摆满了浩如烟海的学术论著，中间的空隙处错落有致地摆放着颇有情趣的古玩瓷器。宽大的写字台前，放着一盆硕大的龟背竹，那玲珑剔透的叶子，呈现出碧绿色。恰有一支乳黄色的新枝发出来，伸展着稚嫩的小巴掌，格外惹人爱怜。

他是个“易性癖”和“性畸形”研究专家，同时又是民间预防艾滋病的专家，对那些得了超级癌症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施行人道主义的救助。

今天他一上班，就心事重重，思谋着怎么样婉转地劝说武润琼去做 HIV 检测。

这时，写字台上那部暗红色的电话响了起来，他放下手中武润琼的医案，接听了电话。

“喂，请问是哪一位？”电话里却传来“嘟嘟嘟”的忙音，“咦，奇怪，怎么这么快就挂了？”

他以为有人拨错了号码，摇摇头，继续研究武润琼的医案。

从武润琼的吸毒史和同性恋史中，他推测这个美色超常的女孩子，肯定染有艾滋病毒。

在吸毒者中，公用同一个注射器或注射针头，是目前许多大城市中艾滋病迅速蔓延的一个重要途径。

而在毒品的作用下，人会失去理智和判断能力，做出正常

情况下不会去做的事情。尤其是青年人克制能力差，此时很容易发生不正常的性行为，这又是武润琼可能染上艾滋病的一条途径。

出于一个医生的职业道德，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提醒她去检测一下。

这位好心的医生，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因此差点引来杀身之祸。

电话铃又响了，宋博士很快接听，这次那边讲话了，是个女子。

“喂，是宋博士吗？”

宋星月忙说：“对，我是宋星月，请问，您是——”

“我是小丽呀——”那边的声音提高了几度。

“小丽，哦？”宋博士扬起眉毛。这是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

“小丽，你现在在哪里，你生活好吗？身体怎么样？”

他一迭声地追问。这个女孩自从查出艾滋病毒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宋博士非常担忧她的病情。

小丽在电话里哭泣起来，仿佛有无限的委屈无处倾诉。

宋博士忙说：“小丽，我们能见见面吗？”

小丽哽咽着说：“宋博士，你为什么肯见我，你是出于好奇吗？现在，连我的亲人都把我看成了灾星，躲着我……”

宋博士一听，更着急了。

“小丽，你别误会，我是想帮助你。”

“哼，”那个叫小丽的女孩冷笑了一声，“宋博士，我不想见你。我只想嘱咐你一句，千万别对别人扩散我的病情，不然，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帮助呢，就免了吧，谁能给艾滋病人帮助？人们都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

“小丽，你千万别这么想。你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据我所

知，咱们国家像你这样的患者到 2002 年底已有一百万，关心和帮助这些人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控制艾滋病传播的系统工程。”

“我不需要帮助，我得的是超级癌症，没有救了。你出现了，只能时时提醒我，我是个病人，我现在非需要忘记这一点。”

“那你为什么还要给我打电话，仅仅是为了嘱咐我，不要对别人讲你的病情吗？”宋博士有些不相信，他知道这些可怜的患者，都非常敏感。

“我、我是向你告别的，我辞职了。”

“为什么？”宋博士担忧地问。

“我们头知道我的病，找我谈话。暗示我，说已经有人因为我仍在上班而他们就不再上班了……宋博士，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关怀。你借我阅读的那些资料，我哥哥会还给你，也许别的患者还需要它们。”

宋博士急切地说：“小丽，你不要辞职。这样吧，你告诉我你的单位地址，我去找你们领导谈谈。”

小丽犹豫了一下：“这个，就不必了。我现在已经在火车站，我不想让人知道我今后的行踪。宋博士，再见，多保重！”

宋博士还想说什么，那边的电话挂断了。他握着嘟嘟作响的话筒，沉默了一会儿，脸上现出了惋惜的表情，紧接着开始一遍遍打传呼。

“请呼 09872，对，有留言：小丽，你千万别走。小丽，请回话。对，你给我呼十遍。”

他放下电话，毅然走出了办公室，来到了武润琼的病房。

“我得马上给武润琼做工作，别让小丽的悲剧，在她这儿重演。”宋博士在心里对自己说。

武润琼正坐在床上翻一本书，见宋博士进来，对他灿烂一

笑。“宋博士，您好！”

小护士王馨凤正在一旁为她兑打点滴的各种药剂，见了宋博士，叽叽喳喳地说：“宋博士，您得给武小姐颁个奖。”

“颁什么奖啊？”宋博士一边检查她胸部手术的痊愈情况，一边笑咪咪地问。

“最可爱的病人奖。有她在病房里，我们工作起来都带劲儿，她就像一瓶鲜花一样让人提神。”

听她这么一说，武润琼突然红了脸，整个人更加灿若桃花了。

宋博士心中暗笑，这个小护士一定很喜欢武润琼。

等那个小护士为她输上液，恋恋不舍地离开后，宋博士才开始了和武润琼一场至关重要的谈话。

“小武，我是你的主治医师，咱俩之间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医患关系。因此，我有一句忠告，希望你能采纳。”

武润琼对这位气度儒雅，风度翩翩的博士也颇有好感。她是她的主刀医生，是圆她毕生的男儿梦的权威，因此，她笑吟吟地说：“宋博士，您尽管说，只要能让我从这女儿身中超脱出去，您就是让我上刀山下火海，我都不会眨眼的。”

宋博士暗想：她怎么不论什么话头，都往变性上绕呢？

他又想了想，才委婉地说：“小武，虽然你的变性手术还没做完，但我已经把你当成了兄弟，咱们就像两个男子汉那样敞开来谈一谈，你说好吗？”

武润琼一听此话，高兴得眼中放光。她最喜欢人家把她当兄弟。“行。我的手术一做完，我就和您盟血为誓，咱俩拜个干兄弟。或者，我拜您做义父，因为您让我再生，恩同再造，我以后就孝敬您，养您的老，送您的终！”

宋博士乐了：“那我可不敢当，承受不起你这么漂亮的儿子。”



两人开了一会儿玩笑，宋博士见火候差不多了，神情严肃起来。

“小武，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曾经吸过毒品？”

“我——”武润琼惊愕地张大了嘴巴。

“你不用瞒我。我知道，你这种易性癖患者，可能会感到异常孤独和苦闷，染上了毒瘾，也情有可原。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宋博士有意停了一下，给她一点思想准备。

“小武，你别多心。我知道，你有一个同性的恋人，她为你投了江。对不对？”

武润琼死死咬住了自己的嘴唇。她知道，自己在宋博士面前是赤裸裸的，不能掩藏了，她眼中闪出了委屈的泪光。

“我……宋博士，我在您面前，毫无隐私可言，这不公平……”她生气地说，赌气又转过身去，把脊背对准了医生：“难道，做这种手术，需要调查个人的简历吗？”

“当然不是。”宋博士见谈话有些僵，忙解释道，“我是在给你做手术时，得知你对麻醉药有强烈的排异反应，推断你有吸毒史。而你个人的情感故事，我并不想打探，是你母亲对我讲的。”

武润琼不吭声了，她的呼吸急促，心中仍是愤愤不平。

母亲！就是这个母亲，愚蠢地把她从一个男儿变成了尴尬的女儿身，让她受尽了折磨。

“对不起，宋博士。我累了，想休息一会儿。”

她下了逐客令，用一只手把枕巾扯到头上，蒙住了自己的脸。

宋博士站在那里，左右为难。说吧，在她这种抵触状态下，很难有理想的效果。

不说吧，明摆着她有高危行为，如果不检测一下，下一步的手术，就不能贸然做了。因为，如果她真的如自己推测的那

样，染有艾滋病毒，是不易施行变性这种大手术的。

艾滋病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的简称，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引起的。

自病毒侵入人体到出现症状，有长有短，一般平均要七至八年时间，在这相当长的时间内，感染者本身除初期高烧外无异常感觉，除非进行艾滋病检查，否则任何人也无法识别。

可是，在这期间感染者却能将病毒传染给性接触者或共用同一注射器者；若为孕妇，还可能感染胎儿。

而像武润琼这种情况，若是她染有艾滋病毒，那么，变性手术对她就有极大的危险性。

由女变男的手术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做许多次手术。

第一步是胸部女性乳房切除；第二步是女性生殖器官的切除；第三步是男性生殖器官的再造；最后还有外科整形重塑。

在外形重塑中，主要是去除女性的外观特征，塑造一个轮廓分明的男性面部特征，其中包括手术制造男性的喉结。

这些繁复的手术，要分几步走，主要因为手术时间太长，创伤面很大，分步手术有助于前期手术的伤口愈合。

那么，这么多道手术，患者需要非常健康的身体，才能承受得住。

对于有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后果就是不可想像的了。

宋博士踌躇再三，终于说：“小武，你必须去做一下 HIV 的检测，否则，我不能断定下一步的手术，能否再继续下去。”

一听手术要中止，武润琼呼地一下坐起来，险些把输液瓶拉倒，宋博士忙用手扶住。

“宋博士，我求求你，千万别中断手术，我的生死都悬在这次手术上了。”

“那好，你先去皮肤科做艾滋病毒检测吧，回头咱们再说！”



宋博士扔下这句话，就走出了病房，他实在不忍心看到武润琼那副凄惨的表情。

他刚一跨出门坎，手机就响了。他以为是院长找他，接听后，却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你是宋星月吗？”

得到博士的肯定答复之后，那个声音恶狠狠地说：“姓宋的，我告诉你，不许你给武润琼做变性手术！我马上就要和她结婚了，你要是把我的新娘变成个大老爷们儿，我就和你没完！”

“喂，你、你是谁？”宋博士知道又来麻烦了，他过去没少遇见变性手术的家属来讨伐他的事。不过，那些大都是女人，如他把某个女人的丈夫给变了性，那个做妻子的就来找他纠缠。

这些女人他倒是不怕，女人的招数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他还能招架。而一个男人来向他报复，他可得当心了。

“我叫王思果，一米八零的身材，本人是个武术散打教练，你可酌量着办吧！”王思果把电话啪的一声挂断了。宋博士耸耸肩，做了个无可奈何的动作。方才那个护士王馨凤从对面病房里出来，笑盈盈地说：“宋博士，小武的伤口愈合得不错吧？”

“小王，你可别光顾了关心小武，冷落了其他病人！”他故意和这个小护士开了个玩笑，掩饰自己的窘态。

宋博士到皮肤科找到了小丽的病历，按照上面的单位地址，马上给小丽的领导打了一个电话。

小丽在一个电脑公司工作，办公室的人很快就把宋博士的电话，转到头头李经理那里。

宋博士焦急地说：“李经理，小丽辞职出走有双重危险。首先，她会自暴自弃放弃治疗，从而使自己从感染者变成发病

者。”

李经理一副沮丧的口吻：“可她在我们公司，弄得大家人心惶惶，要是再传出去，客户就都不敢上门了。”

宋博士说：“我们国家有政策，所有的艾滋病感染者应该参加正常的工作和学习而不受到歧视，要以同情的态度对待那些感染者。一般的社会接触并不会引起艾滋病毒传播。你允许她辞职对社会更具危险性。”

“对社会有什么危险？”经理吃惊地问。

宋博士耐心地说：“为了报复人们的歧视，有些患者采取极端行为。据我所知，有一个男性艾滋病毒感染者，居然乘飞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去嫖娼。你想想，这会有什么后果？”

“啊！”李经理在电话里大叫起来。

宋博士又说：“在泰国，有一个感染者，因为周围人的羞辱而对生活绝望，他跑到大街上，先往自己身上扎几针，然后，把针头乱刺向街上的行人。”

经理恐怖地叫起来：“那，我们现在没法找到小丽呀！”

宋博士说：“她可能还没上火车，你快点给她发个传呼，说你要把辞职书还给她。”

李经理在电话那边，长久地沉默着，一言不发。

3

王思果关掉了给宋博士的电话，还是没有消气。他把自己办公桌上武润琼的照片“啪”一声拍倒，恨恨地说：“润琼，你好狠心，全忘了咱俩的情义。”

他站起来在屋子里乱走，把地板踩的咯吱吱地响。好像被关在笼子里的一只困兽一样，左突右冲，万分焦虑。

武润琼做变性手术的事，他事先根本不知道风声。今天一大早，他正在即将迎娶武润琼的新房里监督工人做装修，门口突然闯进一个农民，大声叫他的名字，向他讨还女儿。

他定睛一看，自己根本不认识眼前这个一身农民打扮的老汉。

“大伯，我、我不认识你。你、你让我还你女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汉乌黑的手指几乎戳到了他的脑门上，口水四溅地说：“你别装洋蒜了，我是你表叔，当初，不是你口口声声要和俺女儿结婚，后来，又让俺女儿认识了那个不男不女的人妖，她才跳江了？”

王思果这才明白，来人是王亚琴的爹爹，可他不明白：表叔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苍老，让他认不出来了？王亚琴又为什么投江？

在老人骂骂咧咧哭哭啼啼的讲述中，他总算明白了一个大概。

“我找不到那个人妖，我就先找你，你还我女儿来！姓武的逼死了俺女儿，又去医院做什么变性手术，以为一变成个男人，俺就认不出她来啦！哼，她就是变成鬼，我也要找到她，杀了她，剜出她的心来，祭俺闺女的在天之灵！”

原来，王老汉到武润琼的单位找她，单位的人告诉他：“别找了，武润琼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她到医院去做变性手术，要变成个男人，听说，连名字都得改呢！”

王思果听明白了这一切，顿时如五雷轰顶。

他好不容易把表叔哄走，立即给武母打了个电话，追问缘由。

武母无奈地说：“思果，不是我不想告诉你，是琼儿不让我告诉你。她是在王亚琴死了之后，受了刺激，突然要去做变

性手术的。你不要怪她，要怪就怪我生下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她的命苦呀，你要是再责备她，她就只有死路一条啦！”

“伯母，我不会责备她，但我坚决不允许她做那种手术。那不仅荒唐，而且危险，她以后将成为不男不女的人，她的一生可就真的毁了。”

“那，你快去劝劝她。我和她哥哥也是担心得要命，可她谁的话也不听。”

“我方才一直给她打手机，她熟悉我的电话，怎么也不接。”

这一周来，王思果就为找不到武润琼而忧心忡忡，被王老汉告之真情后，他急得几乎要发疯。

武润琼不接他的电话，无奈之下，他才打听到宋博士的电话。他知道，在武润琼目前的情况下，要阻止这件事，只有恫吓住医生，才能制止手术的进行。

武润琼和他相识已经三年了，虽然他已经准备和她结婚，可武润琼对他总是拒之千里，只把他定义为“红粉战友”。

他在屋里转悠了好一会儿，才想到，应该去医院找武润琼，就是抢也要把她从医生的手术刀下抢回来。

他顾不得请假，锁上办公室的门，就赶往省整形外科医院。

坐在出租车里，他和武润琼相识相知的一幕幕，在他的脑海里，放电影一样重新播映开了，现在他回想起来，才体味到那是一场极其暧昧、极其有趣的“恋爱”。

他一边催促出租车司机快点开，一边陷入了他那又苦又甜的回忆之中。

王思果大学毕业之后，离开了东北老家赶赴海南，据说他有一个学兄，在海南发了大财，他就兴冲冲地投奔他而去。



可一到岛上，才知道那不过是家乡人的传闻。

这位发财的学兄，一见面就给了他当头一棍。他避而不谈自己的工作，只是闪烁其词地说：

“我是发了财，捡钱都不用弯腰，明天我带你看看我的淘金处。”

第二天，王思果兴冲冲地跟着学兄上了他的工作单位，学兄把王思果领进了一个五星级大宾馆。

王思果激动地问：“喂，你在这里当领班，还是当副总？”

学兄没说话，只把他领到了一个装饰的满华丽的卫生间，这让王思果有些吃惊，迫不及待地说：

“喂，我不想上厕所，快带我去你的办公室吧。”

那位学兄却对他打了个手势：“嘘，不要吵啊，你马上就明白了。”

这时，只见一个人从马桶间出来了，走到那个贴了大理石台面的水池里冲冲手，他的学兄马上递上一块毛巾。

王思果自作聪明地想：哦，原来是他的老总在厕所里呢，学兄才不敢跟自己说私房话，只顾去伺候领导了。

可那个洗手的人，又从口袋里掏出了几元钱，递给了学兄。

只见学兄点头哈腰地说：“谢谢，欢迎再次光临！”

王思果这才明白了，学兄的发大财，不过是在厕所里挣客人“擦擦手”后的小费。

他刚想说什么，那位学兄却尖叫起来：“天哪，这家伙是个女的，她为什么跑到男厕所里来？”

原来，他到刚才客人的马桶间去冲刷时，发现了带月经的卫生巾。

这个重大发现把王思果逗乐了，他好奇地追出去，却见方才那个客人正风度翩翩地在狭长的走廊往前走。他追上去几

步，故意说：“先生，请您留步——”

那个客人站住了，回头惊讶地望着他。

这一刻，她那异常美貌的脸就像子弹一样，一下子冲击了他的心窝。

他只觉得自己的心狂跳起来。

他几乎不敢相信，天下还会有如此美丽的女人？

“你叫我，有什么事？”那个女扮男装的人向他微微一笑，露出一排洁白如玉的贝齿，王思果只觉得头晕目眩，自己在她的美色里陶醉了。

“没、没什么，我认错人了，你长得真像我的一个朋友。”

女扮男装的客人一听他说话的口音，顿时笑起来。

“你也是东北人？老家是哪疙瘩的？”

这位美女主动和自己攀老乡，令王思果受宠若惊，他满面通红，笨拙地搓搓手，说出了自己家乡城市的名字。

“呀，真巧。我也是那里的……”她的高兴只流露出一半，就急忙收住了，突然低眉垂目，望着地上说：“对不起，我有点急事，我先走了。”

她急速地转身离去，很快就消失在走廊的尽头，只留下淡淡的男用古龙香水味道。王思果不明白她先是惊喜后来又变得如此惊慌的神情，是为了什么？她女扮男装，又是为了什么？

带着对她的美色的沉醉和满腹谜团，他回到了学兄的身边。

学兄正在恨恨地咒骂：“他妈的，真倒霉，给一个女人收拾这玩意儿，让我怎么办呀？”

学兄望着那沾了青春血迹的卫生巾，不知如何是好。他试图把它冲进下水道里，可它又顽强地浮上来，令他大为恼火。

王思果却莫名其妙疯疯癫癫地笑起来。

学兄气得骂道：“笑什么笑？明天你就去‘人才墙’那里

碰运气，找工作吧！我可不想让你天天陪着我傻笑，我也没钱买你的笑。”

第二天，王思果在“人才墙”下，又和那个神秘的女扮男装的美人邂逅了。

王思果回想到这里，出租车已经停了下来。他抬头看到省医科大学整形外科医院的牌子，不由自主地抽动了一下，仿佛自己将在这里挨刀动手术似的，浑身不舒服起来。

4

丈夫的遗体到底哪里去了？这真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王馨娟从遗失在地上的纸片判断，怀疑丈夫可能被推离了火化车间，甚至离开了殡仪馆。

于是，一系列可怕的联想涌上了她的脑际。

遗体被拉到外面去，哪会有什么好事？也许是被什么人买了去，取角膜？摘器官？

听说有些病人得了严重的疾病，比如肾病、肝病、心脏病，需要换心换肾换肝，就会找到合适的遗体进行移植。

她前几天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关于一个死囚临死前把肾捐给一个儿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报道。

还有那些得了眼病，需要换角膜的人，也事先和即将死去的人签约。

想到这里，她万分自责。自己为什么偏偏走开那么十几分钟？丈夫本来就是猝死，如今又把他的遗体给弄丢了，如何对得起早早离世的丈夫？

她觉得这个殡仪馆里处处透着蹊跷！寻找另一具尸体的家属也来到了火化车间。

和王馨娟一样，他们早夭的孩子丢了，孩子的父亲也疯了

似的四处寻找。

“我就不信，只离开十几分钟，我的儿子就给烧了？”

王馨娟一听，鼓起勇气说：“咱们想法进去吧，看看是否被那个火化工藏到火化间了？”

她方才在这里转悠，发现门虽然上了锁，可窗户却是虚掩的。

可她一个女人家，不敢攀援爬进去，见有了同道，就去推那扇窗户。

“对，我们进去找一找。”

男孩子的父亲大约三十几岁，身手敏捷，一下子就跳了进去。

王馨娟爬了半天，却跃不上高高的窗台，那位年青的父亲就从上面把她拉了上去，他们一起像盗贼一样，爬进了火化车间。

王馨娟一进去就发现，在靠墙的那张桌子上，放着五张火化单，写着不同的人名。王馨娟用发抖的手，翻了一遍，却没有自己丈夫的名字。

小男孩的父亲也过来翻看，口中大叫：“没有！我孩子也没有。一定是他们把遗体偷偷卖掉了。”

“卖遗体……卖给谁了？”王馨娟觉得牙齿都发凉。

那个大胆的年青父亲顾不上说话，又凑近了焚尸炉，看了看，“哇”一声大叫起来。

“快来看呀，他们居然这么干！该死的！”

他恨恨地咒骂着，连连吐着口水。

“怎么，找到了？”王馨娟也凑过去。

“没有。我是说，他们把两具尸体叠着烧，这样，哪能分出谁是谁的骨灰？真不像话呀！”

王馨娟也看到了那一幕。只见焚尸炉里，两具尸体前后交

错，重叠的部分达到了三分之一，上面那一具尸体的骨架还完整，而下面的一具，已经烧成了一堆白骨。

王馨娟怪叫一声，离开了焚尸炉。她从小就胆子小，从未见过死人。

丈夫猝死，她一时吓得七魂出窍，人已处在浑浑噩噩之中，神经麻木得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

方才进了停尸厅，她在十多具尸体中，寻找丈夫的遗体，因为寻夫心切，仍未感到害怕。

可那具烧焦的白骨，把她全身麻木的神经一下子就激活了。

原来，白骨比尸首更可怕！

她浑身哆嗦成一团，瘫软在水泥地上。

5

看见王馨娟这个样子，早夭小男孩的父亲忙去拉起她，一脸同情地说：“哎呀，你怎么一个人来这里，你丈夫的亲属呢？”

王馨娟勉强站起来，身上还是抖个不停，她像患了疟疾一样，结结巴巴地说：“他们、他们都在国外，赶不过来……”

“可怜哪，一个女人，哪能受这么大的刺激，丈夫刚走，遗体又丢了，走，我领你再爬出去。咱们去找殡仪馆的领导，让他们交人！”

王馨娟拍打了一下膝盖上的尘土，正想从窗口爬出去，门外却有了动静。

“哎，有人来了，咱们先问问他。”

另一个火化工来接班了，那人打开火化间的大门，见到里面两个大活人，吓了一跳。

“你们、你们怎么在里面？”他像见了鬼似的脸色煞白。

这些整天和尸体打交道的殡仪工人，不怕死人，倒是怕起活人来了。

“你别怕，我们不是鬼，是死者的家属，我们亲人的遗体不见了，只好跳进来找。我问你，谁让你们把两具尸体一起烧的？”

年轻的父亲指责那个新进来的火化工。

火化工一脸无辜的模样，开口说：“节省燃料嘛！”

“什么？你、你竟然这么说话？我们自己交火化费，你们倒省燃料，挣钱挣到死人身上来了，这也太损了吧！”

年青的父亲火了，一把抓住了那个火化工的脖领子。

“哎，你、你别揪我，这是馆里领导让我们这么干的，你有火冲他发去！”

这时，小男孩的姨妈匆匆跑过来，对那位父亲说：“哎，孩子找到了，在停尸房里！”

王馨娟一听，觉得自己的丈夫也许有了下落，紧跟着那个父亲，噼里啪啦地跑到了停尸房。

停尸房里已经有了几个人，一个自称是殡仪馆书记的人迎上来，闪烁其词地告诉那个年青的父亲：“你的孩子找到了，但有一点变化。”

那个父亲来不及听他多说，几步跑到儿子身边，掀开白色的蒙尸布，一见之下，他几乎惊呆了。

只见那个男孩本来是穿了新衣，此时完全是赤身裸体，乌黑的浓发被剃成了一个光头，那些碎发就堆放在孩子的脸上。

那个孩子穿的小西服，也被剪成了一条条的碎布，像准备扎拖把用的布条一样零碎，又像晾尿布一样，挂在孩子身下那辆太平车的两侧。

好好的一具尸体，突然变得如此惨不忍睹，孩子的父亲和



亲属号啕大哭起来。

王馨娟看到这一幕，几乎晕了过去。

这个小孩子被如此污辱，那么，自己的丈夫呢？

她一迭声地追问那位领导，他却摇摇头，说：“你丈夫？还没找到，我估计火化了。”

“不可能！”她尖声叫起来。“这个小男孩，是排在我丈夫前面的，他没火化，我丈夫怎么倒先火化了？你们必须告诉我，把我丈夫弄到哪里去了？！”

那位孩子的父亲扑过来，揪住那位书记的衣领。

“你说，为什么把我的孩子糟蹋成这个样子？这是谁干的？”

那位姨母也逼上来。“是啊，失踪了三个小时，现在又变成这个样子，你们想把我们的孩子怎么样？”

那位书记被年青的父亲揪住了领带，卡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他拼命挣扎着，大声说：“你们别这样，听我给你们解释。”

“让他说，看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孩子的小姨气愤地说，扯开了自己的姐夫。

书记正了正被扯歪的领带，支支吾吾地说起来。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的火化工有点迷信，他怕这种早夭的孩子死去的魂，会纠缠他，就按照民俗，把头发给剃了。”

原来，这个地方有一种流传很广的传说：未成年的孩子早夭，大多不留骨灰，说留下会不吉利。而且，在埋葬这些孩子时，也要剃去头发，否则，死去的孩子的冤魂，就会缠住埋他的人。

“你们偏要留骨灰，火化工只好这么干！”

王馨娟说：“那我丈夫呢？他不是未成年人，你们不需要这么处理吧？为什么也不见了呢？难道，对成年人，还有更可

怕、更缺德的手段吗？”

一想到丈夫也许会像这个可怜的孩子一样，鬼剃头般被推去头发，剖尸一样地剪碎了衣服，她几乎要发疯了。

“我们怎么不知道有这样的民俗？”孩子的小姨尖叫起来。

“剪衣服又是为了什么，衣服也能缠住你的火化工吗？”

孩子的父亲也叫起来。

“这个，是这样。为什么要剪衣服？是因为殡仪馆有规定，化纤衣服不应入焚尸炉，你小孩身上的衣服有化纤，所以，要剪烂剥下来。”

“你胡说——”小孩子的小姨扯过那些被剪成条的碎布，“我们孩子穿的全是纯棉或纯毛的，我亲自去给他买的。孩子走得早，怎么会让他穿一身化纤的衣服上路呢！你睁开眼睛看一看，这是不是全棉、全毛的？”

她把衣服的碎片，狠狠地扔到那位书记的脸上。

王馨娟看着这一幕，倒开始羡慕起这一家人来了。

无论如何，他们毕竟找到了自己孩子的遗体，而自己丈夫的遗体却不翼而飞了。

她挤到那个哑了的殡仪馆领导面前，大声说：“我丈夫呢？你们还我丈夫。否则的话，我要告你们殡仪馆。丈夫的失踪，准是你们搞的鬼，你们是不是把他卖给了什么人，牟取暴利了？”

6

病房里，护士王馨凤把一束石竹花插到花瓶里，边灌水边对武润琼挤眉弄眼地说：“润琼，你有一个男朋友，说要见你，我没让他进来，骗他说你转院了。”

她这两天和武润琼混得极熟，知道她讨厌男人，说和他们在一起有一种同性恋的罪恶感。王馨凤就自作主张，骗了王思果。

“什么，他来找我了？天哪！”武润琼脸色煞白，翻身便起了床。“不行。我得马上离开这儿，他还会来找我的。”她匆匆忙忙地穿衣服。

“不会。我已经把他骗走了，他到宋博士的办公室去了。”

“不，你不了解他。他这人心眼死得像个石头蛋子，他一定会再回来的，我得出去躲一躲。”

“哎呀，那可不行，你还没拆线呢。再说，你每天都得打针呀！”

王馨凤焦急地叫起来，她对武润琼显然已经超出了护士对一般患者的关怀程度。

“不要紧。我只出去躲一躲，过一两天再回来拆线。”

武润琼说躲避王思果，只是一半原因；另一半原因则是：她急于出去是想查一下，自己是否真的像宋星月博士所说，染上了可怕的艾滋病。

小王不准她走，说怎么也得和宋博士打个招呼才行。

二人正拉扯着，门被人叩响了。武润琼以为是王思果来了，吓得忙躲在门后，对王护士打手势，让她掩护自己。

她刚藏好，来人便走了进来，却是失魂落魄的王馨娟。

她一见妹妹就急促地说：“小凤，你能不能请一会儿假，陪我去公安局报个案？你姐夫的遗体被人偷走了。”

“什么？”王馨凤吓了一跳，“遗体也会有人偷？”

武润琼明白来人不是王思果，才从藏身处出来，继续穿衣服。她知道那个“情痴”随时都会闯进来的。只要他一搅和，自己变性的事就做不成了。

可是，王馨娟一见到她，突然大叫一声，向门口退去。

王馨凤被姐姐反常的举动吓坏了，忙去扯住她，一迭声地问她怎么啦？

“天哪，他、他、他长得太像……你姐夫了，我几乎以为是他藏在你这里呢？”

王馨娟用手捂住胸口，惊魂甫定地说。

她这几天被丈夫猝死、遗体丢失等等变故弄得彻夜失眠，神经异常紧张，人也非常神经质。

王馨凤听了姐姐的话，也回头打量武润琼。见她穿了一身男人的西装，风度翩翩，又随手戴上一顶黑色礼帽，活脱脱一个情场美男子，不由得笑起来。

“姐姐，你是被姐夫去世弄昏了头，小武长得可比姐夫漂亮多了。”

王馨凤十分讨厌自己那个好色的姐夫，他常常乘姐姐不在时，用轻佻的言词调戏她。她对那个家伙本来恨得要死，可为了姐姐又不便于说出来。因此，他死了，她反而有些开心，觉得姐姐终于摆脱了一个色鬼。

她断然不想让自己喜欢的小武像那个家伙，因此连连否认。

王馨娟却痴痴地盯住了武润琼，口中喃喃地说：“像，太像了。尤其像当年我认识他和他第一次约会的样子。后来他抽烟喝酒，有点走相了，可当年，他的确就是这个样子……”

武润琼被她看得不好意思起来，她的性倒错心理，使她不怕男人打量，最羞于被女人欣赏。她扶了一下礼帽，对护士说：“我走了，你千万别告诉谁我去了哪里，就说我突然失踪了。”

她快步走出门去，王馨娟又忙不迭地追出去，望着她的背影在走廊尽头消失，仍痴痴地站在那里，口中还啧啧有声。

武润琼经过宋博士的办公室时，听到里面传来吵吵闹闹的

声音，她忍不住驻足细听。

只听王思果用北方人的大嗓门喊道：

“你少废话！就是你把我妻子藏起来了，你痛痛快快把她还给我。不然，我让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她吓得要命，顾不得听宋博士怎么说，也顾不得宋博士有什么危险，飞快地溜了过去。

此时，宋博士已被王思果逼到办公室的一个墙角里。

他不知道这个王思果是这么个急性子，看着他一副要吃人的样子，心里总有些恐慌，急忙说：“你别这么冲动，武润琼好好地呆在病房，你去找她商量。你不愿她做手术，难道我愿意把一个美女变成个臭男人吗？”

言外之意，他也在骂这个鲁莽的王思果。

“你骗人！护士说她已经转院了，怎么这么巧？我一来她就转院了？一定是你给她通风报信，把她给藏起来了。”

宋博士从未见过这么主观臆断的人，苦笑着说：“王先生，您讲话可真有意思。武润琼又不是个孩子，我怎么能把她藏起来？她是个成年人，有自己的意志，我怎么能操纵得了她？”

其实，他现在真的希望自己能操纵这位美丽的女病人，让她改变主意，别接着做变性手术了。他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希望这个鲁莽得像黑旋风李逵一样的汉子，能制止她的行为。

“走，我领你去见她，你看看她是不是好好地呆在病房里呢？”

他从王思果的腋下钻出来，带头向门口走去。

王思果听他带自己去找心上人，才停止了吵闹，晃动着铁塔一样的身子，和他直奔病房。

宋博士走在前面，他推开了病房的门，往床上一看，只觉得血往上涌，顿时惊呆了。

床位上空空如也，连床上的被子也叠得整整齐齐，好像从

来没住过人似的。

王思果比他高一头，也看到了人去屋空的场面，他从后面一把揪住了宋博士的衣领。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还我人来！”

宋博士在他手中挣扎着，大声喊护士：“王馨凤——”

王馨凤正在办公室和姐姐探讨遗体丢失之谜，冷不丁听到宋博士的呼喊，她吓了一跳。

“姐姐，你等等，我去看看，宋博士从来没这么大声叫过我。”

她跑出办公室，逆光看到宋博士像被老鹰抓住了的小鸡一样，在一个大汉手中挣扎，顿时吓坏了。

“干什么，你、你凭什么这么对待宋博士？”

宋博士忙说：“小王，武润琼呢？”

小王走到近前才看清又是那个大汉，不高兴地说：“又是你来捣乱！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她转院了。不在我们这儿了，你赶快放开宋博士！”

宋星月博士怔住了，他心里隐隐约约地明白了什么。

“什么，转院了？没有我的批准，她怎么会转院？”

“她让我告诉你，说——”她一下子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就把后半句吞了回去。

“她说什么？”宋博士急切地追问。

王馨凤人很机灵，见那个大汉还揪住他不放，就说：“她说，她的未婚夫肯定会来医院找麻烦，她只好跑掉了——”

“胡闹！她的伤口还没愈合，跑出去会有危险。”

王思果却不听他们的一问一答，他气极败坏地吼道：“你们别蒙我了。姓宋的，我限你马上交出我的妻子，不然，我就废了你——”

他的个子高大，脸上的五官也比常人大，眼睛一瞪，就像

变性美人

Shan Yang Mei Ren

一头公牛发怒的眼睛一样，挥起拳头就向宋星月的面门砸过去。

胆小的王馨凤不由得喊叫起来：“天哪，要出人命啦，要出人命啦！”

她撒腿就跑，踢倒了地上的一个半人高的不锈钢痰盂，那个轻巧的圆柱体倒下后，又绊住了她的脚，让她一下子摔倒在地上。

第三章 痴情反被无情恼

1

北方山城的早晨，像玉米花儿一样清新而美丽。

成片的树木仿佛是这座城市的美丽咒语，用绿色镇压着跳跃的阳光，而映在地上的大片阴影，好像颤动的梦境。

武润琼从医院里逃出来，一融入大街上的人群，顿时迷茫起来。看着路上一个个朝气蓬勃的行人，她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不幸的人，一出生就进错了躯壳，现在又可能染上艾滋病毒，为什么倒霉的事偏偏找上她？

再说她根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做 HIV 检测？

盲目地逛过几条大街之后，她才举手招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自己要到省立二院去。

出租车司机是个幽默的小伙子，他把女扮男装的武润琼当成了男人，口中说：“哎，哥们儿，看报了没有？晚报上登了有个姑娘要变成男的，我真不明白她为啥这么瞎折腾？当女人多好，有人包养有人疼，哪像咱们这些大老爷们儿，这么死热的天还得在外面跑……”

武润琼见司机善谈，就乘机说：“唉，男人是不容易呀，我有个哥们儿可能得了艾滋，却不知道到哪儿去检查，这不，我先去医院给他问一问，你知道看艾滋病挂什么号吗？”

司机正乐着呢，听到她这句话，手一抖，方向盘一下就打

了偏，差点撞上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头。

“哎呀，你吓死我了。谁得了艾滋？”他斜眼从后视镜里惊恐地打量着武润琼，好像她是个怪物一样。

“我的一个哥们儿。哎，出了一趟国，回来就得了这种毛病，还不是金钱给闹的！”武润琼忙瞎扯了几句，才打消了司机的疑虑。

“哦，我还当你得了艾滋呢？对不起，我也不知道那病怎么看，你去医院问大夫得了。”

小伙子肯定是有了疑虑，从此好像嘴被缝上了似的，死活不再说话了。

下车时武润琼给他钱，他吓得没敢去接。“我、我找不开50元的，下次一起算吧！”

他摇上车窗，“吱溜”一声把车开走了，尾气扑到武润琼的脸上，呛得她差点呕吐。

司机的态度弄得她不敢贸然打听了，只好在医院里截住一个匆匆行走的女护士，向她问明白做艾滋病检查要到皮肤科之后，匆匆挂了号，磨磨蹭蹭走进了皮肤科的门。

她并不相信自己会染上艾滋病，她来做检查，主要是想证明自己没得艾滋，好让宋博士继续给她做变性手术。

怀着这种自信，她对医生的每一句话，都持有怀疑的态度。

皮肤科有三个医生在坐诊，她选中了一位年老的，把挂号单交给了他，低声说了要做艾滋病检测。

老医生看看武润琼，二话没说，就把她带进了一个小房间。

“你脱下外衣，躺到床上去。”老医生和蔼地说，他也把武润琼当成了一个男孩子。

武润琼有点紧张，边脱外衣，边说：“大夫，是这样，我

正要做一个重大的手术，可我的主治医生怀疑我可能感染了，让我来做一下检测，但我想我不会那么倒霉。”

“你结婚了吗？”老医生例行公事地问。

武润琼摇摇头：“没有！”

“有没有高危性行为？”老医生又问。见她不太懂，他又补充说：“就是不安全的性行为？”

武润琼又摇摇头。“没有。我……”她本来想对大夫说，她讨厌男人，觉得和他们亲密一点就是同性恋。可她还没有说，就听老大夫惊叫起来：

“你、你是个女孩子，可你的胸部……”

武润琼只好撒谎说：“我得了乳腺肿瘤，切除了。”

“哦，怪不得，你这副打扮。”老大夫如释重负。

他开始仔细给武润琼检查，对她的腮帮下的淋巴结、大腿根、和腋窝处摸索着检查了一遍之后，只见他皱起了眉头。

武润琼的心一下子悬到了嗓子眼儿。

“奇怪，你没有结婚，又没有高危行为，可是，情况不对呀！”

“我、我会有事吗？”

武润琼失声说，她的心中涌起一种可怕的预感。

“你去做一下血液化验吧！”老大夫看着这个美丽的女孩子，仿佛不忍心说出那可怕的预测，让她穿好衣服后，给她开了一张化验单。

武润琼拿起那张化验单，突然觉得自己手上薄薄的一张纸竟有千斤重，她不敢看老大夫的脸，只是默默地转过身去。

她跨出门后，分明听到了老大夫沉重的叹息。

又听同屋大夫们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

“怎么回事，这么年轻就染上了艾滋？”

“看着挺好的小伙儿，不会那么荒唐吧？”



她不敢再偷听下去，手中举着那张纸单，怀抱着模模糊糊的一线希望，梦游一般向化验室轻轻飘了过去。

2

王思果一拳把宋星月打了个满脸花，还不解气，又跑到了院长室找老院长理论。

“我要求你们马上退还武润琼的手术费用，中止手术，不然，我就把这里炸为平地！”

王思果的脾气是那种炮筒子一样点火就着的北方莽汉，他气势汹汹的样子，把饱经风霜的老院长也吓坏了。他忙起身给王思果让座倒茶。

“这位先生，有话好好说，有话好说！”

“没什么好说的。你们这种医院根本就不应该存在！还有那个可恶的变性大夫也该杀！为了钱，他什么都肯干，把女人变成男人，他怎么敢夸这个海口？男女是由天定的，他凭什么改变人的性别？”

老院长这才听出了点苗头，忙说：“这位先生，您先别发怒，我们可不是为了钱才去做变性手术，我们是治病救人。我们医院每天都有易性癖患者来要求做变性手术，我们却不是谁都答应。宋博士那里就像个变性者的超市，每天都人来人往，可我们只选择极少数的人动手术。我们要综合考虑变性者的文化层次，心理素质，将来对社会和家庭的影响，以及本身的经济能力，等等。”

“我不听你啰嗦，我就是不准你们给我妻子做手术！”

老院长推推眼镜，惊讶地说：“你妻子？你是说武润琼已经结婚了？可她的资料显示是未婚呀！”

武润琼这种难度极大的女变男的手术，在院长这里早就挂

了号，他记得很清楚，在手术单上签字的是武润琼的母亲。

“这个，你就别管了。我马上就和她结婚了，正在收拾新房，你们这是拆散一桩好姻缘，要遭报应的。‘拆十座庙都不拆一桩婚’哪！”

院长怔住了，喃喃地说：“原来，是病人隐瞒了婚姻状况？”

“她隐瞒倒也罢了，可恶的是，你的医生还帮她隐瞒。她明明在二〇五病房住院，可我一给那个医生打电话，她就失踪了。你马上让你的宋大夫把人交出来，我妻子的手术还没拆线，能跑到哪里去？”

院长是个慈祥的老人，很能理解王思果这个“准丈夫”的心情。因此，很爽快地答应他，等武润琼一出现，他就出面做她的工作。

“尽管这样令她回心转意的可能性很小，但我们一定会让你和她见面，做丈夫的有权利过问这件事。法律上你也占理。”

只有王思果自己知道，他和武润琼从“红粉战友”过渡到夫妻，还有许多路要走呢。

从院长办公室出来，王思果气呼呼地在医院的小花园里盲目地溜达着，心存侥幸，期望会出现奇迹，就像最初他和武润琼在“人才墙”下的偶遇一样。

他一想到那一幕，嘴边就泛起了微笑，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从这个花园的小路上一拐弯，就能回到他和她的过去，走到那面纸片斑驳的人才墙下……

那天，他听从了学兄的吩咐，在早上太阳刚刚冒红的时候，就赶到了人才墙下。

他本来以为自己是来得最早的人，哪想到这里早已是一片人山人海，比过年赶庙会看花灯还热闹。



他看清了这里是南湖公园里的一堵院墙，长约五十多米，高有五米，墙面上就像海报一样，贴满了各种颜色的小传单，每张传单上，都写着“招聘”两个大字。

人们拥挤在墙下，边看边抄写那些招聘的内容。王思果一看也来了精神，那上面写满了诱人的工作，招聘经理、工程师、秘书、保安、推销员、服务员、私人保健医生等等，等等，真是五花八门。

那些簇拥在墙下的人，个个都是有备而来，人人手持本子和笔，奋力抄写着。

王思果却两手空空，只好像个到海边打渔而没带网的渔夫一样，看着活蹦乱跳的鱼儿，急得搓手顿足，不知如何是好。

他看着那些眼神疯狂、手指麻利抄写的人，想等哪个抄完了，自己去借一支笔用，可等了半天，一无所获。

那些人就像饥渴的人找到了食物一样，贪婪地抄了一页又一页，仿佛他们有三头六臂，可以把这些大墙上的招工广告全部包揽了一样。

他跟踪了几个人，见一个个都如此疯狂，他和他们说话，那些人也无暇理睬他，王思果只好自认倒霉，挤出人群，想到百货店买一支笔和一个笔记本再返回人才墙下。

他刚刚挤出人群，就听到有一个洪亮的吆喝声：“卖圆珠笔、钢笔、笔记本啦！”

这声音简直像雪中送炭，他顾不得考虑这里的东面会比市面上要贵，直奔这叫卖声而去。一下子就见到了昨天在大酒店里那个女扮男装的美人。

只见她今天仍是一身男士打扮，西装革履，手中推着一个小车，上面装满了廉价的文具用品，有不少人围着她购买，她忙得鼻子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

见到她，王思果忘了自己的目的，只是呆呆地看着她手脚

灵活地接钱，交货，点钱，不时用手掠一下掉在额前的一缕头发。

她这些平常的小动作，在王思果眼中却无比美妙，他仿佛在欣赏魔术大师的表演一样兴致勃勃，无比陶醉。

等买东西的人都走光了，她才发现痴痴注视着自己的人，职业性地搭讪道：“你买什么？”

王思果这才红着脸走上前去，大声说：“你好！咱们又见面了。”

那个女孩子见了他却像见了鬼一样，推起车子就走。

王思果的个子高，几步追上她，搭讪道：“哎，你为什么这么怕我？我又不吃人！”

他拉住了她装东西的小车，她就走不动了，只好站下来。

“我、我不认识你。”女孩子把脸扭向一边，不理他。

“我也不认识你呀！昨天咱们一见面，你就跑了。我既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也不知道我是谁，你有什么好怕的？”

也许是王思果的话起了作用，也许是他那一脸憨厚的模样，打消了她的顾虑，她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那你干吗跟踪我？”她把方才匆忙逃跑时掉在地上的本子和笔拣起来。

“我没有跟踪你。”王思果这才仿佛明白了什么。“你看，我来这里找工作，没带纸和笔，正好听到你在这里吆喝卖这些东西，我就过来了。”

为了讨好她，王思果忙掏出钱包，买了三支圆珠笔和三个本子。

她见他傻乎乎的样子，又扑地一下笑起来。

“你买一支笔、一个本子还不够用吗？干嘛一起买三支笔、三个本子？”

“嘿嘿嘿，谁叫咱俩是老乡呢？我就多买几支，反正这东



西总用得着。”

一听他说老乡，女孩子的脸又沉下来。

王思果不敢再搭话，怕她以为自己又要盘问她什么，买了笔和本子便走开了。

不过他心里有数，自己只要常来这人才墙下，就能找到她。

他推断这女孩女扮男装从东北跑到这里，肯定有什么难言的苦衷。要想不惊动她，只有慢慢来。

她方才说“跟踪”，自己何不真的偷偷跟踪她一下，看她为什么这么神秘兮兮的，不以真面目见人呢？

王思果在医院里等了大半天，不见武润琼的影子，只好无精打采地离开了整形医院。

走在人流拥挤的大街上，王思果突然想到了一个去处：自己的表姐王亚琴家。她死之前有一段时间，武润琼曾和她同住。

武润琼和王亚琴的畸形恋情，王思果并不知情。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以为她和自己的表姐不过是小姐妹的同性友谊，凭他单纯的经历，根本想像不到两个女孩已经被她们之间的畸形恋情，生生死死纠缠到了一起。

他以为武润琼一定又躲到了那间小屋里怀念亚琴去了，便乘上出租车，直奔这对“姐妹陶”的“香巢”而去。

3

武润宏打开自家的防盗门，心事重重地走进房间，心里盘算着，怎么对妻子说出那番难以启齿的话。

那条肉麻的短信，就像一把匕首一样，刺破了他俩婚姻之间的那层薄薄的面纱，让他不知如何再和妻子面对。



屋里十分零乱，吴小倩的拖鞋东一只西一只地甩在地板上。她一向是这样不拘小节，在家里喜欢打赤脚。

一开始武润宏看不惯，他出生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爸爸是工程师，母亲是中学教员，书香门第的家里十分清洁，孩子也礼数周到，就是妹妹润琼有点男性化，可也整洁卫生，不像在贫民小胡同里长大的吴小倩，一副野姑娘的派头。

自从接到那个暧昧的短信，他的心里就一直在翻腾。

他知道自己欠妻子的。作为刑警，他这个丈夫形同虚设，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过春节都不着家。有了急案子，三两个月不进家门。一回到家里，他就像个罪人似的，拼命干家务来弥补欠妻子的温情。

一开始，吴小倩还不太在意。她是个演员，整天也在外面东奔西跑地演出，每天不知疲倦地和穴头谈条件，找人包装拼命打知名度。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不太看重名利了，也许是有了名利的缘故。她的思想上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重视起家庭生活来了。

两个人的矛盾就日益尖锐起来。

“润宏，今天你请个假，陪我买一下春天穿的衣服。你看看我，连冬装都换不下来啦！”

吴小倩自己有三个大衣橱，里面挂满了琳琅满目的时髦衣服，可她还是觉得没衣服穿。

“不行。我今天得去找一个重要的证人，早和他约好的，你自己去吧！”

每当此时，吴小倩就沉下脸来发脾气。

“润宏，你到底爱不爱我？我辛辛苦苦地穿衣服打扮自己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女为悦己者容’嘛！可你倒好，轻易不回家，一回来就抱着你的《侦查语言学》呀，《犯罪心



理学》呀，啃个没完。我在你心里的位置，连那些罪犯都不如。”

吴小倩平日里出于职业习惯，总摆出在镜头前的姿势，十分做作。可她生气的时候，双手叉腰，就像他家里那把景德镇的小茶壶，模样反倒十分质朴可爱，让武润宏心生怜悯。

“倩倩，对不起。我实在是和人有约在先，你不知道，我们好不容易抓住了那个杀人强奸犯，可他是个有前科的家伙，很有一套反侦查手段，死不开口。这个证人对于我们非常重要。这样吧，我让琼琼陪你去，别看她是我妹妹，可她有男人情结，知道男人喜欢女人怎么穿戴，我俩又是双胞胎，她更能代表我的眼光啦！”

他边说边打拱作揖地溜走了，吴小倩只好叫上武润琼去帮她挑选衣服。

吴小倩回来还是骂了武润宏一通。

“润宏，你可真混，我和你妹妹整天厮混在一起，你就不怕我变态，成为同性恋？”

吴小倩也不是吓唬武润宏，她和武润琼在一起，真的比和丈夫在一起还默契，他们做演员的都有点神经过敏，真怕天长日久自己的神经出了毛病，成为变态人了。

“没事儿，幸亏她是我妹妹，不是我弟弟，我放心……”

武润宏一边看刑侦预审典型案例评析，一边哄妻子开心。

他独独没想到，妻子没爱上他妹妹，却爱上了别的男人，他这才觉出问题非同小可了。

可怎么对倩倩说，才能既不损伤她的自尊，又能告诫她自己已经知道了她的隐情，劝慰她回头呢？

这个问题让优秀侦查员武润宏大伤脑筋。

门口有了动静，他知道是吴小倩回来了，急得在地上乱转，他还没有想好怎么和妻子说呢。

吴小倩进门看到武润宏，仿佛十分高兴。

“哟，今天是什么风，把你这大侦探从犯人那里吹到我这里啦？我可得烧一炷香，去感谢菩萨。”

吴小倩夸张地嚷嚷着，扑过来鸡啄米一样在武润宏的脸上狂吻个不停。

从内心深处讲，她对自己的丈夫是十分满意的。

武润宏不仅长得仪表堂堂，人品也好，感情上对她忠贞不二，体贴入微。

她惟一不满足的就是他太热衷于工作了。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业务圈子里，让她有一种被忽略的感觉。

尽管她也知道：男人要有事业才可爱。可她更愿意丈夫像有些男人那样事业有成却也温情脉脉，既不耽误挣大钱、出大名，又能怜香惜玉地和爱人双栖双飞。

也许是妻子夸张而疯狂的爱给了他灵感，武润宏突然有了主意。

他等妻子坐稳后，装作不经意地把手机放到了沙发旁的茶几上，自己就到厨房去炒菜做饭了。

吴小倩从来不下厨。她的理论是：厨房里空气不好，油烟对皮肤损害大。

“我是演员，全靠这张脸吃饭；你是男人，又是个黑脸包公，饭菜就由你承包啦！”

武润宏虽然答应下来，可他一年也在家吃不上几回饭，所以，吴小倩还是得自己下厨。但她也有办法，买了个微波炉，不冒油烟，当然，做出的饭菜也极难吃。

武润宏进了厨房，只站了片刻，又跑出来，煞有介事地找东西。

“你干什么跑来跑去的？”

他终于引起了吴小倩的注意，心里得意极了，忙说：“哦，



没、没什么。有一件东西，不见了。”

“什么东西？”吴小倩果然上了钩。

他却故意很紧张地说：“没、没什么，你继续看动画片吧，我去做饭。”

吴小倩满腹疑惑地看了一会儿“樱桃小丸子”，见武润宏又慌慌张张地从厨房跑出来，到处寻找着。

“找什么呢，说出来我也帮你找哇？”

吴小倩从未见过丈夫这副鬼鬼祟祟的样子，更加好奇了。

“没、没什么——”武润宏心里暗暗发笑，又缩回厨房去，在门边偷偷察看吴小倩的动静。

吴小倩果然坐不住了，她踢踢踏踏向厨房走过来。

他见火候已到，就跑了出去。

“你、你给我剥棵葱，我、我上一下卫生间。”

他故意在沙发旁伫立了一会儿，惊喜地叫了一声，又回头鬼鬼祟祟地看看妻子，把手机抓起来。

吴小倩也正在门缝中偷看他，见他这么反常地找手机，心头一震，沉下脸来，从厨房里又踢踢踏踏跑出来。

“把手机给我——”

她冷着脸，向丈夫伸出了一只手。

4

武润琼从省立二院门口出来，一脸愁容地又来到了热气扑面的大街上。

化验结果要三天后才能拿到，这三天她不能去整形外科医院，也不敢回家。

她知道王思果会像一条大灰狼一样守在这两个地方，不见到她，他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当然，她还有一个更隐秘的去处，可是现在她还不能贸然在那里出现。她苦心经营的那个小巢，得等她变性成功之后，才有资格去找她心爱的人。

一想到那张如水莲花一样妩媚的面孔，她的心跳骤然加快了，和心上人相识的那一幕，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她痴痴地站在街头，一时竟不能举步。

那是她南下打工时的一段“艳遇”，她喜欢用这个词，因为她觉得自己是个男人，那个水莲一样美丽的女孩就是她的一段艳遇。

那是一个暮春的天气，在多愁善感的女孩伤春之际，武润琼却正在为生计奔走。

她一连半个月没找到工作，这天身上仅有三元钱了，只够买几个馒头度日，再没有工作，她就要挨饿了。

万般无奈，她准备给哥哥打个电话，让他给自己汇点钱来度日。当时她所在的位置没有公用电话，只有一个大酒店里有电话，她凭着漂亮的长相，和那个服务台的小姐混得很熟，就常乘她当班时，去打电话，有时交点钱，有时就不用交钱了。

当她头上顶着柳絮进了大厅时，看到电话机前有个女孩子背着她正在打电话。

那个女孩从后面看上去，身材苗条，穿了一袭深蓝色毛裙，站在大理石柜台前，显得十分和谐，她柔软的身姿和坚硬的石头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显出一种诗意的美。

不知为什么，武润琼被这一幅油画一样的景致迷住了。

女孩讲话细声细气的，仿佛有什么难言的事，她在小声哀求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她沉默了，不知那边说了什么，她失望地放下电话，转过身来，低着头往外走，险些撞到正站在她身后发呆的武润琼身上。她这才抬起头来，害羞地向她一笑，侧转身，一低头，风摆杨柳般袅袅娜娜地走了出去。

武润琼心中猛然一跳。这个女孩长得非常别致，她给人的第一个感觉是清纯如水。狭长的丹凤眼，乌溜溜的大眼睛仿佛会说话。鼻子有点翘，丰润的红唇，半张半合。尤其是她羞涩的一笑的样子，又温柔又优雅，有一种说不出的意韵，从她微微向上挑起的嘴角流溢出来，像辐射的电流一样，击中了武润琼的灵魂。其实，她在一瞬间是无法看清那个女孩的五官的，她只是被女孩的美击中了，有一种奇妙的兴奋感，随着猛烈的心跳遍布全身，好像吸了大麻一样。

女孩走出去了，武润琼机械地移动脚步，向服务台走去。

服务小姐见她来了，欢快地和她打招呼：“大武，看你顶着满脑袋柳絮，还不打扫打扫？”

服务小姐一边说，一边伸手帮着摘她头上的东西，她却一眼看到服务台上的金黄色坤包。

“呀，是她丢下的。”她来不及多想，抓起坤包就往外跑，出了酒店大门，才发现晚了一步，女孩已经坐进了一辆出租车里，鸣的一声开走了。

武润琼下意识地跑了几步，可惜出租车与她是同一方向，她在车尾根本引不起司机的注意，眼睁睁看着女孩乘坐的那辆车，隐入了车流人流之中。

这时，她才想起打开坤包，看有没有身份证之类的东西。

坤包里有几沓面巾纸，有几百元钱，还有唇膏、粉盒等化妆品，就是没有任何证件。

她又翻找了一下里面的夹层，发现了一个驾驶证，上面却是一个中年男人。

看到钱，武润琼的眼睛一亮，目前她太需要钱了。如果她拿了这个包一走了之，没有人能找到她这个浪迹萍踪的打工仔。

她发了一会儿呆，转身返回了酒店，马上给那个驾驶证上

的中年男人打了电话。他的工作单位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武润琼声调紧张地追问他，怎么才能和丢钱的女孩联系上。

那个中年男子很热情地向她道谢，说让她在酒店原地等着，他会立即通知女孩去取包。

等武润琼放下电话，服务小姐却不屑地撇撇嘴。

“哼，她呀，一个包二奶，有的是钱，你何必还给她？”

“你……你认识她？”武润琼惊喜地问。

“谁不认识她？有个男人包了她，就在我们大酒店给她长年租了一间房子。你有事就去忙吧，不用巴巴地在这里等她。她方才是去健身房了，一会儿就回来，我交给她吧！”

服务小姐一直把女扮男装的武润琼当男孩子，她略有些沙哑的女中音也为她打了掩护。如今见武润琼对这个女孩如此殷勤，口吻就有些酸溜溜的，武润琼暗暗好笑。

“她叫什么名字？”她不肯把包交给服务小姐，却一个劲儿追问女孩的名字。

“哼，俗气得很，王亚琴。叫亚琴的，可以成土篮子地装。她家肯定是农村的，琴还哑了，一听就不吉利。”

武润琼却觉得这个名字无比动听，便反驳说：“肯定是文雅的雅，不能是哑巴的哑！”

女服务员忿忿地笑起来：“你少咬文嚼字的，我听了倒牙！”

她和武润琼就这么有一句没一句地拌了一会嘴，柜台上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服务员接听后，不快地转给武润琼：“找你的——”

武润琼没反应过来，只听耳边是方才那个女孩莺莺燕燕的声音：“武先生吗？谢谢您拾金不昧。我这条路上塞车，不能马上赶过去，您不必等我了，今天晚上我请您吃饭，就在那个酒店，咱们六点钟门口见。好不好？”



武润琼听说她要请自己吃饭，真有些喜出望外。这不仅是因为她囊中羞涩，没有了吃饭钱，还因为吃饭时那种四目相对，亲如家人，在一个盘子里夹菜，在一个碗里喝汤的那种亲密的气氛，让她想入非非。

她当时只有二十二岁，还没谈过任何一个男朋友。更不知道自己排斥男性，是心理上有了问题。

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种初恋的感觉，在两个同性女孩之间发生，将给她带来巨大的灾难。

那时国人还相当封闭，“同性恋”的字眼对于普通百姓，是不可理喻的感情，对于青春年少的孩子们，更是一种陌生的东西。

而更糟的是，武润琼女扮男装，王亚琴根本不知道她是个女孩子，两个人一相见，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深陷在回忆中的武润琼在街头呆站着，引来了好多人的侧目。此时，有一个老太太走过来，打量着她，说道：“小伙子，你怎么啦？丢钱了吗？”

这个老太是个扫大街的，她边扫街，边注视着武润琼，见她呆呆地站在那里不像是在等人，又不像是等车，正好扫到她身边，就好心地问她。

武润琼这才回过神来，她谢过好心的老太太，沿着马路上的花砖，边向前走着，边掏出了手机，犹豫了一下，才拨了一个号码。

不一会儿，手机里响起了一个莺莺燕燕的声音：“润琼，你好吗——”

武润琼的脸色顿时变得甜蜜而柔和了。

“亲爱的，你为我担心了？再等待几天，我就会有好消息告诉你！”

那边的女声嘤嘤哭了起来。“润琼，你、你别为我冒那么

大的险，我、我不配……”

“别胡说。现在是我不配爱你，等我做完手术，我就和你正式结婚……”

那边的哭声更凄切了。“润琼，我好害怕，我昨晚上做梦，说你、说你的手术……出了事故，可把我给吓坏了。我、我现在能见到你吗？”

“不行。你现在还不能露面，有了好消息，我会去找你……”

武润琼刚讲到这里，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叫她的名字，她一抬头，看到一辆出租车里有个人正挥臂向她大喊。

她看到那个人，顿时面色如土，忙关上手机，急匆匆向一条小路上跑去。

5

武润宏见妻子果然中了自己的计，心里非常高兴，可他却装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躲躲闪闪，就是不肯把手机给吴小倩。

其实，吴小倩在上次丈夫武润宏把手机还给她的时候，就已经有些警觉。

她当时气极败坏地夺回来，没好气地说：“你还能干什么？连手机都拿错？”

接过手机，她忙躲到一边立即翻查来电记录，自然看到了那条短信，她不由得心惊肉跳，等着丈夫来审问她。

可奇怪的是，武润宏一连几天没有动静，就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一样。

这让她更加恐慌，她本来已经准备好了许多理由和借口，等着丈夫的盘问。

可他却悄无声息，让她又惊又气。惊的是丈夫如此有度量，看见这种短信也不发作，不知他想怎么处置她或他？

那些天，她让自己的“地下情人”出门千万小心，她怕丈夫绕开她，直接找那个男人去算账，对于一身功夫的武润宏，她那个“地下情人”鸡肋一样的身材，根本不是对手。

可丈夫既没找他的麻烦，也没有盘问妻子什么，这样，吴小倩的惊慌就变成了怨恨。

她觉得原来自己在丈夫心目中如此不重要。就是他养了一条狗、一只猫，有人要来争夺，他也得吆喝两声，可他却对她毫不在乎，这让她感到委屈和寒心。

因此，这些天，她就故意找茬儿，想逼出他的心里话来。

昨天早上，武润宏起床早一些，悄悄下地后就打扫卫生，在客厅和其他几个房间拖地板。

每天这个时候，她不会起床，早上懒床是她多年来的习惯，因为她们剧团演出大多是在晚间，养成了“夜猫子”的习惯。

可她今天却起了身，到卫生间方便一下，就开始找茬儿。

“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在屋里弄得乒乒乱响，我被你搅和得睡不着，今天一白天都会不精神。”

武润宏知道她是在激将自己，他今天和平日一样轻手轻脚，根本没弄出任何声音。

看着妻子气势汹汹的样子，他明白她是在投石问路，便和蔼地说：“倩倩，对不起，我不拖地了，你去睡吧！”

他放下拖把，坐到沙发上，可她并不罢休。

“把我吵醒了，你又不拖了，想留我白天拖呀？不想干就直接说，别这么弯弯绕……”

她怔怔地盯着丈夫，想激怒他。可武润宏却宽厚地一笑，连哄带抱地把她扔到床上，让她继续做她的清秋大梦去了。



这样一来，吴小倩更生气了。“哼，你不在乎我，好哇，我要让你后悔一辈子！”

那天，等武润宏一出门，她就赶到了“地下情人”王小波的住处，逼他马上和妻子离婚，自己要和他结婚。

“什么？”梳着一条小辫子的王小波也是懒洋洋地刚刚起床，听到这个消息，如同被人打了一棍。“你、你让我和你那个警察老公做对头？”

“怎么，你又害怕了？你不是发了短信在我的手机上，让他见鬼去吗？”

吴小倩很爱这个音乐界的浪子，他有一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巧嘴，还有一副动听的好嗓子，吴小倩就是在听他唱歌时爱上他的。

“哦，天哪，我那天是喝了酒，跟你开玩笑的。怎么，你告诉你老公了？”

浪子王小波什么时候都没有正形，他常常捉弄吴小倩，用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这很对吴小倩求新求变的口味，而他就一发不可收。

比如，他会化装成一个老太太拄着龙头拐杖，跑到她家里去和她偷偷幽会，把个吴小倩乐得前仰后合。

他还会费尽心机地给吴小倩发一张演出通知，上面盖了鲜红的印章。而当吴小倩穿着演出服，赶到某个大礼堂时，只有他一个人嘻皮笑脸地坐在第一排的椅子上，轻轻鼓掌。

诸如此类的小把戏，让吴小倩对他着迷上瘾，越来越迷恋。

“小波，我真跟我那工作狂丈夫过够了，我宁可给你做小妾，也不给他当夫人，太乏味了。在他身边，我都成了中性人了，不男不女的。他看书的时间永远比陪我的时间多，我再也受不了啦！”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王小波又半真半假地鼓起掌来。

他妻子出国两年了，这位风流的“留守男士”乐不得有人屈尊做妾，陪他寻欢作乐。

这一切，武润宏全然不知，他今天略施小计，是想感动妻子，让她回心转意。

看到吴小倩当了真，武润宏就继续往下演戏，好像自己的手机上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似的，他紧紧捂在口袋里。

吴小倩却非要看不可，两人撕扯了一阵，吴小倩终于把手机抢过去，开始一脸好奇地翻查起来。

武润宏心里好笑，又去阻拦。吴小倩尖叫着跑进卧室，把门反锁上，像得了宝贝一样，一条条地翻查起来。

武润宏在门外故意敲门，心里却暗自好笑。

吴小倩一条条搜索着，不放过任何一条信息。

可她翻了大半天，才发现自己上当了：这手机上除了武润宏工作单位上的和他家里亲戚的几个号码之外，就是她打的，没有任何异常。

她怔住了，不知道武润宏想要什么花样。

她下床打开门，把手机还给他，一脸沮丧的样子。

“你捣什么鬼？这上面什么也没有，为什么不让我看？”

武润宏笑了。“倩倩，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对你，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都是忠诚不渝的，可我却觉出了你对我的不信任。”

吴小倩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你、你好阴险，你这是在讽刺我吗？”

“不是。倩倩，你又误会了，我干吗要讽刺你？”

武润宏真诚地看着妻子那双漂亮的丹凤眼，一下子想起了他们最初相遇时，她也是这样机警地打量着他。

他心头一热，忍不住伸手去拉她的手，吴小倩却愤愤地甩开了。

“你真虚伪。你明明看见我手机上的短信，却故意不声不响，用沉默和忽略来羞辱我。现在，又用你的所谓的清白来警告我。武润宏，做丈夫做到你这份上，是不是太可怕了？你能不能少对我动点心计，多来点真情实意？”

吴小倩宁愿丈夫像别的男人那样争风吃醋、大打出手，用激烈的方式来表达爱意。这说明他爱她。

而他这种政治家的拐弯抹角的方式，让她心头发冷。她觉得一个男人，如果和妻子都玩心计，那么，他就太冷血、太虚伪了。

武润宏没想到自己一片好心，惨遭妻子如此误解，不由得有些生气，便顶了她一句。

“小倩，你可真是不识好人心！”

吴小倩却一下子爆发了，像在舞台上一样慷慨陈词。

“我不识好人心，你那好人心可是太超常了。你对我有多好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你有几天能在家里好好陪陪我？你给我妻子的名份，你却不尽丈夫的责任和义务，你用的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要不出去找个人说说话，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女人了！”

吴小倩也是个极自尊的女性，她把心里的渴求和对正常生活的愿望闷在心里，总以为丈夫忙完这个案子，忙过了这一段，就会收心陪她。可他就像上了发条的时钟一样，越来越热衷于工作，冷落她和这个家，她积郁在心头的东西，终于忍不住了，一股脑儿地发泄出来。

“倩倩，你听我说，我一直认为，你是个很独立的女性。你有辉煌的事业，我也不能甘于平庸，可想不到……”

“想不到？你以为别人都和你一样，是机械人、钢铁心，



不需要温暖，不需要交流，不需要安慰，不需要娱乐？你没把我当成一个活生生的女人！我、我受不了你那一套，想找个情人教训教训你，你倒好，和我演开了哑剧。我告诉你吧，武润宏，你不珍惜我，自有人珍惜我。从今天开始，咱们分居，你说吧，是我走，还是你走？反正这家里只能留一个人！”

吴小倩铁青着脸，像看着一个仇人似的望着丈夫。

武润宏知道妻子吴小倩的性格一向是说一不二，自己不能和她硬碰硬，只好说：“倩倩，你干吗那么看着我？好像我是你的一个仇人！”

“你就是我的仇人！”吴小倩歇斯底里地叫道，“你耽误了我的青春，我在最美丽的时候认识了你，嫁给了你，你却让我虚度岁月，独守空房，我恨你！没有任何人敢这样对我，你给我滚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武润宏还想说什么，吴小倩却不容他多说，一跺脚进了自己的房间。

“好，你不走我走！这日子没法过了，守着一个冷血动物，我不变成石头也得变成疯子。我还是自己救自己，找一条生路吧！”

她一边说，一边像旋风似的在地上扑来扑去，收拾自己的衣物，准备出走。

武润宏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的“劝妻计”会有这种相反的结果，任他再足智多谋，也不知如何是好了。

那个大呼小叫招呼武润琼的不是别人，正是王思果。

武润琼一见是他，便匆匆跑进一条小巷，边跑边心惊肉跳地想：千万别让他追上，这家伙是个橡皮膏，只要被他一粘

上，我就摆脱不掉了。

王思果见她像见了猫的老鼠一样，钻进了巷子，却咧开嘴乐了。

他知道那条巷子是个死胡同，她跑不出多远就得折回来。因此，他让出租车司机等在路边，甩开大步追了上去。

他长着一米八的个头，腿就像两只大竹竿，一会儿就跑出好远，很快便追上了武润琼。

“润琼，你别跑了，你的伤口还没愈合，看别跑出事来。”

武润琼哪里肯听？她自从在大酒店的卫生间里被这个彪形大汉盯上，就再也没逃过他的纠缠。

那天她是给王亚琴送包，并接受她的邀请和她共进晚餐。

在去洗手间时，她按照习惯进了男卫生间，就被这个死心眼的东北汉子盯上了。

“润琼，别跑了，前面是死胡同。”

武润琼不信他的话，因为她知道，自己一旦落入他的控制之中，才真是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呢！

和王思果相处三年多，她一直把他当成同性朋友，当成自己的哥哥。

说来好笑，王思果虽然有一副壮身坯，可不知道为什么，在武润琼面前，他乖得就像一个小女孩，她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武润琼喜欢喝酒，他却滴酒不沾。非常滑稽的是，一到咖啡屋，他们总是要一杯啤酒、一杯可乐。

服务小姐端来两杯饮料后，自然把啤酒递给王思果，把可乐送给武润琼。她不管怎么女扮男装，人们还是会分辨出她的女性特征，比如没有喉结，皮肤细腻，表情文静。

于是，等小姐走后，他俩就诡秘地一笑，交换过杯子，王思果小口小口啜饮可乐，武润琼豪爽地大口大口地喝啤酒。



“我讨厌男人。”武润琼在他面前常常这样说。

“怎么会？”一开始，王思果眼睛瞪得像公牛，追根问底。“讨厌男人干吗还穿一身男人衣服？”

“就因为讨厌男人，我才穿男人衣服，这样可以避邪嘛！”

武润琼无法向这个傻小子解释自己的心理疾患，就这样欺哄他。

“我和别的男人不一样，我从来不主动追求女孩子。”王思果结结巴巴地讨好她，“你是个例外，是不是你穿了男孩子衣服，我就格外喜欢你？”

“天哪，原来你是同性恋，更让我恶心！”

武润琼想把这个影子一样追随她的男人骂跑。

“同性恋，什么叫同性恋？”王思果好像从来没听说过这三个字，傻乎乎的样子逗得武润琼把一口啤酒差点喷出来。

“你别给我装傻，我更讨厌傻男人！”武润琼乐不可支！

“我也不傻，所有的脑筋急转弯问题，我都会，不信讲给你听听。”他果然开始一个个给武润琼出题目，而武润琼多半答不上来，勉强答上来，也是牛头不对马嘴。

她发现了这个傻男人竟然也十分有趣，可以陪伴她消愁解闷。

可她又害怕他纠缠自己，于是和他约法三章。

“你要是想和我来往，第一，咱俩兄弟相称，你大一岁，我叫你哥哥！第二，我这一辈子不谈恋爱不结婚，你别打歪主意，我先说下，省得耽误你娶媳妇。第三，不许过问我的任何个人私事。这三条有一条你做不到，咱俩就不能来往了。”

王思果虽然痴情，但也有自己的小心眼儿，他不知道这位女扮男装的美人的特别身世，只当她是个乖僻的女孩儿，任性撒娇，只要同意和他来往，他不信自己暖不化她一颗玻璃心。因此，大大咧咧地一口答应下来。

他万万没有想到，从此他一脚踏入了一段畸形的恋情之中，武润琼将成为他一生永远的痛。

武润琼一路狂奔，终于跑到了巷子的尽头，再也无路可跑了，她把头抵在墙上，气喘吁吁地休息。

王思果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他在她身后收住脚步，一迭声地问：“琼琼，累坏了没有？”

武润琼毕竟手术后身体虚弱，半天说不出话来。等她把气喘匀了，才气呼呼地说：“死果子，你说话不算话。”

“我怎么说话不算话了？”

“咱们说好，不谈恋爱不结婚，你为什么偷偷布置新房？”

“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嘛，咱俩就是结婚了，也不会像一般夫妻那样，咱俩各过各的，仍像兄弟一样，还不行吗？”

“不行。你是在耍计谋，等我一上了套，你就会逼我和你一起过日子。我若是不同意，你还可以上法院告我。”

“哎呀，琼琼，这么些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什么时候强迫过你做你不愿做的事了？”

“所以我才害怕你，你让我成了一个欠债的人，你放贷你的宽宏，让我成为不义之人！”

“琼琼，你干吗非要那么想？我既然爱你，就一切随你的好恶为转移……”

武润琼神经质地叫起来，一脸厌恶的神情。

“不要对我说爱字，我听了恶心……”

“好好，算我用词不当。琼琼，你千万别去折磨自己，做什么变性手术了。你不变性，我也没把你当女孩，你何苦冒那个风险呢？”

看着王思果赤胆忠心的模样，武润琼心中一阵酸楚。

她无法让他了解自己难言的痛苦，无法言说她对女孩王亚琴刻骨铭心的思恋。



她也无法给予他爱的满足，觉得自己时时在辜负着这个天下少有的忠诚的男孩子的一片痴情。

做人做到她这个份上，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呀！

谁能理解她那超乎常人的痛苦？

谁能帮她摆脱这尴尬的困境？

只有变性！

而现在，由于宋博士怀疑她染有艾滋病毒，这个愿望可能也无法实现了。

她望着阳光下高大魁梧的王思果，在她面前小黑奴一样低眉顺目卑躬屈膝的样子，觉得他的命真苦，为什么偏偏这么死心眼儿地爱上了她这个不该爱的人？！

再想想自己的非人的处境，自己身上这个解不开的死结，武润琼顿时悲从中来，呜呜咽咽地哭泣起来……

第四章 千年古签引来祸端

1

三天后一个阴郁的早晨，武润琼如期去取化验单。她看见那个化验员的眼神怪怪的，不由得有些担心，就开口说：“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确定你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

“什么？”武润琼叫起来，“不可能。一定是你们搞错了。”

她的手心开始冒汗，心在狂跳，眼泪都快急出来了。

“你自己看看检查结果，HIV 是阳性。”化验员把手插进白大褂口袋里，冷冷地说。

“我，我要求重新化验，我要亲自看着你们化验。”

化验员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明明是她有问题，怎么会是自己搞错了？她忿忿地挥挥手，说：“那你再去开一张化验单，我可以给你重新化验，让你亲眼看一下。”

武润琼和她的争吵声惊动了套间里面的一个人，她闻声走出来，看样子是位护士长，大约 50 多岁，听了化验员的话，竟然对武润琼笑了笑。

那个老女人的笑里有一种对绝症病人的宽宏和迁就。

武润琼一生中第一次看到医生的笑容会这么可怖。

“小伙子，你进来吧，我给你重新化验。而且，我也抽一

点血，和你的血样比较一下，你就不会有怀疑了。”

武润琼进了化验室，亲眼看着那位护士长把自己的血和她的血抽了一点，同时进行检验。

护士长说：“如果你有问题，那血样就会渐渐凝聚，你好好看看吧！”

她死死盯住那个血样，却看不出什么名堂。

武润琼不错眼珠地盯着自己的血样，过了一会儿，发现它一点点在变化，渐渐凝成了米粒大的红点，而护士长的血液没有任何反应。

“看见了吗？这就是那可怕的阳性点。”

护士长仍然微笑着，武润琼却哭泣起来。

她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从化验室走出来的，只觉得心跳如鼓，身软如面，脚底下像踩了棉花一样无根无底，随时都会跌倒。

她承受不住这个打击，不知道该把这个噩耗告诉谁，谁能替她分忧？她拨了哥哥武润宏的电话，又拨了母亲的电话，可都没讲话，就匆匆挂断了。

她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大半天，不知不觉之中，她来到了王思果的家，打开门走了进去。

这里已经装修完毕，一个月前，王思果好说歹说许下不少诺言，总算哄得她同意与他做名义上的夫妻。王思果就开始布置新房。

可在今天的武润琼看来，这里竟如同一座坟墓。

她觉得自己虽然还活在人间，其实已经死了。可怕的艾滋病毒将她变成了一个活着的死人。

武润琼看看装修得富丽堂皇的新房，突然明白了：自己一个月前答应让他装修，是否就为了今天在自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能有一个最后的归宿？

她的脸上挂着奇怪的笑容，用手摸着那些光滑的木墙，低声说：“一口好棺材，真是一口好棺材。思果，谢谢你，精心为我打造了这口漂亮的棺材呀！”

她摸索着墙壁，从东头走到西头，仿佛在丈量着棺材的长度。她又把门窗全部关好，仿佛给自己的棺材钉上了“寿钉”。然后，她就坐下来，用手抱住头，考虑着以什么方式可以更为方便而又没有痛苦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仰起头看了看灯泡，觉得触电身亡不舒服。小时候，她喜欢和哥哥一起跑到后台去看电影，在那里，银幕上的人动作是相反的，她曾绊在放映室的一根电线上，被击倒在地上，她还记得那种麻遍全身的痛苦滋味。

去买毒药，她又懒得动，而且想起喝毒药死的人七窍会流血，武大郎被毒死时面目那么丑陋，令她不寒而栗。

最后她选择了切腕自杀，她纹过身，胳膊上那个大大的“忍”字，就是她自己用刀片划出来的。

想到这里，她起身走到卫生间，找了一把王思果用来刮胡子的双面刀片。

她拿在手中，脸上挂着奇怪的笑容，仿佛她对这把刀片很满意。

她在镜子中，最后望了一眼自己那张俊俏的脸。

“这么美丽的人，竟然会染上那么可怕的病毒吗？”

她对着镜中的自己，嘀咕了一句，大滴的泪水就模糊了她的双眼，看不到镜中的美人了。

她也不忍再多想下去，对于艾滋病人发作后的惨状，她早有所闻。

王亚琴有过一段“恐艾症”。特别害怕包养自己的那个大款染上艾滋。她知道那个商人满世界跑，处处留情，非常危险。因此，购买了大量的预防艾滋病的书籍，还时时上网查



询，然后胆战心惊地让武润琼帮她诊断自己是否有感染的可能。

因此，武润琼记住了那些病人膏肓的人的吓人的病容。

她不想等到那一天才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又拨打了王亚琴的电话，可那边空响着没人接，她无力地垂下了头。

她从卫生间出来后，又去卧室里找到了一个枕头，舒舒服服地躺在地板上，用右手拿着那把锋利的刀片，平静地切开了自己左腕上的动脉。此时，她的眼前闪过了王亚琴莲花一样清纯的面容。

当鲜红的血从手臂上流出来时，她死死地闭上了双眼……

2

王馨娟自从丈夫失踪后，一直提不起精神来，白天总是神情恍惚。每天晚上入睡就做噩梦，一闭上眼睛，就梦见自己在停尸房里翻动尸体找丈夫的那一幕。而且，在梦中，那些一半白一半黑的尸体全都活过来，把她围在中间，令她魂飞魄散，常常惊叫着被吓醒了。

妹妹王馨凤得知后便建议她看心理医生，把她带到了宋星月博士那里，让他给她一些建议和忠告。

宋星月给她做了几次心理咨询后，又让她服了一些药物，她居然好转了一些。

这天，她从宋博士那里出来上了大街，看看街上的女子个个都有了漂亮的夏装，自己身上仍是一身丧服，就想起宋博士的话：“去换一身衣服，也许就会换一种心情。”

于是，她信步来到了一家时装店，挑挑拣拣之后，看中了一种款式漂亮的裙子，但却没有她喜欢的墨绿色的。

她正站在那里遗憾，卖衣服的中年妇女说话了。

“像你这么大年纪的人，穿这件土黄色，肯定漂亮，显得成熟。”

王馨娟一听就不高兴了。她急赤白脸地说：

“我这么大年纪！你看我有多大年纪？”

卖衣服的中年妇女只管推销东西，随口说：“今年的中年妇女，都穿这种颜色！”

“中年妇女？”王馨娟张大嘴巴，“我还不到30岁，就成了中年妇女了？”

她看看站在那里卖衣服的那位真正的中年妇女，面皮腊黄，眼袋鼓鼓，一脸皱纹，心中暗叫：“天哪，难道我王馨娟已经有那么老了吗？”

她逃也似的出了那家时装店，真怕站下去会变得和那个妇女一样丑陋。

中年妇女没做成买卖，自然很不服气，对着她的背影嘀咕道：“哼，装什么小，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那张脸。”

王馨娟逃出时装店，为了稳定一下情绪，又拐进了一家玩具店。

一进门，一个毛茸茸的小“考拉”就吸引了她的目光。售货小姐很热情地上前搭讪。

“大姐，给孩子买玩具？男孩女孩，几岁了？”

天！王馨娟又是一惊。她和丈夫刚刚结婚一年，还没有孩子，她只想给自己买。

王馨娟一直以为自己仍是个孩子，小学时因为上学早，总坐在第一排，排队总是队头。这种情况就从大学一直延续到毕业。读研时，她仍是年龄最小的“妹妹”。

后来谈婚论嫁，范振云比她大四岁，她也就依小卖小，有恃无恐。

在心灵深处，这个浪漫的女人一直拒绝长大，拒绝成熟，

喜欢买卡通玩具，喜欢穿带蕾丝边的衣服，喜欢在丈夫面前撒娇卖乖……

一想到丈夫，她心中又涌起苦涩的滋味，难道失去了他，自己一下子就老了？她盲目地在柜台前走着，走到一堆“流氓兔”面前，随手拈起一个把玩着。

就在此时，武润宏大步流星进了玩具店。

他也想买几件玩具，去看吴小倩，这是小倩母亲给他出的主意。女儿一回家，岳母就打过电话来。

“润宏啊，你别担心，小倩就那脾气，风一阵雨一阵的。你去玩具店挑几样玩具，给她送过来，她一高兴，保证乖乖地跟你回家。”

“知女者莫如母”，武润宏像得了圣旨一样高兴。放下电话后，他就盼着快到中午下班，好来逛玩具店。

他去了几个柜台，没看到新奇的玩具。其实，他对玩具也没有什么眼光，不知道妻子会喜欢哪一种。

看到卖“流氓兔”的柜台上有一个女人，年龄和妻子吴小倩差不多，他便心生一计：女人对玩具一定在行，自己就跟她讨教一下。

他又大步流星走到这边的柜台前，彬彬有礼地说：“这位女士，我想给像你这么大的女朋友买几件玩具，您能帮我挑一挑吗？”

王馨娟正在黯然神伤，听到有人请教她，一抬头正看到武润宏灿烂的笑脸，她一下子惊呆了。

这正是那个酷似自己丈夫的人。怎么这么巧？又遇见他了！

武润宏见她吃惊地盯着自己，有些不好意思，忙解释说：“对不起，我可能太冒昧了。”

王馨娟一脸羞怯地说：“没什么，我可以帮你挑，就怕不

合你女友的心意。”

她心里却在说：“他还没结婚？在讨好女朋友？”

不知是因为什么，这个男人谦卑的笑意，一下子就打动了她沉郁的心，她仿佛觉得是丈夫再生了，正在玩具店里买玩具。

“那……我多谢了。这种兔子，是新流行的玩具吗？”武润宏中午休息时间有限，他要买了东西再赶到岳母家去，便抓紧时间求教。

王馨娟本来想多打量这个可爱的青年几眼，可她又生性羞涩内向，忙把目光收回来，开始热情地介绍产品。

“这种流氓兔，目前是许多年轻的女孩子爱不释手的‘新宠’之一！”

“什么，这叫流氓兔？”武润宏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心里觉得怪讨厌的。

可一想到吴小倩总爱标新立异，自己讨厌的，常常是她所追求和喜欢的，就耐着性子看了几眼。

只见这种兔子浑身雪白，眯起眼睛，竖起耳朵，一副乖巧可人的模样。又有一个‘前卫’的名字，叫起来怪怪的。

服务员此时也凑过来：“先生，这种流氓兔分大中小号，大的可以搂在怀里，小的可以握在手中，但不变的是它那副呆呆、软软的样子，让你‘拿得起，放不下’，就是这点讨女孩子欢心啊！”

武润宏不相信女服务员的推销词，他更信任顾客。

“您喜欢这种——兔子吗？”他问王馨娟，声音很亲切，仿佛要给她买玩具似的。

王馨娟一时竟然有些恍惚了。丈夫也常常是这么亲切地询问她：“你喜欢吗？”

“我？挺喜欢的。你看，这种小一点的，可以作为装饰、作为点缀，成为自己爱心的小小寄托，可以挂在包上，挂在衣

服的拉链上，还可以露出兔脑袋装进衣兜里。”

王馨娟突然兴致勃勃起来，一边说，一边在自己的衣服上比划着，最后真把一个小流氓兔装进了口袋里，只露出一只毛茸茸的小脑袋，让武润宏看得笑了起来。

他感慨地想：天哪，女人有这么多古怪的爱好，难怪小倩不喜欢我，我从来没给她买过玩具。

“这是一种‘亦正亦邪’的玩具，正成为一种时尚。”女服务员又见缝插针地说，“网上正在流行‘流氓兔’动画片呢！”

武润宏听两个女人一说，顿时觉得吴小倩一定会喜欢，便掏出钱包，买了大中小三个型号的“流氓兔”，乐颠颠地抱在怀里。

王馨娟本来不想买，可看他如此喜欢，便也买了大中小三个兔子。

两个人怀抱着同样的玩具，从玩具店出来，王馨娟的心情一下子好起来。

她鼓起勇气，想问一下这位男子姓甚名谁，可武润宏心中有事，没在意跟在他身后的人，大步出了店门就进了出租车。

王馨娟后悔得要命，抱着三只流氓兔，几乎流出泪来。

她在心里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可如果能知道他在哪儿上班，我常去看看他，只是偷偷地看上几眼，就当是振云还活在世上……”

武润宏已坐上了出租，一下子又看到了呆站在店门口的她，不知何故，他竟然向她挥了挥手。车开走了，王馨娟像个失恋的人一样，站在原地，泪流满面。

冲冲地赶往医院。一进病房就傻了眼，武润琼又从医院里消失了。

那天，他把武润琼拦在了小巷中，本以为她能听自己的话，结束变性手术，可武润琼一哭，他的心就软了。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刚强的女孩流泪。

武润琼边哭边跟他走进了出租车，可等他开到家门口时，她又改变了主意，说要回医院去再住上几天，等拆了线再出院。

王思果只好又乖乖地把她送到了他最痛恨的整形外科医院。

他每天两次去看她，送鲜花和水果。

王思果不知道她又耍什么脾气，只好满世界乱跑，到她母亲家里问，找她哥哥武润宏打探消息，甚至问了她的嫂子吴小倩，大家都说没看见。武家对于这个女儿的乖僻行为，已经见怪不怪了。

王思果找了一大圈也没得到一点消息，失魂落魄地回到自己的新房。他打开门，就感到哪里不对劲。

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他有过敏性鼻炎，对气味十分敏感。

他觉得奇怪。家里刚装修完，他讨厌甲醛的味道，整天敞着前后窗户，哪里来的腥味？

等他甩掉皮鞋换上拖鞋从门厅步入大厅时，立即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武润琼头枕着一个绣花枕头，横卧在大厅的地板上，下面有一滩血，她人就像睡着了一样，安详地闭着眼睛，只是面色苍白得吓人。

王思果怔了一下，扑过去大声呼唤武润琼，她无力地睁开眼睛，又闭上了。

幸亏王思果还有点急救常识，他看到武润琼的手腕上有一道伤口，得知她是切了腕，忙解下鞋带，在她的伤口上方紧紧扎住，止住了流血，然后，手忙脚乱地拨打了120……

然后，他就抱着她呆呆地坐在地板上，守着奄奄一息的武润琼，脑袋里飞快地浮现出他们的“苦恋”中，一段段令人心碎的片断，眼泪一滴滴砸在她的脸上。

到海南之后，王思果处境极为不顺。他后来用“苦劳”加“苦恋”形容那一段黄连般苦上加苦的岁月。

那天他在人才墙上抄了一百多条用工信息，最后一个个全落空了。

不是人家嫌他学历低，就是嫌他不会讲海南话，还有的干脆对他直言：“我们要年轻漂亮的妹子，不用大男人。”

他四处碰壁之后，总算找到了一份工作。说来也巧，那个店的老板，竟然是他的同学。在学校时，这个同学对他崇拜得不得了，一口一个“主席”地把王思果这个学生会副主席叫得差点美到天上去。

可今日在海南一见，他听说王思果是来找工作的，立刻开口说：“老王，这里可比不得咱家乡了，你可得入乡随俗啊！”

王思果看着昔日的“跟屁虫”有了钱就变脸，不禁十分寒心。而且一声“老王”，就让他明白了自己的新地位。

等分配工作时，那个老板把他领到前店后厂的“洪大”印务公司，王思果看到了电脑、胶印机、铅印机、切纸机、名片机，总之一大堆机器，令他眼花缭乱。

“老王，你刚来就给我打打杂、切切纸吧！”

王思果傻了眼，喃喃地反问：“噢，你招聘书上不是说招业务副经理吗，怎么让我打杂？”

“嘿嘿，打杂你也不一定能干好。要不是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别人我还不要呢！”



老同学交给他一本通讯录，要他切成 128 开的规格。

王思果抄起铁尺，就上机去操作。他左算右比，确信错不了时，蛮有把握地切下去。结果，除了上面的几本合格以外，下面的那些因为放颠倒了全切成了废品。

生产部的员工立即叽叽喳喳地围攻他，说老板会扣他的工钱的。

老板闻声赶来，把小本子扔进了废纸篓，狠狠训了他一顿。

“老王，你以为这是在学校哇！公家的东西可以浪费，我这可是个人工厂，损一赔十，从你这个月的工钱里扣吧。”

就这样，王思果饱尝了人世间的炎凉，挣的钱只够吃包子。但他又分外感谢那个包子店，在那里，他和武润琼建立了友谊。

“120”急救车怪叫着驶到了楼下，他抱起武润琼，从楼梯上连滚带爬地跑了下去。

4

“哎，武神枪，有个叫王小波的在门外找你。”

刑警小王在门外喊了一声，又做了个鬼脸。武润宏正在看案宗，听到这一声，忙起身出了门。

武润宏的枪法很准，他钻研业务，发明了一种武氏握枪法，在国内军警界被视为法宝。同事们都尊称他叫“武神枪”。

武润宏今天上午一直有些心神不宁。

一上班，他就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打电话的人吞吞吐吐地问：“请问，您是武润宏先生吗？”

武润宏报上姓名，那个男人说：“我是王小波。我、我想单独和你谈一谈。可以吗？”



听到王小波三个字，武润宏一下子想起了那个短信，上面的署名就是小波。

他的脸不由得有些发烧，握话筒的手有点抖。因为王小波和吴小倩曾是初恋情人。

吴小倩对武润宏从不隐瞒自己和王小波有过恋情，有时和武润宏吵架了，她就故意打开一个小红包，坐在他面前翻着，以示对他的不满和抗议。

那个小红包里有王小波写给她的肉麻的情书和他俩恋爱时拍的一些疯狂的照片。

有一张是吴小倩把双手揽到王小波的头上，把他扮成“兔子”的照片，还有几张更疯狂，吴小倩骑在王小波的脖子上，上面甚至还有题目，叫什么：“猪八戒背媳妇。”

对这一切，武润宏不像其他小器的男人，斤斤计较。他觉得吴小倩最终嫁给了自己，没有必要纠缠她过去的个人感情史。谁没有过去？谁没有初恋呢？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虽然不计较她，可吴小倩自己却拎不清，总用王小波像个镜子似的来比照自己的丈夫，不幸就照出了今天的结果。

“这个，我今天上午有任务……”他不想见这个人，觉得自己和他无话可说。

“不要紧，我可以赶过去，我只占用您五分钟的时间，您就当上了一回卫生间，给我五分钟嘛！”

他从未正面见过这个叫王小波的人，可却觉得他说话有些“痞”，有很江湖的习气。

“那……好吧。我在局里等你。”放下电话，他怎么也猜不出王小波找他有什么可说的。

既然他在手机的短信中气势汹汹地向他挑战，那么今天他来的目的，无非想让他出让吴小倩了。武润宏想：那他就太愚



蠢了，和一个丈夫这样谈判，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武润宏出了办公室一进入走廊，就看见一个时髦的男子站在敞开的窗前，等着他。

用时髦来形容女人，说明女人的靓丽；可一个男人让人感到时髦，就说明他有些女性化，甚至有些轻浮。

王小波从头到脚都是名牌，更让武润宏惊讶的是，他衣服从牌子到颜色，都仿佛出自吴小倩之手。

因为很明显，他和吴小倩穿的全是一个牌子的情侣装。

武润宏对衣服之所以有点常识，是因为小倩太爱穿戴了。每买一件衣服，她都要喋喋不休地告诉武润宏，这是什么“苹果牌”，那是什么“鳄鱼牌”，那又是什么“老人头”，还总缠着武润宏也去买上一套。

“润宏，你不知道，这些衣服都有情侣装，男式女式俱全，你总穿那么一身老虎皮，我怎么能把你带出门去？”

“我可不想穿得像个男戏子似的，让人嘲笑。”武润宏拒绝按吴小倩的标准打扮自己，惹得她大发脾气。

“你根本就是轻视我。你不做男戏子，无非诽谤我是女戏子啦！”

那么，眼前的王小波穿的就是吴小倩向武润宏推荐的那些情侣装。这个发现让武润宏心里更不舒服了。

王小波长得也有几分轻佻。他的眉眼清秀，目光活泼，嘴唇就像涂了口红一样艳丽，尤其是他的嘴边还有一颗黑痣。这种痣长在女人嘴边叫“美人痣”，长在男人的嘴边，就时时让人感到一种不舒服，使他的脸有了一种妖冶之气。

他整个人好像从一幅古代画走下来的亭亭玉立的古典仕女，可却又穿上了一身现代男装，让人有一种被颠覆的感觉。

王小波看来早就熟悉他，一见他出来，就风度翩翩地伸出右手：“武警司，您好！”

他居然还会识别警衔，让武润宏又多了几分警惕。

他和王小波握握手，不冷不热地说：“我们去小会议室坐吧！”

他预先从内勤小王那里要了会议室的钥匙，两人一前一后进进了房间。

刚一坐下，王小波就主动开了口：“武警司，打扰您了，不好意思。我这人喜欢直来直去，我今天的话有不妥当的地方，请您多多包涵。”

王小波讲话时，脸上的表情就像舞台上的美女一样，眉飞色舞，表情丰富，好像他面对的不是自己的情敌，倒是需要他讨好的一群观众。

尤其是他嘴角上的那颗讨人厌的黑痣，居然也有表情，随着他嘴角的上下牵动而上下跳跃，像一只黑苍蝇，弄得武润宏有些心神不宁。

凭着这几年和犯罪分子打交道的经验，武润宏觉得这个王小波不是等闲之辈。

他明知自己面对的是谁，却如此大胆地找上门来，而且毫无愧色。这样的人已经超出了常规，让武润宏像碰到了特别的罪犯一样绷紧了心中那根弦。

“有什么话你最好直接讲，我正在执行任务，时间的确不多。”

“好。我绝不多浪费您一分钟。”王小波又现出一个媚笑。“是这样的，武警司，我想请您做我的公派出国留学的经济担保人。”

他这话一出口，倒让武润宏怔住了。他没想到王小波会向自己提出这么个难题。

他知道：鉴于以前公派留学的担保人，在经济上并无责任，实质上只是个名誉担保人，这样的话，如果留学人员在国

外滞留一去不回的话，国家教委无力追回滞留人员留学的费用，也无法从担保人那里获得补偿。

因此，就出现了一部分公派留学生成了“飞鸽牌”，只要一踏出了国门，就割断了身后那根线，一去不复返了。国家因此损失惨重。

从1995年开始，国家教委改革了这一弊端，在部分城市进行经济担保的试点。

“对不起，我没有义务做这样的担保，你去找你的亲属吧！”武润宏冷冷地回绝了他。

他觉得这个王小波简直有点神经病。武润宏和他不仅非亲非故，而且还是一对仇敌，他若不是神经有毛病，怎么会想到找他来给自己做经济担保？

其实，武润宏还是小看了这个“古代仕女”一样的王小波，他实在是无比狡猾，这是他精心设计的一个阴谋。

“武警司，您看，我的亲属都在农村，土里刨食，根本就没有能力为我做担保，我父亲只有三间茅屋，是大土坯垒成的，能值几个钱？而且，是在东北的山区，资产评估公司肯定不会去山沟沟里搞评估，就是去了，也只不过估个三五百而已。”

“所以，你就想到了我，可我为什么要答应你？”

武润宏冷冷地望着王小波，只见他抬起嘴角，那颗黑痣又开始上下跳动了。

“武警司，我知道只有您肯帮我，因为只有您最希望我从这个城市，不，从这块国土上消失。对不对？”

他挑衅地看着武润宏，脸上的笑，不再是讨好而是威胁了。

武润宏心中一动。“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没别的意思，武警司。您是谁呀，您是堂堂大警官；



我是谁呀，一个音乐学院的穷教师。我和您不能比，也不敢和您比。可偏偏我的命苦哇！我和吴小倩有过一段情史，这您是知道的。我当时没有和她结婚，是怕她的个性。而您和她在一起生活了这三年，应该知道她的脾气。没有和您结婚之前，她总拿您贬斥我；可自从和您结了婚，她就来纠缠我。您说我怎么办？把她推出门去，她那人吃软不吃硬，何况，我们毕竟还有过一段情，最近她非缠着我，要和我重续旧梦……”

“你别说了。”武润宏听不下去了，“我已经看见你给她发的短信了……”

“哎，您千万别怪我，我只要是在国内，就不敢得罪小倩。她知道我这人的弱点，就威胁加利诱，我这人不太坚强，我一推脱，她就要去找我妻子，您说我有什么办法？所以——”

“所以，你就想出国甩开她？”武润宏没时间听他多啰嗦，截住了他的话头。

“对。您真是聪明人，武警司。您知道，小倩只能做情人，而不适合做妻子。我要是真和她成家，我家就得成了俱乐部，她得把马戏团的小丑哇、驯马师呀、耍狗熊的、变戏法的，全招到我们家来起哄，那日子就没法过了。武警司，我说的可是真心话。我真感谢您娶了她，让我清静了好几年哪！”

这王小波口若悬河，半真半假，让深知吴小倩脾气的武润宏还真有些可怜起他来了。

“那你在她手机上留的短信——”

“哎呀，武警司，我那是哄她玩的。我被她缠不过，干脆就来了个绝招：说只有她和您离婚，我才和她重续旧梦，我知道您是不会放开她的。您瞧，您是干什么的，专门玩人摆弄罪犯的。这吴小倩在您手里安安静静过了三年，说明您有高招，您就像那解毒片一样，啥人到了您手上，都得变乖。我知道她

一定不敢和你提离婚，也就等于救了我……”

这王小波真是一张巧嘴，他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把个武润宏也弄得晕头涨脑了。

“武警司，您看，这是我惟一能摆脱她，不破坏您家庭幸福的机会了，就求您成全我吧。也算拯救小倩了，她跟了您，可以享一辈子清福；她要是跟了我这样的，我写起那些上不着天、下不落地的歌词来，连自己都顾不上，还不得把小倩给饿死呀！”

这个正话反说、反话又正说，亦正亦邪的王小波，生生说活了武润宏那颗善良的心。

他的确是从吴小倩的角度上，开始动了心，想帮这个王小波做担保了。

他知道吴小倩最喜欢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也最喜欢这种华而不实的男人。如果让她跟着这个嘴角上长了风流黑痣的男人走了，她的一生也真就毁了。

于是，在王小波站起来向他告别的那一瞬间，他打定了主意：做这个担保人。

他不知道，自己从此落入这个王小波的圈套之中了……

5

半山寺坐落在青山绿水之间，飞檐红瓦在松柏间半隐半现，颇有超凡出世的仙意。

王思果先跑到了寺庙的大门口，向还在山路上慢慢走着的武润琼招招手。

“琼琼，不要着急，我先进去给你求一签。这里的签非常灵验。”

望着他跑进寺庙的背影，武润琼摇摇头，她真是拿这个傻

小伙子没办法。那天，如果不是他中途回家，自己就在那个漂亮的“大棺材”里永远安息了。可他偏偏把她救活了，这些天又寸步不离地守着她。

不知道他从哪里借来了一辆破面包车，天天拉着她游山玩水，今天又把她拉到半山寺，说要替她烧香许愿，让神灵保佑她的身体快点康复。

武润琼走到庙门前，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她在一块大青石台阶上坐下来，她又恢复了自己被查出病毒那一刻万念俱灰、生不如死的心情。心中暗忖：是不是艾滋病毒提前发作了？

“琼琼，进来吧，我已经烧了三炷香啦！”

武润琼摇摇头，仿佛要驱走那个可怕的回忆似的，举步和王思果进了大堂。

自从验证自己得了艾滋，她的心中充满了迷茫和仇恨。她是个守身如玉的人，除了和王亚琴的精神恋爱之外，从未有过不洁的性行为。

她恨那些引诱她吸毒又在针头上把死亡病毒传入她体内的家伙。

那是在海南的一个同乡会上，在一次醉酒之后，她被人劝着打了一针海洛因，从此，就一发而不可收了。

王思果递给庙里的僧人十元钱，拿过一个签筒，非让武润琼去抽。

“琼琼，你抽一支签，算算运气。”

武润琼默默地在心里许了一个愿：“佛祖保佑，让我的病毒能够晚发作几年，我还有许多想做的事没做，想报的仇没报哇！”

她闭目祷告之后，睁开眼睛，虔诚地抽了一支签。

王思果打开后大叫：“好哇！是上上签！”

武润琼忙拿过来，只见上面写道：

第七签：甲庚 大吉。

吕洞宾炼丹：

仙风道骨本天生，

又遇仙宗为主盟；

指日丹成谢严谷，

一朝须引向天行。

下面解签为：

天生富贵，又得神助，凡骨成仙，升腾之路。庶人遇贵，财物皆聚，百事大吉，何必疑虑？

道骨天生，夙有道缘也！仙宗主盟，仙阶得路也！指日丹成，创举当在指顾间，引领向天，身在云霄之上。上上大吉也！

看着这支千年古签，武润琼的眼睛湿了。

她平日里虽不求神拜佛，但在六神无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有对上苍生出一线希望，这支上上吉签，鼓起了她的勇气。

和王思果下山时，她暗想：也许上苍怜悯我，让王思果这个傻小子把我救下来，就是我命不该绝，我不能辜负上苍的美意，得好好活几年，在有限的时空里，干出一点有价值的事来。

她还记得那位皮肤科大夫的话。

“你现在只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据资料表明，病毒入侵人体，到出现症状，平均要有几年的时间，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除最初几个月里发烧外感染者本身无异常感觉。你很幸运，发现得很及时，如果马上采取‘鸡尾酒疗法’，生命就会

延长下去……”

王思果在路旁采了一朵小野花，拿在手里闻了闻，就给她别在衣领旁。

就在这一刹那，她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要珍惜生命，杀富济贫，多做好事，替天行道……”

她把那朵野花又取下来，拿在手中，眼神恍惚起来。

痴情的王思果不知道，就在这一瞬间，自己心爱的人心理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倾斜，就像眼前陡峭的山坡一样，她将裹挟着他，一路向犯罪的深渊滑下去。

6

从半山寺归来，王思果把武润琼接到自己的新房，开始傻乎乎地圆他的“新婚”梦。他哪里知道，自己的“假新娘”已经在半山寺换了一颗心，如今这颗心里，充满了仇恨。而且，她随时准备着胜利大逃亡，从王思果的新房里消失。

这几天，武润琼的行踪也很诡秘，只要王思果前脚一出门，她也立即出了门，白天一整天在外面奔波。

晚上，王思果还没回家，她已经回来了，像换了个人似的，一改平日里的沉郁，兴奋得像一只小鸟，在厨房里忙碌着，用口哨吹着快乐的小调。

“傻果果，来，把这盘凉菜端上去。”她亲昵地唤正在看电视的王思果，并把一盘红黄绿白相间、非常惹人食欲的凉菜递给他。

王思果幸福地傻笑着，望着灯光下她异常美丽的面庞，接过盘子，嗅了嗅味道，沉醉地闭上眼睛。

“琼琼，我梦寐以求的幸福终于来临了，当年咱俩在海

南穷得只能吃上一顿包子时，我就梦见今天的幸福生活了。”

他把菜端上桌，孩子一样用手拈起一撮菜，放到嘴里品尝着，脑海里又浮现出他和武润琼在海南包子铺里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海南的海洋大道上，有个海蛎子村，都市扩张后，村民们盖起高楼，靠向打工仔们出租房屋为生。这里住满了来海南淘金的外地人，王思果也在这里租了一间民房，住了下来。

由于打工挣的钱不多，他一日三餐不敢去饭店吃饭，就四处打探，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包子铺。

这里的一个大包子才卖四角钱，店铺的老板虽然围着脏兮兮的围裙，可他的包子却格外便宜，虽然皮厚肉少味道也平淡，但对于外出打工的王思果之流，已经是美食了。而且，玉米面粥是免费的，管够喝。

他每天晚上回到住处，便钻进包子铺，吃上四个包子，再喝上几大碗玉米面粥，用来喂养他的“发财梦”。

这天晚上，他刚刚在包子铺油腻的小方桌旁坐下来，要了四个包子，就看到门口一黑，闪进一个人来。

“老板，来四个包子两碗粥。”这熟悉的声音，让王思果浑身一抖，筷子上夹的包子险些掉在地上。

来人正是武润琼，只见她穿了一件白衬衫，外加高领T恤，没有打领带，纽扣半解，白衬衫的小衣领拉得高高的，眼神傲慢，一副叛逆奔放的形象。就像刚从酒吧或迪厅出来的样子，让王思果看呆了。

她端了包子走到和王思果相近的一张桌子旁，准备就餐之前，她脱下了T恤衫，紧身的白衬衫，包着她颀长的身驱，让王思果的眼睛就像被磁石吸住了一样，再也无法从她身上移

开了。

她显然没有发现王思果，而是香甜地吃着包子，看着她那狼吞虎咽的样子，王思果一阵心酸。

这么美妙的女孩，怎么能吃像他这种苦力吃的素食包子？他为她愤愤不平！

由己推人，他猜测武润琼的情形比他也好不了多少，更生怜悯之心。

他把自己的包子端到她的桌上，装成和她巧遇的样子，大大咧咧地说：“怎么，你也喜欢吃这里的包子？”

武润琼在小包子铺被他撞见，少了几分骄傲，沉默地点点头，她心中却在叫：“完了，到底被他摸到了根底，一会儿出去可怎么甩掉他呢？”

王思果已经顾不得吃包子，他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从家乡到海南来的许多不好的感受，受到的种种委屈，说来说去，倒把武润琼的一颗心说软了。

她想：是啊，同是天涯沦落人，相见何必太防备？

武润琼出生于书香门第之家，从小被父母逼着饱读诗书，不仅出口成章，胸中也是装满了古诗词一类的玩意儿，这些东西不能帮她度过“性倒错”的难关，倒使她更为多愁善感，敏感得像小风车一样，时时受到风吹雨打。

其实，她当时还不知道王思果已识破她女扮男装的真面目。她害怕他，主要是出于一种生理上的厌恶：她讨厌男孩子，尤其像王思果这种人高马大男性十足的家伙，性变态心理让她只能接受非常女性化很娘娘腔的那种小男人。

但接下来，她的经济窘迫让她对王思果有了一些松动。可她还是给他设下了一条鸿沟。

“喂，你来海南，想挣多少钱？”她吃完了包子，用一块纸

巾擦擦嘴角，顽皮地一笑。

“这个……挣个一万两万的，我、我这人不贪财。”

“什么，才一万两万？那你干嘛跑到这里来，在家乡卖爆米花，一年也能挣个一两万。”

“那……你想挣多少钱？”王思果睁大了眼睛，像个纯粹的乡巴佬一样追问她，嘴角上还沾了些玉米糊糊。

“不多，一百万到五百万！”她又顽皮地一笑，开始埋头稀里呼噜地喝粥。

王思果叫起来：“挣那么多钱，得干到哪年哪月呀？再说，一百万，咱们一辈子，不，三辈子都花不了，我爸爸工资一个月二百元，一辈子也就挣个三万五万的。”出身于工人家庭的王思果不贪心。

“你这人怎么这么胸无大志？三万五万就够活一辈子？我呀，挣了钱要建一所学校，办一个敬老院，我喜欢儿童和老人。”

就她这一句话，让傻乎乎的王思果记在了心头，为了这句话，他飘洋过海，到国外去打工，受尽了波折和磨难。当他带着百万家财回到她的身边时，她已经另有所爱了。

王思果甜蜜地回想着所谓的“亲密接触”，发现武润琼又端上了好几盘菜。

“哎呀，琼琼，你今天是怎么啦？你可别宠坏了我，我要是吃馋了嘴，天天想吃好的，就麻烦了。”

武润琼在心中冷笑道：“哼，傻果果，这是我和你最后的晚餐……”

王思果香甜地吃着，未发现武润琼眼光中的异常。

他又喝了几杯啤酒，便觉得困得睁不开眼了，摇摇晃晃地走到他的卧室去睡了。

武润琼则进了自己的房间，提起笔，开始给他写了一封



变性美人

Bian Xing Mei Ren

“遗书”。

她坐在惨白的灯下，一边写，一边用手擦着泪，离开这个好心的傻果果，她不是不难过，可是，她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第五章 敬老院院长之谜

1

晚上，吴小倩坐在母亲家的客厅里，脸上糊满了黄瓜片，正在闭目养神，忽然听到有人叩门，她知道是武润宏找上门来了，故意磨蹭了好一会儿，才去开门。

武润宏在外面一边等待，一边心里却在盘算着，到哪里去找那种特别的肥皂，因为下一步，他要协助省里的子弹专家做试验。

吴小倩懒洋洋地拉开门，故意不看武润宏，转身又回到沙发上，拿着一面镜子，摆布脸上的黄瓜片。

“倩倩，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家，妈妈呢？”

武润宏渴望岳母在身边，给他敲边鼓、打圆场，才有希望把吴小倩动员回去。

吴小倩看到他怀抱的玩具，就知道是自己的母亲给他出的主意。

吴母非常喜欢武润宏，当初吴小倩在武润宏和王小波之间徘徊，是吴母帮她决定选择了武润宏。

“倩倩，你还年轻，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等到知道时后悔就晚了。我看选情人，王小波合适，整天花样不断，可那是戏剧，不是生活。婚姻是很具体的事，只有找一个人品好、性格好的男人，你才能终生幸福。我看小武最合适。”

吴小倩不同意，和妈妈顶嘴。

“我和王小波才和谐呢，我俩都是外向的人，心有灵犀，一个眼神，彼此就知道想的是什么；和小武就不行，他太内向，脾气太绵软，我想和他痛痛快快地吵嘴都吵不起来，生活肯定乏味。”

“你说的正好相反，夫妻之间不能太相似了，而要相反的性格才能互补。你看我和你爸爸，一个直性子，一个慢性子，配合的多好！我们出版社的人都羡慕我和你爸爸的幸福婚姻，还向我们讨‘秘诀’，我就告诉了他们这个‘相反性格’的秘诀，那些听了我的劝告并执行到底的人，都过得很幸福嘛！”

吴母是个绝顶聪明的女人，吴小倩很敬佩母亲，就听从了她的劝告。

今天不巧，吴母晚上在单位加班没有回来。武润宏在屋里巡视一遍，未发现岳母的身影，只有岳父一个人在书房里写大字，他只好硬起头皮，单兵上阵了。

“倩倩，你看我给你买的玩具，你知道它叫什么吗？”

武润宏把三个“流氓兔”全推到吴小倩的身边，笑眯眯地拿起一个最小的，在手上把玩。

吴小倩却不屑地一撇嘴：“武润宏，你别来这一套。想收买人心，已经晚了！我被你浪费了三年的青春，三年呀，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你用三个兔子就想补偿我？做梦吧！”

吴小倩已经打定主意和武润宏离婚了。

王小波最近正在办出国手续，他们商量好，只要他在国外一立足，就把她接出去。

“你得和你那个刑警老公先办了手续，不然我可不敢带你走，他别勾结国际警察来抓咱们。至于我家那个废物，只要我一出国，她找不到人了，也就没了辙，咱俩就在国外喜结良缘。你说好不好？”

王小波早就向往国外的生活，说艺术家只有到国外才能自由创作，只有中西方文化结合，才能出大师级的音乐家。

吴小倩被他的花言巧语迷惑，一心和他做着出国梦，根本不把每天蹲坑守候破案子抓逃犯的丈夫放在眼里。她不想再过枯燥而又提心吊胆的“警嫂”生涯，决心做一个“大师”的伴侣，和王小波占尽人生风光。

武润宏不知道她这一肚子小算盘，还是耐着性子说服她。

“倩倩，我知道我这几年欠了你不少情，可我不是故意的。你看，我这个工作就是这种性质……”

他的话还没说完，吴小倩就用手塞住了耳朵：“不听不听，小狗念经！”

她最讨厌武润宏和她提工作，一听他说什么犯罪心理学、刑侦案例之类的话题就头大如斗。

武润宏只好闭上嘴巴，等她把手从耳朵上拿下来，他才正色说道：“王小波找我了，我答应给他出国做担保。”

这话就像一发子弹，把吴小倩击中了。她不再撒泼，而是怔怔地说：“什么，你、你同意了？”

“对，我同意了……”

吴小倩的眼睛迅速地转动着，不知道丈夫为什么如此慷慨，竟然答应为情敌做财产担保？

更让她惊讶的是：王小波怎么敢找武润宏，让他替自己做担保？

“他、他是怎么对你说的？”吴小倩的口气软下来。

她既担心情人如此办是何居心，又怀疑武润宏答应他，有何用意？

她的心中真像俗语所说：好像有十五只吊桶在打水，一时间七上八下的，不能平静……



吴小倩等武润宏一走，就拨通了王小波的电话。

“小波，你搞什么鬼？让武润宏给你做担保？”

王小波在电话里笑得像鸭子叫。

“呱呱呱，傻小倩，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有多么聪明。我们想出国，不找到担保能出得去吗？”

“那……你为什么偏偏找他？”

吴小倩知道王小波神大鬼大，怕他捉弄丈夫，毕竟她和武润宏同床共枕了几年，还是有感情的。自己虽然要和他离婚，可也不能坑了他。

“唉，这个你就更不明白了吧？他是大警司，担保有人信哪！”

“小波，我不同意你这么做。你抢了人家的妻子，还要骗他的房子，让他人财两空，这招儿太损了吧？”

吴小倩边照镜子，边打量着自己的仪表，突然觉得自己胸部已经不丰满了。

“哎，咱们是暂借，怎么是骗呢？等我在美国挣了大钱，就还给他，不就一栋房子，十几万元吗？”

吴小倩隐隐觉得哪里不妥，还想说什么，王小波立即说：“好吧，你不让他给我担保，我就出不了国。我们系这个名额，可是千年等一回，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了我的导师，让他极力推荐我，我过关斩将，非常不容易地得到了这个机会……”

王小波在大学期间，学业优异，在各地的音乐刊物上，发了不少作品，有一张 MTV 还获了一个全国大奖。大学毕业后就留校任教了。

这次，系里有一个去美国深造的名额，学期是一年。

“小倩，你还是跟武润宏有感情啊，为了维护他的利益，连我都可以牺牲，好啦，我别在这里自作多情啦！”

王小波把电话“啪”的一声放下了。

吴小倩怔怔地站在电话机旁，心中上下翻腾。

她知道王小波打的是什么鬼主意。他是想斩断她的后路，让她再也不能在两个男人之间玩游戏了。

吴小倩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她希望每一天的日子都有所不同。她用武润宏去激将王小波，又用王小波去挑战武润宏，无非是想寻找刺激，让平淡的婚姻和平淡的爱情重新泛起波澜。

她的生活逻辑是：找一个爱自己的做丈夫，再找一个自己爱的做情人。

可王小波却想把她领出国，“独占花魁”，迫使她必须作出选择。

前几天，她被武润宏的宽宏大度激怒了，跑回了娘家。可吴母是个深明大义的女人，竭力劝她回去，让她又有些犹豫了。

过了一会儿，王小波再次打来了电话。

“倩倩，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告诉你吧，武润宏已经答应给我担保了，你自己想想为什么吧？”

“为什么？”吴小倩是个不太会用脑子的人，在该用脑子的时候，她用的都是感情或者是美貌。

“这你还不明白？你想啊，他本来应该恨死我了，可他却给我这个情敌做担保，为什么呢？是为了摆脱我们。他知道，我走了，你能老老实实地等在国内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还什么意思？倩倩，你可真是脑子进水了。你和我的事，早晚会打上法庭。那么，让一个男音乐老师抢走了他的妻子，

一个大警司多丢面子呀？所以，他就干脆顺水推舟，把咱们送走了，眼不见心不烦嘛！”

“什么，他跟你说了这层意思？”吴小倩用手缠绕着电话线，心中涌起一股酸溜溜的味道。

“这还用明说吗？小倩，你就别死心眼儿护着他啦！他要是对你还有一丝感情，就不会为我担保，我就是用这个来试验他，结果，他想了想，就答应了我。我真是恨死他了，他对你可以说毫无感情，巴不得我把你带到天涯海角，只是别丢他的脸就成了。”

王小波在电话里恶意地笑了。他知道吴小倩长了个猪脑子，早让他给耍糊涂了。

他在夫妻之间这么一反一正地表演下来，既离间了两人的感情，又达到了自己的罪恶目的，可谓一箭双雕。

也算他运气好，偏偏遇上了武润宏这个君子和他的头脑简单的妻子，才让这个小人的阴谋得以实现。

吴小倩放下电话，呆呆地站在那里，眼角淌下了两滴泪水。

“姓武的，你真是铁石心肠，你竟然这么轻视我，我、我会让你后悔的！”

她操起一把木梳，忿忿地向镜子里砸去。

3

王思果一觉醒来，已是红日东升，又一个艳阳天了。

他记得昨晚和武润琼商量好了，今天陪她去医院，把五十多万元的手术费取回来，中止这场可怕的变性手术。

他为武润琼终于改变了主意而高兴，却不知道她不做变性手术，是因为身染绝症病毒，这远比变性更为可怕得多。

他边穿衣服，边侧耳倾听，大厅里没有动静。武润琼以往起了床就会打开音响，合着拍节做一段健身操，然后就会稀里哗啦地在卫生间里洗澡刷牙，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洗冷水澡。

可今天屋子里静悄悄的，他看看表，已经是七点一刻，每天她这时早就起床了。

不过，他也没有在意，抓过衣服三下两下套在身上，开门出去，用冷水洗洗脸，就去武润琼的门上用手抓抓挠挠，发出小狗扒门的动静，这是他俩常做的游戏。

里面没有动静，王思果有点吃惊，手上一用力，门就开了，反倒把他吓了一跳。

武润琼为了掩饰女儿身，长期以来，养成了一个很严谨的习惯，睡觉时把门锁得紧紧的，谁也别想贸然闯进去。

王思果从门缝中没看到什么，惊异之下把门一下子推开。只见床上空无一人，被褥叠得好好的，可台灯却亮着。

王思果惊异地叫起来：“琼琼，琼琼——”

他仓皇地跑出卧室，明知不可能，却不甘心地去厨房、阳台、卫生间里找了一圈，最后又回到了卧室。

“灯还亮着，难道她昨天晚上就走了？”这个傻小子猛然想起了昨天她过于热情的那顿晚饭，发现自己上了当。

他走到亮着的台灯前，发现灯座底下，压着两张纸。

他快速抽出来，只见上面是武润琼那一贯向左倾斜的清秀的字迹：

傻果果，原谅我不辞而别！我实在是不得不如此。

尽管我们的相识是一个错误，三年的友谊是“红粉战友情”，但我还是非常感谢你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和我共度的一段好时光。

我注定不会属于任何一个男人，因为我是个男人，悲惨地

住进了女儿身，我有难以向人启齿的尴尬。

因此，我才冒着生命危险去变性。如果我能成功，我也许会有一线生机，返回男儿身，重新开始生活，尽管那也是残缺不全的生活。

但命运对我太苛刻了，它连这个机会也不给我。我查出了“绝症”，一种超级癌症，我只好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果果，你是个好人。找个好姑娘，别虚掷了你的青春和爱情！

忘了我这个不男不女、半人半妖的东西吧！我会在天堂或是地狱里为你祈祷。

永别了，果果。

多保重！

琼琼绝笔

王思果匆匆读完这封信，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眼中一片迷茫。

记得他把切脉自杀的武润琼送到医院急救后，那个大夫曾经嘱咐过他。

“你妻子有严重的忧郁症，这种人一旦有自杀倾向后，还会连续做傻事，你一定不要放松警惕，她也许会再次轻生。”

王思果听得面无人色，以后的几天里，果然是寸步不离武润琼的左右。

可时间一长，他和武润琼又恢复了常态，以为她的病不要紧了，医生给开的治疗忧郁症的药也用完了，便放松了警惕，岂料，悲剧就在此时发生了。

他呆坐了一会儿，脑子才慢慢活动起来。

“不行，我一定要找到她。上次她是切腕自杀，这次不知用什么方法，反正我活得见人，死得见尸！”

这个大老粗其实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他在自己家中没发现武润琼的踪迹，心中反倒有了一丝安慰。

“说不定，我还会在哪里找到她，把她救下来。”

王思果就有这样的痴劲儿，其实，武润琼和他在包子铺里吃包子时，已经明明白白把他拒于千里之外了。可他却天真地以为：武润琼爱钱，不理他是因为他是个穷光蛋。于是，他一门心思去挣钱，甚至飘洋过海到国外去打工，想求得她的爱情，和她上演了一场场感人的悲喜剧。

4

早上，八十一路车上人很稀少，只有王馨娟和妹妹王馨凤坐在车上。

“馨凤，这个车上的人怎么这么少？”王馨娟愁眉不展地问妹妹。

“唉，这趟车的终点站是火葬场，人们都嫌不吉利，不是死逼无奈，谁也不爱坐这趟车。”

王馨凤听一个病人说过，她那天就是坐了八十一路车，一上来就困了，打了个盹，被拉到了终点站火葬场，回来就犯了心脏病。

王馨娟那天在火葬场没找到丈夫的遗体，心里总是有一块心病，每天都做梦，梦见丈夫一个人蹲在一个大棺材里，说有人要害他。王馨娟伸手要去拉他，他旋即化作一缕青烟，不见了。

王馨娟吓得从梦中醒过来，认为是丈夫的亡灵没有得到安息，所以才频频托梦向她呼救。

丈夫的遗体失踪，火葬场方面始终不承认，一口咬定是火化了，却又拿不出骨灰。王馨娟一想到丈夫英年早逝又连骨灰

都没有留下一捧，就心痛如绞。

今天，她又拉着妹妹，要和殡仪馆的领导讨个说法。

殡仪馆的另一个头头接待了她们，他怕家属把事情闹大，于是息事宁人地和她们商量。

“您丈夫肯定是火化了，这个你们不必怀疑。我们可以免收您的火化费，再给予适当的赔偿。”

王馨娟悲哀地说：“你说火化了，有什么证据？怎么我出了门不到十分钟，就会火化了一具遗体？你们火葬工口口声声说火化一具最少要五十分钟。”

“您不要纠缠这些细节问题好不好！那个早死的小男孩，他父亲也说我们将尸体搬离了殡仪馆，可他却拿不出证据。最后，我们同意给那个死孩子做尸检。”

王馨娟从晚报上看到了那则消息，是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医亲自做的尸检，得出了具体的结论是：死去的孩子除衣服、头发之外，尸体并无其他损伤。

后来，殡仪馆希望以协商方式解决这起纠纷，免收火化费五百元，又赔偿家属一万五千元，家属最后只好表示同意。

王馨娟却不想照此办理，她质问那个头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赔偿问题，你们给我的精神上造成了创伤，让我丈夫的亡灵不得安宁。”

王馨凤在陪姐姐来之前，从网上查阅了大量关于公民死后的善后处理问题。她见姐姐红了眼圈，说不下去了，就在一边接过话头来。

“你们殡仪馆太不像话了。为终止的生命善后，是人类的文明标志之一，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虽然以不同的方式处置亡故者的遗存，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尊重亡故者。”

殡仪馆的头头被她说得有些坐不住了，一会儿用手推推杯子，一会儿又挠挠头皮。

王馨凤接着说：“在国外，殡仪馆非常尊重遗存，把它看成是人格的延伸和保护。他们对于死者是非常尊重的，从接运遗体、化妆，再到遗体告别，直到遗体进入火化炉焚化取出骨灰，这样一个流程，一般都有六七个人照顾一具遗体。可你看看你们殡仪馆，是一个人每天处理六七具遗体，这怎么能照顾得好？”

殡仪馆的头头听王馨凤说得条条在理，只好大念苦经。

“哎呀，我也没办法。这个工种很特殊，根本就没人愿意来干殡葬工。我们全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中，科班出身的，也就是民政殡葬专业毕业的只有一个人，其他的工作人员都是非专业的，基本上没经过什么培训，来了就上岗。所以，经验不足，工作态度就难免出错，请你们多谅解。”

“对那个剪小孩头发和衣服的工作人员，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王馨娟非常讨厌那个四十多岁的火化工，觉得丈夫的遗体失踪，就是他搞的鬼。

“这个——”殡仪馆头头迟疑了一下：“他平日里工作很好，在这里已经干了八年了，一直勤勤恳恳。”

“你们以前不知道他迷信吗？”

王馨娟觉得殡仪馆的领导太不称职了，怎么会安排迷信思想这么严重的人来当火化工呢？

“这个，我知道一点。他曾找我谈过一次话，说他自从干这份工作以后，总是无端地感到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疼，想调离这个火化工的岗位，可我给他做了工作以后，他就很愉快地安心工作了。”

其实，那个火化工根本就不安心工作，他常常把好几具尸体一起烧，早早就关上火化炉，偷工减料，极端不负责任。

“这次，我们要把他调离，给他处罚，那小男孩的赔款额

的百分之三十，要由这个火化工承担。”

王馨娟和妹妹又和那个殡仪馆头头争论了一会儿，他们就按照男孩的例子，答应赔偿一万五千元。同时，给了王馨娟一个骨灰盒。

王馨娟看到那个不知装了谁的骨灰的盒子，无论如何不敢去接，她哭泣着说：“这事不算完，我要求你们一定要查出我丈夫遗体的下落，你们用这个不知是谁的骨灰来冒充我丈夫，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王馨凤怕姐姐呆久了更受刺激，忙把她搀扶出来。

“姐姐，你要节哀。人死不能复生，姐夫反正死了，有没有骨灰，你也别太较真儿。周恩来那么大的总理，都把骨灰扬到江河大地上去了，你就当你也把姐夫的骨灰扬了，好不好？”

王馨娟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在妹妹的胳膊弯里不能说话。可她心里却仍有一个巨大的谜团，她觉得丈夫的遗体，决不是被火化工和别人的叠在一起给火化了那么简单。丈夫年轻力壮，个个器官都完好无损，很可能被人盗走，另派用场了。

她也不相信关于火化工迷信的说法，迷信的人压根就不敢来做火化工。

那个小男孩被剪头剪衣，一定是另有原因！

5

夏日的阳光从绿色的纱窗透进来，照在插着微型国旗的办公桌上。市委秘书长仇乐天正在办公，秘书推门进来，一脸神秘兮兮的样子。

“仇秘书长，有一个陌生人，这几天总往常委值班室打电话，询问您是不是在办公室，是不是一个人在办公室。问他是谁，他又不肯讲。”

仇秘书长困惑地转转眼珠：“那，你就问他有什么事嘛！”

秘书为难地抓抓头：“问了，他也不肯说，只说有重要的事情，必须通过您来办。”

仇秘书长想了想，以为又是上访告状的，就说：“那好，他再来电话，你就把他的电话转过来。”

秘书答应着出去了，不一会儿，仇秘书长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他接听后，只听里面有个比较特别的声音说：“您好，秘书长先生，我能见您一面吗？我的事必须和您面谈。”

仇秘书长想了想，说：“好吧。今天下午三点，我有时间，你到我办公室来吧。”

到了约定的时间，仇秘书长的门被人有礼貌地叩响了三下。

仇秘书长对这个神秘兮兮的人物也起了好奇心，应声说句：“请进！”就眼巴巴地望着门外。

应声进来的是一个俊秀的年轻人，他手中提了一个黑色的皮包。

仇秘书长挥手请他坐下，来人却不坐，站在地中央，说：“秘书长，您一定要为我保密，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包括您的秘书。”

仇秘书长见多识广，并不以为忤，他笑眯眯地说：“你放心，我们市委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你有什么事，尽管大胆反映，我们为举报者保密。”

他从这个青年一身名牌的穿着上，猜出他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估计他反映的问题一定和某领导有关，不由格外重视起来。他拿起了内部电话，对秘书说：“于秘书，你写一张请勿打扰的纸条，贴在我的门外。”

他向青年做了一个手势，来人便从怀里先掏出了一封信，

递给了仇秘书长。

“秘书长，这是我打印的，就是不想让熟悉的人认出我的笔迹。”

仇秘书长更认为这是个举报人了，他接过去，又给他让了一次座。

“你坐吧，别客气，只要我的权限之内能解决了的问题，我不会推诿。”

他刚展开信，那人又把皮包打开，把一沓沓的人民币从中掏出来，一共摆了五十沓。

“这是五十万元人民币，我本来想把钱从外地汇过来，可是，这样很容易通过银行查到帐号而泄密，所以，只好直接拿过来了。秘书长，您是市政府的高级官员，您要代表政府给我一个保证，一定不要披露这件事。”

仇秘书长被他一连串反常的举止弄得更加困惑了。

“可是，你得告诉我，你是谁？还有，你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来人这时笑起来，露出一排极为整齐的贝齿。

“您看，我没和您这么高级的官员打过交道，有些不懂程序。我叫范振云，是南方人，可我的父亲出生在咱们市，这里是他的故乡。一年前他去世了，我给他送终时，他有一个遗愿，嘱咐我一定要回他的家乡办一个敬老院。这五十万元就是他多年的积蓄。”

仇秘书长这才松了一口气。方才，他以为这个青年是检举人，看他拿出一大笔钱来，又以为他是个行贿者，听他说完，他才明白了一切，不由得笑了起来。

“哎呀，办敬老院，这是件好事，您为什么要保密呢？”

“是这样，秘书长。我父亲的老家是这里，他有许多三亲六故。如果知道我父亲把遗产捐给了政府办了敬老院，一定会

有意见，他那些哥哥、弟弟包括哥哥、弟弟的儿子、孙子，都会去我家搅个没完。他们都生活在山区，都穷得丁当响。”

仇秘书长听他说的在情在理，不由得频频点头。

“我父亲这一辈子，最讨厌的就是懒汉。他老人家当年一个人南下去淘金，挣了不少钱，就把侄儿侄女们弄了出去，可您猜怎么着？”来人像一个说书的一样，到这里还卖了个关子，等着秘书长问他。

“怎么着？”

“他们去了三天，就纷纷叫苦叫累，说我爸爸太黑了，把他们当长工使唤，他们又一个个跑回家了。我父亲写信打电话叫他们回去，他们说：‘俺不去了，宁可在家吃窝窝头大咸菜，也不去你那里起五更爬半夜地干活，我们这里活得多舒服哇！一年就春天种种地，秋天收收粮，冬天和夏天干等着晒太阳……’你看，就是这些人，我父亲怎么能把钱给他们继承呢？”

仇秘书长被他生动的讲述感染了。“你讲得好，咱们这地方之所以不如南方发达，就是家乡人的观念不行。你的亲属就是我们这里人的典型代表。”

“所以，秘书长，我直接来找您，就是想让您给我一个合适的地方，我用这五十万盖一座楼，办个敬老院。我父亲对这块土地很有感情，他说要让家乡的父老乡亲病有所治，老有所养。我们不以盈利为目的，敬老院的收入，完全投入再建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本人就任敬老院院长，其他的工作人员，除了医生以外，从本市下岗职工中招聘。”

仇秘书长又去看那封信，只见上面情真意切地写道：

家乡的父老官们：我是一名工程师，党和人民培育我上了大学，我当年上大学的钱，是村里的人一分一毛给我凑上的。

我工作了几十年，没有多少积蓄，只是近几年喜逢改革开放，我又有了二度青春，挣了一些钱，想办个福利养老院。我愿让我的儿子替我完成这个遗愿。就算我为家乡人民尽一份心意。请不要查究我的姓名，因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仇秘书长看完这封信，觉得虽然有些文理不通，但意思很明了，便答应了来人的要求，说他将很快和民政部门联系。市里本来有几个敬老院，都在各乡镇，比较分散，可以再在市内征一块地，再建个敬老院。

“好啦，您叫什么名字啊？”仇秘书长又问来人：“这个不保密吧？”

“我叫范振云，您叫我小范好啦。”

“小范，我给你写个便条，你去找民政局长联系一下，好不好？他会和你具体商量这件事。”

从秘书长的办公室出来，关上门，这个打着范振云旗号的武润琼调皮地对着那扇门做了一个鬼脸。现在，她摇身一变，就成了王馨娟死去又丢失了遗体的丈夫范振云了，她的身份将是敬老院院长。

她很为自己的旗开得胜而沾沾自喜。

因为有秘书长的便笺，民政局的周局长很热情地接待了她。并表示市里有一处敬老院正愁没有资金扩建，他问武润琼是否愿意和政府合办这个敬老院。

武润琼想了想，说：“合办可以，但必须我任院长。因为我要保证我父亲的资金全部用于老年人身上，而不是像其他捐资人那样，不知道钱去了哪里。”

“可以，可以。这个院长已经快退休了。不，他已经是超龄使用了，你去了他正好退休，让他带你一段时间就是了。”

就这样，武润琼以范振云的名义，成为本市第三敬老院的

院长。

当天下午，民政局周局长亲自开车，送他去敬老院。

“我顺便说一句啊，这个敬老院，也不光是老人，还有残疾儿童——”周局长边开车，边向她介绍情况，“老院长姓杜，你去了，他会向你介绍那里的一切情况的。”

武润琼从小车里望出去，只见田野上一片阳光灿烂，六月的东北平原上，绿油油的秧苗像鸟雀翻飞，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想到这个美丽的世界，只容留自己七八年了，她在心里长叹一声，暗自嘀咕：“范振云呀范振云，你替天行道多做善事吧，也许能再多活个七八年，也不一定呢！”

6

王思果这些天就像一个梦游人一样，追着武润琼可能会走过的踪迹，到处寻找。

他最先跑到了医院，像一头笨熊一样撞开了宋医生的门。

宋医生正和护士长谈一个变性人的术后护理，一见他进来，忙笑脸相迎。

“哎，王先生，您好！”他伸出手去，王思果却根本没有和他握手的意思，他只好又把手收回来，放到脑袋上自我解嘲地说：“对不起，我也许应该像对待女士一样，等您先伸手。”

王思果却没有心思和他来绅士的那一套，他气喘吁吁地说：“你看到武润琼没有，她又失踪了。”

“什么？”宋星月对这个大汉的话已经不太相信了。“王先生，您千万别再吓唬我。上次你说她失踪了，其实，她不过是去别的医院做了一下艾滋病毒的检测！”

“这次是真的失踪了，她还留下了遗书！”

王思果并不为上次行为而后悔，他还是恨这个宋博士，

觉得都是因为他，武润琼才会连连出事。

他把那份遗书从口袋里掏出来，“啪”的一下拍到了宋博士的桌子上。

“你自己看一看吧，都怨你非给她做什么该死的变性手术。现在可好，她又说自己得了什么绝症，都是变性术扰乱了她的心智。她身体那么好，壮得像个小伙子，哪里会得绝症？我看哪，八成是她还想变性，用这纸遗书骗过我，过几天再回来找你。”

宋星月没听他唠叨，只是拿过遗书，读完之后，他的脸上顿时变了颜色。

“不好。一定是她的 HIV 检测有了问题，她才轻生。天哪，我应该预先想到这一点。”

他的话，又引起了王思果的误会。

“你说什么，什么 H 什么 V 检测？”王思果以为自己抓到了一线希望，目不转睛地盯住宋博士。

“我给她做手术时，发现她有过吸毒史和同性恋倾向，就怀疑她可能染有艾滋病毒，劝她去做一个检测，这个检测叫 HIV 检测，她一定是查出了艾滋病毒……”

王思果只觉得头皮发麻，一听到艾滋病毒的字样，他就感到浑身发冷。

“你是说，她、她得了艾滋病？”

“这个，还不能肯定。我们必须知道她去哪个医院做的检测，检测结果是阴性还是阳性，才能断定。她这遗书上所说的绝症，很可能就是那种病！”

王思果听到这里，不由得握紧了拳头。

“你胡说。她不会得艾滋病，闭上你的乌鸦嘴！”

“王先生，您别这样。您能不能冷静一点，先告诉我，她是去哪家医院做的检测？”

宋博士此时感到事态严重了，他断定武润琼此时真正是遇到了大麻烦。

王思果却大声嚷嚷起来：“你别替她打马虎眼，她不可能是那样的。这些天，我跑遍了可疑的地方，江河湖海，枯井悬崖，都没有她的踪影，就连交通大队和医院的太平间我都去了，她没死，她又藏起来了……”

“那……就更说明她真正遇到了大问题。我们给她做麻醉时，发现麻药引发了她的毒瘾，您不懂，这种吸毒的青年，很容易从针管上感染艾滋病毒！”

“你别胡说，我不相信她吸毒……”

“您可以不相信。但我不是凭空捏造，我看过她的胳膊上有打过毒品密密麻麻的针眼。”宋博士觉得只有说服面前这个莽汉，才能找到武润琼的藏身之处，给予她帮助。因此，他耐心地说下去。

“另外，她还有一个同性恋的性伴侣，叫王亚琴，为她投江殉情而死，这更让我怀疑，她会有高危性行为……”

“你他妈给我闭嘴！”王思果怒不可遏地叫起来，“我不想听你胡诌。你别以为武润琼死了，就可以随便编排她，给她的头上扣屎盆子。我最了解她，她是个最纯洁的好姑娘，哪里会有那些丑事！”

武润琼对于王思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他再也不听宋博士的话，气冲冲地一摔门就跑了出去。

宋博士慢慢地坐到椅子上，用手捂住额头，喃喃地说：“天哪，但愿都是我胡说八道，但是……”

王思果跑出几步，又扭身回来，拉开门，对宋博士吼道：“你给我听着，如果她和你联系，你立即通知我。如果你敢背着我给她再做手术，小心你的狗头！”

宋博士不提防他去而复返，弹簧一样从椅子上跳起来，听



完他的话，忙说：“哎，你也给我留下通讯地址，你有了消息，也一定告诉我！”

王思果努着嘴巴极不情愿地给宋博士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宋博士万万想不到，不久，自己就会收到这个莽汉的消息：一颗邮寄的炸弹！

7

就在王思果发了疯似的满世界寻找武润琼的时候，她却像一棵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飘泊到了全市最杂乱也因此最隐秘的棚户区隐居下来，成为“超生游击队”们的邻居，和那些“黑人”们住在了一起。

租房子的時候，她用的名字叫范振云。

盗用那个死去且连遗体都不见了的女人的名字，武润琼是想做两件大事：杀人和济世。

她搬进租来的三间房后，第一个晚上，就在日记里写道：

范振云，你现在既是男人又是女人，既是魔鬼又是天使，我要你替天行道，杀富济贫！你要从一个已经没有了的人中生出一个人来。你要变成一个五彩的谜团，让世人眼花缭乱：看见你，却不知道你是谁！知道你是谁，却又不认识你的本来面目。哈哈，范振云，为我争光去吧！

尽管写着这个死去的人的名字，又大声呼唤他“复活”，令她在夜阑人静时有些毛骨悚然。可是，她觉得自己安全了，她这回借尸还魂终于成为了一个“男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范振云，你只有几年的生命了，艾滋病毒已经在你的血液里蠢蠢欲动，你要抢在死神的前面，干你想干和应该干的事。几年，足够你去作恶和行善的了！哈哈！”她一边狂笑，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那天在病房里，王馨娟把她当成自己的丈夫错认，一开始只令她感到好笑。

可后来当王馨凤喋喋不休地告诉她，她和姐姐如何去殡仪馆寻找范振云的遗体，如何和殡仪馆的领导交涉的一连串故事时，她开始入脑入心了。

“我姐夫长得跟你简直就是一个人。不过，他可不如你，他是个色鬼。这不是嘛，真叫报应啊！他生前好色，死了连尸首都没了，我姐姐想留他一捧骨灰都得不到。人哪，千万别荒唐！”

王馨凤是个饶舌的姑娘，她对武润琼又有说不出的好感。于是，把她姐夫范振云的工作单位、家庭情况，甚至爱好和好色的丑闻，一股脑儿地都对她说了。

于是，武润琼在想“替天行道”的时候，就一下子钻进了这个死鬼的外壳，公然以范振云的名字和面孔，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她租住的这个棚户区住房十分简陋，土坯房是用泥草和成的大坯垒起来的，一栋房子有一个大院，夹院子的栅栏，是一些高大的柞木棒子。

这些柞木，丛生在东北那高高低低的丘陵地带，被迫于生计的人们砍倒它之后，去根削叶，拖下山来，锯成两人多高，挖下半米多深的沟，把它们一一埋进去，中间穿上两道横条，左扭右别地栽成一排，就成了牢不可破的栅栏。

她住的这个大院，虽然有一溜五间大房子，可她这三间是独门；另两间里，住着一户姓贺的人家，夫妇俩带着四个超生

的小“黑人”。这户人家，给武润琼带来了无限的乐趣。

武润琼一向神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所以，看到自己租来的房子的院子里有“一分”多大的田园后，她就欣喜地荷锄下田了。

她的田园很小，就在房前的空地上，有四垄地，一垄十步长。武润琼种下了一垄辣椒，一垄黄瓜，一垄西红柿，一垄豆角，天天守望着多年的理想，盼望着种子快点发芽抽枝。

邻居的门口只是一条一米宽通往大门外的小道，无法翻土来种地，于是，一家六口人站在屋檐下眼巴巴地瞧着她。

他们一出现，武润琼就不能全神贯注地栽秧了，她开始左顾右盼，东张西望，自己嘀咕道：“奇怪，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孩子？”

看起来，这家男女主人不过三十岁，却领了一串娃娃，且都是女孩。大的有十岁，小的刚会走路，只有一块砖头那么高。

女主人，也就是孩子们的妈妈宽脸扁嘴高颧骨，身坯宽阔，站在那里像一扇门板。

而她的女儿们个个和她酷肖，仿佛有一个爱开玩笑的雕刻家，望见这几个女子后，随手揪了四团泥巴，按比例大大小小塑出了四个互相模仿的泥娃娃一样。

用泥娃娃来形容这些聚堆的孩子，并不过分。她们全都脏头脏脑，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四个孩子有两个赤脚，另外两个，一人拖一只船一样的大鞋子，显然是“门板妈妈”的，使她们看起来就像小老鼠拉木锨一样可笑。

就这样，武润琼种地，她们好奇地观看，对这群观众武润琼放松了警惕，全然没想到这几个人会对她的理想田园有什么危害。

开头的日子，一切都很平静。

隐居下来的武润琼，每天去敬老院上班，闲来无事时，就隔着窗子看着邻居的孩子在院子里玩耍，像看动物园里的小猴子一样有趣。

那常常是一场战争。

她们四个常常为两只大鞋子的归属，打得人仰马翻。在这场战争中，小的往往获胜，因为她会扑在鞋子上尖声哭叫，仿佛护住了自己的小命，死不撒手。

大点的便先软下来，一任小的拖着它在院子里“翻斤斗”。因为那大大的鞋子不能帮助她走路，只能成为她的“绊脚石”，使她不停地跌跤。

这一幕常常把武润琼的眼睛看湿、心儿看酸。她便猜测这群赤足的孩子的来历：穷得穿不上鞋子的一家，到底为何如此贫困？

那大点的女孩想来已经读书了，武润琼常见她把一只鞋子偷偷坐在屁股底下，那鞋子神奇地成为了她的小板凳——翻开一本书，埋头看起来。任凭那一块砖头高的小东西，咿咿呀呀到处翻找她的“绊脚石”。

“她居然会看书？”武润琼的书呆子气又发作了，她把一切读书人引为知己，“为什么从来没看见她背了书包去上学？”

然而，这种甜蜜的诵读只是一会儿的事。

只见“门板妈妈”从屋子里出来用手一指，说了句什么，她隔着窗子听不见。

那个大女孩就站起来，乖乖地拾起一个篮子，“门板妈妈”又扔给她一把生了锈的破菜刀。大女孩抓住那个砖头高正在疯狂地寻觅鞋子的小女孩，出门挖野菜去了。

大女孩当然不肯让本是小包袱样由她背着出门的小妹妹再抱一只沉重的大鞋子，不由分说，扯下鞋子扔到地上，背着她就走。



小东西尖叫着，用小手小脚踢打着姐姐的背。

门关上了，尖叫声渐渐远去。

武润琼长叹一声，想不到看人家的小孩戏耍也不轻松。

看着这一幕，武润琼又想笑又想哭。她觉得：中国人就是因为有太多“门板妈妈”这种人，才会如此混乱和贫穷。

她觉得自己的计划可以从这个愚昧的棚户区开始：毒死这些“小黑人”，别让他们父母那一辈子的愚昧，在他们的血管里流传下去。

她一边手托腮帮地琢磨着杀人计划，一边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第六章 首例“贞操大绑架”

1

武润宏从现场刚回到办公室，就连着接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王思果的，他高门大嗓地说他妹妹又失踪了，令他着实大吃一惊。

“哥哥，你的能量大，快动员手下去找一找吧！我反正是无能为力了。我估计，她是为了避开咱们这些亲人的眼目，想再去做变性手术。”

“不会吧。她已经去医院里，把那五十万的手术费拿回来了。”武润宏深知妹妹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思果，你别急，过些日子，她玩够了这种捉迷藏的游戏，就会自动现身的。”

“可她这次留下了一封遗书，这可不是开玩笑。她以前躲起来，顶多是不辞而别。现在写下了这么吓人的绝笔信，不像是开玩笑，倒好像出了什么大事！”

王思果粗中有细的分析，让武润宏也悬起了一颗心。

“思果，你说润琼留下了遗书？”

“是啊。她说她得了不治之症，不想拖累我和亲人们……”

听到这里，武润宏却放心了。“她一定是在吓唬你。思果，是你对她逼得太紧，她一直有心理疾病，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所以不能接受你的爱情，而你又偏偏不信邪，想用爱情暖化她那座冰山。思果，你别太固执了，通过这次变性手术，我

了解了她的确是有病，她这种病人，和男人在一起，就有一种同性恋的罪恶感……”

“大哥，你听我说完。我估计还是那个该死的变性大夫搞的鬼。他不知道和琼琼说了什么，让她开始疑神疑鬼，说自己得了艾滋病……”

不论王思果怎么说，武润宏都没往心里去。

他觉得这都是妹妹为了摆脱王思果这个“橡皮膏”情人的小把戏，居然用艾滋病来吓唬他，是为了让他死心。宋医生也说过，怀疑妹妹得了艾滋病，但那也仅仅是怀疑。

放下和王思果聊得都有些发热的话筒，他又接到了找一个找他的电话，一听那软绵绵的一声“喂”，他就知道又是王小波。

“武先生，如果您没改变主意的话，咱们今天就去公证处，好不好？我的协议书已经拿到手了。”

武润宏虽然很反感这个声音，但他的主意没有改变。

为了担保的事，他昨天下午特意去了王小波所在的音乐学院，找到了推荐他出国留学的导师，悄悄向他了解这件事的真伪。

王小波的导师很客观地向他介绍了这位浪子的情况。

“王小波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音乐天才。他虽然不太勤奋，但脑子非常灵光。在我手下学习时，是成绩最好的一个，没毕业就在全国各大音乐刊物上发表词曲作品一百多首，在我指导下拍了一个MTV还获了全国大奖，他是个非常难得的音乐奇才。”

“这次他去美国深造，也是您推荐的？”武润宏追问。

“对。小波家里比较贫困。上大学和读研这几年，我一直资助他。这次出国虽然只有一年时间，可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搞音乐是没有国度的，去西方吸收一点其他民族的艺术营养，对他这种天资极高的人来说，等于是如虎添翼呀！”



听完这一席话，爱才的武润宏对王小波的恶感减少了许多。他暗想：人不可貌相，那个王小波虽然看起来轻浮一些，不过，倒是块搞专业的好材料，就凭这一点，我也不该小肚鸡肠，不帮他担保。

武润宏是个大才子，他在本行业中出类拔萃。他也爱才，对于有某种专长的人，格外高看一眼，所谓惺惺相惜吧。

“这个王小波呀，要是出身于富裕一点的家庭，早就应邀出国深造了，贫困使他至少晚成材好几年。他十岁才上学，就因为家里穷，交不起学费呀……”

白发苍苍的音乐导师的一席话，打消了武润宏全部的戒心。从学校回来，他就找到了资产评估公司，对他家的这座老宅子，进行了评估。

武润宏的父亲文革中被打成反动权威，落实政策之后，用那笔补发的工资，在新区盖了一座二层小楼，全家人住了下来。

后来武父去世，而武母的一位同事和她发生了黄昏恋，改嫁的母亲就把这栋房子，送给了独生子武润宏。

武润宏和吴小倩结婚，就住在了这栋二层小楼里。

这幢私宅占地 120 平方米，当时盖楼时只花了 5000 元，但随着城市发展，地皮昂贵，经评估公司一评估，这栋砖木结构的小楼，竟然值 20 万元，令武润宏感到大吃一惊。

现在，武润宏就要用这栋安身之所，给王小波做经济担保。

好心的武润宏根本没有考虑到的是：王小波一旦出国不回，他的这栋房子就会成为别人的了。

他不怀疑王小波是因为，他单纯地觉得王小波是爱吴小倩的，单单是为了她，他也不会做什么手脚。他总不至于让吴小倩没有安身之处吧？



善良的人，总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这是君子最大的弱点！

在公证处的门口，武润宏和王小波第二次见面了。

奇怪的是，王小波这次没有和他油嘴滑舌地多寒暄，而是把梳了一条小辫子的头朝他摆一摆，就进了公证处。

公证处的人拿过王小波手中的协议书，这是国家教委统一印制的，在最后一页上，协议书有一条附注，公证处的人仔细地看看，又递给了武润宏。

“这上面写的，担保人可以用银行存款票证、有价证券、房产及依法可以抵押的其他财产进行担保……你用什么担保？”

“用房产。”武润宏拿出了自己的房产证和资产评估证明。

王小波在一边紧张地观望着，他在此期间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说，惟恐武润宏改变主意。

公证处的人看看房产证，又看看评估证明，才同意给他们办手续。

“请你在这里签字。”

看着武润宏终于落下了笔，签上了他的名字，王小波在心里暗暗吐出了一口气。

武润宏和他从公证处的房子里出来，王小波和他握别。

“谢谢你，武先生！你真够男子汉！”

“不用谢我，我是为了小倩的幸福，你自己的承诺也请你记住了！”武润宏用那双鹰一样的眼睛扫视了一下王小波，看到他嘴上那颗苍蝇一样的黑痣，又飞了起来。

“吴小倩真是个幸运的女人，如果不遇到你这么好的丈夫，她一定沦为风尘女子。可惜，她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王小波喃喃地说，不知是受了感动，还是幸灾乐祸。他很有派头地又和武润宏挥挥手，就钻进了出租车。

武润宏也掉头想走，却接到了王思果的电话。

“大哥，我发现了琼琼的踪迹，她刚刚在一个地摊上买了大包老鼠药，可能又想自杀。你快点来吧！”

2

王馨娟打着一把旧雨伞，抱着那三只大大小小的“流氓兔”，赶往母亲家。

她不愿意一个人独处，自己的房子里处处留下了丈夫范振云的影子。

她先是让妹妹王馨凤来陪她住了几天，可妹妹又得照顾患了老年痴呆症的母亲，两边跑得很辛苦。她索性搬回来和母亲、妹妹一起住，免得睹物伤情，整日以泪洗面。

绵绵的细雨又勾起了她的心事。

她和范振云就是在一个雨天相识的。她穿了一双塑料拖鞋，吧嗒吧嗒地踏着积水，一时又有点精神恍惚。仿佛在每个街头的拐角，丈夫都会出现在那里等着她：他打着一把黑伞，雨水把他的笑容冲洗得又亲切又明亮，用他一贯的狡黠的表情，眨巴着眼睛说：“馨娟，我在这儿呢！”

回忆让她肝肠寸断，她不再步行，而是叫了出租车，直接赶往母亲家。

妹妹王馨凤正在做午饭，她一边在砧板上咚咚咚地剁着饺子馅，一边大声和姐姐说话。

“姐，你回来的正好。咱妈今天非要吃饺子，扯着我的衣襟让我给她包茴香馅饺子，你说这个季节，让我上哪儿给她找茴香去？”

“用香菜吧。好歹香菜味也挺浓的。”王馨娟洗洗手，开始帮忙。

“姐，我和你商量个事儿，你看行不行？”王馨凤把剁好的

肉泥放进一个小白瓷盆里，“我想把咱妈送到敬老院去。”

得了老年痴呆症的母亲，是姐妹俩的一块心病。

母亲不仅什么都记不清，连两个女儿也不认识了，管王馨娟叫阿姨，又管王馨凤叫小妹，让两个女儿哭笑不得。

王馨娟的丈夫活着的时候，她曾把母亲接过去护理了一段时间，老太太天天监视着范振云的行动。

范振云到抽屉里找东西，她就会当成重要情报向女儿汇报。

“阿姨，那个家伙偷东西，不知偷了什么，飞快地装进口袋里去了。”

小女儿王馨凤在姐姐家吃饭，她死活不让她进屋。“这个小妹，你为什么不回家吃饭，你妈妈会找你的。”

当王馨娟又送她回到妹妹住的老房子时，她看到了小女儿，竟然说：“哎呀，这个女孩真不要脸，怎么又跑到这里来吃白食了？”

最让两姐妹头疼的是她出了门就不认识归家的路。有好几次，她乘姐妹俩不备，跑了出去，是左右邻居好心给送了回来。

王馨娟明白妹妹的心思，可又有些担忧。

“咱妈有两个女儿，送到敬老院，邻居不说咱不孝顺吗？”

“姐姐，都什么年代了，你的观念还不改？在敬老院里，人家照顾得比咱们都好。我听我一个同事讲，咱们市里的第三敬老院扩建了，是南方一个大富翁投的资，环境幽雅不说，服务非常周到，雇的都是专业医护人员，学历比我这大专生还高，都是硕士生、博士生。他母亲去了，非常满意，说比在家里强多啦！”

姐妹俩正说着，王老太太挤进了厨房。

“阿姨，饺子好了没有？我都三天没吃饭了，快饿死了。”

她边说，边抓起一个生饺子就往嘴里放。

王馨娟急忙从母亲手上抢下来：“这是生的，不能吃，等煮熟了，才好吃呢！”

“那你为什么不煮哇？我自己去煮。”说着，她又走到煤气灶前不打火就要去煮饺子。

王馨凤拦住她，扭头对姐姐说：“对啦，昨天晚上我回来得晚一点，她自己就打开了煤气，我回来一闻，满屋子都是煤气味，我吓坏了，幸亏她看到下雨了，跑到院子里去挖水沟，才没出事。我真担心哪一天， she 会把屋子点着了。”

“人家敬老院收不收这种病得不能自理的老人呀？”

“当然收了。我都打电话问过了，除了精神病人以外，他们都收，主要是收一些无家可归的孤寡老人和有了病在家里不能护理的老人……”

王馨娟把先包好的十几个饺子下了锅，煮熟后端给母亲，看着她大口大口地吃着，叹了一口气。

“好吧。我下午去看一下，如果环境和条件不错，就把妈妈送去一段时间看看，她在家里，的确不是办法。你的工作忙，我又是这种心情，先送去一段时间，就当妈妈去疗养院了。”

王馨娟对母亲很孝顺，她给母亲围上一个婴儿护兜，免得她吃得满身油水。只是她没有想到，敬老院里，会有一个让人大吃一惊的奇迹，在那里等着她呢……

3

接到王思果的电话，武润宏从公证处迅速赶往他的电脑公司。

一路上，武润宏心中泛起深深的内疚之情。

对于这个乖僻的妹妹，他这几年关心不够。她像闲云野鹤



一样总在外面四处游荡，很少和家里联系。只在缺钱时，给他打个电话，他立即就给妹妹汇去，可关于她的个人生活和感情世界，他就很少知晓了。

听说妹妹上次已经自杀了一次，王思果把她送到医院抢救过来之后，告诉他，可他仍未在意，以为不过是妹妹在吓唬对方，和他做感情游戏。

现在妹妹写了遗书，又买了鼠药，让他再也不能当成玩笑了。

他把一辆切诺基车开得飞快，有几次差点闯了红灯。

王思果正在电脑公司的大门口焦急地徘徊，一见武润宏的车子开来，他跑过来替他拉开了车门。

“大哥，你可来了，我都快急死了。”

他本来比武润宏大两岁，可东北有一种风俗，丈夫要随妻子的身份称呼其娘家的亲戚。哪怕王思果比武润宏大上十岁，也得随着武润琼管他叫哥哥。

“润琼现在在哪里？”武润宏一边随他上楼，一边急切地追问。

“哎呀，我要是知道她在哪儿，就不这么着急了。”王思果在楼梯上站住了。

“那你怎么知道她买了老鼠药？”

王思果的电脑设计室在二楼第一个房间，他一边打开门请武润宏进去，一边诉说他发现武润琼的过程。

“我自从琼琼再次失踪以后，就担心她再干傻事，我知道她肯定还住在这个城市里。”

王思果是个痴情的人，爱情给了他超乎常人的聪明。

“我想，她在这个城市就得吃喝，我就每天都跑菜市场。全市有五个大菜市场，我都跑遍了，而且，我给那些卖菜的、卖鱼的、卖肉的，每人发一张琼琼的照片……”



他拿出一张从电脑上打印出来的武润琼的照片，递给武润宏。

“我这里既有扫描仪又有彩色打印机，我就大批印出了琼琼的照片，给那些地方的人大量分发，这里还有一些没发出去，我已经发出二百多张了。”

武润宏尽管十分焦急，可还是被他的痴心感动了。

“思果，你把通缉犯人的办法，用在找润琼身上了。你可真行！”

“哎呀，我不光是发照片‘通缉’，我还悬赏了呢！我告诉这些小贩子，谁发现了琼琼的踪影，立马打电话告诉我，我不仅有重奖，而且，永远买他的东西用。”

武润宏想像着王思果在泥泞的菜市场，在一大堆小贩子中悬赏找人的情景，又好笑又感动，在他背上擂了一拳。

“你这家伙，真是粗中有细。快说说你是怎么找到琼琼的吧！？”

王思果抖动着手上的照片说：“哎呀，说来话长，我简单告诉你吧，我这‘悬赏通缉令’发出去只有三天，就有一个卖鱼的小贩子告诉我，琼琼上他那里买了两条大鲫鱼。你知道，琼琼爱喝鲫鱼汤。我一听乐坏了，马上跑到菜市场，给了鱼贩子二百元钱。而且，那是东菜市场，我估计琼琼就藏在东边的郊区里。”

“东郊？”武润宏拍拍脑袋，“我回去问问东郊派出所的片警，看有没有新租户。”

“哎呀，你听我说完。咱们都判断失误。我回家不久，又有一个卖鸡的小贩子告诉我，他发现了琼琼，她去那里买了鸡翅，琼琼爱吃炸鸡翅。而这个小贩子在西郊菜市场卖东西。”

“这是为什么？”

“对呀，我也让她给弄糊涂了。莫非她发现了我去东郊找

过她，她又搬了家，跑到西郊去住了？”

武润宏又问：“那你说她买老鼠药，是在哪个菜市场？”

“唉，还是在东郊。我本来没想给那个卖老鼠药的发小照片和悬赏告示，可那个家伙太好色，他就在卖鱼的旁边摆摊，听说我给一些小贩子发了照片，又听大家议论照片上的人是个美女，他就从人家手里抢了一张来，结果，他刚抢去照片两天，琼琼就去他那个小摊子买了一大包老鼠药。”

武润宏听得乐起来。“思果，不是那家伙拿你寻开心吧？”

“不是。琼琼去那里买药，好几个人都看见了。因为琼琼要先尝后买，她说老鼠药有不少假的，所以要先尝后买。”

“什么？”武润宏更不相信了，“思果，一定是那个卖老鼠药的人和你寻开心，老鼠药哪有先尝后买的？”

他心想：一定是卖老鼠药的想从王思果这个傻大个儿手中诈钱，才编了这个笑话。

“不是，不是，”王思果急赤白脸地说，“我去调查过了，有好几个小贩子给我讲了琼琼去买老鼠药的情景，说她身上穿的是一件白衬衣，手中提的是一只大芦花母鸡，到了小摊上就问：‘你这药灵不灵？我要先尝后买。’卖老鼠药的不乐意了，说：‘我尝还是你尝？’他当时还没发现琼琼就是照片上的人，因为她女扮男装，我给他们的照片上是个女孩子。”

“唉，这就是你不专业了。你怎么能忘了琼琼仍会女扮男装呢？”武润宏也有个职业病，一听到和他专业有关的事，就免不了挑毛病。

“这您又外行了。我觉得琼琼为了反侦查，也得恢复女儿身，她上次去买鱼和买鸡翅，就是穿的花衣服呀！”王思果得意地一拍手。

武润宏笑了。“好，算你能。快告诉我她买老鼠药的事吧！”他知道王思果说话爱啰嗦，如果他跟你讲一只杯子，他

就会先从杯子的性能扯到制造杯子的原料，又从原料扯到杯子的保养，最后又扯到什么人在用什么样的杯子，从杯子的使用看人的血型和性格上去。

“嗨，我讲详细一点，不是有助于你破案嘛！”王思果还不乐意了，“我承认我专业知识不如你，可我也懂你们怎么破案，要不放过每一个具体细节……”

他又扯开去，武润宏急忙说：“那些细节，等我有时间了你再说，现在的关键是你告诉我她买药的事。”

“好吧，哥，那我接着说。琼琼听小贩子问谁来尝？就把那只鸡放到地上，说道：‘让它来尝。它吃了以后，若是马上就死，我就把你的药包了。’”

“什么，她要把小贩子的药全包了？”

“是啊，你说吓不吓人？”

“那，她包了没有？”

“你听我说呀，那小贩子本来是个卖假药的，听她这么一说，哪敢试呀。可他又不能直说，就转动眼珠子，琢磨怎么开溜，他这么一转，就突然发现琼琼有点面熟，猛然想起了那张照片，就去怀里掏出来看。”

“哎呀，你快点说，他到底卖没卖给琼琼老鼠药哇？”

武润宏急得恨不能从王思果嘴里把那个最后的结果给掏出来。

“当然是买了，不然我跟你说什么哪？”

“哎呀，你吓死人了。他的药既然是假的，琼琼买了就没有危险了。”

武润宏不由生气了。他觉得王思果就像那些提供假线索的“线人”一样可恶。

“可是琼琼没买他的，又到另一个小贩子那儿，买了一大包老鼠药。小贩子说，多得足够药死半城的人。”



“他瞎说，是想骗你悬赏钱。他既然没卖给琼琼，又怎么知道琼琼买了别人的药了呢？”

“哎呀，大哥，我怎么说你才会相信呢？你别用逻辑推理，有些事可能不符合逻辑，可它偏偏就发生了。当时，那小贩子看到琼琼是照片上的人，就有了主意，他故意说：‘我这袋药是真的，可我不能卖给你。’琼琼追问为什么，他就掏出了照片说：‘我是你丈夫的朋友，他嘱咐过我，不能卖给你危险品。’琼琼听他这么一说，气得扭头就走。小贩子为了向我报信讨钱，就偷偷瞄着她，只见她在另一个小摊上，买了一大包老鼠药，放到了一个竹篮子里就走了。”

王思果总算讲完了，武润宏的一颗心就悬了起来。

“她买了一大包鼠药，到底想干什么？”

“当然是自杀了。哥哥，你快点发动手下的民警，撒开人马去找琼琼吧。我得到这个消息到现在，已经过去三个小时了……”

“这个小贩子是在哪个菜市场？”武润宏脸上变了颜色。

“东郊菜市场！”

武润宏立即掏出手机，拨响了东郊派出所的电话。

4

一首优雅的萨克斯管吹奏的曲子《回家》，在土坯房里回荡，如泣如诉的乐曲，让武润琼听得满眼泪花。

这是她和王亚琴都喜欢的一支曲子，那天，在大酒店她俩初次相会时，饭店包间里的卡拉OK机中正播放这首《回家》。

武润琼一边听着曲子，一边盘算着，怎么才能把王亚琴弄到自己的身边。她宁可失去整个世界，也不能没有王亚琴。

她打开手机盒盖，拨通了王亚琴的电话。

“亲爱的，是我。你在干什么？”

“我，我……”那边的声音有些慌乱，“我没干什么！”

“那好吧，我马上去你那里，和你商量一件大事。”

“润琼，你、你还是别来啦。我这里很不安全，我爹爹正四处找你，要是让他知道了……”

“什么，你又和家里人联系了？”武润琼一惊，“亚琴，你为什么这样做？你已经背叛了我，你还想第二次让我失望吗？”

“润琼，你听我说！”

“我不听！你已经骗了我一次，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你等着我，我十分钟以后就到。”

武润琼的口吻既严厉又慌乱，她挂了机后气冲冲地锁上屋门，直奔王亚琴的住处而去。

在出租车里，她心乱如麻地回忆着她和王亚琴陷入畸形恋情的往事，脑子里猛然蹦出了两个字：绑架！

如果不通过特别手段，王亚琴是不会乖乖陪她生活的。

最初王亚琴爱上武润琼，是错把她当成了堂堂男子。

那天在大酒店的包间里，武润琼以男人的身份一出现，王亚琴就被她英俊而生机勃勃的风采打动了。

不知是什么东西在作怪，武润琼没有对她言明自己的女子身份，她当时有些矛盾。

看着王亚琴羞涩的样子，她突然明白了：自己只有以男子的身份出现，才会有权利有机会欣赏到她那娇羞的模样。

她错把武润琼当成男子，才会慌乱地躲避她那热辣辣的目光，就像一只小兔子在逃避猎手一样，让武润琼感到兴趣盎然。

发现了这个秘密，她在席间就更加挥洒男儿的本色，大口喝酒，大口吃菜，而又处处以绅士风度给王亚琴以呵护。

王亚琴的优雅可爱，进一步激发了她身上潜在的男性意

识，她甚至学着从古典小说中看到的才子勾引佳人的细节，对她大胆地试探。

“王小姐，我们来做个游戏，好不好？”

王亚琴喝了一点红酒，苍白的脸上有了一抹红晕，更加妩媚动人，长睫毛在灯下像两片蝴蝶的翅膀一样扑闪扑闪地抖动。她不敢正面与武润琼异常大胆的目光交锋，只趁她低头倒酒时，飞快地在眼帘下偷偷看她几眼，这种目光不时被武润琼捉住，她就忙低下头去，脸一直红到脖子。

她从心眼里喜欢这个拾金不昧的“小伙子”。

大学毕业后，为了供弟弟上大学，王亚琴只身从家乡来到了海南，在一个广告公司应聘当公关小姐，凭着她花容月貌人见人怜的长相，她居然为那家公司拉到了一大批订单。

然而，公司老板是个言而无信的人，白用她一年，最后到了年底结算时，带着客户大笔的策划费逃之夭夭了。

客户只找到了公关小姐王亚琴，因为他们是经她的手把钱交给公司的，早就生了歹意的老板连合同都让王亚琴签字。客户便把她告上法庭，说她和老板合谋诈骗。

一百二十万的债务压得她直不起腰，抬不起头来。

在打官司时，其中有一个客户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包工头，弄明白了真相，不再起诉王亚琴，还帮她付上了欠另一个客户的五十万元，劝那位客户撤了诉。

王亚琴对他感激不尽，他很快就像王亚琴表达了自己的爱情，告诉她：一年之内，他和自己的丑八怪妻子离婚。

王亚琴欠了人家这么大的一笔钱，无力偿还，只好违心地接受了这位年过四十的中年男子的“爱情”。本来她还想去另一家广告公司应聘，可这位包工头对她不放心，生怕她“飞”了，就给她包了这间酒店的房间，让她全心全意做自己的预备夫人。

王亚琴不是那种爱钱的女孩，可又的确是让“钱”给坑苦了，她一边哀叹命运捉弄人，一边总想着怎么摆脱那个用钱买了她爱情的男人。

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情趣和一个乡下建筑包工头的人生价值观截然不同。她二十二岁鲜活的青春和四十几岁中年人的暮气也是格格不入，时时发生碰撞，这一切，都是她脸上眼中轻愁薄怨的根源。

“武先生想做什么游戏？我这人很乏味的，恐怕合不上您的雅兴。”

公关小姐的生涯，使王亚琴也练就一副伶牙俐齿，只不过面前这个青年长得太英俊了，他的美色就像阳光一样，咄咄逼人，让她不敢正视。

“我们来用这桌子上的菜名做游戏，我挑一种菜来形容一下王小姐。你呢，也挑一道菜名来形容一下对我的印象。好不好？”

王亚琴经常和那些有钱有势的客户打交道，什么人没见过？

那些客户在酒桌上，不光用眼光侵略她，还用大量庸俗的“荤段子”来玷污她的耳朵，让她恨死了那些有钱的男人，觉得他们全都是色情狂。

而武润琼的目光却是那么温柔而真情，她把王亚琴看成一朵不胜娇羞的水莲花，用的是欣赏的目光，让伶俐的王亚琴大为感动。

“我先来说说看，你呢，就好比这道‘莲心肚肺火锅’。”

“怎么讲？”

“我一见你，就联想起莲花。也巧了，正好这里有一道‘莲心肚肺火锅’。你看，这不是我故意编排您，而是上天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说出我的心里话。”



“哦。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把我比作猪胃猪肺呢……”
王亚琴颇有幽默感，用筷子挑起火锅中的肺叶，笑个不停。

“岂敢，岂敢！我哪能用那么俗气的东西比喻王小姐呢。只不过，这道菜也还是冤枉了你，莲心为莲花之魂，和这些东西煮在一起，白白暴殄了天物啦！”

她此话一出口，王亚琴脸上顿时失了颜色。

冰雪聪明的她立即明白了武润琼的话外之音。

她知道自己在这个酒店是尽人皆知的“包二奶”，武润琼肯定是从服务台小姐的口中得知了她的真实身份和现实处境。

武润琼见她变了脸色，不知何故，转而一想，才觉得自己说话不妥。

她原来打算讨好王亚琴，没想到反而得罪了她，忙打了个哈哈。

“王小姐，我可能是酒后失言。不过，我相信那句话：亭亭素莲，出污泥而不染——”

武润琼回忆到这里，只听司机说：“蝴蝶巷到了。”

武润琼用手揉揉眼睛，看清了这就是那条小巷，她和王亚琴共住了一年的小巷，心中浮起了五味俱全的感觉。

她付了车钱，沿着熟悉的小路，走进了那个小小的院落。刚一打开院门，她就看到王亚琴苍白的脸，在窗前守候着什么，她心中一热。

可等她进了门，王亚琴却把屋里的门关得紧紧的，不肯出来和她见面。

“亚琴，你想干什么？”

“润琼，有事你就说吧，我的耳朵不聋，隔着门板也听得见。”

“你凭什么这么对待我？就因为我不是真正的男人？可那些男人个个没安好心，他们哪一个对你比我对你更好？”

武润琼用手拍着门板，大声斥责道。

说来也怪，武润琼一到了王亚琴身边，马上就像个小伙子一样，不仅火气十足，而且也颇有权威，像个名副其实的丈夫似的。

“开门！不然，我就把门板砸碎！”

5

王思果的新房里一片狼籍，被子未叠，吃饭的碗和碟子一个也不收拾，全堆在茶几上。他则正在和一个民工模样的人忙碌着。

“喂，你多装点炸药，别一下子炸不死他，他就会猜到是我干的。”

那个民工装束的人是他的一个表弟，也就是王亚琴的弟弟，正在地上摆弄着雷管和炸药。

“哥，你干吗要炸死那个大夫？杀人可是要偿命的。”

“你还小，不懂那么多，别多嘴了，你只管给我做炸药，回去千万别对外人说，我犯了事，也决不供出你。”

王亚琴的弟弟学的是电工，他用学到的知识帮助王思果制造一枚拉发式炸弹，装入一个礼品盒里，想寄给宋星月报复他。王思果认为是他害了武润琼，切去了她的双乳，又要给她变性，结果让她心理失去了平衡，才屡屡自杀。

他得知武润琼买了大包老鼠药之后，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肯定又要寻死。

武润宏调动了包片民警的力量，也没查出她到底住在什么地方，这个结果令王思果万分绝望。

他爱武润琼胜过爱自己，不能想像没有了她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因此，他想先炸死宋星月，自己再自寻了

断。

因此，在邮寄这枚炸弹时，他居然就大大方方地写上了自己的地址和名字。

他早就算好了，等宋星月收到炸弹已死的消息确定后，他就跳楼自杀。

武润琼在他心中太神圣了，任何一个女孩都无法替代她的魅力。

尤其是得知表姐王亚琴也爱上了她时，他更觉得武润琼是个宝贝，令男人女人都为她疯魔的不可多得的宝贝。他就像被无情的魔力催眠一样，失去了理智。

和武润琼相处这三年，他为她历尽了磨难。这些磨难使他更加死心塌地爱上了她。

就因为武润琼说要挣够一百万，在这一年的冬季，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

他老家的一个同学告诉他，自己有一个出国做劳务的机会，可因为妻子怀孕了，不能前往，名额瞎了很可惜，就问王思果是否想去。王思果求之不得，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武润琼。

“琼琼，我终于可以挣大钱了，等我出了国挣够了一百万，就回来娶你！”

“好哇，你不挣够一百万，就别回来见我！”

武润琼本来让他纠缠得胆战心惊，听说他要出国，高兴得要命，顺水推舟这么一说，让实心眼的王思果差点乐晕了。

王思果到了国外，才知道给洋人打工非常辛苦，他出国半年，虽然挣了四万美金，约人民币三十多万，可离武润琼说的一百万，还相差甚远。

回国之后，他兴冲冲去见武润琼，武润琼却对他很冷淡。她指着王思果带回来的名贵香水、首饰和服装，说道：

“你这些东西，要是做聘礼就太少了；要是做礼物又太多了。”

王思果万分尴尬，他把那瓶两千多元的香水慢慢打开，洒在了武润琼的门口，发誓说：“琼琼，你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会挣够一百万，到这道门坎，把你娶走。”

“好哇。反正我一生也不会嫁人，我就等着你挣够一百万。”

武润琼知道凭王思果的那点电脑水平，要挣够一百万只能是句空话，因此她一点也不在乎，洋洋得意于自己想出了这么好的一个借口，把这个可怕的求婚者，挡在了自己的门外。

而越得不到的爱情，就越让王思果疯狂地去追寻。

“好啦，表哥。炸弹完成了，你、你可千万别对任何人说，是我给你做的。”表弟战战兢兢地把炸弹装进了盒子里。

王思果为了实现自己的报复目的，拿了一万元，收买了正没钱交学费的表弟。

他把表弟打发走，急忙就去了邮局。邮局里他有个同学，通过那个同学，他躲过了检查关，顺利地把邮包寄了出去。

“我给大夫寄点礼品，他常给我妈看病，可这个大夫很清高，我每次去送礼，他都坚决不收，只好买点人参、鹿茸等营养品，给他寄去。”

同学哪里知道这个王思果会给人家邮去一枚炸弹，他见王思果已经缝好了邮包，就领他到柜台前办了手续。正好邮车到了，王思果看着邮递员把他的邮包塞进一个帆布大邮袋里，扯着上了车，一颗心高兴得差点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

他在心中说：“宋星月，我让你做缺德事，看你还用不用手术刀害人？等你到了阴间，再去做什么鬼变性手术吧！”

他步出邮局时，感到堵在心头多少天的一口恶气，终于吐了出去。

他又想起了武润琼，眼角就湿了。他没有挣到一百万，不

怨武润琼给他定的指标太高，反而对这个世界产生了仇恨。

“琼琼，你等着我，我很快就会陪你一起离开这个可恶的世界了。”

6

“润琼，求求你，你放过我吧。咱们已经闯了大祸了，我怕死了……”

王亚琴在门板后面哀哀地祈求。

“不行。我们好不容易瞒过了世人的眼目，走到了这一步，我差点死在江里，你怎么一点都不坚强？”

武润琼今天下定决心把王亚琴“挟持”到自己住的棚户区去。她知道王亚琴心软，害怕自己的父母会因为她的死讯而伤心，也许会暴露了她们的计划，让她功亏一篑。

“润琼，我一想到我妈妈，我就受不了。你别闹了，反正你的变性术又做不了，你就放过我，我们都冷静一点，另谋出路吧！”

“亚琴，你是不是又想回到那个包工头子的怀抱？你忘了他对你背信弃义，和你的老板一起害你啦！”

原来，王亚琴当初是掉进了人家的圈套。

包工头在王亚琴去拉广告时，就对她起了邪心。无奈王亚琴“卖脸不卖身”，无论他怎么用广告费威逼利诱，她就是不上钩。于是，他才和她的老板勾结，假意给她打了七十万元的广告费，其实，只给了那个老板十万元，就把王亚琴骗到了手。

听武润琼这么说，王亚琴忙说：“你别误会。我离开你，今生今世也不会和那些臭男人结婚，我心里只有你……”

王亚琴说的是真心话。她一直把武润琼当男子对待，而武

润琼又是女儿身，为了隐藏这个惊人的秘密，她和王亚琴只能是大谈“精神恋爱”。

她给王亚琴写诗歌，写情书，在纸上写满了她的爱恋，可在生活中，她只能“望梅止渴”。因为她怕让王亚琴窥破了自己的秘密而永远失去这位恋人。武润琼为了“独占”王亚琴，让她摆脱那个一口大金牙的包工头子，开始调查他，才发现了他和王亚琴的老板的“勾当”。

于是她就把王亚琴“拐”到了海南的棚户区，在王思果的海蛎子村旁边的一个小村和她同居了。

在这里，她和她同居了二年，却仍守身如玉，理由是她要挣大钱，明媒正娶她。

“我不会像那些臭男人那样，先玷污了你，还不给你名份，我要先给你名份，再名正言顺地得到你。”王亚琴因此更爱她了。她一边这样对王亚琴打马虎眼，一边四处打听，终于得知自己的家乡省医科大学整形外科医院有了“变性超市”。她去找宋星月博士，要求他给自己变性。

就在她已经策划得差不多时，王思果这个莽汉，一句话泄露了天机。

王亚琴和王思果是姨表姐弟，王思果比王亚琴小一岁。

他得知武润琼和一个女孩子同住，却不知那个女孩就是自己的小表姐。

武润琼的住处对他保密，她根本不让王思果去她的小“香巢”。

那次，也是活该她们的事暴露。

王亚琴已经和武润琼谈婚论嫁了，就给自己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让他到海南来看看未来的女婿。

王老汉到了海南，因为带的土特产太多，超重后被罚款，和接站的女儿错过了。他找不到女儿，就给王思果打了电话，



他记不住女儿长长的手机号，却记住了王思果的电话，让他帮助自己找王亚琴。

王思果去接了他，又根据信封上的地址把他送到了王亚琴的住处：海蛤子村东头。

这里离王思果租房子的村庄只隔了一条小河。

一路上，王老汉和王思果大谈自己未来的女婿长得如何英俊，还忍不住拿出照片给他看。

王思果一看之下，吓得差点叫出声来：“天哪，这不是武润琼吗？她、她怎么会做人家的女婿，她明明是个女孩子？”

到了王亚琴家，他一见面就问表姐：“表姐夫呢？”

王亚琴一开始几乎认不出王思果了。他们已经三年不见了。一听他这么说，就不快地顶了他一句：“果子，你还那么冒冒失失的，怎么三年不见，也不问问我，喊什么表姐夫呢？”

王思果还算懂事，他没当王老汉的面揭短，而是把表姐拉到外屋，压低声音说：“哎呀，表姐，我这不是关心你嘛！我告诉你，那个武润琼是个女扮男装，她不是个男人！”

“什么？”王亚琴一时没明白过来，“果子，你说话怎么这么着头不着脑的？什么男人女人的？”

她嘴上这么说，脸上却已经变了颜色。武润琼对于她是太重要了。

“我得快说，不然她回来了，我就不敢说了。”王思果平日里一向啰嗦，可在这个关头，他反而一下子利落起来，说得表姐不知边际，一怔一怔的。

“我告诉你，她是女人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她瞒得了谁，也瞒不过我。”王思果把前因后果对她说了一遍，王亚琴还是半信半疑。

“哎呀，你别瞎说了。哪有这种人？明明是女人要装什么男人，他这么做有什么用啊？”

“哎呀，我瞎说这个干嘛呀！我是亲眼看见了她的……她的……她的卫生巾……”

王思果只好和表姐和盘托出了。

王亚琴这才相信了表弟的话，她顿时呆若木鸡。

王思果见了她这副样子，又害怕了，忙说：“表姐，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不然，我和她之间就完了。”

“什么，她、她和你？”王亚琴更是惊讶不已。

“是呀！我准备娶她。这回你相信了吧，我不会娶一个男人做媳妇吧？”

从此以后，王亚琴就和武润琼分手了，她不辞而别又回到了包工头的身边。因为她觉得武润琼欺骗了她，她断定所有关于包工头的话都是她编出来骗自己的。

“亚琴，你快开开门跟我走。不然，我就把这个房子点着了！”

武润琼失去了耐性，气势汹汹地叫着。

王亚琴害怕了，她知道武润琼说得出做得到，只好哀哀地叫道：“你别逼我，你是个女孩子，我们、我们根本不可能有结果。”

武润琼上次从包工头那里把她夺回来，就是扬言要杀了包工头，而且，她当着王亚琴的面就把匕首插进了自己的大腿上，吓得王亚琴只好听从她的摆布。在和包工头结婚的当天，和她演了一场“苦情戏”，武润琼假意去投江，王亚琴又假装去救她，故意落水，而她是在水边长大的女孩子，水性极好，悄悄潜游到下游江边，骗过了新郎官，也骗过了自己的家人，随武润琼回了北方，隐身到这个小巷子里，专心等待她去做变性手术。

“我不要结果，我只要你陪我五年，五年之后，你尽可以去寻找你的爱情！”

武润琼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格外珍惜她和王亚琴的这段纯洁的“爱情”。

“你，你让我想一想……”

“亚琴，你开开门，我的耐心到了极限了！”

她又咚咚咚地插打门板，王亚琴只好把门打开。

武润琼进门后，不由分说，掏出一副手铐，就把王亚琴的手和自己的手铐在了一起。

“现在，收拾东西跟我走！”

“润琼，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你、你这是绑架，我会伤心的。”

王亚琴对武润琼说话的口吻，完全不像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而是真像女孩对自己的无比心仪却又无可奈何的情人。

“我是在绑架，不绑架你就不会乖乖地听话，我这绑架还有个名堂，我说给你听，‘贞操大绑架’，怎么样？很风雅吧？这正适合我们这种特别的爱情。”

武润琼饱读诗书，满脑子新鲜玩意儿，她也就是用这些超人的才华，博得了王亚琴的芳心，让她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跟她在一起，她给予她的乐趣的确比任何一个男人所给予她的都多，她便拜倒在武润琼那比男人还男人的魔力之下，成为一个可怜的俘虏。

“润琼，你还想怎么折腾我？”她半是气恼、半是欣赏地叫起来，又爱又恨地在她的脑门上狠狠戳了一指头。

“走着瞧吧，娘子！我要让你忘掉世上所有的男人！”

武润琼用一只手拎起了王亚琴的大旅行包，得意洋洋地押着她的“娘子”出了门……

第七章 亦正亦邪的“双面佳人”

1

公共汽车一到站，等车的人便蜂拥着挤过来。

王馨娟搀扶着母亲，一边喊着，一边下车。“哎，先下后上，别挤着老人！”

王母却笑眯眯地把拿着一支雪糕的手伸出来，硬要给车上的一个老头吃。

“小弟弟，你咬一口吧，可甜呢！”老头不吃，她急得几乎就要哭出来。

王馨娟好歹把母亲哄下车，长长叹了一口气。她现在反而非常羡慕母亲了。得了老年痴呆症的王母，完全像个孩子。返回了童年世界，人该多么轻松啊。

“妈妈，您可真是的，为什么不小小心看住我，别让我长大？看您现在多幸福？可苦了我们啦！”她一边扯着母亲过马路，一边对母亲唠叨。

她无论说什么，老太太也不搭腔，只是一心一意地吃她的雪糕。

“唉，但愿人家敬老院能收您，我就去了一块心病。”

走进敬老院，王馨娟又悬起了一颗心。

敬老院的门卫很负责任地叫住她们，让她们母女登了记。

“大爷，您说像我母亲这种老年痴呆型的人，你们敬老院

收不收哇？这里有没有这种类型的老人？”

门卫老头本来就啥也不知道，却不想让人家觉出来，他翻翻眼皮，出了一个主意。

“像你妈妈这种特殊情况，你最好直接找院长，求他特批。现在的事你不知道哇，只要一把手点头，就一路绿灯啦！”

王馨娟觉得老头儿说得有理。“谢谢您，大爷，咱们院长姓什么，在哪个楼层办公？”

“院长姓范，就在二楼，一进门往东，第三个门就是。”

王馨娟听到院长姓范，心中一动，又想起了丈夫。在心里说：“但愿这个和丈夫同姓的范院长，是个好说话的人……”

她边想边扯着母亲往办公室大楼走去，老太太的雪糕已吃完了，正在吸吮着雪糕杆。

此时，顶了范振云之名的院长武润琼正在陪媒体的记者检查工作。

仇秘书长是个很有办法的人，他虽然答应为范振云保密，可随后却又改变了主意。

像这种无私援助反哺社会的好典型，打着灯笼都难找，他如何能轻易放过？于是，他就搞了一个折衷的办法，让电视台的人以不报道真实姓名但要宣传精神文明典型事迹的原则，把南方青年不远千里到本市捐资办敬老院的事迹，宣传出去。

因此，电视台今天一大早就到了敬老院，等武润琼进办公室，他们就把摄像机和麦克风对准了她。

武润琼一下子就慌乱起来。“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女记者伶牙俐齿地说：“范院长，您不远千里，到我们市捐资办敬老院，我们要报道您的事迹。”

“不行。”武润琼急了，“我和秘书长已经说好了，他答应为我保密的。”

“我们也为您保密，不说出您的姓名，只客观地报道这件

事，这样总可以吧？”

“那也不行。你们一拍照，不说姓名那不是掩耳盗铃吗？让我父亲的亲属知道了，准来敬老院大闹，把这件事给搅了。”

“那我们还有办法，就是虽然给您拍了镜头，但在您的脸上给予遮挡，用马赛克小色块挡住，那就谁也认不出您了，这样正好两全其美，既为您保了密，又给市民树了典型。范院长，这您总该同意了吧？”

武润琼毕竟是个小人物，而且年纪又轻，她说的不想出名，可一旦看到电视台的记者前呼后拥地要给她录像，心里就有些跃跃欲试了。再加上年轻气盛，以为反正自己顶的是别人的名字，已经有了一层保护伞，还有什么可怕的？于是，她便同意了。

尽管知道不会露出脸来，可她还是理了理已经梳理得很整齐又打了摩丝、八级风也吹不动的头发，扯了扯那套鳄鱼牌西装，让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拍了起来。

记者同期录音，对她提问道：“您为什么要无偿捐资给敬老院呢？”

武润琼说：“尊老爱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我关注弱势群体，这也是文明的一种体现。老人和儿童一样，处在一个特别的年龄段上，非常无助，需要全社会的人来关心和爱护。”

武润琼一边说，一边又有了一个想法。她对记者说：“对啦，我们敬老院还有一些被父母遗弃的儿童，待会儿你们也给他们拍一些镜头，帮他们找到自己的生身父母。”

电视台的记者马上答应了武润琼，对她进行了采访之后，就叫上了原来的杜院长，给被遗弃的儿童录像去了。

他们刚一走开，王馨娟就来到了院长室，当然是扑了个空。

她又找到办公室，办公室的秘书听说她找新来的院长，就告诉她：“院长去了儿童保育室，你们去找吧，就在一层的第三个最大的屋子里。”

王馨娟便又扯着母亲往楼下走去。

2

病房里弥漫着淡淡的来苏水的味道。

宋星月博士查完房，刚来到走廊里，就听护士小姐王馨凤叫他。

“宋博士，有您的一个邮包，投递员让您签字。”

宋星月快走了几步，随口问道：“哎，怎么回事，邮包也给送到个人手中啦？”

过去邮局只是把邮单送过来，让人自己去取，现在他们改进了服务，亲自送包上门，倒让人不习惯了。

“宋博士，谁给您邮的东西呀？”王馨凤总爱和宋星月开玩笑，“要是邮了好吃的，得有我一份。”

“你就知道吃！”宋星月进了门，看到投递员手中抱了一个大盒子，正等着他。

他接过邮包，在投递员的单子上签了字。

王馨凤笑咪咪地凑过来：“哟，还是本市的，本市怎么还寄邮包呀？”

另外一个护士说：“这你还不明白，那些变性人呀，变着法子讨宋博士的欢心，肯定是哪个患者想做手术，来打进步的。”

宋星月也有些好奇，看看上面的地址，就动手去拆包裹。

王思果粗针大线缝的包裹，几下子就被宋星月拿手术刀的一双巧手用剪刀拆开了。

他剥下外面的大包袱皮儿，里面又露出一个坚固的盒子。宋星月想都没想，伸手就去揭盖子。王馨凤和另一位护士也好奇地凑上来，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盖子揭开后，宋星月仍没看清是什么东西。

只见在盒子里，堆了一些雷管和炸药。

宋星月和两位护士几乎都没见过这是什么东西，更好奇地围观。

“咦，这是什么东西，一些管子和一堆药粉？”

“还有一些长线？”宋星月嘀咕着，用手拨了拨那根电线，仍猜不出是什么东西。

“哎，干脆打电话问一下寄包裹的人，问他是什么东西？寄这些东西又是什么意思？”

王馨凤扯开包皮，见上面有邮包人的地址和姓名及电话，伸手就去拨打。

宋星月却突然猛醒过来，惊叫道：“可能是炸弹——”

他这一声惊叫，把护士吓得面色苍白。

“炸弹？怎么会有人寄炸弹？”

宋星月瞬间明白过来，以外科医生的敏捷，拉起两个护士就往外跑。

王馨凤的尖叫声，引得病房里的人们纷纷向这边观看。

另一个护士比她胆子大，对宋星月说：“宋博士，赶快报告保卫科，让他们来处理吧！”

被她一提醒，宋星月觉得有道理，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另一个办公室，操起了内部电话。

“喂，保卫科吗？我是外科值班室，我们这里发现了炸弹，请你们赶快来看一下。”

“什么？炸弹！”保卫科接电话的是一个小伙子，他已经吓得要命。



幸亏保卫科科长是从部队转业的，有点防爆知识，他从小保安手里接过电话，询问了几句后，说道：

“你们千万别动它，我马上就上去。”

三分钟之后，保卫科科长来到了宋星月办公室，他走到那枚炸弹跟前，小心翼翼地检查了一遍。

“天哪，真是万幸，这个邮炸弹的家伙，邮的是需要引信点爆的，得有人点燃才会爆炸。不然的话，你们早就完了。”

听他这么说，宋星月才舒出一口气，两个护士又凑过来。

“是谁邮来的这个玩意儿？”保卫科科长问道。

“那上面有地址，有人名。不过，我没细看。”宋星月一边说，一边把那块包布递给了保卫科科长。

“这个人叫王思果？”保卫科科长念出声，“是不是个假名字？”

“不是。王思果，是武润琼的丈夫。”宋星月马上想起来了。

“对啦，那个凶大汉，一看就像个杀人犯。天哪，他可太不像话了。”王馨凤也叫起来，她方才吓哭了，脸上还挂着泪痕，“他一直恨宋博士，说是他鼓动武润琼变性……”

“我马上找他——”保卫科科长说，“这上面还有电话号码——”

宋星月一想到武润琼，心就有些软了，忙阻拦说：“别、别找了。他可能只想吓唬吓唬我，要不然，怎么邮个不会自动引爆的炸弹来呢！”

他很同情王思果，因为他现在和这位“丈夫”的心情一样，非常害怕武润琼变性，觉得要把上帝创造的那么完美的一个女人变成男性，真是一种罪过。

保卫科科长说：“哎呀，宋博士，怪不得大家都叫你‘宋佛士’，你的心也太好了。他能邮来不能自爆的炸弹来，就能

再邮个会爆炸的炸弹来，你这么纵容他，他会更加无法无天的。你别管，我一定要教训教训他。”

他边说边按照邮包上的地址，拨通了王思果的号码。

3

王馨娟来到了楼下，却见儿童大房间的门口围了一堆人，是敬老院的老人们正在看热闹。她便也挤了进去。

屋里，已经退休的杜院长正在向记者介绍情况。

“这些孩子，大多是有先天残疾，医院只好全力救活，矫正了他们的畸形。然后，把这些父母双全的‘孤儿’，送到我们这里来。”

只见这里有一群孩子，大的七八岁，小的四五岁，仍坐在四周全是护栏的圈椅里，看见有人来，她们傻呵呵地笑着，对着摄像机挤眉弄眼，做出各种怪相。

杜院长说：“一见这些孩子的笑容，我就想哭。这都是些原来有残疾的孩子，被父母遗弃，医院给他们治好了缺陷，却无家可归，我们只好收留下来。”

记者一脸惊讶。武润琼说：“你们拍吧。这些孩子被抛弃了，永远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谁。而那些狠心的爹娘，就是在电视机前看到了，也认不出哪个是他们的至亲骨肉哇。”

记者匆匆地往本子上记着什么。杜院长问保育员：“我去年送了个先天性白内障婴儿，在哪儿呢？”

保育员指着一个木摇篮，说：“那不是，叼了奶瓶的那个。”

杜院长说：“你们看，这个女孩，空有一对乌黑的大眼珠，却看不见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

保育员又说：“这个孩子嘴才懒呢，光认奶瓶子。也是呵，

她眼睛又看不见，只把奶嘴认作妈妈。”

武润琼用手摸摸女孩的头，长长地叹息一声。

杜院长说：“我今年拣到的两个，都随我的姓，一个叫杜选举，一个叫杜笑笑。”

记者问：“为什么起这两个名字呢？”

杜院长长叹道：“唉，总得让孩子有个名字吧？我从医院拣到杜选举那天，正逢一场大选举就叫了‘选举’。另一个孩子，给他起个杜笑笑，算是对这苦命孩子的祝福吧。”

武润琼又带着记者来到院子里。有一群年龄大些、身穿漂亮衣服的孤儿，正在保育员的带领下做游戏。

武润琼一出来，王馨娟就看见了她，她倒吸了一口冷气，不由得用手捂住了胸口：“天哪，长得那么像我丈夫的人，原来是敬老院的！”

武润琼对孩子说：“看，电视台的叔叔来给你们照相，帮你们找妈妈，咱们排排队，给他们唱一支歌。”

孩子们由阿姨排成一行，摄像机对准了他们这奇怪的队伍。

阿姨说：“我给大家起个头：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一二唱！”

一群男孩子带着小肚兜，齐声唱起来：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武润琼虽然悲伤，可一听到这样的歌声，还是喷出笑来。大家也都跟着她笑了起来。

武润琼忙阻止道：“这、小朋友唱这种歌，不太好，换一支别的吧？”

杜院长说：“那就换一支。阿姨，另给他们起个头。”

阿姨用手指挥孩子们停下，又唱道：“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一二唱！”

孩子们又唱起来。

记者说：“嗨，这也不行，咱们是同期声录音，不能唱这种歌。再换一个。”

杜院长低声说道：“记者同志，我知道，你想让孩子们唱什么歌。按理说，应该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可是，这些孩子，阿姨教他们唱时，他们全不学。”

记者吃惊地问：“什么？他们都不唱？”

“唉，他们虽然是孩子，可已经知道自己是弃婴，他们心里没有妈妈的概念，阿姨也不忍心逼他们唱那种歌。”

武润琼此时却激动地说：“院长，你最好让孩子们唱，我就要让这些被父母抛弃的孩子，都大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唤起那些父母的良知。”

杜院长摇摇头：“嗨，这话又说回来了，也不怨父母心狠，这些孩子生下来就带着先天缺陷，父母丢下他们，也是因为怕养不活。今天上午，医院院长又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叫王得水的，抛下一个畸形孩子走了。那孩子肚皮都没长全，让父母怎么办？”

阿姨还在动员孩子们唱歌。“你们看，这些叔叔是帮你们找妈妈的，你们一定得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听见了吗？”

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点头回答：“知道啦！”

阿姨又起了个头，孩子们又大声唱起来。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

孩子们边唱边流泪，他们天真的面孔上有着和年龄不符的哀伤。

杜院长扭过头去，武润琼也流下泪来。

王馨娟看着这一幕，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把自己的事儿几乎都忘了。

等一群记者呼啦啦地上了车，她才走到杜院长身边，说

道：“范院长，打扰您了，我有个母亲，想住进咱们敬老院。”

她把杜院长叫成了范院长，可她说话时，眼睛却还是瞄着武润琼。

杜院长知道她认错了人，便指着武润琼说：“这位才是范振云院长，您认错人啦。”

他的话一出口，王馨娟一下子惊呆了。

范振云？怎么会呢！这个长得酷似自己丈夫的人，竟然和自己的丈夫同名同姓？

她以为自己听错了，忙说：“您说什么？”

其实，武润琼也是大吃一惊。心想：怎么这么巧？她又找到了敬老院？她立即走开了。

杜院长是个好脾气的老人，他和老年人打交道，也习惯了他们的重复。“我说我姓杜，这位院长姓范。你找他说吧，我马上就要退休了。”

这次，他却不再重复院长的名字了。

王馨娟不好再问，便扭头去追已经走出几步的武润琼。

“范院长，范院长……”

武润琼才思过人，等王馨娟叫着追上她，她已考虑好了怎么对付她。

“什么事啊？”她故意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把头抬的高高的，看着王馨娟一步步走近。

“范院长，咱们见过面，您忘了，在百货店？您还让我帮您买玩具呢？！”

王馨娟一看她的样子，就有些发怵，为了母亲，她便堆起笑脸，故意和她套近乎。

武润琼听她这么说，更加莫名其妙，便不置可否地看着她。

王馨娟碰了个软钉子，不敢再说什么，只好低眉顺目地

说：“范院长，我母亲想住进咱们敬老院，可否请您特批一下？”

武润琼这时也看到她身边还有一个老太太，看来这个女人不是故意来找茬儿的，这才稳定下来，开口说：“想进院？找办公室办手续就行了。”

“哦，是这样。”王馨娟贪婪地望着她那张酷似自己丈夫的俊俏的脸，有些魂不守舍。“是这样，我母亲的情况有点特殊，她患有老年痴呆症，听说这样的病号得院长您特批才行。”

武润琼发现王馨娟目光中的异样，她觉得眼前这个女人不是在看自己，而是在吞吃着她，眼神如此疯狂和怪异，她忙扭过脸去。

“不用特批，你去办公室办手续吧！”

她扭身就走，把王馨娟一个人丢在那里。

武润琼感到王馨娟的目光像吸管一样，攀附在她的后背上，吸得她骨头里都不舒服。

她忍不住又回头看了她一眼，只见王馨娟正痴痴地盯着她，仿佛要把她生吞活剥了一般。

武润琼的心头颤动了一下，一种不祥之感涌上心头。她仿佛觉出了什么，心中暗想：这个女人，不可久留，她会坏了我的大事的。

王馨娟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武润琼的眼中钉，仍是满脸痴情地在心里说：“天哪，他几乎就是和我丈夫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上天怜我，让我又能看到活生生的丈夫啦！”

她在原地呆了半天，王母走过来，扯扯女儿的手，说：“阿姨，我要吃泡泡糖。”

方才，她在看那些弃儿做游戏时，看到有一个孩子嘴里吐出一个大泡泡，又惹得她眼馋，便扯着女儿向她讨要。

她这才想起正事，扶着母亲去了办公室。



办公室的人很热情地接待了她。王馨娟却开口就问：“咱们的范院长，叫什么名字？”

办公室的人说：“叫范振云呀！人家可是个百万富翁哟，我们这里有人管他叫范百万呢！”

“范振云，是这三个字吗？”王馨娟在纸上写下自己丈夫的名字，推给那个秘书看。

“对对对，一点不差。”

王馨娟觉得自己的头上仿佛被击了一棒，她头晕眼花地在心里叫道：“怎么会这么巧，长得一个样，连名字都一样？”

“喂，我跟你说话呢？”办公室的秘书见她痴痴的样子，大声说。

“哦——你说什么？”王馨娟被他惊醒，回过神来问道。

4

土坯房里静悄悄的，阳光好像长了脚一样从窗户跨进来，映照在铺了草席的大土炕上。

王亚琴一个人倚在被垛上，百无聊赖地盯着糊着破报纸的屋顶。她住的这间房子无比简陋，只有一张木桌两把铁椅，一张大土炕上的木头炕沿已经被虫蛀了，整个环境比监牢好不了多少。

门是锁着的，窗子上带了栅栏，她是被武润琼囚禁在这个棚户区的三间土房里了。

王亚琴望着这噩梦般的房屋，不知自己为什么这么命苦，被武润琼这种男不男女不女的人绑架到这个贫民窟里，用她的话说：陪她五年。这才刚刚过了两天，她已经要闷死了。

在她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奇怪而矛盾的情感。

武润琼以男子身份出现的那些日子，她和她在一起，的确

感到无比幸福。

武润琼能言善辩，是个极好的伙伴。她举止文雅潇洒，性格活泼开朗，对有些内向的王亚琴很有吸引力，觉得武润琼比她结识的任何一个男子都有趣。

尤其是武润琼对她彬彬有礼，爱慕她又爱护她，就是坐到一块，都保持一种微妙的距离，两人之间总有半尺宽。

“这叫诗意的距离！”武润琼风趣地说，“你知道那些平凡的男人和女人为什么很快就厌倦了吗？就是因为他们靠得太近，失去了神秘感，就失去了美、失去了爱情。我和你之间，永远保持一种诗意的距离，就能永葆爱情的无穷魅力。”

王亚琴当时不知道武润琼女扮男装，保持“诗意的距离”，其实是害怕她的女儿身份露了底。因此，把她这套理论视为至理名言，格外崇拜武润琼。

“一个好的男人爱女人，应该像爱花一样，欣赏她，而不是摧残她；栽培她，而不是占有她……”武润琼夸夸其谈，其实她是在用一个女人的观点来评价男人，让同是女人的王亚琴听得格外顺耳入心，对她的“爱”也就格外珍惜和受宠若惊。

然而，当她得知武润琼是个女人的那一刻，心里涌起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厌恶和憎恨。

那天她立即把父亲打发到了小旅馆住下，自己一个人守在屋里，只等武润琼回来。

武润琼浑然不知自己假男人的身份已经被王思果揭了底，屋子里等待她的不再是柔情脉脉的情人，而是一个复仇的女神。

她像往常一样，吹着口哨，抖擞着浑身魅力，一进门就大声喊：“亲爱的，我回来啦！”

没有人应声。王亚琴一听到她的声音，她的心又软了，方才准备好的一大堆难听的话，全说不出口了。她只是像一个受



了委屈的孩子一样，兀自流下屈辱的眼泪。

她悲哀地发现：自己是从心里爱上了这个不男不女的人妖。因此一想到要和她分手，她只觉得有一种切肤之痛。

难道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她们命中注定是一对情侣吗？”

武润琼有点奇怪，每回她这么一叫，王亚琴就会像一只小鸟一样，扑楞楞地从房间里飞出来，却又在房门口收住脚步，像古代的女子一样掩面而笑。

她这些酸溜溜的小动作，都是自恃高雅的武润琼驯化的结果。她告诉王亚琴：“我讨厌肌肤相亲，只愿你在远远的地方，偷偷地看我一眼，不胜娇羞地低头一笑，像一缕芳魂一样地围绕着我转，让我时时感到你，却永远不会因为缠得太紧而厌倦……”

她这些浪漫的理论，若是遇到一个泼辣点的女子，早就识破她的机关。

她根本就没把王亚琴当成人而只当成她是一个鬼魂，没有实体的存在。

只可怜王亚琴自从步入社会，因为长相出众，被那些色胆包天的男人纠缠怕了，那个包工头子自恃花八十万买了她，只把她当成性工具，没把她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因此，她并不知道正常的男女之间到底是个什么情景，只觉得武润琼的格调更加高雅和超凡脱俗，颇符合她这柔弱女儿的爱情空想。

因此，两个人在精神上打得火热，每天眉来眼去，暗送秋波，反倒足以吊起了王亚琴的胃口，她觉得自己的情人简直是高不可攀，如仙人一样不得近前，却更加惹她爱恋。

这种爱情，极大地满足了她那颗备受世俗男人摧残的女儿心。

做女孩时，王亚琴也是心高气傲，不把追求她的男孩子放在眼里，高高在上。

她觉得自己被那个包工头子之类的男人，用那根金钱的丝线把她从天上扯到了泥沼里，她一下子从仙女变成了女奴，任由那个男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像喂养的一只鸟一样，关在笼子里，失去了自由。

而只有武润琼的“爱情”，使她还了原，在武润琼深情地痴痴地注视着她的目光里，她觉得自己重新变成了一个仙女。

武润琼见她呆立在窗前不动，就走过去，轻轻扳过她的肩膀，发现她已是泪流满面。

“达令，你怎么啦？”武润琼一边掏出洁净的手绢给她擦眼泪，一边问道，“谁欺负你了？”

王亚琴看着她那英俊的面庞，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呜呜咽咽地哭泣不止。

她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说出自己受到欺骗的那份伤心和痛楚。

她也不知道一旦自己说出真相，又将如何面对这一份尴尬的“爱情”？

可悲的是，她已经习惯了武润琼为她创造的这份又温馨又高雅的“爱情”佳境，让她再回到任何一个浊气熏天的男人身边，她是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

这让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武润琼发现了地上有一个旅行包，便知道有人过来了。

“谁的旅行包？谁来了？”她机警地四处看看，想找到王亚琴情绪恶劣的原因。

王亚琴低声说：“润琼，你、你为什么欺骗我？我的表弟王思果来了，他、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武润琼一下子呆住了，她那张美丽的脸立时变得灰白，好

像生命从那上面消失了一样。

王亚琴看了心疼，想走过去，却又及时止住了脚步。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像从前一样依恋她了，那是不正常的，那种感觉让她自己都反胃。

武润琼呆了片刻，仿佛从梦里清醒过来，她向王亚琴走了几步，也站住了。

“你都知道了？也好，省得我整天提心吊胆地害怕被你发现。可是亚琴，你别怪我，我不是欺骗你，我、我的确是个男人。只不过，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给我做了手术，那是一个悲惨的错误。琴，我没有错，错的是命运……”

她的声音本来就十分沙哑，此时更为低沉，她给王亚琴讲了自己的悲惨的故事，就像一把破旧的二胡，被一把同样破旧的弓弦拉响了，那种沉痛的声音，令王亚琴永远难忘。

“你说的……都是真的？会有……这种事？”

王亚琴不仅受了感动，更受了惊吓。她怯生生地抬起头，仔细打量着她爱了两年的意中人，觉得她是那么不真实，她的可爱的额头，美丽的面庞，生动的嘴角，都曾令她当作一幅画一样百看不厌。现在，她却觉得那是一张不存在的画，那是一个玩笑。上天和她开的一个玩笑。

“这是真的。自从爱上了你，我就不断自省，我爱你是对还是错，是爱情还是罪过？我翻阅了古今中外大量的有关书籍，甚至跑回我的出生医院里，找到了当年的那个大夫，才弄明白了自己的出身之谜……”

她的声音又像一把沙哑的二胡一样响了起来，重重地在王亚琴的神经上拉扯，让她不忍卒听。

“亚琴，是对你的爱，使我发现了自己原来是个男人，让我明白我为什么如此排斥男人。和他们在一起，我有同性恋的感觉；而和你在一起，我的身心才自然和谐，就像一把琴找到

了一个最优秀的琴手一样，发出轻松和快乐的音响……”

“可是，我不舒服，我没法面对这个事实，我……”

王亚琴呻吟一样地叫起来，她现在从武润琼身上处处能看到女性的特征。

她那么白皙的皮肤，当王亚琴把她当成一个男性时，那是令她心仪的一种纯洁的颜色。

而当她得知她是女人时，她为自己过去的迷恋而羞愧。

她那英俊的面庞，当王亚琴觉得她是男性时，那是让她心醉的面孔，她在心里暗暗把那副面孔称为“我的太阳”。每天以看见她为乐，就像向日葵追逐着阳光。

而当她得知她是女人时，那种迷幻的色彩消失了，她觉得那不过是一张平凡的面孔，她用同性的目光挑剔地看着她，觉得她的眼角太吊了一点，眉毛太浓了一点，嘴唇的线条太硬了一点，鼻子的挺拔也显出是一种缺点而不是优点，让她不再欢欣而变成了嫉妒。

这种变化太可怕了，王亚琴那脆弱的神经根本承受不住。她用双手蒙上了眼睛。

“润琼，你别折磨我了，你让我走吧，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你就像一个神话里的人，变来变去，我实在不能爱一个幻像啊！”

武润琼惊异地看着她，王亚琴痛苦的神色打动了她。

“好吧。你可以先离开我，但是，我给你有限的时间。或者说，我给自己一个时间，我已经凑够了做变性手术的钱，等我完全恢复男儿身的时候，你一定要再回到我的身边……”

王亚琴的思路被一个小孩的脏脸打断了。“门板妈妈”最小的女儿爬到了窗台上，好奇地向她的屋里张望。

王亚琴仿佛从一个梦中醒来，她已经清醒了。她对自己



说：“我一定要从这里逃出去。”她知道武润琼的变性手术失败了，等待她的只有这种尴尬的处境。

她看到“门板妈妈”走近了她的窗户来抱小孩，心中有了主意。

“大姐，你能帮我打一个电话吗？”她从身上掏出十元钱。“我被人贩子拐走了，是被我丈夫买来的，你能不能给我打一个电话，让我的家人来救我？”

“门板妈妈”不知是没听懂她的话，还是不敢惹事，总之，她没有搭腔，扯下小孩就走开了。

其实，武润琼早就用钱把“门板妈妈”收买了。她给了她五百元钱，让她帮自己看着王亚琴。

“我的妻子有精神病，会出来打小孩，我只好把她锁在屋里。你帮我看着她，我每个月都会付给你这个数。”

“门板妈妈”对这个英俊青年本来就爱慕不已，又得到了她的钱，当然不会搭理王亚琴了。

王亚琴长长叹息一声，琢磨着怎样逃出这个土屋子。

5

王思果今天接到了两个电话，每一个对他都是致命的一击。

上午，王思果正在公司里设计软件，桌上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来看看，是个不熟悉的陌生号码，他不予理睬，继续工作。

可是手机又响了，还是那个电话，他不由得动了好奇心：是谁这么急着要找他？

他接听后，却有一个陌生的声音，像长官训话似的，叫着他的名字，说道：“你是王思果吗？”

王思果只好说：“是我，有何贵干？”

“有何贵干？我现在马上就以爆炸未遂罪逮捕你，你还一副轻松的口吻，有何贵干？”

王思果的头皮一下子发麻了，他语无伦次地说：“你、你是谁？什么叫……叫爆炸未遂？”

那边的声音又冷又硬：“王思果，你也太胆大包天了，你居然给宋博士寄来了一枚炸弹。你想干什么？幸亏宋博士及时报告，我们排除了险情，不然，你现在就得偿还三条人命！”

王思果在心里叫道：“完了，完了。没炸死那个小子，倒让他抓住了把柄，这、这可怎么办？”

他本来是想炸死宋大夫，自己再寻了断，听说“爆炸未遂”，他就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瘫软在椅子上。

“王思果，你是遇上了好人，宋星月博士心太软，不准备起诉你。不过，我以我们医院保卫科的名义，也以法律的名义正告你：如果你再敢对宋博士有这种类似的举动，我们就对你采取武装行动！”

那个保卫科科长是个退伍兵出身，没多少文化，说话难免漏洞百出，加之他气愤填膺，有人要向医生下手，就是在蔑视他保卫科科长，所以，他也不管文理是否通顺，专拣吓人的词来打击王思果。

“你听见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一定要砸到你的狗头上，你别不自量力……”他见王思果不吭声，把文革时的词也翻腾出来，教训了他好一会儿，才放下电话。

王思果知道自己是惹了大祸了。医生未死，他当然不甘心自杀，可又被保卫科抓住了小辫子，他心里别提多么沮丧了。

在椅子上呆坐了一会儿，他才想起向表弟兴师问罪。

他拨通了表弟寝室的电话，表弟不在，他恨恨地说：“我是他表哥，你马上找到他，说我要跳楼，临死之前，必须见到

他！”

那个接电话的学生吓得大叫一声，就没了动静，不知是跑去找人了，还是吓得晕倒了。

王思果气呼呼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不一会儿，他的手机响了，他以为是表弟打过来的，劈头就骂。

“该死的，我白给你一万元了，你的炸弹根本就没响！”

那边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表弟，是我，我是你表姐王亚琴，你乱骂什么呀？”

他一听这个声音，吓得大叫一声，就把手机扔了。大声叫道：“活见鬼了！我表姐，我表姐死了！怎么会给我打电话？”

他亲耳听到自己的表叔哭表姐，向他讨人，现在听到这个电话，直吓得魂飞魄散。

手机扔在地上，仍有女人在里面叫：“喂，思果弟弟，你别怕，你接电话呀……喂——”

王思果不敢伸手拿电话，只是蹲下身子，大声说道：“表姐，你是人是鬼？”

“我当然是人啦。我根本就没死，跳江是假相，我的水性那么好，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假死？害得你爸爸要找琼琼报仇，要杀了她。幸亏我拦着，要不，准出人命啦！”

“表弟，现在也要出人命啦。你快点来吧，我被武润琼绑架了，她把我锁在屋子里，可这屋子已经起火了……”

王思果一听，却高兴地叫起来：“什么，你和琼琼在一起？琼琼没吃老鼠药哇？”

王亚琴尖叫起来：“救命啊！火窜进我屋里了，表弟，你快点来呀！”

“你在哪里？”王思果这才着急起来。

“我在棚户区，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反正你来了，就能

看见这里有一栋着火的房子……”

王亚琴哭泣起来，王思果不再啰嗦，拔腿就向外面跑去。

此时，棚户区里果然是大火熊熊。火是在一瞬间着起来的，让人猝不及防。

6

傍晚时分，武润琼回来了。

王亚琴在窗口看见了她却扭过头，躺在被垛上装睡。

房门一响，武润琼走了进来，她进门的第一件事是问候王亚琴。

“琴琴，别装睡了，我都听见你和门板妈妈说话了。”

王亚琴故意不睁眼睛，因为只要一看到她那张英俊的笑脸，她的心就会不争气地软下来，逃跑的念头顿时就会化作乌有了。

武润琼特爱给别人起外号，比如，她给邻居那一家子都起了可笑的外号。

那位母亲叫“门板妈妈”，那个大女孩武润琼管她叫“屎克郎子”，因为她常爱占住厕所久久不出来。

二女儿叫“蛤蟆骨朵精”。武润琼见她总爱守着一小片水洼发呆，说她前世一定是一只青蛙的蝌蚪。

她管人家第三个女孩叫“鸡大腿儿”，她的口袋里总装着一只鸡的大腿骨。可怜这个家庭不知哪天买过一只鸡，而她分得了一只大腿，吃完鸡肉之后，她就恋恋不舍地把鸡骨头装进了口袋里。

“门板妈妈”发现了，给了她一巴掌，让她扔掉。她却好像有了什么新发现似的，把骨头举到妈妈面前，天真地说：“妈，这只鸡大腿可香呢，我装在口袋里，就总能闻到鸡肉味。”

最小的那半块砖头高的小家伙，武润琼给她起了个最有趣的名字：“小知了龟儿”，那是一种会爬树的蝉小时候的名字。蝉在“知了龟儿”阶段，刚从地下钻出来，还没长翅膀，只有头上的一堆细爪和圆溜溜的肚子，非常像整天不穿衣服，光着身子挺着小圆肚皮的邻家小女孩，而且她极爱尖叫，“小知了龟儿”的名字，对于她简直是名副其实。

幽默的武润琼哪容她闭着眼睛清静，她的拿手好戏是把王亚琴逗笑。

“琴琴，快起来看，‘屎克郎子’爬上窗口看你来啦。”她用体育解说员的快速的怪里怪气的腔调说，“快看，快看，‘小知了龟儿’拖着她的大绊脚石也来了！天哪，她在半路上跌了个跟斗，刚要哭，‘蛤蟆骨朵精儿’从地上拣了一个果子塞进了她的嘴里了。她不哭了，惊喜地吃着。哇，原来是一只辣椒！她被辣得尖叫起来！还是‘鸡大腿儿’机灵，她飞快地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只鸡骨头，塞进了‘小知了龟儿’的口里，现在‘屎克郎子’揪住了‘蛤蟆骨朵精’的头发，骂她为什么给小妹喂辣椒？‘蛤蟆骨朵精’委屈地哭起来，说，我是想给小妹拣一个黄瓜吃呀——”

听着这么古怪的现场解说，王亚琴就是铁石心肠，也得让她逗笑了。

她先是憋着不笑，实在忍不住就在肚子里咯咯咯地笑，好像下了蛋的母鸡一样，最后，笑得在炕上打起滚来。

武润琼见她笑了，拍拍手，又说：“本次门板妈妈家各种小动物的体育大赛到此结束，本解说员要给琴琴做晚饭去了。”

和王亚琴在一起，她就像一个模范丈夫一样，承包了所有家务，王亚琴生在南方，口刁得很，她居然学会了烧一手地道的潮州菜。

王亚琴笑毕，却又哭了起来。

“冤家呀，我们为什么非得这样互相折磨呢？”她既舍不得离开这个风趣而又高雅的“假男人”，又受不了和她在一起这种尴尬和压抑的环境，不由得悲从中来，哀哀地抽泣起来。

武润琼像个情场经验老道的男子一样，又低声下气来哄她。

“琴琴，别哭。你觉得是折磨，那感觉正好对头，说明我们之间有真正的爱情，爱情就是受折磨嘛。我会加倍补偿你的。”

她温柔地给王亚琴擦眼泪，拍她的肩头，就像哄一个三岁的孩子。

“润琼，你放了我吧。你对我的好，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可我这样，实在是活不下去了。要不然，你就一刀杀了我吧！”

王亚琴嘤嘤抽泣着，她被这种畸形的爱情中那更为强烈的负罪感折磨得痛不欲生。

“琴琴，你别不知足了，和我在一起有什么不好？强似你被那些污烂男人当工具使！你就忘了包工头子对你的虐待了吗？”

“可你对我的好，我承受不起呀！”王亚琴不知怎样才能让心理畸形的武润琼明白，一个正常的女人，对同性恋的那种生理上的厌恶和心理上的排斥，就像她永远不明白武润琼的变态心理一样。“咱们就好像天堂和地狱的两个人，不能沟通，你不明白我，我也不明白你，这样在一起，就是互相残杀。”

“哎，你怎么能这么说？咱俩不是有过美妙的初恋时光吗？”

武润琼指的自然是王亚琴不知她是女人的那一段时光。

“那是虚假的，不算数的。那时，我不知道……”王亚琴哭得泪眼婆娑。

“那你就还装作不知道好啦。”武润琼说，“要不这样，你



允许我把你当成我的妻子，但你可以把我当成你的随便什么人——妹妹、姐姐、哥哥、弟弟都行。我并不想强迫你，只要你和我在一起。好不好？”

武润琼细声细气地哄慰她，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王亚琴的心又软下来了。

“润琼，你就逼我吧，直逼到我死给你看！”

“啊，你可别死，你死，你父母怎么办？”

“反正我已经为你死过一次了，我父母也早就以为我死了。”

“那可不一样，我现在每月都往你家里寄钱。你要是真的死了，我也随你而去了，那你的父母可就真的没有活路了，你弟弟上大学也就没人供了。你们王家就真要衰败了。”

武润琼的话，击中了王亚琴的要害。她被那个包工头子占了便宜，就因为欠了他的钱。而和他断了关系之后，是武润琼一直在帮助她往家里寄钱。

“而且，你摸着良心想一想，只有我对你是真心付出，不求回报的。那些男人都是在买你的青春，只有我是呵护你的青春，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王亚琴哑口无言了。在不知道她是女性之前，武润琼除了给她快乐和幸福之外，从未向她索取过什么。这令她无比感动，对她爱得也死心塌地。

可自从她得知了她是女儿身之后，就觉得这一切都变了味，她不但不觉得武润琼的不索取是一种恩情，反倒是一种罪孽了。

两人正拌着嘴，王亚琴突然闻到了一股焦糊味。不一会儿，她就发现从那高粱秸铺就的屋顶，窜过来了一股股浓烟。

可她全神贯注地在和武润琼谈判，看到了也不想说，怕打



断了话头，直到武润琼也被浓烟呛得咳嗽起来，两人才发觉不好了，一定是邻居家起火了。

武润琼转身就往外跑，她跑出了几步，又返回来，把门锁上了。王亚琴气得大叫：“起火了！你还锁门，你想烧死我呀？！”

武润琼根本没听见她的话，她只看到邻居的房顶上已经烈焰腾腾了……

7

武润宏审了一下午嫌犯，从审讯室刚出来走近刑警大队办公室，就听见桌上的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他几步冲进去抓起电话。

“喂，我要报案，棚户区失火了，是一个男人纵的火，我亲眼看见的，你们快来抓他吧！”

武润宏大声问：“喂，你是谁？”

“这不重要，那个男人太可疑了，我一看见他，就觉得他有问题。”

“他住在什么地方？”

“棚户区十六栋东首，他叫范振云……”报案人把电话挂了。

武润宏用手拍拍脑袋，嘀咕道：“范振云……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

他猛然想起前几天刑警大刘向队长汇报，说有一个中学教师来报案，她丈夫范振云的遗体在火葬场失踪了，要求公安机关立即侦查。

“这个纵火者也叫范振云，这不会是偶然的吧？”

武润宏边考虑，边向刑侦支队周队长汇报了这一情况，周



队长派他和刑警大刘一起立即去棚户区。

路上，一辆救火车鸣笛尖叫着，从后面超过了他们。

“哎，武神枪，咱们怎么和救火车一路哇？”

大刘一边开车，一边好奇地说。

“一路就对了。棚户区失了火，有人举报了纵火者，正该是同路。跟上救火车，咱们就不用问路了。”

大刘边开车，边说：“哎，武神枪，我昨晚看了一则新闻，越看越纳闷。你说，现在的电视台也太能炒作了，报道一个南方大富翁，说他捐资几十万，来咱们市投资办敬老院，这事本来就有点玄乎。更有意思的是，电视台居然替这个捐资人保密，打出他的头像又用马赛克遮挡，我一下子就笑喷了饭。怎么做好事还怕露脸？就像咱给嫌疑人脸上打遮挡一样。”

武润宏是个细心的人，他不由得警惕起来。

“是不是那个家伙有什么前科，才怕露面？”

“我也说呢，说不定是黑社会的，为了洗钱，才来咱市办福利事业。咱们还不知好歹，屁颠屁颠地给人家作宣传。”

“说得有理。哪家敬老院？抽时间去访一访。”武润宏只要一说起案子就来了精神。

“就你夸我，我老婆却骂我，说我是职业病，看谁都像是罪犯。”大刘嘿嘿笑起来。

提起老婆，武润宏不说话了，吴小倩和他的关系越来越僵，昨天已经正式向他提出了离婚的要求，他不知小倩为什么如此绝情。他用房产抵押给她的情人做担保，也没挽回她的一点感情。

他们的车子紧跟着消防车驶进了棚户区，这里已经是人山人海，整个棚户区的人都出动了，纷纷主动前来救火。因为这里的房子都是草屋顶，一家失火，如果不及时救助，就会像诸葛亮烧战船一样，火烧连营。

因此，只要有了火灾，不用谁动员，那些人家就会拿着大盆小罐，提了汤汤水水来救火。

已经有六七栋房子着了起来，武润宏一时找不到哪里是十六栋，只好下车打听。人们忙着救火，没人回答他的问题。

他只好找到一个小脚老太太，打听哪里是十六栋，老太太又耳聋，跟他打岔：“石榴红，现在哪有石榴哇？”

等他们好不容易找到十六栋时，只见这里已经烧成了一片废墟，院子里有人跑来跑去，一个小孩的尸体烧得焦糊，摆在地上，另外几个小孩也烧得或是熏的面目焦黑，正哭喊着找妈妈。

武润宏分开人群走上前去，只见一个身板宽阔的女人正疯了似的往还冒烟着火的房子里闯，去抢救那可怜的家私，而有一个男人正拉住她，大声说：“大嫂，你不能进去，太危险了！”

这熟悉沙哑的声音让武润宏为之一怔，他定睛一看，见拦腰抱住女人的男子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妹妹武润琼。

那天他接到王思果的报告之后，和东郊的片警小李查遍了临时暂住人口登记卡，没有发现妹妹的踪影。

她此时出现在棚户区，只能说明她住在这里。

只见她拉住了门板妈妈，把她交给了另一个女人看护，她自己则把那个将死的小孩子，抱上了救护车。

武润宏以为她马上就要上车去医院，匆忙地赶过去叫了一声：“润琼——”

武润琼像被烫了一下，浑身一抖，扭过脸来，看到了哥哥。

“你，你怎么来啦？”她的脸上抹得黑一道白一道的，西服领子上沾满了烟灰。

“润琼，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武润宏扯住妹妹，想把她拉到僻静一点的地方说说话。

武润琼却甩开哥哥的手：“你也不看看时候，这里都火上火上房烧死人了，我哪有时间跟你拉家常？”

她这一嚷嚷，许多人都对武润宏侧目，他顿时脸红了起来。

武润琼乘他不防备，拉起另一个女人就挤进了救护车，随手“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

武润宏知道她这一走，就又会了无消息，急得也想上车，武润琼却在里面催促司机立即开车。

救护车“呜”的一声开走了，尾部窜出一股浓烈的汽油烟，扑到武润宏的脸上。

门板妈妈撕心裂肺地哭叫着，痛哭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和家园。

此时，武润宏的手机响了，又是方才那个报案者的声音：“方才那个男的，就是范振云，你怎么让他跑了？”

武润宏机智地扭头到人群中寻找打电话的人。这里乱糟糟的吵成一片，有人劝慰，有人扑打余焰，他找了一遍，没发现谁的手中拿了手机，却看见王思果满脸焦急地挤了进来。

“大哥，琼琼呢？有人告诉我她在这里，她受伤了没有？”

“谁告诉你琼琼在这里？”

“有一个女人给我打电话，说她被琼琼绑架了，而且又起了火，她可能会烧死在里面了。”

武润宏的脸上有了怒意，他明白妹妹为什么躲在这里了。原来，她是和一个女人在这里继续圆她的“男儿梦”，他觉得自己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他为妹妹的荒唐和固执感到难过和羞愧。

可他来是调查火警的，只好眼睁睁看着妹妹的车消失在土路上。

第八章 一个幽灵在游荡

1

窗外已是暮色四合，灿烂的白天在落日里画上了句号，炊烟袅袅升起。

往日，这是王馨娟最忧伤的时候。看到别的夫妻双双赶回家门，两口子亲亲热热地携手下厨，家家窗口里现出天伦之乐的灯光，惟有她的家门户清冷，她甚至不愿意开灯，只蜷缩在沙发里，拿一包方便面，就打发了晚餐。

而今天的黄昏，她却格外有精神，她已经打听好敬老院院长范振云的下班时间，她决定跟踪他，看看这个和丈夫长得一模一样又同名同姓的年轻院长到底家居何处。

为了便于跟踪他，昨天她事先向门卫老头打听了范振云使用什么交通工具。

“大爷，咱们院长坐什么车上下班哪？”

她一边帮老头浇那些带刺的花，一边探问。

“嗨，说起来疼死个人啦。咱院长捐了五十万给这个敬老院，自己上下班，只踩了一辆破自行车。你看看，就是门口那辆最旧的，让人怎么看得下眼儿呀？”

门卫大爷是个孤老头，人挺善良，特别爱动感情，床头摆的都是佛经之类的书籍。

“他这么节俭，那住的也一定很朴素喽？”



王馨娟非常讨厌仙人掌之类的花，过去她母亲爱养，常常让她吃那些小刺的苦头，今天她手上又扎了一根倒枪刺，拔不出来，弄得左手又痛又痒。

“嗨，看来他住的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这咱倒不敢乱说。”

两人正说话，王馨娟看到武润琼出来了，正往门卫大门口走来。她忙躲开了窗口，怕被她窥见。

今天，她骑了一辆摩托车，戴了个大头盔，埋伏在敬老院对面的一家商店里，守株待兔，专等着年轻的院长下班。

她站在商店的落地玻璃门前，心中涌起了难言的兴奋，仿佛是第一次跟情人约会一样，心跳加快，脸色艳若桃花。

经历单纯的她没有想到，在这个男人身上会怀有一个阴谋，只是痴情地想：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母亲要不是得了痴呆，在家里服侍不了，我也不会到敬老院来。不到敬老院，就不会有这样的巧遇发生，看来是上苍怜我年轻丧偶又格外痴心，才安排这么一个机缘，让我和他相逢的吧？

她把去玩具店买玩具的武润宏和这位敬老院院长认作了一个人。在帮武润宏买玩具时，她得知他还未结婚，因为他说是给女友买玩具。一般的规律也是如此，只有做情人还没做夫妻时，男人才会对女人如此殷勤。

这个发现令她无比兴奋，她甚至异想天开地盘算着，就算他有了妻子，我也不怕，说不定他妻子很丑呢……

王馨娟对自己的长相很自信，走在大街上，她的回头率是很高的。而在学校读书时，她是大家公认的校花。

她正在冥想中沾沾自喜，突然发现院长推着自行车已经从敬老院里出来了。

她立即紧张起来，忙推门出去，差点在门坎上绊了一跤。

等她发动了摩托，跟上去时，武润琼已经走出了一段路

了。

这几天，武润琼心情不太好。“门板妈妈”家起了火，据“蛤蟆骨朵精儿”说是“小知了龟儿”在厨房里玩火点着了茅草屋。

着火后，“门板妈妈”只顾着往外抢东西，把“小知了龟儿”给忘了，她自己一个人在厨房里没有跑开，还跌进了一个地窖里。东北人喜欢厨房里挖一个地窖，四四方方的，一米宽二米深，上面盖上木板，里面放些土豆、萝卜，冬天可贮藏的蔬菜都放在地窖里。可怜的“小知了龟儿”掉进地窖去，就送了小命。

武润琼当时把奄奄一息的“小知了龟儿”抱在怀里，她是在自己的怀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武润琼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死亡，尽管是这么小小的一个生命，来到世上只有七百多天，可她的死，还是引起了武润琼深深的悲哀。

她联想到自己也会有一死，几年后，不知自己在哪个人的身边咽下这最后一口气，而且，死相将比这个小家伙还要难看百倍，她就心灰意冷。

再加上王亚琴不停地和她吵嘴要离开她，也令她失去了自信心。

她跟着“门板妈妈”又搬到了另一间泥房子里，不知为什么，她感到自己的命运和这贫穷的一家紧紧连在了一起。他们的穷困，触动了她心里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使她和“门板妈妈”格外地亲近起来。也许，她也是看中了“门板妈妈”的机灵，因为这个有四个女孩的母亲，同意替她看守着王亚琴。

今天下班后，武润琼心事重重地先拐到了东郊菜市场。跟在后面的王馨娟也慢慢地拐了进去，停在一边，想看看她都买些什么东西。

只见武润琼买了些西红柿、黄瓜、辣椒、茄子之类的蔬

菜，品种很全，但数量却很少，王馨娟猜想他家里的人口不多。

在买香菜时，那个卖菜的说：“只买两毛钱的，怎么算账啊？买一捆吧，一捆才一块钱。”

“不行。买多了吃不了，香菜烂得快。”

王馨娟惊讶地发现这个院长很会讨价还价。

因为她在后边偷偷观看，有几次武润琼差点撞到摩托车上。王馨娟害怕她认出自己，只好先出菜市场，在一个隐蔽处等着她。

等武润琼出来，王馨娟还没跟上去，就发现一个又高又大的男人拦住武润琼，两人拉拉扯扯地很不友好。

王馨娟在远处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却为她的漂亮院长悬起了一颗心。

2

傍晚，市刑警大队仍像一个热闹的蜂房，人们进进出出地显得十分忙碌。

武润宏从外面刚回到办公室，就有一个电话打进来，说他是上海市黄浦区公安分局，让武润宏他们公安局协查一个案子。

“事情是这样的……”那个上海刑警说话很斯文，有些上海普通话他还听不懂，几经反复，他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有一个上海人叫吴永金，是个小摊主。

他从上海给本市一个叫叶文雄的货主发来了一些钟表。

双方商定，由本市的叶文雄先给了一万元的定金，其余的九万元货款，要货到后，验货付清。

吴永金为了尽快拿到钱，便亲自发货到了本市，想随之拿到货款。可是不巧，那天是星期天，到银行取钱的人太多，而一大笔现金带在身上也不安全。

于是，吴永金就让叶文雄打了个欠条，让他通过银行的传真汇往上海。因为资本是借来的，所以他选择了传真汇款这种结算方法，加快资金的周转。

这天早晨，他接到了叶文雄的电话，告诉他款已汇出，让他查收。上午没有取到钱，吴永金下午两点又到了信用社。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不幸的消息，正在那里等着他。

银行工作人员拿过他的身份证一看，吃惊地说：“吴永金的钱已经提走了！”

“什么？”吴永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被告之：就在十分钟之前，也有一个叫吴永金的，拿着身份证，把那笔九万元的汇款提走了，身份证的号码和他的完全相同。

吴永金立刻抖成一团。他叫道：“天哪，这个人莫不是个鬼？他怎么知道我的身份证号码？他又怎么知道我取款的日期？”

原来，就在真正的吴永金上午九点到信用社时，那个假吴永金已经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信用社。

他拿出身份证要求提款，得到的答复是款没到。

真吴永金一小时后到达，得到同样的答复，他便走了。而那个假吴永金却守在信用社。他连午饭都没吃，一直等到下午一点五十，营业员王一青到业务部拿到报单，出纳员将假吴永金的身份证取款单都一一核对过，见完全相符，就把九万元交给了他。

那人接过后，直接放进背包，匆匆离去。

此时，真正的吴永金真是欲哭无泪。

那个假吴永金就在他的眼皮底下把款提走了。而他上午下午都比骗子晚了一步，真让他追悔莫及。

他反复追问工作人员，知道骗子三十岁上下，身高一米七十，留着小平头，戴一副黑边眼镜，身穿白棕两色格子的夹克，是个英俊的年青人。

此时，若能抓住骗子，吴永金宁愿拿出九万元悬赏。因为这个“鬼”一样的家伙太可恶了，让人防不胜防。

可是，人海茫茫，他又到哪里去捉这个“鬼”呢？

于是，吴永金向上海警方报了案。

公安人员对这起神秘的巨款冒领案，也颇感棘手。

假吴永金要冒领巨款，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他起码得知道汇款人、汇款银行、取款人、收款银行等等许多确切的信息。

可是，据吴永金回忆，这笔汇款，他只和老婆讲过，没有第三者知道。

在外地时，他的身份证总放在提包里，包也一直放在叶文雄家。

警方认为：叶文雄和他的儿子有作案嫌疑。

可是又一分析，假吴永金用的身份证地址是“上海市 XX 街 XX 号”，和吴永金的地址不一样。如果是叶家父子作案，用吴永金的身份证复制，怎么会有错？

所以，只好请武润宏他们公安局调查一下，叶文雄还和什么人说到过这笔汇款的事。

武润宏向周队长汇报了这件蹊跷的案子，周队长也是闻所未闻。

“武神枪，你不是最爱动脑筋吗？那这件案子就由你去办。虽然发案地在上海，但问题肯定是出在咱们市的银行。你就说查一下叶文雄，看他在哪个银行汇的款，我估计，这个鬼可能

就在内部。”

武润宏领命出发，坐在车里，他还在苦苦思索：会是银行的人作案吗？或者，是叶家还有别人插手此事？

他考虑了多种可能性，就是没考虑到：这是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那个“鬼”，竟然就是自己的妹妹武润琼。

3

拦住武润琼的不是别人，正是王思果。

那天，他接到表姐王亚琴的电话，火速赶到棚户区，可却扑了个空，只见到了武润宏。

他看到武润琼住的房子已烧成了废墟，他又一次失去了目标。

这几天，他苦苦等候表姐王亚琴的来电，却一直没有消息，失望之余，只好自己再度侦察。

他从小贩子那里摸清了武润琼早上常去东郊买菜而晚上常在西郊买菜的特点，今天晚上，便埋伏在西郊菜市场，把武润琼抓了个正着。

武润琼一见王思果，神色大变，扭头就走，却被王思果那两只铁钳一样的大手紧紧箍住了胳膊。

他急切地说：“琼琼，我可找到你了。你别走，我为你差点杀了三个人呢！”

武润琼知道一时摆脱不掉他，又见他胡子长长、眼中布满了血丝，肯定是昨晚睡眠不好，此时一向温顺的王思果是最不讲理的时候，她便低声说道：“傻果子，你别当众拉拉扯扯的，让人看了笑话。”

王思果却不顾一切地紧紧抓住她，仿佛武润琼是只小鸟，他一松手，她就会飞走了。

“我不怕人家笑话。没有你，我连命都不想要，我还怕别人笑话？我告诉你，一听说你买了老鼠药，我就不想活了，我做了一个炸弹，寄给了那个该死的宋大夫，想炸死他，我也跳楼到阴间去找你……”

王思果用东北汉子的大嗓门像个高音喇叭一样地吵着，引来一些人围观。

武润琼冷下脸来：“行了，行了，你别在这里广播了。咱们找个地方说话去！”

“你说去哪儿呀？”她一变脸，王思果的口气就软下来，顺着她的心意，帮她推起了自行车。

武润琼其实哪里也不想去，她只想快点回家给王亚琴做饭吃，等和他走到离市场门口远一点时，就又站住了。

“思果，你干嘛到处找我，你知道我得了什么病吗？”

她决心用身上的病，吓退这个痴情的汉子，否则别想甩掉他。

“我不管你得了什么病，只要你在世上一天，我就陪你一天，你走了，我和你一起走。”

武润琼知道，王思果就是这么一根筋，他的思维永远是直线的，不拐弯，就是俗话里说的撞上南墙都不回头，见了棺材也不落泪的那种死心眼儿。

“我得的是超级癌症，你懂不懂？我不能和你在一起，你就当我死了，好不好？”

“不好！”王思果根本不相信她的话，“你的病是心病，一心想做个男人。你骗我说死了，就为了找那个宋大夫，让他给你做该死的变性手术。”

他在暮色中看着武润琼，又心疼又心酸，想起自己这些天为她担惊受怕，眼角就湿了。

“思果，我没有骗你。我查出了艾滋病毒，你不信，我可

以给你看化验单！”

武润琼知道不说出真相，这个王思果是不会放过她的。

王思果听到“艾滋病”三个字，果然变了脸色，武润琼心中有些宽慰。

“不过，你千万不要去告诉我的家人，我不想让他们为我担心。你知道就行了，我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过几天安生日子，医生说我的日子不多了。”

王思果还想说什么，武润琼用一个手势制止了他。

“思果，我的心情现在你应该能够理解了吧？你别勉强我，你要是硬带我回去，我也会想法逃走。我不想让人看到我不体面地死在谁的面前。思果，你多保重吧。我走了。”

说完，她骑自行车，把五大三粗的王思果丢在了路边。

武润琼甩开了王思果，就一门心思赶路，她看看表，心急如焚，担心王亚琴在家里会挨饿。她昨天飞往上海，只给王亚琴买了些方便食品，今天下午一下飞机，她到单位扎了一头，就赶到菜市场。想多买几样菜好好做一顿晚餐，因此，把车子蹬得飞快。

王馨娟在后面尾随着她，她一点都没有发觉。

王思果被武润琼的话击中了，站在路边，老半天没反应过来。等他回过神来时，发现武润琼已经走远了。

天也快黑了，路上的行人匆匆往自己的小巢赶，王思果却没有心思回家。

他万万没有想到武润琼得的是艾滋病。凭着他那有限的一点常识，他知道艾滋病是传染的，而且听说得这种病的人死得很惨，一时他真让这个不幸的消息给吓住了。

他这个人有个奇怪的毛病，什么都不怕，却最怕打针和拔牙，一见到牙医那些铁器，他就浑身哆嗦。

他敢陪武润琼跳楼、投江，却不敢陪她生病。他想像着自



己和武润琼一同得上艾滋病的情景，就觉得头皮发麻，不寒而栗。

他在街上盲目地走着，面无表情，眼光呆滞。

他现在才相信宋大夫说武润琼曾经有过吸毒史，被传染上艾滋病毒的话，的确是真的了。

“天哪，是我错怪了宋大夫。”他那颗既粗暴又温柔的心深深自责了。

他走到街心的一个交通岗前，坐在没有了警察的交通指挥岗圆圆的木盘上，掏出手机，给表弟打了一个电话。

“表弟，是我，我真得谢谢你，那天做了个不能自动爆炸的炸弹……”

表弟在电话里说：“表哥，你，你怎么又来了？”

王思果曾经把表弟从学校里叫出来，臭骂了他一顿，并且讨要那一万元劳务费，说他是那个不中用的家伙，骗了他的钱，其实根本就不会制造炸弹。

表弟委屈地说：“哥，你别骂我，我是故意没做完就装进了礼品盒的，我是个大學生，哪能让你去杀人呢？！”

王思果当时扬起蒲扇般的巴掌对准表弟就扇了一个耳光。

“你干的好事，你行了善，让我死不了又活不好！”

今天表弟一听他又提炸弹，就吓得要命。

“表弟，我真心感谢你，是我错怪了那个宋博士，幸亏你救了他，不然，我……唉，别说了，我挂了，别记恨我，那一万元我不要了……”

他挂了电话想了想，又拨通了武润宏的手机。

“大哥，是我，我……我有件事，得跟你商量。咱们得救救琼琼……”

“什么，你、你找到她了？”武润宏惊喜地说。

“我找到她了。可她，可她……”王思果一下子又想起了

武润琼的话，让他不要告诉她的家人。

“她在哪里？”

“她，她方才和我在一起，现在，又不知去了哪里……”

王思果语无伦次地喃喃着，武润宏急得叫起来。

“哎呀，你怎么啦？说话没头没脑的，我正在四处找她，她改了名字，又到棚户区放火，她闯下大祸了！”

王思果喃喃地说：“大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4

武润琼好不容易摆脱了王思果，匆匆赶到家里，一进院门，就大声问“门板妈妈”：“大嫂，我家里的今天没闹事儿吧？”

“门板妈妈”失去了“小知了龟儿”，也没见怎么伤心，仍笑眯眯的，正从一口井里打水。

“没事儿，她一下午都在屋里听音乐。”

武润琼三步两步进了院子，打开了紧锁的房门。

王馨娟远远跟在她身后，见她骑车拐进了棚户区，心中大惑不解：怎么，他不是百万富翁吗？怎么会住棚户区里？这地方是市里的贫民窟，他竟然在这里安了家？

她想弄明白，又怕被她发现，就不敢再往前跟踪。不过，她又有了一个主意。

明天，她就在这个棚户区的小道上等他，而且装成行人跟在他后面，那样目标小，更容易跟踪到底。

武润琼进了家门，大声说：“琴琴，饿了吧？我在十分钟内做好饭，你先吃点巧克力，充充饥。”

她把巧克力盒子递给躺在炕上的王亚琴，王亚琴却不接。

“怎么啦，还生气哪？”武润琼向她扮了个鬼脸，“我今天弄了九万元，明天就一次汇给你父亲。”她从包里抽出一捆钱来，摆到炕上。

王亚琴呼一下从炕上坐起来，惊恐地看看窗外，低声说：“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的钱？”

“这你就别管了。琴琴，我就是为你犯罪做牢，也心甘情愿，只要你明白我的心。”

她紧紧盯着王亚琴的脸，希望从那张纯情的面孔上，看到她渴望看到的東西。

王亚琴的脸却皱成一团。“润琼，你别胡闹，把钱从哪里来的还回哪里去，我不需要你为我这么搞钱。”

“看来，你对我还是关心的。”武润琼笑了。

往日，她这种笑容，会让王亚琴沉醉不已。

可今天，王亚琴看到她的笑却不寒而栗。她明白：武润琼是想用犯罪手段，把自己和她的命运紧紧缠绕在一起，让她死心塌地留在她的身边。

“润琼，你别折磨我了。你告诉我，这些钱是从哪里弄来的？”

“你别急，等我给你做好了饭，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

武润琼转身进了厨房，把王亚琴一个人丢在屋里。

王亚琴盯着炕上那堆钱，越看越害怕，急忙用一个枕巾盖住。可想了想，又从枕巾下拿出来，重新装回武润琼的包里。

她知道，武润琼这次变性手术，她家里帮她筹集了几十万块钱。可这笔钱，已经让她捐给了敬老院。

那么，这九万元，就不是好道来的了。

她越想越在屋子里呆不住了，穿鞋下地进了厨房。

武润琼正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一见她来了，就给她派任务。

“琴琴，帮我剥棵葱。”

王亚琴走到墙角拿起一根大葱，边剥边问：“你快告诉我，你从哪里弄来了九万元？”

武润琼正把一堆菜放到开了的油锅里，油烟立即充满了厨房。

“你猜猜吧，我是用最高明的手段，从银行领回来的。”

王亚琴看着她身手敏捷地一会儿翻炒，一会儿切菜，不由得看呆了。

过去，武润琼为她下厨，把她感动得不得了，应该说，武润琼是在厨房里俘虏了王亚琴的芳心。

她曾在日记中感慨万千地写道：

一个叱咤风云的大男人，肯为女人系上围裙，绕着锅台转，非得有百分之二百的爱心，才能胜任愉快。

每做一道菜，要经过选、买、摘、炒等多道工序。而菜由生变熟，由无味到多味地端上餐桌，中间要加油盐酱醋，葱花味精，花椒大料等十几种佐料。而且要在油开了菜下锅的几分钟内料理停当。

我真不忍看，润琼在油烟里团团转上十几次十面受敌的惨状。她忙得焦头烂额，汗流满面，加上锅台都是给女人准备的，他一个大男人躬身弯腰去俯就锅台，更是一副悲壮的画面。

油盐酱醋岂是好应付的对手？少放一点盐，味不好；少放一点油，菜不香；在该放醋时错放了酱油，这菜就难以入口。既得择时放下去，又得及时从火上抢下来。因此，当润琼从油烟弥漫的厨房出来时，我就像迎接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致以慰问。

一日三餐已是难缠，武润琼又包揽了购物买菜。

王亚琴在大宾馆住惯了，一看见菜市场上满地肮脏的货物，吆吆喝喝的小贩子就会头晕。武润琼却每天为她光顾一次，每买一样菜都得上十几家货摊上比较，和短斤少两、以次充好、哄抬物价、欺行霸市的小贩斗智斗勇，何其难哉！

每当看到武润琼满头是汗，上得楼来前后左右提着十几个兜兜袋袋的，王亚琴就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在生活上，武润琼亦用贤妻般的关怀对待王亚琴，早晨起来备一杯开水，唤她起床，为她拿衣拿袜，像服侍孩子一样，帮她一件件穿好，再端上热奶和鸡蛋，连蛋皮都剥得光溜溜的。

若是一个女人为丈夫如此做，好像是天经地义，女子本有母性的耐心。可武润琼一个大男人为王亚琴如此做，却令她感激涕零。她就从心里翻出百倍的忠诚和爱心来回报她。

然而，当她得知武润琼是个女性时，这一切都变了样、走了味，令她愤怒和感到羞辱。

她不愿再看她炒菜，就把剥好的大葱扔到砧板上，一个人出来洗洗手，只等着饭来张口。

武润琼把饭菜摆到桌上后，才跟她谈起了钱的来历。

“琴琴，只要你愿意要，我会一笔一笔源源不断地从银行给你弄到钱。”

“你是怎么弄的？”

“告诉你，你千万别说出去。”武润琼神秘地眨眨眼，把嘴凑近了她的耳朵。

“什么——”王亚琴听后大叫起来，“你、你这不是在犯罪吗？”

“犯什么罪？那些家伙的钱，都不是好道来的。你想想，咱们在海南时，一个月辛辛苦苦地奔波，也不过挣个三五百元的。而这些家伙，一出手就是几万元，哪能是勤劳致富？琴

琴，过几天，你也和我一起下手，咱们多弄点钱，让你家先富起来！”

“我，你让我也……”王亚琴面色苍白，“我可不干犯法的事！”

“什么叫犯法？这叫替天行道，杀富济贫。你家在山区，父母脸朝黄土背朝天，苦了一辈子，还是吃不饱穿不暖，这公道吗？这符合天意吗？琴琴，我已经找到了致富的秘诀，你放心大胆地跟我干，保证没事！”

王亚琴不说话了，她想：我如何做，才能挡住她别胡来呢？

可是，武润琼初次得手，就大获丰收，她是无论如何也不肯罢手了。

而且，她还在想办法，让王亚琴也加入这个高明的诈骗活动中来……

5

早晨，吴小倩听到武润宏走出家门，门在他身后上锁的声音后，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跳起来，拨响了王小波的手机。

“哎，波波，你怎么好几天不来电话，出国手续办好了吗？”

王小波此时正在候机大厅里准备上飞机，他早就办好了出国手续，却故意没通知吴小倩，听到她的电话，他吓了一跳，心虚地以为她已经知道了什么，顿了一下，才说：“倩倩，对不起。我本来不想与你告别，我害怕分别的场面。”

他脸上本来还带着笑容，口吻却装得挺悲伤，自己却不由得感到有些好笑。

吴小倩听出了点眉目，尖叫起来。

“小波，你、你就要走了？那……我怎么办？”

王小波心想：我就为了摆脱你，你怎么办，我哪知道？

可他口里却说：“倩倩，你别急。我到了美国之后，马上开创新局面，一有可能，就把你办过去，你在这边千万保重身体，别让我挂念！”

此时，机场里的播音员已经召唤乘客登机了。

吴小倩在手机里隐隐约约听到了播音员的声音。

“小波，你、你已经在机场了？”她心中掠过不祥之感。

“倩倩，你知道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我害怕和你分离的场面。再说，咱们现在还不能太暴露，我们在机场抱头痛哭、吻别的场面，一传到你丈夫那里，他肯定会起疑心，我就只好偷偷离开你……”

吴小倩大惊失色，她坐在床上张牙舞爪地说：“小波，我不能让你这么走，你等等，我十分钟后赶到机场。”

说着她扔下手机，穿上衣服，就往外跑。

王小波此时已排到了机场检查口，他微笑着关上手机，掏出护照，心中暗暗庆幸：“真巧，她就是赶到机场，我也已经上天了，不用陪她演滑稽喜剧了。”

他对吴小倩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

一方面他把吴小倩当成“替补夫人”，填充他妻子不在身边的难言的冷落；另一方面，他又实在看不起吴小倩的轻浮和狂热。

王小波是个颇有心计的男人，他当初和武润宏争夺吴小倩，武润宏赢了，令他一直怀恨在心。其实，武润宏没出现之前，他根本也不太在乎吴小倩，只是把她当成一个陪衬，她长得漂亮，到哪里都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让他这个虚荣的男人颇觉得有面子。可内心深处，他并不想和她步上婚姻的红地毯。

然而，当吴小倩选择了武润宏时，他觉得自己男人的自尊

受到了伤害和打击，不免对武润宏耿耿于怀，对吴小倩竟敢选别人而抛弃他颇为不满。

恰好吴小倩婚后和武润宏激情退潮，又找到他重温旧梦，他才觉得挽回了面子。

而当出国的机会到来，他便想出了一个既报复武润宏，又可以占到便宜的计谋。

他知道自己此行是一去不复返，让自己的家人担保，就等于从亲人身上割肉，教委一定会从他家里扣除那十二万元的保证金。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先挑动吴小倩与武润宏不和。然后，他再正面出击，让武润宏为自己担保，这等于让武润宏为他们自己的婚姻稳定拿出保证金。他估计武润宏是会答应的，他从吴小倩口中了解了这个情敌的脾气秉性，知道他重情轻物，肯定会为了妻子而出这笔钱的。

当然，只要没跨出国门，他还是时时担心武润宏会反悔，因此，这些天来，他关上手机和电话，不与外界联系，一直到登机前，他才打开了手机，给在美国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让她去接机，吴小倩才得以和他通话。现在，他再次关掉了手机。

当飞机呼啸而起时，他在心里说：“小倩，你自己收拾残局吧，谁让你三心二意呢！”

他心里并不觉得有什么愧疚，对吴小倩这种脚踩两只船的女人没有，对武润宏也没有。他觉得自己在和那位忠厚的丈夫作了一笔交易：十二万就是他交出吴小倩应该得的报酬。

就在他的飞机上天之际，吴小倩冲进了候机大厅，她神色慌张，差点撞在一个旅人的身上。

她在满大厅的候机人群中寻找着王小波，那情景真有些滑稽。



她对自己的魅力颇为自信，觉得王小波肯定不会抛弃她。

当她得知王小波所乘的班机已经起飞时，她流下了几滴眼泪，竟然还痴痴地想：这个傻波波，怎么比女人还脆弱，不敢和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吻别？好吧，我马上就给你这个权利。

她眼睛红红地从机场出来，决定今晚就和武润宏摊牌，正式提出离婚。

6

“琴琴，你今天跟我去银行看看我是怎么把那些钱，轻而易举取到手的。好不好？”

武润琼一边擦皮鞋准备出门，一边对王亚琴炫耀。

听了她的话，王亚琴既紧张又兴奋，她本来不想和她去做那种事，可一想到这是自己惟一从这土屋子里逃出去的机会，就装作顺从地点点头，乘武润琼不注意，她把自己装证件的小包抓在了手中。

可是，武润琼临出门，又拿出了那副手铐，把自己的左手和她的右手铐在了一起。

“琴琴，对不起。我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咱俩是一个人，就应该如此形影不离，亲密无间。对不对？”

武润琼有一种本领，巧言辞令，能为任何不愉快的事找到一种合理而浪漫的借口，让王亚琴哭笑不得。

“你就不怕我到了银行，大声喊抓贼，破坏你的生财之道？”

“你不会。因为你知道，我对你父母不错，除非你希望他们的后半生就此终止，你是个孝顺的女儿。”她脸上笑得像一个天使，口吻却有几分残酷。

“我真不如在那天投江死了，也免得像今天这样……”王

亚琴后悔莫及地说。

“这也正是你的可爱之处。琴琴，你一向贪生怕死，就像那些美丽的花朵一样，永远对人有益而无害，还是做花朵吧。琴琴，你看，你因此获得了我生死不渝的爱情。将来，我要写一本关于咱俩的书，让世上所有的女人都羡慕你……”

武润琼像哼唱催眠曲儿一样动听地说着，拉着她出了门。

王亚琴只有自叹命苦。她没有武润琼的伶牙俐齿，在唇舌上占不了一点便宜。

她也没有武润琼的雄才大略，只能任由她牵着自己的鼻子走。

一想到过一会儿，她将和她一起犯罪，把别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窃为己有，她又害怕又厌恶。

不过，她也有了一个主意：看清武润琼的作案方式，好抓住机会，向公安机关举报她。

那天失火的时候，她乘武润琼一时忙乱，把手机放在屋里的当口，给包工头子发了一个短信，让他向公安机关举报武润琼化名范振云纵火。

她希望公安机关会到这个棚户区来调查，从而把她解救出去。

然而，她看到公安局的来人竟然是武润琼的亲哥哥，就不由得惊呆了。紧接着，她又被武润琼拖上了救护车，而没等到医院，她就又被武润琼拉下车，拦了一辆出租车，又回到了棚户区。这么一折腾，就把跟在后面的人甩掉了。而且，武润琼还得意地说：“怎么样，别想到公安局那里告我绑架你，我哥哥就是刑警！”

她们坐进了出租车，武润琼手中提着装了九万元的皮包，和王亚琴先到了邮局，给王亚琴的父亲汇出了这笔钱。

王亚琴被她铐上了一只手，另一只手还得配合她，当她的

左手使用，两人别别扭扭地填好了单子，把钱寄了出去。

走出邮局时，武润琼低声说：“琴琴，你已经和我一起犯法了，因为我诈来的钱，汇给了你父亲，你记住这一点，哦！”

王亚琴气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她知道武润琼就是用这种方法，让她俩成了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掉了。

离银行越来越近了，王亚琴的心开始狂跳，她实在是害怕极了。

“润琼，你自己去吧，我不敢进去，我会晕在那里，反倒拖累了你。”

见她吓得脸上花容失色，武润琼倒笑了起来。

“你怕什么？我们又不是持枪抢银行，有什么危险？你只管跟我进去，我们看看就走。好不好？”

王亚琴执意不进去，可架不住武润琼又拉又拖，只好和她并肩进了银行的大门。

九点钟，正是银行忙碌的时候。存钱的，取钱的，汇款的，人们进进出出，没有人注意这对手铐在一起的人，还以为是一对情侣在手挽手地亲热呢。

王亚琴被武润琼拖着，到了取款柜台前。

武润琼拿出一个身份证，大大方方地问：“我叫高保荣，从上海汇来的六万元钱到了没有？”

银行的工作人员翻翻单子，点点头：“到了。你一下子都取出来吗？”

武润琼眼中发光：“对。因为这是一笔货款，我要全部提出来。”

工作人员接过她的身份证，看看号码，觉得没什么问题，就开始给她数钱。

王亚琴在一边看得目瞪口呆。怎么她一下子又变成了高保荣了？

武润琼看似轻松，其实她心里也很紧张，她怕那个真正的高保荣随时会来。她的身子微微有些发抖，手心里也浸出了汗珠。

等银行的工作人员把钱交给她时，她连数都没数，装进皮包就走。

出了银行的门，王亚琴说：“我要上厕所。”

武润琼却说：“不行。咱们得先离开这里。”

她立即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而从出租车里下来的一个女人，就是真正的高保荣。

车子驶过了几条马路，王亚琴又说要上厕所。武润琼只好叫司机停车，她和王亚琴下车后，找了一个大酒店进了门。

王亚琴早就盘算好了，武润琼穿着男式服装，不敢进女卫生间，自己就可以单独行动了。

武润琼给她打开了手铐，让她去卫生间，自己则坐在大厅里等她。

可是她等了大约十分钟，却仍不见王亚琴出来，不免有些焦急，就找到一个女服务员，让她去卫生间叫王亚琴。

女服务员出来后，摇摇头对她说：“先生，里面没有人。”

武润琼慌了。她明明守在门口，没看到王亚琴出来，那么，她会跑到哪里去呢？

她只好央求服务员说：“对不起。我夫人有病，我怕她是在卫生间出了意外。既然里面没人，您能不能允许我进去看看她。”

女服务员见她长得英俊潇洒，又得到了小费，便点点头：“好吧。你可以进去。不过，你得快点出来，别吓着人。”

武润琼顾不得说话，急匆匆进了女卫生间。里面果然空无一人，她打开了每个马桶间的小门仔细查看，甚至到门后去找，仍不见王亚琴的踪影。

她在心中骂道：“这个小蹄子，难道她像‘土行孙’一样，会遁地法不成？”

女服务员怕有人此时进卫生间发生误会，在门边看着她。武润琼气急败坏地出来后，一个人站在卫生间的门口，向走廊里张望。

她断定，王亚琴跑不出这个酒店，她很可能是顺着走廊钻进了哪个客房了。

她下定决心，就是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搜，也要把她找出来。武润琼诡计多端，马上找到了大厅里的保安，笑眯眯地说：

“您好。我的女友在这个酒店里失踪了，我怀疑她是被某个男旅客劫持了，请您帮我找一下。好吗？”

“什么？被劫持？”保安好奇地看着武润琼，仿佛不相信她的话。

“是这样。我女友长得非常漂亮，而且，我可以不隐瞒地告诉你，她过去当过三陪小姐，跟我结婚后，金盆洗手了。但我担心今天她肯定遇上了不三不四的男人，又把她纠缠住了，您如果不帮我寻找，我只好报警了。”

保安是个机灵人，一听她的口气，就知道她在威胁他。这个酒店本来就有些“鸡”在从事不法活动，哪敢让她报警。只好说：“请你等一下，我向经理汇报一下。因为，我也不能擅自搜查客人的住房，只好让经理给想想办法，看找个什么借口，才能去帮你找人。”

武润琼听他这么说，才放下心来，她在心里骂道：“小蹄子，我让你钻洞，看我怎么把你挖出来！”

湖小区，他们开车赶到时，已近中午。

叶文雄刚从外面回来，见到身穿警服的武润宏和大刘，有点吃惊。

“叶先生，你汇给上海吴永金的九万元钱，他没收到被人冒领了，我们是为这事儿而来的。”

叶文雄闻听，吓了一跳。

“你说什么，冒领？没收到？”

叶文雄大约四十多岁，是个精明的生意人。

“对。有人拿了吴永金的身份证去上海的一家银行，取走了那九万元，吴永金报了案。”

“这……这怎么可能？”叶文雄有点手忙脚乱，“那九万元，是我亲手汇的，怎么会有人知道我在咱们这里汇款，又跑到上海去冒领呢？这有几千里路呢！”

叶文雄眨巴着眼睛，一副活见鬼的神态。

“叶先生，你汇款时，还有什么人知道？”

武润宏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排除了叶文雄作案的可能性，但他觉得根源还是出在叶的身上。

“我儿子知道。我和他一起去的。可是，他……他怎么会做那种事呢？”

“当然，我们也排除了您儿子作案的嫌疑，因为如果是你们作案，身份证上的地址不该有误。可你们还得回忆一下，除了你和儿子之外，是否有第三者知情。”大刘插话说道。武润宏在一边赞许地点点头。

“对。你详细说说那天汇款的情况。”

叶文雄回忆说：“那天，我和儿子坐出租车，去了市效农行的一家信用社，因为钱数不少，我就叫上了儿子，也没敢坐公共汽车，生怕有什么闪失。到了银行，我先填单子，可我忘了带老花镜，写错了，又让儿子填，是填的传真汇款。他填好

后，就汇出去了，整个过程就是这样，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哇！”

“你去的是哪家银行？”

武润宏觉得应该去银行看看，他觉得问题肯定出在内部了。

“市郊农行的信用社，在胜利大街东首拐角处，很好找的。”

从叶文雄家回来的路上，大刘和武润宏的意见一致。

武润宏说：“据上海警方说，冒领的人是个外地口音，而且，长得很英俊，叶家父子都不能用英俊来形容。”

“对，而且他们这么干，警方首先会怀疑他们，这不是太蠢了吗？”

到了胜利大街上的信用社，他们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工作。

在银行有关人员的协助下，他们对密切接触信息的工作人员，包括信用社里里外外，门卫保安人员，都进行了全面的排查。

他们忙了好几天，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鬼”——不在内部，而在外面。

武神枪向队长汇报了案情。

“周队，现在我可以给那起诈骗案下个结论了，不是银行内部人干的，而是外部人员作案。”

周队一向比较信任武润宏，听他有板有眼地汇报完，满意地点点头。

“唔，不错。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得出了这个结论，非常不容易。那么，你说说看，外部作案，为什么能如此准确地掌握这些只有内部人才会了解的信息？”

“我之所以推断为外部作案，是因为那个取款的身份证上有错误，如果是内部，就不会出这种错误，虽然身份证号码对，但本人住址不对，这就是证据。”

“那我也要问你，外部人又是如何得到汇款人的身份证号

码的？还有，他怎么会连钱数、取款日期都知道的那么准确？”

周队很爱和武润宏探讨案情，他聪明博学，总有些奇思异想，让人思路大开。

“这个，需要我下一步深入调查。我猜测，犯罪分子采用的，也许是高科技手段，甚至是我们公安部门目前还不掌握的某种仪器，窃取了传真密码，伪造证据诈骗。”

“像你这么说，如果案犯用的是高科技手段，获得的信息就应该是全面的，那么，为什么身份证的号码是对的，而地址又出了错呢？”

周队反问武润宏，他正想说话，电话响了。

“周队，又有一笔六万元的款子，被人从银行提走了。这次是从上海汇到咱们市的……”

周队也神色严肃起来。“看来，我们得抓紧行动了，犯罪分子一旦得逞，银行将损失惨重。”

武润宏接着问打来电话的人：“这次的受害人叫什么名字？好，你详细说说，我记下来。”

他随手扯过电话记录本，飞快地写起来。

第九章 曼妙的失忆症

1

大街上，人流如过江之鲫，王馨娟夹在人流中，脚步越来越慢，最后，她在一个电话亭旁停了下来。

自从跟踪到武润琼的住处之后，她对这个年轻的院长的身份，更为困惑了。

她拨通了宋星月的电话，那边半天才有人接听。

“宋博士吧？我今天一定要见到你，有一件事，在我心里埋着，几乎要憋死我了，我必须和您谈谈。”

宋星月既理智又热情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

“哦，是王女士。我也正惦记着您呢。怎么样，恢复得好点了吧？”

他关切的声音，就如一道清泉，让王馨娟急躁的心有了一点安慰。

“谢谢您的关心，可我的情况不但不好，而且越来越糟，您能给我一点时间吗？”

“这个……”宋星月略一沉吟，他今天有个大手术，一个变性人要进行美容术。“我要进行一次手术。这样吧，下午五点钟之后，你再给我打一个电话，如果手术顺利，我那时就会有时间了。”

“好的。那我就再给您打电话。”王馨娟挂了电话，呆呆地

站了一会儿，才缓缓走开。

下午五点半，她终于和宋博士见了面。

宋博士刚下手术台正在办公室里休息，见到王馨娟，疲惫的脸上堆起职业的笑容。

他起身和王馨娟握手，虽然是在三伏天，他觉得她的手冷冰冰的。

王馨娟神情恍惚，从皮包里拿出了一支香烟。

“对不起宋博士，可以吗？”

宋星月没说话，只是很绅士地给她点燃了烟。

等王馨娟走了，他才为自己的举止惊愕。这是他第一次为一个女人点烟，而且，这个女人是一个患者。

而他从不吸烟，更不允许有人在他的诊室吸烟。

王馨娟面色苍白而疲惫，她告诉宋博士，最近自己经常在凌晨醒来，再也不能入睡。

经宋博士观察诊断，她有了许多抑郁型心理疾病的症状：头疼、健忘、神经衰弱。而且，还伴有一些强迫症。比如：反复查看门有没有锁上啊，反复洗手，怕有细菌啊等等。

“宋博士，我告诉您一件可怕的事，我找到了我丈夫。”

王馨娟那双美丽的大眼睛里有了泪光，也闪出更多的困惑。

“什么？”宋博士吃了一惊。他知道这个女人病得很严重。“您丈夫不是已经……”

他记起王馨娟跟他讲过自己丈夫的遗体在火葬场不翼而飞的怪事，她突然这么说，断定她的神经出了毛病。

“是的，宋博士。我亲眼看见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又亲身经历了他在火葬场的失踪。然而，我可以再告诉您，他的确活着，而且毫发未损。您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王馨娟双手死死绞在一起，脸上的表情既惊恐又有某种喜



悦，当然，更多的是困惑和不解。

宋博士像对待病人一样，宽宏地笑笑，说道：“王女士，您一定是有了幻听幻觉，这在有心理疾患的病人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您是否服用过抗忧郁症的药物？”

王馨娟听明白了宋博士的话外之音，她紧张起来。

“宋博士，我知道您不相信我的话，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会有这种事。可我的确是亲眼看见了他。宋大夫，请您相信我，我虽然有些抑郁，但还没有神经错乱，那个人长得和我丈夫一模一样不说，还叫他的名字。这、这不是我臆造出来的呀！”

宋博士又宽宏地笑了。“王女士，我可以相信您的话。但是，您怎么向我解释，您丈夫会死而复生呢？您说您看见丈夫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而他被抬到殡仪馆，又有火化工证明他已经被火化，只是您一个人怀疑他的遗体被人偷走了，可无论如何，他也不可能复活呀！”

宋博士好脾气地帮她分析着，试图解开她的心结。

王馨娟却用力摇摇头，像要把自己从一个梦境中摇醒一样。

“宋博士，我不能解释这一切，所以才来向您求教。我不懂医学，但我小的时候，听老人讲过，有些人因为昏迷和暂时性休克，就被断定为死亡，却从棺材里爬出来。我想，我丈夫是否属于那种‘假死’，而被误诊为死亡？”

宋博士想了想，觉得她说的有点道理。“有这样的事情。比如煤气中毒的人，可能会有长时间休克现象，被人误认为已经死亡，而抬到停尸房去，病人又活将过来。可您丈夫的病情，我当时没有在场，不好妄下结论。但是，他从医院到火葬场那么长时间没有醒来，又经过美容师的整容，您和遗体告别时，肯定也没发现异常……”

“宋大夫，这一切我都经历了，我相信他当时没有醒过来。”



但有没有这种可能：他的身体被人盗走了，在这个过程中，他醒了过来……我记得我听人讲的那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妇女死了，在被活埋的很长一段时间后，有人去盗墓，因为她手上戴了一块很贵重的金表，被一个贼人盯上了，前去偷表，把这个妇女激活了……”

宋博士知道短时间内自己无法说服王馨娟，只好顺着她说：“医学史上也有许多死而复生的奇迹。但准确一点说，不能叫做死而复生，只能叫没有死而被误诊为已经死亡。”

“对呀！”王馨娟以为自己找到了根据，“所以，我丈夫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

“那么，您既然看见了您丈夫，为什么不问问他，所发生的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宋博士方才以为王馨娟是幻觉，现在，才想起把她的故事当真了。

“哎，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问题，我认识他，他却不认识我。”

王馨娟长长地叹息一声，无比悲哀地垂下头去。这个姿势深深打动了宋博士。

“这话怎么讲啊，您、您能不能详细讲一下那个……过程？”

宋博士科学的头脑终于被王馨娟极有感染力的故事搞乱了，跟着她的讲述，进入了那个迷宫。

王馨娟这才打起精神，把她几次遇见自己的丈夫，他始终不认识她，她也不敢相认，直到在敬老院里，她知道他叫范振云，正是自己的丈夫时，才恍然大悟的过程，一一向宋博士讲了。

宋博士听得目瞪口呆。

“天哪，真有这种事？王女士，如此说来，您丈夫可能是



得了一种‘失忆症’。”

“什么叫失忆症？”王馨娟紧张地追问道。

2

武润琼猜得不错，王亚琴的确就藏在宾馆里，没有逃出去。

原来，她到了女卫生间之后，根本没有解手，只是在里面打了一个转儿，见到了一个女住客。

她急中生智，对那个女人说：“大姐，外面有一个男人在跟踪我，我好怕呀！你能不能让我到你的房间里躲一会儿，只是一会儿，等他走了，我就安全了。”

那个女住客大约四十多岁，她有些犹豫。王亚琴忙掏出一百元钱：“大姐，我先谢谢你，如果我逃出去了，我还会重谢你的。”

女住客这才点点头：“你跟我来。不过，只能呆十分钟，一会儿我还有客人要来谈业务。”这女人是个业务员，她其实是不想惹麻烦。

王亚琴忙点点头：“好的，好的。只要您的客人来了，我一定立即走，不耽误您做生意！”

她跟着这位女人出了卫生间，提心吊胆地向大厅里望了一眼，见武润琼正在喝矿泉水。

那个女住客的房间是在阳面，王亚琴进去就急忙查看。可惜，因为装了空调，窗子根本打不开。

女住客很警惕地望着她，王亚琴只好和她搭讪了几句。

“大姐，你别怕，我只呆一会儿，我立即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让他来这里接我……”

说着她奔到电话机前，拨通了王思果的电话。

王思果正在电脑旁埋头击键，听到王亚琴的电话，十分高兴。

“表姐，你在哪里？”

他自从那天晚上被武润琼扔到街头之后，从此一蹶不振。武润琼得了艾滋病的消息，让他心如死灰，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

王亚琴在电话里说：“思果，你快来救我，武润琼绑架了我，我逃到了一个大酒店，你马上来吧，人家只准我呆十分钟。”

王思果说：“什么，她还绑架你？她不是得了艾滋病嘛，怎么还跟你在一起？”

他一下子觉得自己上了当，一边吆喝，一边站起身来。

“什么？你说她得了艾滋病？”王亚琴尖叫起来，手中的电话差点掉在地上。

王亚琴最怕的就是染上艾滋病毒。她被包工头子包养的时候，就整天提心吊胆。

她知道那些有钱的男人，性生活都非常不检点，他们觉得用钱可以买尽天下美色，却不知道上帝的惩罚就在其中。

因此，她时时刻刻防范着，买了大量的“防艾”书籍和影碟，几乎成了一个艾滋病百事通。

她万万没有想到，包工头子没有染上艾滋，而自称守身如玉的武润琼反倒成了艾滋病患者。

“是啊，她亲口对我说的，要不然，她也不会突然中止变性手术哇！”

王思果的声音像个大喇叭一样，震得王亚琴的耳膜生疼，她不由得把话筒远离了耳朵。

那个女住客本来就站在她不远的地方，把这一切都听进了耳朵里。



王亚琴还想说话，那个女人却一下子拉开门，大声说道：“请你马上离开我的房间，要不然，我就去叫保安了。”

王亚琴正和王思果说到紧要关头，她还想多问点情况，那个女人走过来，一下子抢过话筒。

王亚琴哀求道：“大姐，你让我和他把话说完，只有他会来救我！”

女人却怒容满面：“你们都是些人渣，什么绑架，什么艾滋，一听就不是好东西，你立即出去！我还要服务员来给我的房间全面消毒。”

她做了一个赶小鸡儿的手势，把王亚琴哄到了走廊里。

而她一出门，正碰见在走廊里挨个房间查巡的武润琼和那个保安。

武润琼高兴地说：“哎，不用找了，她出来了。”

她扔下保安，一把扯住王亚琴，亲亲热热地说：“哎呀，老婆，你吓死我了，让我好找呀！”

王亚琴不顾一切地大叫：“你放开我！你有艾滋病，干嘛还缠着我——”

武润琼一怔，可随后就恢复了镇定。装出大丈夫的口吻。

“你胡说什么，别让人见笑了。走吧，有话咱们出去讲，别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

她向保安挤挤眼睛：“你看，女人多麻烦。谢谢你啦，改天我专门登门向你道谢！”

她拖住王亚琴就往外走。王亚琴却一把扯住了那个保安。

“先生，您救救我，我不是他的老婆，她是个假男人，她绑架了我，你救救我吧！”

保安怔怔地看看她，又看看武润琼，一时不知听谁的才好。

方才那个女人一直在旁边看热闹，听到王亚琴这么说，她

对保安说：“别管她的闲事，他们身上有艾滋病毒，小心被传染上。”

说完，她砰的一声关上门，保安更惊讶了。

武润琼却因此急中生智，微笑着对保安说：“对不起，先生，是我不好。这个三陪女的确染上了艾滋病毒，我要她去治疗，她嫌丢人，死活不去，才跑到这里来和我捉起了迷藏——”

保安一听艾滋病，吓得面色如土，慌忙甩开王亚琴的手，大声说：“你们赶紧出去，别污染了这里的空气！”他像逃避瘟疫一样赶快避开了。

武润琼乘机把王亚琴拉到门边，又用手铐把她和自己铐在了一起。

“走吧，琴琴，谁也救不了你。你除了跟我走，没有第二条路……”

王亚琴第一次动了怒，她抬起手来，给了武润琼一个耳光，愤愤地骂道：

“臭人妖，你放开我！我就是死也不和你在一起了……”

3

告别了宋博士出来，王馨娟心中充满了希望。她决定马上去敬老院，正面和丈夫接触，唤醒他的记忆。

这个善良的女人一门心思地寻找丈夫，只不过给这个冒名顶替者以更多的口实编圆她的谎话。而且，也将给自己惹上杀身之祸。

王馨娟兴致勃勃地坐上出租车，直奔敬老院而去。一路上，她陷入了甜蜜的遐想之中。

只要丈夫还活着，哪怕他不认识自己这个妻子，她也不在

乎。她有信心会让他重新爱上自己。

一想到这里，她的脸就红了，像一个初恋的小姑娘，要去向那不知情的心上人坦白情愫一样，心中又幸福又慌乱。

一见到敬老院的大门，她的心就狂跳起来。她幻想着丈夫一下子就认出了自己，从生死的间隙中，又回到她的身旁。

门卫老头已经认识她了，一见她，就笑着和她打招呼。

“来啦。你真是个孝顺的姑娘呀！你妈妈在这挺好的，你就放心吧！”

他以为王馨娟一趟趟地跑敬老院，是对老母亲放心不下呢。

王馨娟也笑眯眯地和他打招呼，心却早已飞向了院长室。她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了二楼，看到“院长室”三个字时，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

她没有直接进去，而是到了走廊另一头的卫生间。

在那面沾了水汽的大镜子前，她匆匆洗了手，拿出化妆盒，又补了一下妆，把本来就很鲜艳的嘴唇又涂上了一层口红，描了描眉毛，才满意地离开了卫生间。

院长室的门紧紧关着，她走近后轻轻地叩了三下。

“进来——”里面传出一声略有些沙哑的声音。

其实，如果王馨娟不那么痴情，她应该看得出武润琼有许多和她丈夫不同的东西。

首先是她的声音就不太像，范振云的声音是低音，而武润琼却是中音。

而且，走路的样子，也不相像。范振云有些“外八字”，而武润琼却有点“内八字”。

可惜，王馨娟思夫心切，她不看不像的地方，只看相像的地方，尤其是武润琼又顶起了她丈夫的名字，就让这个痴情女子心甘情愿地掉进了一个圈套，再也出不来了。

王馨娟推门进去，看到年青的院长正心不在焉地盯着桌子上的一个角，仿佛正考虑着什么重大问题，她刚刚把王亚琴送回家，心里十分烦乱。

王馨娟心情很激动，可她竭力抑制着自己，以免语无伦次，说不清自己的来意。

“范院长，您好，打扰您了。我、我想请教您几个问题。”

武润琼一见到这个女人，就心惊肉跳。她没想到这个女人如此痴情，会缠住她不放。

她冷下脸来：“对不起，我今天有事，要出去一下。你母亲不是住下了吗？你有什么问题，去跟我的秘书说吧！”

她边说边在桌子上找手机和手提包，做出要走的架势。

王馨娟见状急了。她此时突然变得勇敢起来，随手关上门，又用身子挡在了门口。

“不，我今天必须和你谈一谈。振云，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你好好看一看，想一想——”

王馨娟的口吻中充满了柔情，眼中闪动着希望的光芒。

武润琼当时大脑中闪过两个念头。

一个念头是干掉这个女人，不管她对自己是善意还是恶意，留着她都是个大麻烦。

她也许会把她认作是自己的丈夫，那么，自己就得和她回家，露馅是早晚的事。

另一个念头是拖住她，看看她到底想干什么？

武润琼的“替天行道”计划刚刚实施，她不想让这个女人给搅了局，杀掉她固然很容易，可自己就会陷入被动之中。

于是，她便以静制动，沉默着，一言不发。

王馨娟见她不说话，自己又兀自说下去。

“振云，你好好看看，我是你的娟娟……”她边说边往桌子前走过来，“你怎么会忘了我？振云，你是有家有妻子的人，

难道你一点点都想不起来了么？”

武润琼见她越走越近，不由得本能地站起身来躲避她。

“这位女士，你认错人了。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我更没有成家，没有一个叫娟娟的妻子，你别这样……”

她躲到了桌子的另一头，看到热情如火的王馨娟，她感到非常可怕。

“振云，我没有认错人，是你得了失忆症，不记得以前的往事了。”王馨娟站在桌子的这一头，爱怜地看着对面的人，柔声说道：“振云，那天，你突发心脏病，一下子就昏倒在地上，把我吓坏了。也许就是那么直挺挺地倒下去，你的大脑受到了撞击，让你失去了记忆。”

王馨娟从宋博士那里了解到有关失忆症的一些情况，开始向武润琼灌输。

武润琼听到“失忆症”这三个字，大脑中犹如电光一闪。

好了，这个愚蠢的女人已经授予她把柄了，她就顺水推舟，接这个傻女人的话头，给她来了“失忆症”，把一切推得干干净净。

“振云，我把你拉到医院去抢救，可那些庸医硬说你死了，我觉得天一下子就塌了下来，压在我的头顶上……”

王馨娟开始向她讲述那些事，试图引起她的震动。

“后来，更为不幸的事发生了，你的遗体，对不起，我当时真以为你不在了，就把你运到了殡仪馆。可是那也许是天意，你一下子就失踪不见了，我更伤心了，觉得对不起你，我骂自己太笨，连你的遗体都看不住……”

王馨娟讲到这里，又回想起那段伤心的往事，泪水流了下来。“我以为你的遗体一定是被人偷走了……”

武润琼的脑子里正飞快地盘算着。

“如果我顺着她的思路，就说自己从火葬场被人偷走了，

死而复活，是否能说得通呢？”

“我现在非常感谢那个偷你的人，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是想盗走你哪一个器官。现在看，是他救了你，把你从火化工的手下救出来，让我今天还能看到你……”

武润琼仍在盘算着：“这个蠢女人，简直是在教我怎么冒充她的丈夫，我可真有福分，冒充范振云是冒充对了……”

可是，王馨娟的另外一些话，引起了她的不安。

“振云，你不必着急，我并不想逼你一下子就认我，我先带你回家，看看咱们家里的环境。宋大夫说：熟悉的环境，有助于失忆症患者恢复记忆……我还可以领你去咱们当年定情的那个小山岗，咱俩在那里采蘑菇，你就在那里，向我表白了你的爱情……”

“不行。”武润琼在心里说，“这个女人太麻烦了，我哪有时间陪她去做这些无聊的事情？我的生命只有几年的时间了，也就是用天来计算了。我可不能像个傻瓜一样被她牵着鼻子走，我得除掉她这个心腹之患……”想到这里，她不耐烦地说：“你别说了，我再对你重申一遍，我不认识你，我叫范振云，只不过和你丈夫重名而已。重名，你懂不懂？你不可能强迫我去做你的丈夫！”

王馨娟听到她冷冷的声音，又在她的脸上读到更为复杂的表情，不由得怔住了。

4

接到汇款再次被冒领的消息之后，武润宏和大刘火速赶到城郊银行信用社，才知道事情更复杂了。银行觉得他们已经抓到了冒领者。

这里已经积聚了不少人，一个中年妇女被围在中间泪眼婆

婆。

武润宏分开众人，把她叫到办公室，让她详细说说前后经过。

然而，这个女人的话武润宏却听不懂，她显然是一个上海人，而又讲不好普通话，其中夹杂着不少土语方言。

武润宏只好让大刘把给她办理汇款手续的工作人员和银行那位报案人找来，三个人一起凑情况，武润宏总算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这个妇女叫高保荣，是上海近郊的农民。

她的婆母在本市得了重病，她和丈夫一起前来探望。

婆母住院后，被诊断得的是食道癌，手术需要一大笔费用。

高保荣的丈夫就一个人回上海老家，凑了六万元，寄给留在这边护理婆婆的媳妇高保荣，他随后再赶回来陪母亲做手术。

她的丈夫是五天前回的上海，三天前从上海的一家信用社把六万元款子用传真汇款的方式，邮寄到本市。

丈夫一寄出钱，就打电话告诉妻子高保荣，让她拿身份证去取。高保荣今天一大早，就从医院坐车来到银行，因为语言不通，她乘坐的出租车司机把她拉着在市里转了好几圈，才明白她要到这个城郊信用社。

她气得又和司机吵了几句，就更晚了，心急如焚地直奔柜台取款处。

说来也巧，银行内部已经传出有人冒领汇款的事，工作人员神经都有点紧张。

再加上高保荣一说话就露出外地口音，他们对她就格外留意。

高保荣问：“请问，高保荣的传真汇款到了吧？”

本来，工作人员已经把汇款交给了武润琼。现在又冒出一个问汇款的，而且是外地人，营业员施淑波就起了疑心。

她的推理很有趣：方才武润琼来取上海的汇款时，她一点也没打折扣，因为她觉得武润琼像个上海大城市的人，就把六万元钱拱手相送了。

如今这个高保荣一副农村妇女打扮，因为陪婆婆在病房中吃不好睡不足，满脸疲惫，满眼红丝，好像是一个在火车站过夜的民工。

她脱口就问：“你是高保荣的什么人？”

高保荣方才的话，是用普通话讲的，现在因为身份被人怀疑，一着急就叽哩咕噜地讲起上海话来。

她又打手势又摆脑袋，无疑是想说自己不是别人，正是高保荣本人。

施淑波听了个大概，就让她拿出身份证来。

高保荣掏出身份证递了上去。

施淑波一看，来人持的果然是高保荣的身份证，而且，和方才那个高保荣的号码一样，就是照片和地址都不同，年龄也不同。

她想了想，便决定稳住她：“对不起，你真是高保荣，可你的钱还没到呢，你在这里稍等。”

高保荣拿不到钱，当然不会走，她就候在这里，结果等来了刑警武润宏。

武润宏听完了这一切，便开始盘问高保荣。听不懂她的话，就让她写下来。

“高保荣，你的确是上海人吗？”

好在这个高保荣还能听懂武润宏的话。

她在纸上写道：天地良心，我就是高保荣，为什么不让提我的汇款？

武润宏又问：“你为什么从上海往本市汇款？”高保荣只好写下婆母住院，丈夫回上海取钱的经过。



经过几个回合的盘问，武润宏得知她丈夫还在上海，就让她用自己的手机，拨通了他丈夫的电话。

武润宏接过电话，马上和她丈夫核实了情况，夫妇俩说的一模一样，她丈夫在电话里形容了高保荣的衣着和长相，和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妇女正相吻合。

武润宏对银行工作人员说：“她就是高保荣，你们可以把汇款交给她了。”

银行人员这才傻了眼。

“什么，我们还以为她是个假冒者。因为、因为钱已经被另一个高保荣提走了。”

真高保荣听到这里，顿时哭泣起来。

“什么，考拉明白了，原来你们是把考拉的金钱给了别人，才这样对待我……”

武润宏和大刘面面相觑。

最后，武润宏问工作人员：“你们这里有没有内部防范监控系统？”

一句话提醒了工作人员，他们连连说有，并立即带武润宏和大刘到了监控室。

在这里，能看到所有提款者的背影。

施淑波指着两个女人的背影说：“这就是高保荣，她是和另一个女人来的。”

看到这个背影，武润宏心中怦然一跳。

他让工作人员定格，再次急切地盯着那个背影，心中泛起不祥之感。

大街上，一道大红挂幅格外显眼。这是省卫生厅组织的专

家义诊现场。

人们纷纷拥向心脑血管疾病专家，进行咨询，问医求药。宋星月的周围却一片冷清。本来，他这周还有两例大手术要做，不该来参加这次咨询。可是，不知为什么，他觉得再忙也应该参加，因为艾滋病毒感染的现状亟待呼吁，而且，他还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找到武润琼。

为此，他这个月参加了三次义诊活动，每次义诊宋星月都不以变性专家的名义，而是以艾滋病防治专家的身份出现，因此，他也总是受到冷落。

尽管心脑血管专家们的前面只摆着一个小木牌，前面却挤满了问诊的人；而宋星月博士这里，挂着艾滋病、性病的咨询台，板报精美，资料齐全，医生笑容可鞠，可几乎无人光顾。

偶尔有小孩好奇地望望挂图，家长马上如临大敌似的把孩子拉开。

宋星月把脸上的肌肉都笑酸了，也没人前来咨询，他只好主动出击了。

他叫住一个刚刚咨询完心血管病的男人。

“先生，你知道什么叫艾滋病吗？”

这位先生大约四十多岁，梳着油光水滑的小背头，听宋大夫问他，随口说道：“艾滋病，听说外国人得这病的多，咱们这儿不是没有吗？”

他的回答让宋博士吓了一跳，他欠欠身子说：“这位先生，看来您的观念太落伍了，我可以告诉您，咱们省有一所学校高三年级的一名同学，就感染了艾滋病毒，这是晚报上刚刚登出来的。”

一听他提到省某校的名字，那个男子急切地问：“哎呀，和那个同学是一个班的其他同学，会不会被病毒传染上呀？”

宋博士说：“艾滋病毒比较特殊，它不会像感冒、流感那

么容易传染。一般人不会接触到它，也很容易躲避它。只要那些孩子过去没有‘危险行为’，那他们就不会因为和一个得了艾滋病的同学在同一个教室上课，一同玩耍，去快餐店吃饭，或是用同一个厕所而传染上这种病毒。这个你可以放心。”

那个男人又追问：“什么叫危险行为？”

宋博士正等着他这一句呢！他终于找到了宣传艾滋病危害的机会，立即从头说起。

“要知道哪些是容易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就必须从这种病毒是怎么在人和人之间传播上谈起。”

他指着身后的挂图开始耐心地给这个男子——惟一的听众讲解。但他感到，另有一个人在不远处偷偷旁听。那个背影如此熟悉，让他的心脏加快了跳动。

“艾滋病的英文名字叫 AIDS，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的简称，这是一种主要通过性接触而传播的疾病。其次，在吸毒者中，共用一个注射器或针头，也是艾滋病得以迅速蔓延的原因。这是因为感染者血液中的艾滋病毒污染了注射器，别人使用时，病毒随之注入体内。”

那个旁听的人，此时走到了心血管病的那一堆人里，但是，宋博士看得出来，他却是用这个办法更靠近他们偷听他的话。

“第三种传播途径叫母婴传播。即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孕妇，可以在妊娠期或分娩时传染给婴儿。另外，对献血的人未进行艾滋病毒检查，误输了感染者的血液，也会引起传播。”

那个男子听得频频点头，又问了一些问题。

“得了艾滋病有什么症状？怎么治疗？”

宋博士说：“得了艾滋的症状是很明显的。比如：当免疫系统被破坏到相当程度时，患者会逐渐发现一些非特异性症状，主要有持续低热，浅表淋巴结肿大，体重下降，持续腹



泻，极度无力和夜间盗汗等等。这时候，若进行化验检查，还可以发现贫血、白细胞和血小板也低于正常，特别是一种称为辅助性T淋巴细胞会明显减少，血清球蛋白则高于正常。”

那位先生听了这些话很受触动，他对宋博士表示感谢。同时，深情地说：“看来，是应该懂点艾滋病防治常识啊！”

等他走后，宋星月走到那个偷听的男人身边，低声问：“先生，您需要我的帮助吗？”

那人转过身来，宋星月的心又是一阵狂跳。

“小武，真是你！哎呀，你让我找得好苦哇！”

宋医生热情的态度，把那个男子吓了一跳。

“宋大夫，你、你一直在找我？我、我怎么不知道？”

“唉，我找了你的家里人，你过去工作过的单位，还找了你的未婚夫，可他们都不知道你在哪里。”

那个男子这才醒悟过来，热情地拉着他的手说：“宋大夫，你把我当成我妹妹了，我是她哥哥——武润宏。”

宋星月有点尴尬，可也还是挺兴奋。

“哦。对啦，我忘了她有一个孪生的哥哥。对，你知不知道她的下落？”

“唉，我也是想在你这儿守株待兔呢！”

原来，武润宏从王思果那里得知妹妹得了艾滋病，顿时如五雷击顶。他立即四处搜寻妹妹的踪影，却一无所获。

今天一大早，他上班路过这条大街，看到义诊的横幅，也看到了宋星月大夫的艾滋病咨询台，上班不久，他就和大刘去了银行，回来，让大刘在路边等他，想到这里来咨询一下关于艾滋病的治疗方法。

他来到时，见有一个人已经在这里咨询了，便借机偷听。同时，他有一个想法：也许妹妹会来这里……

宋大夫听完他的话，不由得神色黯然，他对武润宏说：



“你妹妹现在只不过是感染者，感染者不同于病人，只要积极治疗，就会推迟发病期。可她现在人都不知道在哪儿，谁知道她会不会通过正常的途径进行治疗呢？”

武润宏要了宋博士的一张名片，又把自己的名片给了他一张。

“宋大夫，谢谢你对我妹妹的关心，咱俩不论谁有了她的消息，都及时互相通个信息吧。我觉得，她最终会来找您的。”

6

从咨询处回来，武润宏心中十分不平静，真高保荣的哭声仍在耳边萦绕。

大刘边开车，边说：“武神枪，我怎么觉得这个案子越弄越糊涂了。你说，如果排除银行内部作案的可能，那么，冒领者是怎么得到这么准确的信息的？而且，每次都抢在真正的取款人的前面？”

武润宏没有接茬，他的心被另一个问题困扰着。

“那个背影为什么越看越像琼琼？”

他自从上次在棚户区发现了妹妹的踪影，就再也没见到她。

那个举报她是纵火者范振云的电话，当时也没引起他足够的怀疑。因为火灾的原因很快就由“门板妈妈”在家庭内部查清了，是那个最小的掉到地窖里的小孩玩火，引起的火灾。

然而，为什么这个冒领者的背影如此熟悉？

他曾经追问过工作人员，让她回忆一下那个高保荣的长相，工作人员却很困惑地摇摇头。

“对不起，我没太注意，反正我觉得身份证号码对，看她的衣着打扮又像个上海大城市的人，就把钱给了她。今天上午

特别忙，取款的人排了长队，我实在无暇去看别的。”

工作人员说的时候，武润宏几乎是死死盯住她的眼睛，他差一点就想问一句：“那个取款的人长得像不像我？”

不知为什么，他没有问出口，而是把这个怀疑埋在了心底。

大刘又说：“喂，问你话，你怎么不吭声，想什么呢？”武润宏答应一声，大刘又说：

“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这个‘鬼’在信用社和当事人之外，他游荡在信息地也就是银行汇款处的周围，利用人们的疏忽，获得了汇款的信息，然后，从一地到另一地，冒领巨款。”

听他这么一说，武润宏心里反倒有一点轻松。

“你说的意思是，作案者不是本地人，而是上海人？”

“是啊，你看，上次的汇款和上海人有关，虽然汇出钱的是吴家父子；这回又和上海人有关，是从上海汇出的，这个犯罪分子只能是上海人。”

大刘很兴奋，车也开得提了速，风一下子从窗外刮进来，让有点感冒的武润宏打了两个大喷嚏。

“你说的有道理，可也有漏洞。比如说，吴家父子的汇款虽然是在上海被冒领的，可信息应该是在咱们市获得的呀！这么说，作案者还是本地人。”

武润宏说到这里，心里又开始发沉。

大刘又把话头接过去：“哎，可这笔六万元是从上海汇过来的，作案者一定是在上海得到了这个信息，然后才跑到咱们市来取款。你听工作人员不是说，那个冒领者很像大城市的人吗？”

武润宏的心又有些轻松。他摸摸有点发烧的前额，嘀咕了一句：“但愿你的分析有道理，咱们回去向周队汇报，看他怎么说吧？”

两个人一路上争论不休，回来便找周队汇报情况。

周队听了他俩的话，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了。

“怎么这个作案者真像鬼一样，一会儿在上海冒领九万元，一会儿又在这里冒领六万元？我怀疑这是一个团伙，两地都有人。”

武润宏说：“周队，如果能提取到上海那方面冒领人的身影，和今天这个加以比照，也许就能有点眉目了。”

周队想了想，说：“那好吧。咱们就让上海方面查一下银行内部的监控系统，看是否有记录，如果有，让他们再甄别对照一下，看是否是一个人作案，哪怕不是一个人，也会有一些必然的联系。”

武润宏和大刘出了周队的办公室，大刘立即打电话给上海警方，把他们的推测告诉了上海的同行。同时，索要银行内部的监控资料。

武润宏觉得鼻塞头疼，就拉开抽屉，寻找感冒药。

大刘刚放下电话，又有电话打进来，是吴小倩找武润宏。

武润宏接听后，只听吴小倩在电话里冷冷地说：“你晚上早点回来，我已经写好了协议离婚申请书，请你在上面签个字。”

武润宏刚刚吞下药片，因为喝水少就卡在了嗓子眼里。

他干咳了几声，正想说话，吴小倩已经把电话挂了。

武润宏听着电话里嘟嘟嘟的忙音，心乱如麻。

他不知妻子搭错了哪根筋，为什么突然逼着他要离婚？他想起了王小波的承诺，可王小波已经走了，她为什么还不罢休呢？

武润琼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把一沓照片扔到了王亚琴的面前。

“琴琴，我交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如果你能完成了，我就放了你，给你自由。”

王亚琴拾起来看看，开口问道：“这是谁？”

“这个人叫王馨娟，是个讨厌的女人。她丈夫本来就死了，是她亲眼看见的，又亲自把他送到了火葬场，火化工提前把他烧了。可她却发神经，非说我是她丈夫，整天去敬老院缠着我。你把她灭了，我就放你回家，和你爸爸妈妈团聚。”

自从武润琼把王亚琴从大酒店里搜出来之后，王亚琴几乎吓破了胆。

她知道这个不男不女的武润琼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如果她真跑了，武润琼不会放过她父母的。

她从武润琼得了艾滋病上推断，她已经到了疯狂的边缘，什么都不顾忌了。

她对王亚琴说：“你一切都知道了，我得了艾滋病，已经是个活死人了。你要是惹恼了我，我就把我的血抽出一管子，注射到你身上，咱俩一起同归于尽。”

王亚琴顿时吓得浑身发抖，她从影碟上看到过那些艾滋病患者形销骨枯的吓人模样，再也不敢反抗了。

“当然，如果你乖乖地陪着我，五年以后，我让你成为百万富翁，接替我的敬老院院长职务，也替我好好地活下去……”说这话时，武润琼眼中闪动着泪花，又感动了王亚琴。

“为什么非要杀她不可？”王亚琴不敢直接反对，改用缓和的口气询问她。

“不杀了她，她会坏了咱们的大事。你看看这些钱，我们从银行取出来，就成了咱们的财产。我为什么用范振云的名字经营敬老院？就是想万一有个风吹草动，好能金蝉脱壳。你懂



不懂？”

她得意地把口香糖吹成一个大泡泡。

“不懂。”王亚琴老老实实地说。她真弄不明白武润琼那不男不女的脑袋瓜里，都装了些什么吓人的货色。

武润琼乐了，英俊的面庞顿时神采飞扬，笑容非常有魅惑力，几乎无人能对这样笑的人无动于衷。

“你要懂，就不可爱了。我就是喜欢你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傻瓜儿！”她爱怜地摸摸王亚琴的头，“我来告诉你，我要把那些吸血鬼们从老百姓那里搜刮去的金钱，全掏出来，装进咱们的腰包里。咱们来办善事，先办这个敬老院，等钱够了，再开个免费学校，专收那些贫困的但极有才华的穷孩子上学，这个学校要办成从初中一直到大学的综合学府，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

她说得得意忘形，手舞足蹈起来。

王亚琴说：“这怎么会叫金蝉脱壳呢？”

“哦。我跑了题了，对不起。”武润琼拍拍手，“我所说的金蝉脱壳呢，就是我顶着范振云的名义，在社会上抛头露面，而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这样，万一哪次失了手，咱们让他们去追究范振云好了，去找那个死人算账，咱们不就安全了吗？”

王亚琴听得心惊肉跳，不得不佩服武润琼的深谋远虑。

“所以，你得把这个王馨娟除掉。她总纠缠我，马上就会知道我不是她的丈夫，从她这里一走漏了风声，就会影响大局，这个女人太危险，她挡着咱们的路啦！”

王亚琴脸上变了色，她真没想到武润琼会派给她这么一个特殊任务，马上惶惶不安起来。“可是，可是我不会杀人，也不敢杀人哪？”

“哎，你不会不要紧，我教给你；你不敢，我给你壮胆。你以为我会让你拿刀拿枪啊？你看，你只要把这包老鼠药，放

到王馨娟吃饭的东西里，就算完成任务了。杀人比杀只鸡还简单呢！”

“那……你自己去嘛！干嘛让我出头，你就不怕我跑了？”

王亚琴真不想去杀一个无辜的女人，故意这么说。

“你会跑么？你父母都在我手心里捏着呢！”

武润琼伸出她那双珠圆玉润的手掌，做了个极可爱的握拳的动作，让王亚琴又恨又爱，不能自己。

“润琼，你、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既像天使，又像魔鬼，我可真让你给害苦了……”王亚琴垂下长睫，无力地喃喃道。

“我本来是天使，让命运给逼成了魔鬼。你知不知道，魔鬼撒旦本来不但是天使，而且还是天使长呢！”

武润琼拿过《圣经》，找到了关于魔鬼撒旦的那一段，读给王亚琴听。

王亚琴看着她翻动着玫瑰一样鲜艳的红唇，为自己读圣经的可爱模样，怎么也不能把她让自己去杀人的行径，和这张英俊的面孔联系起来。

她在心里说：“上帝啊，救救我吧，我快被她折磨得发疯了……”

她望着那包老鼠药，心里充满了各种不祥的念头。

无论如何，她得听这个“人妖”的，去找王馨娟。不然，她就得有勇气自己把这包老鼠药吞下去……



第十章 心有灵犀的龙凤胎

1

温柔的夏日午后，一片树荫遮住了绿色的纱窗，一只艳丽的俗称“花大姐”的小瓢虫，在窗棂上慢慢爬行。

王思果正在午睡，一阵电话铃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了。他迷迷糊糊地抓起电话，擦了一下流出的口水。

“喂，谁呀？”

电话里传来王亚琴有些慌乱的声音：“表弟，是我，亚琴。”

王思果一听是王亚琴的电话，睡意顿消。他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弹起来。

“表姐，你在哪里？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你和琼琼在一起吗？”

只听王亚琴在那边压低声音说：“思果，我是和她在一起。不过，你千万别说我和你联系过了。”

王思果上次接到王亚琴从酒店打给他那个没有结尾的电话，得知武润琼又把她劫持了，一直为表姐担心。

“我不说，表姐。你快告诉我，你的情况怎么样？”

“思果，我现在真是走投无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就想和你商量一下，你能不能抽出点时间来？”

“能能能……”王思果一迭声地说，“告诉我，你们住在哪

里，我马上就过去。”

“不行。我不能告诉你住址，那样她会杀了我。我现在有一个机会，你马上到东风大街的亚星桥上，我就在那里等你，越快越好，你别告诉任何人咱俩见面的事。记住了吗？”

王亚琴害怕王思果对她自己的弟弟说，弟弟正在本地一所师范大学里读书。

“我知道了。你等着，我十分钟就到。”

王思果放下电话，抓起一条裤子穿上就出了门。

亚星大桥在这个城市的中心位置上，离王思果的住处也就十分钟的路程。

驶进大桥时，他在出租车里就看到了表姐王亚琴站在桥头的消瘦的身影，心中不由得一酸。

等他一跳下车，王亚琴就向他跑过来。

“思果，咱们到桥下的河堤上去说，好不好？这里人多眼杂，不是说话的地方。”

王思果随她走到了桥下，在河堤的沿河公园里，两人找到了一棵大树下的一条长椅。

王亚琴一坐下，就迫不及待地对王思果说起来。

“表弟，武润琼疯了。我告诉你，她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人，她现在已经开始犯罪了。”

王思果看到王亚琴由于长久不见太阳面色青白，形销骨瘦得只有长度，没有了厚度，她的手就像竹片一样又薄又干枯。

“你根本就想像不到，她会去银行搞诈骗，把人家的钱几万元几万元地冒领，你说这可怎么办呀？”

王思果皱起眉头，急促地说：“什么，银行有人冒领钱，是她干的？”

“对，就是她。她带我一块儿去了银行，让我做她的掩护，差点把我吓死。我就是那天下决心从她身边逃开，跑到大酒



店，给你打的电话，却又让她给劫回去了。”

王亚琴讲话的语速很快，武润琼今天让她去跟踪王馨娟的行踪，找到她的家在哪里，她才乘机给王思果打了电话。

可她也害怕武润琼在背后盯她的梢，所以神情紧张，一边说话，一边慌乱地四处张望。

王思果听了她的话，大惊失色。

“她、她怎么能把人家的钱，冒领到手的呢？”

“我也不清楚，反正就看到她拿了一张别人的身份证，一下子就把钱提走了。思果，这事她干得太容易了，她还会继续干下去。你应该把这件事告诉她的家人，她不是有个哥哥当刑警吗？让他劝劝润琼，别这样干下去了。现在，能阻止她的疯狂行为的，只有法律了。可我又不能出面，她扬言要是我走漏了一点风声，就杀我全家。”

“那……我去报警，她不也会知道是你告诉我的吗？结果还不是一个样？”

“哎，你别直接告诉她哥哥，你只要悄悄暗示他，让他知道他妹妹的行为，他自然会管教她的。”

“这倒也是个办法。”王思果点点头，“我已经把她得艾滋病的事告诉了她哥哥，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她在哪里住。”

“你别到住处找我，那样也太直接了，你让她哥哥装成巧遇，到市第三敬老院去找她。她现在化名范振云，在那里当院长，让她哥哥随便找个借口，去那里找到她，阻止她的疯狂行为就行了。”

王亚琴看看表，说：“我只能跟你说这么多，你快点去找她的哥哥。记住了，千万别说出我和她的事，更不能说是我告诉你的，你要是漏了底，我就完了，我们家也全完了。表弟，我把命可是交到你的手上了……”

王思果还想问什么，王亚琴匆忙做了个手势。

“你快走吧，马上想办法去通知她哥哥。我也得走了，千万别让她知道咱俩见过面……”

她慌慌张张地低头走上一条小路，又用手示意王思果过一会儿再走。

看着她仿佛被鬼追着似的逃上大街，王思果心中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他记得表姐当年是个极美丽的姑娘，如今却像一根脱水的黄瓜一样，失去了水分和鲜活。

他也万万没有想到，武润琼竟然会去诈骗银行，这可是杀头掉脑袋的事啊！

这个又痴情又忠心的男人，坐在午后的艳阳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表姐的话，他尽管完全相信，但却又有些不以为然。

他不相信武润琼会杀了他表姐或者她的父母，他觉得武润琼不会做那么残忍的事情。

方才，王亚琴怕他性子太鲁莽，没敢告诉他，武润琼正支使她去杀人灭口。因此，他对武润琼的本性，认识不够。

他只是在想：表姐也太胆小了，明明是想把武润琼投入大牢，却又自己不敢出头。

可是，她不忍心亲手把她送进大牢，那么，我就忍心吗？

他知道表姐曾有一度把武润琼当成男性，和她有过一段热恋，心中就更有些妒意。

“哼，你爱她，难道我就是个木头人？你不去说，我更不会去说。反正她已经得了艾滋病，不久于人世了，我们干吗还要再逼她一步呢！”

这个傻小子没有他表姐所具有的正义感，或者说，他也体味不到王亚琴被人胁迫下生不如死的滋味。

因此，他在那里坐了一会儿，就把表姐的嘱托丢在了脑



后，只是兴冲冲地想：哦，原来她在敬老院当院长呢，好哇，我现在就去找她，看看她是怎么当这个敬老院院长的。

他笑咪咪地起了身，沿着河堤又拐上了公路，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市第三敬老院而去。

2

“武神枪，快来看，上海方面发过来资料了。”

下午，武润宏一进办公室，趴在电脑上的大刘就大声招呼他。

武润宏这几天正跟吴小倩闹得不可开交，午觉也没睡好，走在路上还睡眼惺忪的。

大刘的话，却像清醒剂一下子就把他的郁闷赶跑了。

“我看看——”他也趴到电脑前观看。

“你看，这是高保荣的丈夫在上海一家城市信用社汇钱的镜头，正在柜台上写汇款单的就是她的丈夫，你快看快看，后面是不是有个‘鬼影’，在他的左右游荡？”

大刘用手指点着电脑屏幕上的录像。

武润宏此时也注意到了这条录像，是从后面拍摄的，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男人趴在柜台上写东西，另一个男人在他左右游荡着，仿佛在排队等候办理业务，其实却不时偷偷从他的肩头向他填写的单子上窥看。

“真是一个‘幽灵’。”武润宏骂道。

最可怕的是，高保荣的丈夫并不知道身后有幽灵，他把一张填错的汇单扔到了柜台下的一个废纸篓里。

“快看，快看，谜底就这样揭开了！”大刘兴奋地大叫。

武润宏看到那个“鬼”，悄悄拾起了高保荣丈夫撕下扔掉的单子，飞快地塞进了口袋里。

两个人看得目瞪口呆。

“这一招真毒哇！这就叫神不知、鬼不觉。”大刘一拍桌子说道。

武润宏却觉得自己的心狂跳起来。

那个“鬼”一弯腰的动作，他是如此熟悉。

那不是个男人，而是一个女扮男装的人，她正是他的妹妹武润琼。

虽然他没有看到她的正面，而且背影被摄像机拍的也模模糊糊有点走了形，可是，那个动作，他太熟悉了。

他像傻了一样趴在电脑前，脑袋里一片空白。

大刘还在吵吵嚷嚷：“哎呀，这个‘鬼’咱们是看清了，可是没有正面，只有一个鬼影，上哪里去捉他呢?!”

武润宏的脑子开始活动了。他不明白：妹妹为什么跑到上海去当幽灵呢？

她为什么这样干？是为了做变性手术吗？

还是像王思果说的，她真得了艾滋病，需要弄巨款治病？

她做变性手术时，家里给她凑了一大笔钱，她中途不做了，那笔钱她也取出来了，她还弄钱干什么？

现在，他已经断定那个“鬼”就是自己的妹妹。因为，当他看到这个背影时，心中慌乱，身子极端不舒服，就好像自己在那个人身边荡来荡去一样不安。

当他看到妹妹弯腰去拣那张纸时，他甚至能感到她心中的那种又惊喜又慌乱的复杂感受。

都说双胞胎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心灵感应，武润宏此时相信了这个千真万确的真理。

他虽然自己没去做“幽灵”，但妹妹当幽灵被拍摄下来的背影，让他感到了极度的不安，既好像替她担忧，又好像为她惊恐。而作为警察，他比妹妹更多了一份犯罪感。

这些复杂的情结，让他瞬间心乱如麻。脸上有细密的汗珠冒了出来。

大刘见他半晌不说话，也感到不对头，不由得看了他几眼，诧异地问：“武神枪，你怎么啦？哪里不舒服吗？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武润宏这才知道自己失态了。他掏出手绢，抹抹脸上和脖子上的汗珠，掩饰道：“唉，这屋里太闷，是不是天要下雨了？”

大刘说：“哪来的雨，大晴天嘛！你最近有些反常，是不是和嫂子闹矛盾了？”

武润宏不置可否地说：“我想起一件事，咱们应该问问叶文雄父子，是从哪个银行往上海汇的款子，然后，看看他们的身后有没有幽灵？”

“哎呀，武神枪，你的办法就是多，真会举一反三。好，我马上去打电话，问他们在哪儿汇的款。如果咱们运气好，找到一个‘幽灵’正面照，那就一下子可以破案了。”

他兴冲冲地跑到电话机前去打电话了。

武润宏却坐在椅子上，只觉得脑中嗡嗡作响，浑身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四肢无力，不愿动弹。

他的心中突然蹦出一个念头来：“如果确实是妹妹所为，那么，自己应该怎么办？”

大刘在那边咋咋唬唬地打电话。

“喂，叶文雄吗？呵，你不是叶文雄，那你是他儿子了。什么，你是他女婿？哦，那好，你让他们父子之中的一个来接电话，就说我是刑警大刘，一说他们就知道。对，我有急事要找他们！”

武润宏紧张地倾听着，他觉得此时自己恍恍惚惚又进入了妹妹的心中，真的十分害怕听到那边有一个肯定的答复。他此

时的心中是被两个人充满着或是分裂着。

一个是他自己，作为一个刑警，他积极破案，主动寻找线索，希望一下子就抓住那个幽灵。

另一个自己则是他的妹妹，作为一个作案人，提心吊胆地盼着，没有确切的线索，想蒙混过关。

武润宏被这种内心的分裂情绪吓住了。这是过去他从未经历过的，他只有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听凭那种奇怪的感觉在他的心中翻腾不已……

3

王思果在敬老院门口登了记，说自己要找范振云院长，老门卫笑吟吟地说：“怎么，你也有老人想送到这里来呀？”

王思果没心思和老头搭讪，一门心思想立即见到武润琼，他觉得自己好像有一个世纪没有看到她了。

此时，武润琼正在给一个百岁老妇人和一个六十七岁的老头做媒人。

六十七岁的老头叫刘栋梁，他终生未婚，没有子嗣的他，晚年被送到了敬老院颐养天年。

他的隔壁住着百岁老妇杜玉姣，这个老太太虽然高龄一百岁了，却非常勤快，不仅自己生活自理，还常替不会做针线活的刘栋梁缝缝补补。

两人垂暮之年日久生情，想住到一块，可又害怕人家议论，杜玉姣就找到院长武润琼，跟她讲悄悄话，问她怎么办。

其实，刘栋梁早就跟院长汇报了，说杜玉姣很爱他，想和他住到一起却怕人笑话，说她老不正经。刘栋梁也请院长做杜玉姣的工作。

武润琼现在是院里的大红人，老人们非常喜欢这个新来的

院长，听说她捐资几十万扩建敬老院，把她当成了圣人。有什么事都来向她“唠叨”。

王思果找到院长办公室，没见到武润琼，问办公室的人，说院长在二〇九室。

王思果又寻到了二〇九，他一开门，就看到一身男装的武润琼正拉着一位老姬的手说着话，便惊喜地叫了一声。

“琼琼——”

武润琼听到喊声，扭过头来，看到王思果，一点也不吃惊，而是对那个老太太说：“奶奶，你孙子来看你来啦，那我就走了，你们的喜事要快点办，到时候，我来给你们当主婚人。”

她边说边起了身，径直向门外走去，经过王思果身边时，连眼皮都没抬，就像经过一个陌生人一样，从他身边走开了。

王思果讨了个没趣儿，这才想起她化名范振云，肯定不想让人当众叫她的真名，便三步两步地跟在她的后面。低声说：“哦，我忘了你改了名，叫振云……”

武润琼仍不理他，沿着栽了常青藤的甬道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她很震惊王思果怎么会找到这里来，心里迅速盘算着怎么摆脱他。

可她又不想在大庭广众面前和他纠缠。于是，就允许他像一只小狗一样跟着自己，到了她的院长办公室。

进了办公室，她已经想好了对策，径直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来，对站在门口打量房间的王思果说：“咦，你跟我到这里来干什么？”

王思果知道她想难为自己，便关上门，几步跨到她面前，赔笑道：“润琼，别闹了，我好不容易找到你，这么大热的天，你还不理我？”

武润琼却一点也不动声色，冷冷地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王思果被她用看陌生人的目光瞅得心里有点发毛，可他仍大大咧咧地说：“琼琼，你可别这样，你一说不认识我，我的心都凉透了。”

可是，武润琼脸上仍无一点表情，她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仍用冷漠的腔调说：“你是不是认错了人了？我不姓任，也不叫任琼，我姓范，叫范振云。请看，这是我的工作证！”

她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藏青色的小本子，郑重其事地递给王思果。

王思果接过去翻开，只见上面果然写着范振云、男、二十八岁、汉族、大专学历，工作单位：市第三敬老院，职务：院长……

王思果手中拿着那个薄薄的工作证，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他虽然听表姐王亚琴说武润琼化了名当了院长，可他怎么也没想到武润琼会不认他。

如果武润琼还像从前那样，见了他就逃就躲，死活不跟他回去，他可以和她磨和她泡，用痴情打动她，用爱情要挟她。

可现在她干脆来个不认账，不承认自己是武润琼，也不认识他王思果是何许人，这一突变，让老实人王思果顿时没了主意。

武润琼见他不说话，又从他手中取回证件，她是怕他盛怒之下不还给她。

“这位先生，现在你可以走了，我还要处理公务。”

武润琼不再理会王思果，随手翻开桌子上的文件，低着头看起来。

王思果一下子被她拒之于千里，心中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



味。

苦恋了三年的心上人，一朝突然面对你的脸说“我不认识你”！这个打击，王思果实在受不了。

他双手发抖，浑身发冷，颤声说：“琼琼，你、你真这么狠心，把咱们三年的苦恋，一笔勾销了吗？”

武润琼从文件上抬起头来，轻轻笑了一声。

“先生，你是不是太荒唐了？我已经告诉你，我不认识你，我又告诉了你我是谁，你还在这儿说一些不相干的话，不觉得无聊吗？”

王思果看到她那张英俊的脸无比平静，没有一丝对他的怜悯和留恋，不由得感到万箭穿心。他冲动地说：“琼琼，你可以不认我，但我不会忘记你。我知道，你现在身处绝境，不想拖累任何人，可以理解。可你不能自暴自弃，你、你可不能往别的路上走哇！”

他猛然想起了王亚琴说武润琼去冒领银行汇款的事，觉得自己应该劝劝她。

武润琼又是轻声一笑。“这位先生，你可真是莫名其妙。如果你再在这里干扰我工作的话，我就只好叫人请你出去了。”

她说着，随手拿起了桌上的电话。

“喂，小李吗？我是范振云，我这里有一位先生喝多了，在我办公室耍酒疯，你让保卫科的小牛、小马来一下，把他带出去。”

她放下电话，双手一摊，像外国绅士似的向王思果耸耸肩：“对不起，先生。你如果现在走还来得及，我不想给你难堪！”

王思果看着她完全用对待陌生人的一套对付自己，眼中一下子就涌满了泪水。他不想让人押出办公室，只好死死盯了武润琼两眼，颤声说：“好，我走，我自己走。可是琼琼，你给



我记住，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放弃你，你多保重吧！”

这个痴情的男子汉抬手擦掉了两滴浑浊的眼泪，倒退着走出了武润琼的办公室。

武润琼听到他踢踢踏踏的脚步声走远了，才一下子扑到办公桌上，用双手抱住自己的脑袋……

她怎么也想不到，王思果对她如此死心塌地，三年来，自己对他没有一点温情，除了冷嘲，就是热讽，可他为什么如此痴心不改呢？

她不由得联想起自己对王亚琴的爱，不也是如此如醉如痴吗？她的心头剧烈地翻腾着，眼中流着泪，拿起笔来，写下了一句诗：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

写完，丢在一边，又把脸埋到了双手之中。

4

王亚琴拿着武润琼给她的地址一路寻来，找到了王馨娟教课的学校——市十四中学。

武润琼是从王馨娟母亲的登记卡片上查知她的地址和职务的。

按照武润琼导演的旨意，王亚琴要以范振云妻子的身份出现，把她约出学校，到哪个咖啡厅或茶馆，设法在她喝的饮料中投毒。

王亚琴不同意这么做，她对武润琼说：“那样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因为她既然知道我是她的情敌，对我一定格外不友好，我给她叫饮料她都不一定喝，更别说有机会做手脚了。我看，我应该以另一种面目出现。”

武润琼想不到王亚琴还另有主意，不由得有些意外，她也想听听她到底有什么别的高招。

“我应该以你妹妹的身份去接近她，让她相信你的确不是那个范振云，这样才可以接近和左右她，甚至她反过来会巴结我，和我套近乎，企图和我建立一种友谊来得到你。那么，我才可以下手。”

王亚琴这么说时，自己心中却感到一阵悸动。

天哪，“真是跟啥人学啥人，跟着巫婆学跳神儿”。我王亚琴跟着武润琼久了，竟然也学到了许多阴谋诡计，居然和她一起设计陷害一个无辜的痴情女人！

武润琼听了，用手拍拍王亚琴光洁的脑门。

“行啊，琴琴。强将手下无弱兵，你跟了我这几年，脑袋大有长进。我只想一下子搬掉这块绊脚石，没想到你比我考虑得更周全……”

王亚琴得到她的表扬，只是苦笑了几声。

“不过，我可警告你，琴琴。我的速战速决之策，自有其道理。而你和她粘粘糊糊地折腾几个来回，可别下不了手，反倒帮着她害起我来了……”

武润琼仿佛已经窥破了王亚琴的心思，目光炯炯地盯着她，看得王亚琴心里一阵发毛。

“得了，润琼。你不信任我就拉倒吧，我还不想去干呢！”

王亚琴往被垛上一倒，闭上了眼睛。

武润琼不说话了，眼中放出贪婪的光芒。

王亚琴此时是侧身而卧，乌黑的长发披散在枕头上，有一缕沉甸甸地垂向床下，那样子好像森林女神从睡梦中刚刚醒来，高高隆起的胯部和深深凹陷下去的纤腰，形成了一弯惊心动魄的曲线，横卧在土炕上，呈现出一种难以言说的美。

武润琼几乎看呆了。若说武润琼是男人，有些冤枉了她，她不过是个具有男性意识的女人。

她对王亚琴的欣赏，比那些男性的目光要高级许多，也纯

洁许多。

王亚琴吸引她的，不过是那种在女性的身上少有的优雅的美。

有些女人枉称为女人，她们没有青春、没有曲线、没有诗意、没有优雅可言，只不过被胡乱装进女人的躯壳里而已，毫无动人之处，比男人更男人。

而王亚琴的美是有韵律的女性美，她的温柔的笑靥，就像花朵一样具有可视的香味，她的优美的形体，亦如水一样时时呈现出波澜壮阔的曲线，让任何一个对美有高雅感受的人，都会被那种优雅所俘虏。

武润琼曾写过一首诗，赞美王亚琴：

制造了爱这美丽的过失
你却是漂浮在这过失之上的纯真
溺水多少次仍学不会
恨你上岸来
总把鸟叫听成你的俏骂
你鼓起娇腮制造的风
一次次把我吹得
踉跄远行
又一次次唤我回归
活着只是个借口
我愿和你分享我的生命
只当它是一枚分币

见武润琼不说话，王亚琴又有些担心，扭动身子坐起来。

武润琼却说：“别动，别动。我正在欣赏一幅名画！”

王亚琴被她的痴迷吓坏了，呼一下子坐了起来。

“你的眼光真吓人。”在不知道武润琼是女人时，她这种爱和欣赏的目光非常令她陶醉，她得意洋洋地享受着她的目光，觉得自己如此被所爱的人欣赏，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

可当她觉得武润琼是女人时，这种目光就像毒蛇一样，让她惊怵和厌恶。她恨不得自己立即变成丑八怪，免得被她贪婪的目光亵渎。

“不是我的目光可怕，是你的美太可怕了。”武润琼叹息一声，“你不知道，你侧卧的时候有多么美。”

王亚琴听她这么一说，厌恶地扭过头去，又故意直挺挺地躺到床上去，破坏她的享受。

“你别动，还像方才那么躺着。”

武润琼指挥她，王亚琴却不肯，她又故意作对地翘起大腿，像个男人一样粗鲁放肆。

武润琼脸上变了颜色，她大声说：“你听见我的话没有？我让你仍然侧卧！”

“就不，就不！”王亚琴今天不知从哪里来的倔劲儿，“我偏要这么躺着。”

武润琼突然扑上去，用力搬动她的身子，企图让她恢复原来的优雅的姿势。

王亚琴却非像死尸一样直挺挺地躺着，口中大叫：“就要这样挺尸，我已经死了，让你折磨死了。我小时候看到过死人就这么躺着，我愿意！”

武润琼心中一酸，可手下却更用力了，像搬动一块木头一样扭动着她的胳膊腿，她搬动了胳膊，王亚琴又让腿走了样；她搬动了腿，王亚琴又把胳膊胡乱伸展开去。

两人就这样争斗着，都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

最后，武润琼停了手，恨恨地说：“好吧。你是成心破坏我的情绪，可见女人有多么恶毒。我不管你了，爱挺尸就挺尸”

去吧！”

王亚琴这才像得了胜的将军一样获得了自由，又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了。

武润琼不再看她那丑陋的姿势，只是大声说道：“明天你就去把那个女的杀掉，然后，你就可以从我这里滚蛋了。我不会和一个如此粗鄙的女人在一起的。”

王亚琴从这场搏斗中，找到了武润琼致命的弱点：她太完美主义了，自己只要变得粗俗和放肆，不像个女人而更像个乡巴佬男人，她就会对自己失去了兴趣。

此时，王亚琴已经走进了教师办公室，她把满脑子关于武润琼的一切抛开，露出一个外交性的笑容。她已经在几个教师中认出了王馨娟。

“您好！您是王馨娟老师吧？我姓范，叫范晓云，我可以和您单独谈一谈吗？”

王馨娟听到范晓云三个字，惊讶地站起来，慌乱得手脚都不知往哪里放了。

5

王思果被武润琼从敬老院赶出来后，像一条挨了打却又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的小狗，又委屈又伤心。

他在大街的人流中盲目地穿行，心灰意冷，万念俱灰。

灼热的空气中，夏蝉在吱吱吱地叫着，就像夏日在尖叫。

“吱——”王思果觉得这叫声钻进了自己本已热得发烧的神经，且一刻不停地钻。“吱——”他痛苦的灵魂冒出了白烟。

几只苍蝇嗡嗡乱叫地追随着他，仿佛也在嘲笑他的无能。

天空挣扎着下了几个雨点，打在灼热的马路上，就好像水滴掉到了烧干的热锅底上，哧啦一声就没了踪影。

王思果失魂落魄地拿出手机，给武润宏挂了一个电话。

“大哥，你在哪里？我想马上见到你。对，越快越好，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武润宏正在回放妹妹从银行里拣纸条的那段录像，有点心不在焉。

“你等我下班，好不好？现在还有半小时。”

王思果只好说：“好吧，我现在就往你那里走，等你下班，我就到了你门口了。”

他痛苦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救救武润琼，她既然连我王思果都不想认了，看来，她对这个社会是绝望了。

是啊，我听说她得了艾滋病，不也曾经犹豫过吗？难怪琼琼会伤心……

他边想边在大街上溜达。傍晚的街头，坐满了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现在看在王思果眼中，都有一种悲凉的色彩。

他看到一个老太太坐在河边，穿了一件黑底白花的衣衫。那种象征老年的花纹，就背在她的背上。王思果想：这就是只剩下黑白两种图案的凄凉的晚年么？还好，琼琼得了绝症，不会有这么丑陋的晚年啦！

沿街有许多低矮肮脏的房屋，这些破旧的房子，低于街面，上面涂写着歪歪扭扭的汉字：什么自行车修理、全鸡店、饭店等字样。

王思果心情不好，看到这些破烂店铺更觉得窝心，觉得这里真该修理掉了。

全鸡店前，坐着一个肥硕的女人，穿着肮脏的长筒袜。王思果想：一双袜子怎么能穿得如此肮脏？穿这双袜子的人就仿佛有某种恶意，仿佛要看到她的人对她的肮脏负责任似

的。

王思果在心中想：女人和女人为什么如此不同？武润琼的袜子从来都是那么洁净，可为什么她却染上了艾滋病？而这个穿脏袜子的女人却安然无恙呢？那女人长了一口嘴唇包不住的牙，王思果更替她难过，心想：不知道长了这种牙齿的女人，会不会为自己的长相而难过？

在另一个不知叫什么店的前面，有一张躺椅，上面蜷缩着一个强壮的男人。他仿佛是替店主看房子的，可周身却散发出一种危险的信号：这种独身的民工，在工地上时和大铲、泥瓦刀在一起，并不可怕。一旦和城市的其他东西沾上了边，就和暴力、凶杀、偷盗等可怕的事纠缠到了一起，是城市最危险的一部分。

王思果的心思又回到了武润琼身上。她现在也是个危险分子，竟然去诈骗银行？

他想自己一定得和武润宏说清楚：让他千万出面去管教一下琼琼，不能让她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

其实，他知道武润琼早就有一种犯罪的倾向，他俩在海南打工时，武润琼看到那些不走正道的人一个个腰缠万贯，飞黄腾达，就曾气愤地说：“傻果子，咱俩生错了年代，我要是早生五十年，就去参加八路军，打倒土豪劣绅。你看那些靠坑蒙拐骗起家的暴发户，哪有一个好东西？我真想当一个江洋大盗，杀富济贫，把他们从人民身上搜刮的钱财夺回来，还给那些受盘剥的人。”

王思果当时以为，她不过是说说而已，不会真的去劫富济贫。想不到，在她得了绝症之后，果然这么去做了，这真叫她为她提心吊胆。

然而，走到公安局门口时，王思果却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心中说：“天哪，武润宏可是个刑警啊！我要是对他说了，就

等于告发了琼琼，那……她不是真得进大狱啦？”

他猛然收住脚步，心中犹豫起来。

此时，武润宏已从楼上看到了他，打开二楼的窗子向他招手。

“思果，你等一下，我马上下去。”

王思果也向他挥挥手，脸上露出迷茫的神情。

6

王馨娟根本想不到这个自称范晓云的女人会是个杀手。她一下子就想到了范振云，而且几乎马上就把她当成了亲人。

“您一定是范振云的……”

“我是他的妹妹……”

“哦……”王馨娟意味深长地拖长了声音，神情更加不自然了。“您看，我们这办公室……”她为无法找到一个单独谈话的地方而焦急。

这是一个大办公室，屋里摆放六七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一叠叠的作业本，有三四个老师正埋头在作业本子堆里，批改着作业。

“您上午有课吗？如果方便，我请您去对面的小店喝一杯咖啡。”

“哎呀，实在抱歉，下一节就是我的音乐课……”王馨娟就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学生一样，急红了脸。

王亚琴看着她的模样，心中涌起一阵怜悯。

“不要紧，我可以等您四十五分钟……”她在心里暗忖：武润琼实在是太歹毒了，这个女人多么可怜？她失去了丈夫，连骨灰都没有得到一捧，就因为太痴情，反而要被毒杀了，这

人间可还有公理天良吗？

为了让王亚琴下手时更准更狠，武润琼把王馨娟的故事全告诉了王亚琴。

“那不好吧，怎么能让您等我呢？”王馨娟不想让王亚琴等。“这样吧，我跟教导主任说一下，和下午的第二节课窜一下，我下午再给学生上音乐课。”

王馨娟匆匆跑出去了，因为匆忙，裙角差点挂到椅子上。

王亚琴看着她瘦削的背影，心中涌起不忍之情。

屋里几个老师从未见过一向文质彬彬的王馨娟如此慌乱，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王亚琴，目光中有掩不住的好奇和惊讶。

王亚琴不想被人们如此盯住，这对她脱身不利。她便扭头出来，在走廊里等着王馨娟。

不一会儿，王馨娟又笑吟吟地跑过来，像小女孩一样高兴地说：“好啦，主任同意了，咱们走吧！”

其实，王馨娟对这个范晓云也不是没有疑惑。

她知道范振云是家里的独生子，只有一个姐姐还远在美国，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范晓云，自称是他的妹妹，王馨娟根本就不相信。

但是，毕竟她来自于令她朝思暮想的范振云，这已经令她受宠若惊了。

学校门口的咖啡厅条件非常简陋，只有几张圆桌和一个木头柜台。可此处也很清静，没有人打扰。王亚琴和王馨娟走到一张最靠近墙角的桌子前，对坐下来，要了两杯咖啡。

王馨娟小口呷了一下玻璃杯里的液体，眼巴巴地看着王亚琴，等着她开口。

“王小姐，我今天找您，其实有些冒昧。不过，我哥哥说了，为了您不再把他错认，我只好冒昧打扰了。”

王馨娟仔细打量着王亚琴，见她长得如古代名画上的仕女一般，水目星唇，微微一笑就魅力四射，不由得心中泛起一股醋意。

她现在仿佛已经明白了，这个范小姐，肯定是丈夫的情人。

她的脑中电光闪现：对啦，为什么丈夫会突然死亡？

为什么他的遗体又会失踪？原来，就是他恋上了这个美如天仙的范小姐！

王馨娟觉得自己一下子变得聪明了。

原来，丈夫的失忆症也是装出来的！他故意不认识自己这个糟糠之妻，就是因为另有新欢了。想到这里，她对王亚琴就有了明显的敌意。

“范小姐，你不用多说，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实话告诉我，你、你哥哥是不是另有所爱了？”

王亚琴听她这么一说，心中不由得一动：好哇，这个女人还不太傻，我何不如此引诱她，让她明白自己的处境危险呢？如果她不再去纠缠武润琼了，她的危险就小了，自己也不必作恶，非要帮武润琼杀掉这个女人而后快了。

“王小姐，你既然如此说，我也就不隐瞒你了。我哥哥他的确是有难言之隐，所以……”

“所以，他先假装死亡，又在火葬场突然失踪，现在又装成失忆症来摆脱我？对不对？”

王馨娟激动起来，她的性格虽然柔弱，可也有知识分子的一腔傲气，说着说着，眼泪就在眼圈里打开了转转，她的表情却是自尊的，让王亚琴看了十分不忍。

不过，王亚琴为了保护自己，也不便于和她说的过于明

白，她拦住了王馨娟的话头。

“王小姐，你的话，我不能回答，我更不便跟你多说。你是个聪明人，我来的目的，就是想告诉你，希望你不要介入范振云的新生活，否则，对你只有害处……”

王馨娟没听出王亚琴话中暗藏的杀机，但她知道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不由更加伤心。

“范小姐，你也是女人，你想像一下，我丈夫这么对我，我心里会有多么难过。我和他结婚这几年来，一直卿卿我我、恩恩爱爱，可他突然之间，一下子就从我的生活中飞出去了，我、我怎么能受得了？你想像一下，一个妻子，一下子遇上丈夫暴死，尸体丢失，他又失忆，而现在他又有了新欢……”王馨娟说不下去了，伏在桌子上哭泣起来。

王亚琴随着王馨娟的话头，设身处地替这个可怜的妻子想了一遍，顿时感到她的确太可怜了。

武润琼真不该来冒充她的丈夫，或者，是命运捉弄人，非让她俩又纠缠到了一起，现在才真的是难解难分了。

由王馨娟她又联想到自己和她一样，也是个不幸的女孩，被武润琼这个不男不女的人妖缠上了，真是生不如死。

她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不杀王馨娟……

不过，那就需要她自己冒风险了。

武润琼给她的允诺是：杀死王馨娟，给她自由。

如果她不杀这个可怜的女人，自己就还得被武润琼留在身边，受尽磨难……

到底该怎么办？

王亚琴一时拿不定主意了。

对这个可怜的女人下手，她是无论如何于心不忍，她不想替武润琼去杀人。

但是，不杀王馨娟，她对武润琼没法交代不说，武润琼也

变性美人

Bian Xing Mei Ren

许会自己动手除掉她。

那么，是否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呢？

王亚琴看着王馨娟抖动的肩膀，心中万分焦虑。

第十一章 一桩奇异的离婚案

1

王亚琴望着王馨娟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臂弯里哭泣的姿势，心中充满了怜悯。

女人都是这样，一头扑在痴情里，而把自己的脊梁和致命的部位，全暴露给了男人，哪能不受伤害？

她决定为这个可怜的女人冒一次风险，骗过武润琼，救她一命。

打定主意之后，王亚琴用手拍拍王馨娟的肩膀，轻声说：“王小姐，你别哭了。我也是个女人，看你难过，我不可能无动于衷。你别难过了，眼泪救不了咱们，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忠告？”

王馨娟抬起满是泪痕的脸，哽咽着说：“范小姐，你说吧……”

王亚琴想了想，觉得在此处说话不安全，她招来小姐掏钱付了咖啡账，对王馨娟说：“我说的话，至关重要，你能否找个更僻静的地方？”

王馨娟看到她一脸警觉，也仿佛感到了什么，不由得紧张起来。

“那……只有到我家去，我家就住在学校的家属楼里，离这里有五分钟的路程。”

王亚琴看到王馨娟对她如此信任，心中又是一痛。她想：这个女人太善良也太轻信了，她为什么就没有想到自己是被人谋杀的对象呢？

她暗暗为这个女人庆幸，幸亏武润琼是派了她来投毒，如果用钱雇用了别人，这个可怜的女人就死定了

王馨娟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处境有多么危险，她深陷在哀伤里无法自拔。听王亚琴这么说，还以为事情有了什么转机，脸上露出企盼的神色，把王亚琴领到了她家。

王馨娟和丈夫住的是四楼的西户，她带着王亚琴爬上了五十多个水泥楼梯后，已经气喘吁吁了。

王馨娟的家里布置的十分典雅大方，看得出是一对知识分子的家庭，处处散发出文化气息。

墙上有王馨娟和丈夫范振云的大幅婚纱照，只是在范振云那一面，挂上了一束黑纱。

王亚琴忍不住打量起范振云来，一见之下，觉得难怪王馨娟把武润琼错认成自己的丈夫，她和范振云长得的确十分酷似。

只不过，十分熟悉武润琼的王亚琴会看出一点点的不同之处。比如：武润琼的嘴角比范振云的更俊俏一点，有些女性的妩媚，而范振云的额头也比武润琼的略微宽一些。在表情上，范振云的表情更安详，而武润琼的脸上却充满了变数。

然而，王馨娟因为不熟悉武润琼，也许真的看不出不同点来。尤其是武润琼又大胆地顶起了人家丈夫的名字，更让这个痛失丈夫的女人难辨真假了。

不过，王亚琴也决定从这两个人的长相上入手，让王馨娟猛醒，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凶险。

王馨娟见她注意丈夫的照片，也凑了过来。

王亚琴旁敲侧击地说：“王小姐，你真的确信我哥哥和你

丈夫是一个人吗？”

王馨娟看看她，点点头，说道：“对，我自己的丈夫，怎么会认错？”

“你不会是受什么情结的误导吧？”

王亚琴紧紧盯住王馨娟的脸，只见她好看的睫毛抖了几下，低下头去。

“我丈夫莫名其妙地丢失之后，我有两次遇见他，都不敢贸然相认，我也以为只不过是长相相似的人罢了。一次是在医院里，一次是在百货大楼。然而，当我在敬老院看见他，又得知他叫范振云时，我不再怀疑了，就是长得相似，也不可能连名字都一模一样啊！我就去找一个大夫，他告诉我，肯定是我丈夫得了失忆症。当时他犯心脏病时，是猛然跌倒的，大脑可能受了刺激……我就确信是这样的，而今天你一来，我就明白了，这是我丈夫的一个计谋，他想甩掉我……”

王馨娟一直认为就是王亚琴夺去了她的丈夫，因此，她竭力想说服王亚琴。

王亚琴见她一味地执迷不悟，只好说：“王小姐，我告诉你实话吧，这个人的确不是你的丈夫；她到底是谁，只有我知道；她到底为什么冒充你的丈夫，你也不要细打听了。我想告诉你的就是：因为你硬去和她相认，惹恼了她，你现在身处危险之中……”

她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又急忙跑到门边，确信门口没人偷听，才转过身来，定睛望着王馨娟。

她的话就像一阵暴风骤雨，打得王馨娟一时招架不住。

她结结巴巴地说：“你说的……可是真话？他……他真的不是我丈夫？那……那他为什么……我有什么危险？”

王亚琴看着她惊慌失措的样子，生怕吓坏了她，她忙过去握住这个可怜的女人的手，只觉得她手心里都是冷汗。



“王小姐，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就死定了。你看看，我的包里装的是什么？”

她知道，不拿出点东西作证据，这个女人不会相信她，她拉开小包，拿出一包老鼠药。

“就是她，让我来把这包东西，投进你家的水中或是粮食里，如果我的心肠硬一点，我一定会那么做。可看到你的一瞬间，我改变了主意。你要是不走开，早晚还会有人把这些东西放到你的家中来的。”

王馨娟看到了那包写着“铁灭克”俗称“活神仙”的老鼠药，吓得腿都软了。

她用手死死捏住了自己的衣角，惊恐地望着王亚琴，仿佛她马上就会动手把这包老鼠药，塞进她的口里似的。

她浑身哆嗦着，一步步向后退去，退到墙边，再也无路可退时，才站住了。

“范小姐，你、你千万别、别这样。我还有七十八岁的老母亲，她、她还在敬老院里……”

王亚琴见她这副模样，心中不由得想：我必须再逼她一步，让她立即离开这危险之地……

“王小姐，我不会伤害你，但你必须马上离开这座城市。否则，你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她抬起手腕看看表，说：“现在还有一班南下的火车，你收拾一下东西，马上跟我去火车站……”

王馨娟已经完全没有了主意，她点点头，又摇摇头，结结巴巴地说：“那、那我的工作呢？我的、我的母亲呢？”

王亚琴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要管了，既然你母亲在敬老院里，你就不必担心，只要你消失了，你的亲人就没有危险了。”

“可是，学校、学校会开除我的，我、我到了外地，可怎

么生存哪?!”

王亚琴这才觉得自己太高估了这个女人，她简直柔弱得不堪一击。

“王小姐，如果我进来就下了手，别说这一切，你连命都没了，你怎么还不明白？你要是不想走，就把这包老鼠药吞下去吧。两条路任你自己选择。”

她不想和这个女人再废话，丢下那包老鼠药，转身就想走。

王馨娟更没了主意：“范小姐，您、您别丢下我不管哪！”
她现在把王亚琴当成了救命稻草，扑到了她的身边。

就在此时，门突然被人叩响了，两个女人顿时吓得面色苍白，呆若木鸡。

2

王思果在公安局办公大楼前，等着武润宏下来的一瞬间就改变了主意，他决定保护武润琼，不能对她这位刑警哥哥多说什么。

这个憨厚的汉子没有想到，他这样恰恰是害了武润琼，姑息养奸，把她推到了更深的罪恶深渊，不久之后，他自己也将为这瞬间的决定，付出沉痛的代价。

武润宏大步迈出院门，见王思果满脸心事，就用手拍拍他的肩膀。

“有什么急事，你大老远地走半小时，看跑得满头大汗的？”

他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憨厚的小伙子，觉得妹妹武润琼真是没有福分，有这么好的男人在身边，还要去折腾变什么性，的确是心理有问题。

“大哥，其实，也没什么急事，我没见你之前，就是担心润琼，她传染上了那么可怕的病，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想找您，看怎么劝劝她治疗一下。”

武润宏一听他提起武润琼，眉头顿时拧起一个大疙瘩。

“思果，你真是个好心人。她自己作出这么一身病来，你也不嫌弃她。我也正四处找她，前两天我还去宋大夫那里咨询那个病的治疗方法。可我们这是干着急，抓不住她的影儿，还不是白费工夫？”

王思果忙说：“大哥，我知道她在哪儿。我今天下午，对，就是给你打电话之前，找到她了。”

武润宏的眉毛吃惊地扬起来：“找到了她，她在哪儿呢？”

“大哥，咱们找一个小饭店边吃边聊，好不好？你看，不能就站在这大街上说吧？”

王思果边说边打量着武润宏，盘算着跟这个刑警哥哥说多少，说到哪儿为止。他只寄希望于武润宏把武润琼弄回家去，看管起来，免得她在外面惹事生非。

武润宏却看看表，为难地说：“思果，我也想陪你吃顿饭，咱哥俩好好聊聊，商量一下润琼的事。可是，今天晚上，我、家里实在有重要的事情。我看，要不这样，你先告诉我润琼在哪儿，明天晚上咱俩再聚。你说好不好？”

武润宏今天晚上被吴小倩勒令早点回家谈离婚的事，他实在不敢晚回去。吴小倩的明星脾气他是知道的，只能他等她，不能让她等人。

王思果也看出他的确有急事，便说：“我告诉你，你可别跟润琼说是从我这儿知道的。好不好？”

他怕武润琼会怪罪他泄密，只好事先申明。

“思果，你也太惯着她了。她说一你就不敢说二，说东你就不敢往西，所以她才不珍惜你……”



武润宏口里说着王思果，心中想到了自己和吴小倩的尴尬婚姻。他真不明白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像王思果这样顺从的人，留不住武润琼；自己这样的不顺从，又惹恼了吴小倩，到底有没有一个准则，能让男人摆脱这种尴尬呢？

王思果嘿嘿地苦笑起来：“大哥，我没有你命好，你看你和嫂子，夫唱妇随，多么幸福……”

这回轮到武润宏苦笑了，不得不打断王思果的话。

“你说吧，我不会对润琼说是从你这儿知道的消息。”他又想起了妹妹在银行里弯腰拣汇单的背影，心中隐隐作痛。

“她在市第三敬老院里……”

“什么？她跑到敬老院去干什么，她又不是孤寡老人？”

“嗨，你不知道，她不是去养老，而是去当院长。而且，把名字都改了，叫范振云，不叫武润琼了。”

武润宏更吃惊了，他定睛看看王思果：“这是为什么？还改了名字，当上了院长？”

“对。我也不知道她想干什么，我今天下午去，她把我赶出来了，说她不是武润琼而是范振云，说我认错人了。咳……”王思果说到这里，又激动起来，一双蒲扇般的大手握成了拳头。

“她……她突然不认识你，还不承认自己叫武润琼？”

武润宏也激动起来，他的脑子里飞快地转动着，分析着妹妹为什么如此反常和荒唐。

“对。所以，你去了，也要小心她来个不认识，硬把自己当成另一个男人……我没想到，琼琼会这么狠心，她真是太……过分了。”

王思果说不下去了，低下硕大的头颅，怕武润宏看到他不争气的眼泪。

武润宏听得心中一阵阵发毛，他心中又翻腾起不祥之感。

“思果，你别伤心。我马上就去敬老院找她。我就不信，她跟我这个亲哥哥还来那一套，我现在就去！”

武润宏一想到妹妹这些日子的所作所为，顿时义愤填膺，不想管吴小倩了，他觉得妹妹才真正处在危险当中。

“哎，你……你可别马上就去，她一定会知道是我对你通风报信了。”王思果忙阻拦他，武润宏却推开他的胳膊，冲动地说：“思果，你不知道，润琼作的妖不小了，她突然到银行去诈骗人家汇款，我必须马上找到她，她在邪路上走得太远了。冒名范振云，肯定就是为了这个……”

王思果听武润宏这么说，反倒惊呆了。他瞪大眼睛，脱口问道：“你都知道了？”武润宏急于去找妹妹，没仔细琢磨他的话，把他丢在了路边，自己立即回到大院，跳上了汽车。

等武润宏气呼呼地一离开他，王思果就忍不住掏出手机，拨通了武润琼的手机。

武润琼看到是王思果的手机号码，便根本不去接。

王思果急得团团转，兀自嘀咕着：“哎呀，你真是不识好歹，怎么不接电话呢？”他只好给武润琼发了一条信息：琼琼，千万小心，你哥哥已经知道了银行事件！

发完信息，他长长呼出一口气，这才踢踢踏踏向自己家的方向走去……

3

武润琼是和王亚琴在土坯房里吃饭时，收到了王思果这条信息的。

她今天挺高兴，动手给王亚琴包了一顿三鲜馅的饺子。因为王亚琴回来复命，说已经探知了王馨娟的家，并且打入了她家。

“那个女人简直是个傻冒。”王亚琴边吃饺子，边把事先编好的话讲给她听，“一听说我是你的妹妹，她高兴得差点冒出鼻涕泡来，连音乐课也不给孩子上了，挽着我就跑到了咖啡馆。”

武润琼却一拍大腿：“哎呀，我突然想起来了，范振云没有妹妹，只有一个姐姐，她没有怀疑你吗？”

“看看，你这智者千虑，也有一失不是？”

王亚琴故意让武润琼着急，不往下说了。

“那，你后来怎么跟她把这事圆过去的？她竟然还相信你，把你领进了家门？”

“这就是我的魅力所在啦！”

因为救下了一条人命，王亚琴心情不错，她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智商也不比武润琼低多少。“我就有办法让她心甘情愿把我领进她的家门。你服气不服气？”

武润琼看着她恢复了往日的顽皮，也很高兴，刚想说什么，手机响了，她看到是王思果的便没理会。不久，手机里面又传来发送信息的声音。

她不耐烦地说：“这个傻果子，真让人不得安宁。惹火了我，也赠送他一包耗子药，让他彻底安静。”

她的话令王亚琴心中一震：天哪，这个人妖杀人杀出瘾来啦！她可别再派我去杀王思果。

这么一想，她突然觉得口中的三鲜馅饺子，像老鼠药一样难以下咽了。

等看到王思果发出的信息，武润琼差点跳起来。

“哎呀，大事不好，我哥哥已经知道咱们去银行的事了。”

王亚琴接过手机，看到了那条信息，心中暗暗庆幸，觉得自己的出头之日，马上就要到了。

她不敢强行离开这里，怕武润琼报复自己的父母和兄弟，



只好这样曲线救国，从她的魔爪中逃离。

武润琼丢下吃了一半的饺子，站起身来在地上乱转。

王亚琴故意说：“奇怪呀，你哥哥怎么会知道银行的事？难道有人报案了吗？”

武润琼不耐烦地说：“你让我好好静一静，想一个办法对付我哥。”

王亚琴不吱声了，边吃饺子，边暗笑道：“哼，原来你也有一怕。”

武润琼在地上转了一会儿，突然抓起衣服就往身上披。

“你要出去？”王亚琴想知道她的行踪，好及时向王思果通风报信。

“是，我去找我嫂子，想办法拖住我哥。他最怕吴小倩，只要我嫂子出面，他就得惧怕三分。”

武润琼边说，边穿好了衣服。“琴琴，你自己吃吧，吃完了早点休息，不用等我了。”

“你把手机给我留下吧，有什么事，你好通知我。”

王亚琴想问一下王思果具体的情况。武润琼没反对，把手机留给了她。她对王亚琴已经不太防备了。

此时，吴小倩正在家里等着武润宏。

自从王小波走后，她就铁了心跟武润宏去离婚，做起了到国外当“大师夫人”的美梦。

她在家里等了大半个小时不见武润宏回来，不由得生了气，刚想打电话，电话却响了起来。她以为是武润宏的，劈头就说：“我等了你半小时了，你再不回来，我就走了。离婚书放在桌子上，你签了字，我抽空来取。”

电话是武润琼打的。“嫂子，是我。怎么，我哥没在家？”

“在家？你还不知道他呀？从来就没把这个家当成家，而是当成了旅店。不，连旅店也不如，人家那些旅客只要住进店

里，晚上总要回来的。他可倒好，一年四季不着家……”

武润琼听着嫂子的唠叨，尤其是听到她说要跟哥哥离婚的事，心中为之一震。

“嫂子，我就在你家门外的电话亭，我马上上去，咱俩再聊吧！”

“那你快点上来，我已经决定跟你哥离婚了，你来帮我出出主意。他不同意离婚，想就这样拖死我。”

武润琼放下电话，心中迅速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

她一向不赞成哥哥和嫂子的婚姻。她把他们的婚姻比作牛和琴，觉得两人根本不可能沟通。

她觉得鲜活灵动的吴小倩和一本正经的哥哥武润宏就像南极和北极一样，不可能相融。

她清楚哥哥的脾气，认死理、一根筋，虽然也很幽默，可他的深刻幽默不仅不能让吴小倩开心，反倒使她更加不懂得他的莫测高深。

武润琼上了楼，姑嫂相见，反倒比夫妻相见更和谐。

吴小倩夸张地冲上来，拥抱武润琼，把香喷喷的娇腮贴到她的脸上，问她外面冷不冷。

“琼琼，你哥哥为什么一点也不像你，缺乏浪漫细胞，我一见了他就头痛、胃痛，浑身上下哪儿都疼。”

武润琼笑了：“嫂子，你和我哥离了婚，我就娶你，咱俩一起过日子。好不好？”

吴小倩一边跑到冰箱里给小姑子取可乐，一边大声说：“你别说，琼琼。我当时听说你去变性了，就和你哥说了，等你变成男人，我就转嫁给你，把你哥气坏了，说我居心不良。”

两个女人笑成一团。武润琼此时已有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她不动声色地询问了吴小倩一些事，并答应：帮嫂子做她哥哥的工作。

“你放心，我一定帮你从我哥那里要到解放证书，让你重新成为自由之身。”

吴小倩像小女孩一样拍起手来：“琼琼，我早就说，知我者，非武润宏而武润琼也！你快说说，怎么能让我从你哥哥的魔爪中解脱出来？他死活不肯给我签字，我就怕打到法庭上，法院还是偏向他，不予判决我们离婚。公检法是一家嘛！”

“嫂子，你是不是铁了心要离开他？”武润琼追问道。

“琼琼，你哥哥是个好人，这我承认。可好人不一定是好丈夫，他整天把我丢在家里，让我虚度青春。琼琼，你也是个女人，你说说，我这一辈子，不是白活了吗？”

吴小倩夸张地拍拍自己的脸，说：“你看看，我老得有多快呀！我听人家说，女人要是没有爱情的滋润，很快就会衰老。你没看到那些作风不正派的女人，今天换一个男人，明天又换一个男人，可她们有多么妖冶漂亮啊？为什么，是男人使她们年轻，是爱情使这些女人总有女人味……”

武润琼听着吴小倩的奇谈怪论，越听越觉得哥哥不该陪这种女人，她太贪婪了，一个男人或是几个男人都无法满足她的欲望。

她也知道吴小倩和王小波的事，哥哥在她的病房里，接到了王小波的那则短信，就非常痛心地和妹妹交换了意见。

于是，她沉下脸来，对吴小倩说：“嫂子，我有办法让法院立即判决你们离婚。”

“有什么办法？快告诉我。”看到吴小倩迫不及待的样子，武润琼心中暗笑道：“哥哥，对不起了。我让你查我，你先稍息一下吧！我给你添点乱子，让你首尾难顾……”

时，突然听见有人叩门。

王馨凤因为经常值夜班，睡眠时间不规律，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吃了不少中药西药仍不能根治，才听从宋博士的建议，用冷水浴来治失眠。

她被冷水冻得连连吸气，披上睡衣，哆哆嗦嗦地跑去开门，一边还大声问道：“谁呀？”

只听门外是姐姐压低了的声音：“小凤，快开门，我是你姐。”

王馨凤吓了一跳，姐姐深更半夜地闯来，连个电话也不打，不知出了什么事。

她有点心慌，想开门反倒把门反锁了一道，又手忙脚乱地重新打开。

门一开，王馨娟就像一条被人追打的小狗似的，挤进门来。

“快关门！把门锁好。”她进了屋，扔下一个大旅行包，十分疲惫地坐进了沙发里。

王馨凤被姐姐狼狈的样子吓坏了，一迭声地问：“姐，你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你拎个大包干什么？”

王馨娟却有气无力地挥挥手，说：“你快给我弄点吃的，我都一天没吃东西啦！”

王馨凤忙跑进厨房，把冰箱里的牛奶和面包拿出来，一边热牛奶，一边心中充满了疑惑。

那天，她到学校去找姐姐，想和她商量点事，可学校的老师说，她被一个女的叫走了。

她估计姐姐是回家了，就赶紧到了四楼，叩了半天门，却没有人来应门，她更奇怪了。姐姐明明是在家，家里的防盗门打开着，为什么不开门？

她继续叩门，姐姐仍不开门，她又用手机往姐姐家打电

话，电话铃响了好半天，姐姐仍是不接听。

无奈，她只好离开，从此再没有了姐姐的消息。

她几乎天天往姐姐家打电话，仍是无人接，学校的人也说，从那天上午她从办公室走了之后，再没有人看见过她。

王馨凤这几天正琢磨着要不要报警，姐姐突然又自己出现了。

她把热好的牛奶和面包端到餐桌上，看着王馨娟大口地吞吃，更加困惑了。

可无论她问什么，王馨娟只是吃饭，并不回答。

等她吃饱了擦擦嘴，才说：“小凤，我告诉你，有人问起我，你就说我出差了。对妈妈也不要说。你听见了没有？”

“姐，你干吗这么神秘兮兮的，连我都不能知道吗？”

王馨凤从未看到姐姐如此满脸惊恐的样子，范振云去世她也没有这么魂不守舍。

“小凤，连我现在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能告诉你？”

王馨娟不想多说，王馨凤却是个爱刨根问底的人，要是有什么问题不让她知道，她会急疯的。

“姐，你也知道我的脾气，‘隔夜留不住豆’，你不跟我说，是不想让我睡觉哇？”

她到卫生间拿来一条热毛巾，让风尘仆仆的姐姐擦擦脸，目光却始终盯着她的嘴，恨不得撬开她的牙齿，让她说出原委。

“小凤，我就知道你非得‘打破砂锅——问到底’，要不是我没地方躲，我说啥也不回来，我不能让你担惊受怕。”

“姐，有什么可怕的？你看，咱家什么倒霉的事都摊上了，姐夫猝死，尸体丢失，咱妈又变成了孩子，让咱们时时操心。还有什么事，让你吓成这样？”

王馨凤比姐姐爽快，也比她勇敢，一番话说得王馨娟有了



几分勇气。

“小凤，我遇到了最奇怪的事，我跟你说了，你千万别冲动，也别对任何人泄露了消息。我前天差点让人害死了——”

“你说什么？前天？就是我去你家你不开门的那一天？”

“对，我知道你叫我，都不敢给你开，我怕你进去后，事情就更复杂了。小凤，我的屋里当时就站着那个凶手……”

王馨凤被姐姐的描绘弄得慌乱起来。她只觉得头皮发麻，像听鬼故事一样，身上的汗毛都倒竖起来。

“姐，谁想杀你呀？你、你怎么还会有仇人？”

王馨凤知道姐姐一向与世无争，心慈面软，在学校里人人都管她叫“哆咪咪”，不光因为她是教音乐的，这个外号还意味着她的顺从与平和。

“我也不知道那个人为什么想杀我。他先冒充你姐夫的名字，后来又派了一个女人来投毒，想除掉我。幸亏那个女人还没有黑透良心，半路上改了主意，想把我打发到南方去，永不露面……”

王馨娟不说便罢，一说又收不住，没头没脑地讲下去，让妹妹越听越糊涂。

“姐，你能不能从头说，那个人是谁，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你让我的脑袋里只装进一些问号……”

“唉，我要是知道他是谁就好了……”王馨娟长叹一声，“小凤，你不明白、不知道，这也好，省得你走漏了风声。”

她从来就不相信妹妹，小凤从小就不会保密。如果姐姐告诉了她什么话，让她千万别说出去，那么，你就等着瞧吧，不到半天，全家人就都知道了。

王馨凤不高兴了，撇撇嘴说：“姐，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瞻前顾后的。有人要杀你，你为什么 not 报警？你越怕，坏人就越猖狂。”



王馨凤越说声越高，王馨娟吓得忙把手指放在唇上。

“嘘，你小声点，夜深人静的，邻居会听了去。”

王馨凤只好压低声音问：“姐，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馨娟低头想了想，突然说：“小凤，你别问了，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明天晚上，你帮我把咱妈从敬老院里偷偷领出来。然后，你辛苦几天，给妈妈再找一家敬老院，我要装成咱妈，住进那家敬老院去。”

“你说什么？”王馨凤叫起来，“姐，你是不是中了什么邪，怎么净出这些怪主意？”

“小凤，你听姐姐的话没有错，等我把一切都弄明白了，自然会告诉你。现在，你就当姐姐死了。好不好？”

王馨娟之所以死活不告诉妹妹的原因，是她对敬老院那个神秘的院长，还有一份痴情。她想装扮成母亲，打进那家敬老院，摸清假范振云的来龙去脉。

她现在已经知道他不是自己的丈夫了，但是，她对这位年轻的院长的爱恋，并不因此减少，反而因为他的神秘而更加浓郁了。

她被王亚琴逼上了南下的火车后，只坐了几站，她就下车了。

丈夫死后一系列的变故，让这个柔弱的女人突然变得坚强起来。她怀疑，就是这个假范振云偷走了丈夫的遗体，然后又整容成丈夫的模样。看来，这个人有重大的阴谋，否则，他何必如此煞费苦心，大动干戈？

她不想让妹妹知道这一切是想保护妹妹，不愿让她卷入这个危险的漩涡中来。

现在，王馨娟的内心已经悄悄换了一个人，她把对死去丈夫的痴情化为了力量，决心深入虎穴，打探实情。

女人一旦为了爱情，就有超人的勇气和智慧。她从假范振

云的整容术上受到了启发，他能冒充我的丈夫，我何不也改头换面，让他难辨真伪？

于是，这几天她到处寻找美容化妆师，终于在一个大剧团里，找到了一个老头，他化妆功夫出神入化，能把二十几岁的少女顷刻之间变成一个人见人怜的老妪。

听说王馨娟要拜他为师，学习化妆，他一开始不爱理睬，可经不住王馨娟的软磨硬泡，且又说是专学“化老”的手艺，老头子终于答应下来，且吹嘘道：“你真是个怪人，为何要老化自己？不过，我有本事让你一下子变成一个老掉渣的人！”

王馨娟心灵手巧，只用了大半天工夫，就跟他学到了把人变老的绝技。

其实，就是到现在，王馨娟还抱有一线希望：也许，一切都是自己妄加猜测！也许那个范振云真的是自己的丈夫，只不过因为过腻了正常的夫妻生活，想换个活法……那么，她就全力迎合他，让他也大吃一惊！

学音乐的王馨娟此时脑子里突然有不少疯狂的念头，不光是“123”地排列，而是大跳跃式地从低八度一下子唱到高八度，充满了变奏与不谐和音……

5

阳光从法庭高大的玻璃窗上透进来，照在吴小倩的脸上，她不由得眯起了眼睛。

法庭上的气氛并没有吴小倩想像得那么威严。她是个富于幻想的人，昨天晚上几乎一夜未眠，担心自己在法庭上会有什么失常之举，令法官对她印象不好，难以达到目的。

她今天打扮得特别漂亮，一身素装——一件长裙，脸恰到好处地化了淡妆，她想给法官留下一个好印象。

王小波到了美国之后，屡屡来电话向她甜言蜜语地诉说相思之苦。

吴小倩每次拿着电话机，只恨这不是可视电话，不能目睹心上人的域外风采，便恨恨地说：“波波，我真想钻进电话里，沿着电话线，不远万里跑到你的身边。”

王小波的回答更是精彩：“小倩，你看到天上有一片云彩没有，那是我的灵魂已经返乡去探望你了！”

两人说了一会儿疯话，才切入主题。吴小倩问他什么时候把自己办出国，王小波说：“我可不敢犯重婚罪哟！”

他这句话，本意是推托吴小倩，而这个痴情的女人却听成了暗示：她加快了和武润宏离婚的步伐。

法庭上，法官看着她的离婚申诉书，说：“吴小倩，你离婚的理由是什么？”

这本来是一句套话，在法庭上，法官总是这么询问当事人。不料，这句正常程序的问话，却引来了一个奇异的回答。

“法官先生，我离婚的理由很简单，我丈夫不能履行作为丈夫的职责。”

今天的法官是民事庭的庭长亲自担任。对吴小倩的离婚诉讼，法院很慎重。

因为这不是一桩普通的离婚案，吴小倩是本地的名人，而武润宏又是个刑警，这就使事情有些微妙。

因此，主审法官才由民事庭的庭长亲自来担任。

“吴小倩，你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你丈夫是怎么逃避做丈夫的责任的？”

老庭长大约五十岁左右，他经历过无数的离婚案子，很有经验，以为吴小倩不外乎说出一些丈夫不管家呀，有外遇呀，夫妻性格不和呀，等等理由。

可是，吴小倩红唇一张，说出了四座皆惊的理由。

“我丈夫欺骗了我，他根本就不是个男人，因此不能尽丈夫的义务。”

老法官立即瞪起了眼睛，把目光转向吴小倩的丈夫。

只见武润宏大声说：“我反对。法官先生，我妻子这么说，纯属无中生有。我觉得她是在无理取闹，故意开法庭的玩笑。”

法官的脸不由得沉下来，他对那位相貌堂堂的警官顿时产生了好感。

武润宏今天一进法庭，心情就格外压抑。

他想不到自己和妻子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本来，他很想通过法院法官的调解，通过自己在法庭上的辩护，让吴小倩冷静下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行为。

不料，吴小倩突然没头没脑地冒出这么一句话来，顿时让他啼笑皆非。

他把口气缓和了一下：“法官先生，我是个警察，平日里工作繁忙，家庭和事业不能两全，可能会冷落了妻子，让她有了怨言，才会如此讥讽我，让大家见笑了。我愿意在此向我的妻子吴小倩道歉，我也希望法官先生为我们的家庭和解多多费心。”

法官微微点头，吴小倩一看事情不妙，法官果然偏向于武润宏，急忙抢过话头：

“法官先生，我不同意调解，我坚决要求离婚。法律是保护弱小者的，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我身为一名妇女，应该是法律保护的對象。我的丈夫不能尽丈夫的职责，我们结婚三年来从未有过夫妻生活。本来，我羞于道出这些家丑，可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只好提出离婚，请法院为我主持公道！”

吴小倩激动的神情，满脸的红云，让法官也受了感染，他又把目光转向了武润宏。

武润宏虽然知道妻子任性，可万万没有想到她在法庭上也



如此信口开河，给法官编故事听，而且诽谤他不是个男人，这真让人匪夷所思。

他只好再次把责任揽过来。

“对不起，法官先生，我妻子是个演员，她喜欢夸大事实，追求一种戏剧效果。平日里她也经常这样哗众取宠，请原谅我教妻无方，给法官先生添麻烦了。我请求法官先生允许我和妻子私下里说几句……”

法官和合议庭人员一起交头接耳了一会儿，只好说：“鉴于当事人很不冷静，无法正常地进行庭审调查，本法官宣布休庭，择日再审。”

吴小倩却叫起来：“法官先生，不能休庭，我没有夸大事实，我也不是哗众取宠，我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如果你们不给我判决离婚，我就死给你们看！”

武润宏见她一副歇斯底里的样子，急忙走过去，想和她说几句话。哪知，吴小倩一甩胳膊，噔噔噔地走出了法庭，把武润宏一个人丢在了庭上。

武润宏无奈地对法官说：“对不起，她这人就是这个样子，大明星的脾气永远不改。我很抱歉……”

法庭庭长对这个连连道歉的小伙子产生了怜悯之情，他不由说道：“你不必这样。家家都有难唱曲，我见得多了。回家去好好劝劝她，争取庭外和解吧！”

武润宏走出法院，心中满是哀伤。

他怎么也不明白，妻子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反常和乖张？

王小波已经走了，她也该收心了。难道她的心里真的一点也没有他的影子吗？是不是王小波在背后操纵着这一切呢？

他突然想起了母亲在得知他为王小波担保时说过的一句话：“润宏，你对王小波这个人一点都不了解，怎么就能给他担保呢？”

武润宏此时心中猛地电光一闪：我何不去调查一下，王小波的父亲和家境到底如何？

6

王馨娟已经化好了装，她穿上母亲的一套衣服，俨然就是一个老太婆。

“小凤，你陪我去敬老院吧！”

方才，妹妹小凤把母亲接回了家，现在，王馨娟要顶替母亲返回敬老院。

“姐姐，你这是要干什么？”

王馨凤因为得不到姐姐的全部秘密，嘟着嘴生气，不肯配合。

“小凤，你别耍小孩子脾气。你不知道，自从你姐夫死了以后，我觉得天塌了地陷了，中间只剩下我自己，我必须勇敢地面对我的命运。你不必多说，也不必多问，只送我回到敬老院，每个星期像看母亲一样看看我，以后我自然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

王馨凤看着姐姐一下子变成老态龙钟的老妇人，心中就涌起了一种不祥之感。

她知道姐姐最爱美，小时候家里穷，妈妈只有一点钱，买了红头绳，就买不了鞋子，只好让两个小姐妹自己选择：要红头绳，还是要新鞋。

小凤总是要新鞋子，宁愿头上没有红红的蝴蝶结。

姐姐却总是要红头绳，那种红得能滴下血的红头绺子，而穿着露脚指头的鞋子去上学。

姐姐也最怕变老，她从十九岁就开始每晚照着镜子做美容操。小凤就在一边嘲笑姐姐：“哼，没有皱纹做什么防皱操啊？”

小心弄巧成拙。”

姐姐的钱大多花在购买衣服和美容上。出了哪种新化妆品，她一定不惜代价地买回来。一有新的又去买，小凤就永远不用买化妆品，用姐姐频频淘汰下来的都用不完，常常得发动妈妈跟她一起用。

如此爱美怕老的姐姐，突然一反常态，肯于把自己变成老太婆，这太令她担忧了。

“姐姐，你不回学校去上课，就不怕被学校开除了哇？你们校长已经好几次让人给我打电话四处找你呢！”

“小凤，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得办，一切都得为之让路。你马上送我回敬老院，如果你不想让我不明不白地被人害死或者自杀的话！”

小凤看到姐姐沉下脸来，又听她说出如此骇人的话来，只好嘟起嘴，把妈妈锁在家里，陪老态龙钟的姐姐出门，不快地嘀咕：“哼，这下可热闹了，我有两个妈了……”

姐妹俩上了公共汽车，还真有人以为她搀扶的是老人，给她们让坐。

到了敬老院门口，小凤觉得姐姐的身上明显地在发抖。

王馨凤吓坏了，她扯住姐姐，低声说：“姐，咱们回家吧，你这是何苦来呢？”

王馨娟忙说：“从今天开始，你千万别管我叫姐姐。小凤，我已经没有退路了，你是我的好妹妹，替我照顾好妈妈吧！”

说完，她夹住妹妹的胳膊，走上了敬老院那大青石院门台阶。

王馨凤分明感到心中有一种又酸又涩的东西，涌上嗓子，她感到姐姐此行凶多吉少，好像生离死别就在眼前。

她再次拉住姐姐，低声说：“姐，我实在不放心你！你、你还是跟我回去吧！”

王馨娟不理睬妹妹，而是装出母亲平日里傻呆呆的模样，和门卫老头点点头。

“他大哥呀，日头挺好的，你也不出来晒晒太阳？”

其实这时天上是阴忽忽的，哪有什么太阳？

门卫老头也极爱和这位变成了小孩子的老太太搭话取乐。

“小妹妹，今天吃了雪糕没有？”

王馨娟的母亲自从生病以后就爱吃雪糕，敬老院的护士们每天都得给她买两只雪糕吃。

“小妹，我要吃雪糕！”王馨娟顺水推舟，扭头向王馨凤说。同时，给她丢了个眼色，因为她看到妹妹眼睛红红的，仿佛就要哭出来了。

王馨凤见姐姐暗示自己，只好带着哭腔说：“别吃啦，吃多了拉肚子！”

这也是她常和母亲的对话，今天对姐姐说，让她一下子很心酸。她真怕这惟一神经正常的亲人再出什么意外。

进了院子，王馨娟轻车熟路地走到母亲的房间，同屋的两个老太见了她，和她打招呼，她也摹仿母亲的动作，摸摸索索挪向了自己的床。

王馨凤站在门口，望着装模作样的姐姐，心中百感交集，她怎么也不明白：是谁逼得姐姐这么做？她到底想干什么？

第十二章 神秘的偷窥者

1

深夜，公安局办公室里的窗口都熄灭了灯光。

门卫的值班员关上大铁门，也准备着休息了。

此时，一辆车开到门口，按响了喇叭，门卫从值班室里出来，见是武润宏从车里探出头来。

“咦，你不是刚走吗？”门卫一边开门，一边随口问道。

“我忘了点东西，进去取一下，你不用锁门了，出来我给你锁上。”

门卫看了一下，见武润宏的车也不是他平日开的切诺基，而是一辆出租车。

门卫打开门，看着车进了院，就进了自己的值班室，打了洗脚水，一边洗脚，一边看着武润宏上了台阶，不一会儿，他办公室的灯就亮了。

其实，进来的武润宏并非他本人，而是穿了哥哥衣服的武润琼。

那天，她去哥哥家，就是想盗走一件哥哥的警服，正好嫂子在家，二人谈得非常投机。临走时，吴小倩亲手把一套警服给她装进了一个方面袋里。

“润琼，你不知道，没有爱情的婚姻就像坟墓，我现在变成这样，都是这场错误的婚姻给弄的。嫂子我能不能得到自

由，就全靠你了。要是你帮助我解脱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

现在，这套衣服帮她蒙过了门卫的眼睛，她又用一张硬卡片，轻而易举地打开了哥哥办公室的那把普通暗锁，迅速地进了房间。

她不用担心哥哥会闯进来，因为她知道嫂子现在正在家里和他大吵大闹，争取自由呢。

可她还是心跳加快，身上冒汗。毕竟这里是公安局，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方。

她先奔哥哥的办公室，快速翻阅案宗，没找到她想要的东西。

她听王思果说哥哥知道了她的行径，估计就是立了案，而凭她对哥哥的了解，知道他一定已经有了十足的证据，才会露出口风。

她又打开电脑，想看看有关资料。她在最近的一些文件中留意寻找着。

突然，“7·19”银行冒领汇款案，跃入她的眼帘。

她的手有些发抖，急忙打开这个文件，看到了叶文雄和高保荣的名字，以及他们的证言材料。

她越看越害怕，情急之下，顾不得多想，一下子把那些材料全删除了。

武润琼又细心地搜索了一遍，发现电脑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又转身回到哥哥的办公桌前，在卷宗里仔细地翻着。好半天，她脸上露出了喜色。

她终于找到了和电脑上一样的资料。看来，武润宏是想打印出一份上报，因为他的字写得不好。而武润琼找到的这份资料，正是哥哥那一手臭字。她欣喜若狂，差点叫出声来。

她飞快地翻了几页，便放到了手提包里。然后，拉灭电



灯，锁上门，走出了哥哥的办公室。

门卫正在屋子里点蚊香，见她开车出来，又给她打开大门，向她挥挥手，等武润琼的出租车开走了，他锁好门，进屋休息。

而此时，武润宏正在家里和妻子吵得天翻地覆。

“小倩，你也太过分了，你说什么不好，跑到法庭上说我不是男人。你、你真是欺人太甚！就凭这个，我也不能和你离婚——”武润宏真的发了火，他怕法庭上的事万一传出去，自己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吴小倩今天却不急不怒，她心里已经有了数，不怕武润宏不离。

“你不离婚，你以为法院是你家开的——”她冷笑道，“你当然不想离了，因为就我这种傻女人肯这样没滋没味地陪你三年，离开我，你还真找不到媳妇了，只好买个洋娃娃，放在床上——反正女人在你这里也只是个摆设。”

武润宏看她那么轻松的样子，更生气了。

“小倩，你不就是想跟王小波重修旧好吗？可他根本就不重视你。是他来找我，让我管管你，他出国也是为了躲开你，你真的觉不出个甜酸来？”

吴小倩根本不相信他的话，立即反唇相讥：“既然我是个没人重视的女人，你干吗还赖着我？说明你更没水平。”

武润宏觉得必须敲她一下了。“信不信由你。他为什么来找我担保，就是用这个作为条件，让我签字，他说他走了以后，保证不会回来找你的。小倩，你就醒醒吧！”

吴小倩听到这里，一下子发起火来。

“好哇，原来你是和他做了交易，用房子来换下我！武润宏，你、你真不是男人，你把我吴小倩当什么了？商品吗？可以让你们男人做交易！”

武润宏怔住了。“小倩，你想问题的角度为什么和别人如此不同？本来，我答应给他做担保，是因为珍惜你；他才是拿你做交易，从我这里弄钱出国呢！你怎么反倒给我派不是？”

这话送到了点子上，却让高傲自大的吴小倩受不了了，她更加暴跳如雷。

“哼！是你无能！留不住我才去收买王小波，用房子和人家换老婆，我都替你害羞。我吴小倩就值那十二万元，你用十二万元就从他手上把我买回来啦？哼，你休想！我要让你鸡飞蛋打，人财两空，算是对你这种不把女人当人的家伙的一种惩罚！”

吴小倩说完，拉开门走了出去，把门在身后狠狠摔上。

武润宏被她巨大的关门声震得眨眨眼睛，想了想，又追了出去。“小倩，这么晚了，你上哪儿去？”

2

清晨，敬老院里静悄悄的，如入无人之境。老人们正在安睡，享受着他们过一天少一天的珍贵日子。只有冒充母亲的王馨娟心里有事，早早就起了床。

昨天晚上，她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烦得对面床上的老人一个劲儿地嘀咕：“傻老太太，你在床上烙什么饼？”

王馨娟在没潜入敬老院之前，为了摸清丈夫失踪之谜，凭着一腔义愤，大胆前来。

然而，一住进这座暮气沉沉的敬老院，她的情绪也受到了消极的影响，突然觉得这样做是多么不值得。

人生就是那么两万多天，看看这里的老人，就已经看到了人生的整个版本。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啊！

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使她的精神格外沉郁，好像住进了

母亲这个老年的躯壳里，人也一下子衰老无力了。

她为了给自己鼓劲，从随身的口袋里，拿出了丈夫范振云的照片，默默看了片刻，心中才重新涌起一股力量。

丈夫的笑脸，像针一样扎进了她的心，仿佛给她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让她信心倍增。

她对着丈夫的照片默默发誓：“振云，你等着，我一定查出你失踪的真相，如果你真是被人陷害的，我一定要为你报仇！”

她昨天晚上就从同屋老太太的口中得知：每天早上，年轻的院长都要来查房，和每一间屋里的老人见面，和他们聊天，问长问短。

她还知道，这个院长对她的母亲十分关心，不知从哪里给她弄来了一个治老年痴呆症的药方，每天来催她服药。

王馨娟很奇怪地问：“怎么，院长还亲自下来督促咱们？”

老太太听了她的话，有些奇怪。“咦，你这傻老太太是不是有点好转了？怎么知道说大人的话了？嘿，院长知道了，一定高兴死了。”

王馨娟这才想起自己的妈妈是个痴呆人，不能打听得太多。但同屋这个多嘴老太的话，也提醒了她。

她想：自己干脆就装作吃了偏方痴呆好转了，好和那个假冒的范振云多聊聊天，从他口中探知一些东西。

她打定主意，盼望查房的时刻早点到来。

而且，她还有一种连自己也不敢承认的隐秘心理：她渴望见到这个假范振云，渴望看到他那酷似丈夫的面孔。

这种想法让她感到羞愧。现在她已经初步确定，这个范振云就是害死丈夫、偷走了他的遗体的人。

不然，自己的丈夫何以好端端地就犯了心脏病？

而且，遗体又会不翼而飞？看来，就是这个假范振云，早

就瞄准了她的丈夫，因为他和那个家伙长得太相似了。

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干？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总不会是为了来开这么一个敬老院吧？她必须想方设法弄明白这一切。

王馨娟心里有事，连早饭都没吃好，同屋的老太又埋怨她：

“哎，你怎么又不懂事了？连早饭也不好生吃？等一会儿院长来了，看我不告诉他！”

王馨娟见老太一口一个院长，就像唤她自己儿子似的，心里不由得有些奇怪。

早上九点零五分时，门被推开了，王馨娟看到“范振云”身穿一件白T恤走了进来。

同屋的人见了他，就像见了亲人一样，全都围上去，只有她呆坐在床上一动也不动。

她不敢动弹，因为她不知道平日母亲见了这个院长是什么反应，怕露出破绽。

只听一个老太说：“范院长啊，我想吃辣椒塞肉，烧得酥酥的，软软的，肯定好吃！”

“范振云”忙说：“好的，好的。我一会儿就让厨房里去买，今天中午就烧给你吃。好不好？”

老太一边吸溜着馋出来的口水，一边说：“好的，好的。谢谢你，比我儿子都强。我在家时，一说想吃点什么，他就不耐烦，吼我说：能吃上饭就不错了，我下岗了，你知不知道？”

另一个老太又说：“院长啊，我就想吃腐乳汁炖豆腐，真好吃。我十六岁那年吃过一次，再也忘不了。你们大家想不想吃？”

跟着“范振云”进来的几个老头老太忙搭腔。

“想啊。我最想吃那一口了。”



“是啊，没了牙，就专门想吃不用牙的东西！”

“范振云”点点头，大声答应：“哎，哎！我今天就保证让你们吃上这一口。”

老人们欢欢喜喜地笑起来，个个都像个贪吃的小孩子。

王馨娟对床的老太说：“院长，我看隔壁的老头有一只不锈钢的保温杯，水盛到里面不凉，装东西还不爱坏，我也想要一只。不知他是从哪儿买来的？”

“范振云”说：“我一会儿就替你去问一问，准保帮你买回来。”

王馨娟看到他对老人有求必应的样子，不像个院长，倒像个孝子，心中不由得万分困惑。

“他这么和善，会是杀人凶手吗？”

“可若不是他，那么，他为什么要冒充我丈夫的名字呢？”

王馨娟正在痴痴地想，“范振云”走了过来。

只见他俯下身来，亲切地问王馨娟：“您今天吃药了吗？”

不等王馨娟说话，她对床那个饶舌的老太就发了话：

“院长，她今天不但没吃药，连饭也没好好吃！”

“范振云”一听，忙像哄孩子似的柔声说：“哎呀，这可不好，不吃好饭怎么行呢？来，把这袋牛奶喝下去。听话啊？”

王馨娟此时和他四目相对，他那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就像一汪清水，王馨娟从里面看不到一丝一毫的虚伪和狡诈，只有慈爱和耐心。

王馨娟心头不由一震。丈夫死了之后，已经再没有人这么温柔地对她说话了，也没有人如此关心她了。

此时，她竟然忘了自己是扮作了自己的母亲，而不是王馨娟她自己了。

她在这一瞬间忘了自己是谁，眼角顿时就湿了。

看到她这副表情，“范振云”也就是那个武润琼，心里突

然一震：“咦，这个老太太今天怎么有些反常？”

3

武润宏一上班，就发现自己的办公桌上有些异常。

他是个细心的人，平日里东西都收拾得井井有条。上学时，他的书包就比妹妹润琼的还整洁，妈妈常夸奖他而批评妹妹。

他发现文件夹的位置不对，原来在桌子的最上面，现在却被人移到了最下层。

他以为是对桌的大刘动了，便没有在意。

过了一会儿，他去打开电脑，想把一个文件备份，一拉抽屉，发现抽屉里也有了变动。

磁盘的顺序也不对了。他把最近立案的一片磁盘，放到了最上端，可现在那片磁盘却不见了。

他心中有点慌，忙问大刘：“喂，你把我的磁盘弄哪儿去了？”

大刘正在拖地，呼哧呼哧地喘了几口气，才答话。

“我没事拿你磁盘干吗？”他知道武润宏的东西不喜欢别人乱动，所以从来不沾边。

武润宏变了脸色：“见鬼！咱们屋里进来贼啦？”

大刘“扑哧”的一声笑起来。“公安局里招贼？天大的笑话！”

武润宏不理他，立即打开电脑，去硬盘里寻找，当他点击了新文件之后，更傻了眼。

那里面是一片空白，所有的关于银行冒领诈骗案的资料一个字都不见了。

他不相信这是真的，又重新搜索了一遍，还是没有。

武润宏从椅子上站起来。“大刘，别开玩笑，资料，资料全不见了。”

大刘从未见过武润宏如此吃惊的模样，忙问：“什么，资料不见了？”

“关于银行冒领诈骗案的资料，全不见了。我们的屋里，真的进来贼了。”

大刘仍是不信，扔下拖把：“你可别谎报军情，我看看，我的电脑比你玩得好。”

他凑近电脑，咔咔咔按动了鼠标，在文件堆里翻了半天，才失望地扔下鼠标。

“真是见了鬼，果然没了，是谁干的？”

武润宏也在想这个问题。因为，他已经怀疑那个冒领者就是妹妹武润琼，也就更加心惊胆战。

本来，他今天想再调出资料来，好好看一下，仔细研究研究案情，再去市里找找叶家父子，看看他们去汇款的银行是否有内部监控系统。

他不愿意相信是妹妹作案，但那个无比熟悉的背影却搅得他心神不宁。

那天，他听了王思果的话，立即赶到了敬老院。可惜，因为太晚了，院长范振云已经下了班，没有人知道他的准确住址。

他只好跟办公室里还未走的一个秘书聊了聊。

然而，听秘书讲，这个院长简直就是天下最好的人。

“哎呀，我们范院长可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人哪！”秘书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说起话来表情丰富得就像唱歌的腾格尔。

“我们这个敬老院本来就是赔本的买卖。你看看，收费多低廉啊！”

她指着一块价目表，让武润宏看。

“这里住的老人，生活能自理的，才收费四百元。有的需要半护理，也就收六百元，有的需要全护理，也就收八百元左右。可还有一分钱也不付的，就是那些孤老，一切全由我们敬老院自己负担。”

武润宏打量着这个环境，猜测着妹妹在这里当院长的情景，不由得又好笑又困惑。

“你们院长还能胜任吗？”

“哎呀，瞧您说的，他才是个好当家的哩。过去，我们这里不设全护理的床位，为什么？太麻烦，也没那个精力。自从范院长来了，就上了这一切，变化太大了。过去的规章制度不健全，现在可不一样了。你看看这些感谢信，都是老人的家属送来的，也都是夸我们院长的。”

武润宏不由得起身去看那一面面锦旗。那位妇女又为他解说道：

“这一面，是一个老台胞的儿女送来的。这个老头本来住在台湾，生了三个孩子，分别住在日本、美国、新加坡。老人是从咱们市里出去的，想落叶归根，去年就在咱们开发区的金海岸小区买了一套房子。可是一回来因为水土不服，就生了大病，全身一点都不能动，医院后来就不给他治了，说是不治之症，让他回家休养。”

“他在异国他乡的儿女们都不接受他，宁可寄钱回来。他在本地只有一个侄女，家中有公婆也生病，孩子又小，她还要上班，只好来求我们院长。”

“院长一口答应下来，把老人接到了院里来，服侍得好好的。原来医生让回家等死，这不是，老人已经能下床走动了。”

武润宏没心思听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可又找不到武润琼夜里的住宿之处，只好告别了那个啰嗦的中年妇女，想等白天再



去找妹妹。

“你呀，白天来也不一定能见到他，我们院长可忙了……”

妇女把他送出门来，还不停地啰嗦。

武润宏心里一动，忙问：“她白天经常不在办公室吗？”

“他哪里捞得到坐办公室啊？他得出去买菜、买米，给老人们采购那些五花八门的东西。你不知道，人一老了就像小孩一样，甚至比小孩还古怪，净要些难淘弄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上哪儿去弄，就是范院长能满足他们那些稀奇古怪的需要。”

武润宏听到中年妇女的话，心中多多少少有一点安慰。但他还是不明白，妹妹为什么把变性手术的钱全投进了这个敬老院，那边却又要犯罪，想方设法地诈骗别人的钱财？

武润宏越想越坐不住了，他在办公室里转了几圈，抓起了警帽。

“大刘，我出去一趟——”

“你去哪里，这件事不向局长汇报？”

大刘意识到问题严重，公安局的资料被偷，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哇？

武润宏心烦意乱地说：“你先别对局长说，等我出去回来，咱们再商量。”

大刘只好听这个小组长的话，盯着他匆匆出门，兀自嘀咕道：“咦，组长今天有点反常……这么大的事，怎么不马上向头儿们汇报，到时候，是你能担得了，还是我能担得了哇？”

武润宏驱车飞快地赶往敬老院，他估计妹妹一上班怎么也得在敬老院里呆一会儿，他今天必须找到她！

他加大油门，一路上超过了不少车辆，刚要到敬老院时，突然有一个十字路口红灯亮了，他只好停车。就在此时，他的手机响了。

电话是王思果打来的。他在电话里匆匆说道：“大哥，你

在哪里，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4

法庭的门口一大早就挤了一些人，因为门口贴了一张告示，通知这几天有一个特大黑帮团伙的公审大会要在这里开，人们都争先恐后地看告示，想参加旁听。

吴小倩拨开人群，勉强挤进了大门。

昨天，她接到法院的通知，今天继续开庭，审理她和武润宏的离婚案。

她当即给远在美国的王小波打了一个越洋电话。

“波波，我是倩倩，告诉你吧，我就要拿到解放证书了，快开一瓶香槟祝贺祝贺！”

“好哇，请允许我用双脚为你鼓掌。”

王小波仍是一副懒洋洋的口吻，他虽然心里已经烦透了这个头脑简单得像驴子一样的女人，可为了那份抵押担保，他必须哄着她，让她别站到她丈夫那一边去，否则，他的翘翘板游戏就玩不成了。

“波波，你总那么没正形！”吴小倩娇嗔地骂他。“只要解放证书一到手，我立即飞到你身边，你可别用双脚欢迎我。”

王小波吓得要命，怕她真的不顾一切地投奔他，那他的妻子怎么办？

他转动着眼珠，嗯嗯啊啊地应付着：“你也别给我来个突然袭击。这样吧，你什么时候领到证，就给我打个电话，我总得准备一下，才能迎接我的‘大师夫人’吧？我总不能让你和我一起住地下室吧。”

他这么一说，令吴小倩更加感动：“波波，不怕。你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天堂；你住哪里，我就住哪里。”

王小波很奇怪武润宏会同意和她离婚，不由得问道：“那个一介武夫能同意放开你？”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自有办法，我要智取解放证书。对啦，那个武夫还挑拨离间咱俩，说你是和他做了一笔交易，他用十二万元换了我，我把他臭骂了一顿。波波，任何人也动摇不了我们的爱。对不对？”

她这个傻女人倒也还有点心计，她还想探听一下王小波的口风。

王小波一怔，知道武润宏肯定和她交了底，可他早有准备。

“倩倩，你不是替我回敬他了吗？何须我废话？”他狡猾地笑起来。

吴小倩有了情人的支持，更觉得早一分钟离开武润宏就早一分钟获得幸福，她兴冲冲地走进了法庭。

昨天她给王小波打电话时，差一点就要说出自己怎么智取解放证书，可她一下子就想起了武润宏说王小波的那一番话，不由得话到嘴边就吞了下去。

她还真怕这两个男人联手来对付她，所以，她现在是孤注一掷了。

她不放心地向法庭上瞄了一眼，见法官脸色平和，知道一切都很正常，便放下心来。

法官看了看吴小倩，又看看一身警服的武润宏，大声说：“吴小倩，我们经过一周的庭外调解，你丈夫武润宏不同意离婚。你是否还坚持离婚？”

吴小倩扭头看看武润宏，两人交换了一个神秘的眼波，她扭过头来，对法官说：“我仍然坚持原来的意见。因为，让我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生活，这是不人道的。”

法官不快地瞄了她一眼。“吴小倩，本法官想请你注意，这里是法庭，你讲话不要太随便，不要用侮辱性的言词对待你

的丈夫。”

吴小倩故意瞪大眼睛，做出委屈的表情。

“法官先生，我没有随便讲话，我丈夫他的确是个女人哪！”

法官还想说话，武润宏接过话头。

“法官先生，我妻子对我一向有积怨。我因为警务繁忙，每年在家的时间很少，在外面的时间多，她有很大的怨气，说我不配做丈夫……”

吴小倩却抢过话头：“法官先生，您别听他狡辩。我说的都是实话，我过去并不知道人会有这种毛病，就是自己明明在生理上是个女人，在心理上却觉得自己是个男人，而这种不幸的事，偏偏让我遇上了。我丈夫他就是这样的人，自以为是个男人而和我结婚，实质上却是女儿身子——”

法官听她说的头头是道，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尤其是在一边作庭审记录的书记员，更是听得出神，根本就不写了，只是瞪着眼睛，半张着嘴巴，听她在那里像讲一个离奇故事一样地侃侃而谈。

武润宏此时却做出一副羞涩的模样，大声制止她。

“倩倩，你不要乱说。你怎么能把我的个人隐私，公之于法庭？”

吴小倩却做了个古怪的鬼脸，愤愤地说：“不，我就是要说出来。法官先生，我刚和他结婚时，因为我也是个小女儿，不好意思揭穿她的秘密，回家对父母不好意思讲，对亲朋好友也不敢讲，生怕人家笑话我。”吴小倩便说，边挤出几滴眼泪。

法官也被她绘声绘色的讲述迷住了，竟然同情地点点头，表示理解。

武润宏却再次阻拦：“倩倩，你不要再说了。法官先生，这是涉及个人隐私，我请求法庭保护我的隐私权。”

不料，法官先生却大声说：“对不起，武先生。鉴于此事关系到你妻子的幸福，本法庭一定要过问明白。”

这位五十多岁的老法官，判了这么多年案子，头一回听说有这么离奇古怪的事，当然不肯放过。

吴小倩受到他的鼓励，又口若悬河地说下去。

“法官先生，我也不愿意说这件事，因为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也希望法庭为我保密，尽快判决我们离婚。在判决书上，也请不要详细载明原因，我也不想今后让人指着脊梁骨嘲笑，说我是个傻冒，嫁给了一个女人！”

法官显然被她打动了，忙说：“我们会为你保密的，吴女士，你放心吧！”

武润宏在一边叫起来。“法官先生，您不要听她一面之词，我的确是个堂堂正正的男人，怎么会是女人？”

法官又把目光对准了武润宏，仿佛想鉴定一下他的性别到底是男是女似的。

吴小倩见火候已到，一咬牙关，大声说：“法官先生，这样争来争去，您无法断案。我建议，立即给我丈夫做科学鉴定，到医院一检查，他是男是女不就清楚了？”

她的建议一出口，法官就频频点头；武润宏却大声抗议。

“法官先生，我反对。我本来就是男性，不需要做什么科学鉴定。”

吴小倩却说：“你既然是男人，又何必怕鉴定呢？法官先生，他就是心里有鬼，才不敢去检查！我强烈请求法庭为我主持公道，让他去做鉴定。同时，如果证明她是女儿身，那么，我们的婚姻就自然解体了。”

法官此时真的有些为难了。

他看看武润宏，又看看吴小倩，心中犹豫不决。

听吴小倩的话，好像不是编造的故事，否则，她不敢提出

科学鉴定。

可武润宏却坚持不去检查，法官也不好勉为其难。

吴小倩见法官在犹豫，立即变了脸。

“法官先生，您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话？就因为他是个警察？原来你们真是官官相护哇？武润宏在家里就对我说，法院一定会偏袒他，不会判决我们离婚。如果真是这样，我马上就到中院去告你们，连法官一块儿告！”

法官有点慌，只好做武润宏的工作，最后，武润宏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去医院做鉴定。

法官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好吧。鉴于双方当事人意见争执不下，为了体现法庭的公正，咱们就做科学鉴定。届时，法庭将根据鉴定结论，作出公正的判决。”

吴小倩高兴了，回头看了一眼武润宏，两人又交换了一个神秘的眼神。

吴小倩又说：“为了公正，我要求由市里最具权威的人民医院妇科对我丈夫进行鉴定。”

她的言外之意，不相信本法院的法医，怕他们偏袒武润宏。

法官也答应了。“好吧。我就让法院的法医陪你们一起去做鉴定。”

5

武润宏在警车里接到了王思果的电话后，不知道他又有什么事。因为急于去见武润琼，便说：

“你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不行，大哥。这事非常重要，我必须当面跟你说——”



王思果似有难言之隐，口气十分坚决。

“可我现在正忙着。这样吧，我一有时间，就去公司找你，你今天都不出去吧？”

“我哪儿也不去，专等你来……”王思果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武润宏，一口答应下来。

武润宏关上手机，正好路口换了绿灯，他一踩油门，开了过去。

远远看到敬老院的房子了，武润宏盘算着怎么跟妹妹开口。

现在，他手上没有了那些资料，空口无凭，恐怕妹妹更不能承认。

知妹莫如兄。武润宏知道，妹妹武润琼从小就争强好胜，喜欢文过饰非，从来不认错。

记得有一次是她和小朋友们疯玩打碎了家里一只花瓶。

这只花瓶是祖传下来的，有半人多高，据喜欢古董的父亲讲，是明代的官窑瓷。父亲一直摆在自己的书房里，放一些卷轴的名画和大提斗毛笔，孩子们都不敢动。

那天父亲出了门，武润琼带了几个淘小子回家，玩捉迷藏。一个瘦小的孩子居然就钻进了这个大瓷花瓶里。

孩子们自然找不到他，当他得意地往外爬时，却把大瓶子推倒了。

爸爸回来大发雷霆。

武润琼怎么也不承认是自己带小朋友们来玩弄打的，反而说是哥哥弄打的。

后来，那个小朋友的母亲知道自己的孩子闯了大祸，带他来家里赔礼道歉，才洗清了武润宏的冤屈。

所以，家里人都不再相信妹妹的话，管她叫“常有理”，有理没理辩三分。

武润宏停下车子，走进妹妹的办公室，却发现屋里没人。又是那位中年妇女赶过来，向他唠叨起来。

“我们院长早就出去了。他根本不按点上下班。早晨，他比我们来的都早，到有病的老人屋里去查房，这还不到八点半嘛，他就出门采购了。今天他可能去买菜了。他嫌我们食堂采购员买的米又贵又不好吃，就自己亲自去买啦！”

武润宏说：“那……你把他的手机告诉我，我找他。”

“不行，他不开机。我们院长可节约了，为了这些老人，他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不然的话，老人怎么都念他的好哇？他把几十万元都捐给了这座敬老院，自己是能省就省，上下班还骑自行车呢！”

武润宏想起妹妹住的那间起火的破草房，心中更加纳闷了。

她到底想干什么？

“中午，他会回来吧？”武润宏问。

“对。他中午在食堂吃饭，为的是看大师傅做的饭，合不合老人的口味。”

武润宏决定先去找王思果，回头在吃中午饭时，堵住妹妹。

王思果的公司离这座敬老院有半小时的路程，武润宏赶到时已是九点多了。

王思果见到武润宏，显然是很激动，一会儿给他泡茶，一会儿又给他敬烟，忙得不亦乐乎，却迟迟不说正题。

倒是武润宏忍不住了，拉住他说：“思果，你别忙了，不是有事要说吗？你电话里那么着急地让我来……”

王思果这才坐下来，吭吭哧哧地说：“大哥，你、你看……我……我这话怎么出口呢？”

武润宏惊讶地望着他。“思果，你一向是个爽快人，今天



怎么啦，吞吞吐吐的？”

王思果心里正在激烈地斗争，他低下头，沉默了片刻，才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大哥，我就坦白说吧，去银行冒领的是我，不是润琼，你、你就别追究下去了。”

“什么？思果，你、你也参与了犯罪？”

王思果见武润宏神色顿变，有些害怕，便结结巴巴地说：“你、你别生气。我、我也是迫不得已。我想、想弄点钱。给润琼治病，我听说艾滋病‘鸡尾酒疗法’，要花挺大一笔钱呢。”

他的话说到这里，武润宏心中一动。

他明白妹妹为什么弄钱了。是的，是为了治病，他的心中顿时充满了酸楚。

“思果，你们是怎么得到那些重要信息的？”

他不相信王思果一个人作案，因此特别强调了“你们”。

“大哥，没润琼的事，都是我干的，我、我把钱退给人家，你、你能不能饶过我？”

王思果为了武润琼那百万富翁的宏愿，出国打工，颇有些积蓄，他想替武润琼顶上罪，退了赃，息事宁人。

武润宏生气地说：“思果，你好糊涂哇！你们那是犯罪，不是欠款，还上钱就完事了。”

王思果这才傻了眼。“大哥，你在公安局，就不能、不能通融一下？”

武润宏脱口说：“思果，你也太幼稚了。你以为公安局是我武家开的当铺呢？你快如实交代，动员润琼和你一起去自首吧！”

王思果连忙摆手：“大哥，真的没润琼什么事，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市人民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姓朱，是个十分干练的中年妇女。看到法医带着一对夫妻，说要给那个做丈夫的检查一下，她有些发怔。

“您说什么？给她丈夫检查？我、我们这可是妇科呀！”

她以为不是自己听错了，就是法医说错了。

法医笑起来。“朱主任，是这样的，这位女士去我们法院要求离婚，理由是她的丈夫不是个男人，而是女性。所以，只好带他丈夫到你们妇科来，由您这位妇科权威，给科学鉴定一下。”

法医边说边忍不住发笑，而朱主任却张大了嘴巴。

“什么，会有这种事？”她打量着站在吴小倩身边的武润宏，像听天方夜谭。

“朱主任，我丈夫的确是女人，不信，你就给她检查一下嘛！”吴小倩忙见缝插针地叮了上去。

朱主任看看武润宏又看看法医，才换上白大褂，把武润宏领进了套间。

不过，此时她心中已经有了数，她发现这位丈夫没有喉结。

一关上门，她就让武润宏躺到手术台上，看到她的前胸平板如男人，她又起了困惑。

此时，只见那个丈夫羞红了脸，低声说：“朱主任，你不用检查了，告诉他们，我是个女的就行了。”

朱主任从她那羞涩的表情中，猜测她不仅是个女人，还是一个处女，立即惊呆了。

“你、你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才会……才会……”

尽管她是个老资格的妇科大夫，知道病人的隐私不能多问，可还是忍不住试探。

武润宏垂下头，一言不发，仿佛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满脸可怜相。

朱主任不再多说，她拉开门走出去，对等在外间的法医和吴小倩说：“她确实是女性……”

法医瞪大了眼睛，看看吴小倩，无比同情地说：“原来、真是这样……”

吴小倩脸上现出得意的神情：“法官先生，这回你们得给我判决离婚了吧？”

她分不清法医和法官的区别，迫不及待地要得到“解放证书”。

法医说道：“我不是法官，但是，我会如实向法庭说明情况的。朱主任，请您开个证明吧。”

吴小倩又想起了什么，对医生说：“朱主任，我是个不幸的人，这件事请您为我保密。好不好？”

朱主任同情地看看这位自称不幸的妻子，点点头。

“你放心，我们的职业道德要求我们为病人保密。”

吴小倩连连道谢，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件事若传扬出去，将会惹出大祸来。

回到法庭上，她当然很顺利地就领到了离婚证书，法官和书记员对她都格外同情。

法官说：“吴小倩同志，你别怪我当初不同意你们离婚，因为，你的婚姻状况太特殊了，恐怕是全国第一个案例。”

小书记员忙说：“庭长，这回你的书中又有一个生动的案例了。”

老庭长有感于目前全国离婚率上升，正在撰写一本书，把他多年来判案的经验结集出版，主要是经他调解后夫妻破镜重



圆的案例。

“不行。那个主题和他们这个案子不符。”

吴小倩听了，连忙摆手。

“庭长，您可千万别把我这事写出去。我丈夫虽然是个女性，但平日里对我不错，我不想弄得她今后没法做人。”

法官说：“书上我不会写，但判决书上的离婚理由，必须写上因为他是女人，所以依法解除婚姻。”

吴小倩急了：“法官，能不能不写得这么清楚？”

“不行。这是判决你们离婚的惟一合法依据，不写怎么行？”

吴小倩这才知道事情复杂了。她立即苦起脸，对法官哀求道：“法官先生，求求您，千万别写上因这一条判决离婚。您知道，我们俩只有二十八岁，我还得再成家，她也得再嫁。那么这张离婚判决书就得让双方再重组家庭的对象知道，那样，岂不是影响了我们的后半生吗？”

第十三章 变来变去的真假情侣

1

王思果在武润宏的追问下，一问三不知，引起了他的疑惑。

“你们是怎么得知汇款信息的？”武润宏问他。

“这个——”王思果眨巴着眼睛答不上来。

“你们又是怎么得到汇款人的身份证号码的？”

“这个——”王思果又是结结巴巴。

“思果，你是个老实人，你不用撒谎了，我知道，你是想替润琼顶罪，但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你没有参与犯罪，因此，就是编造细节，你也编不圆，更何况这是一种特别手段的犯罪，我要是不看到内部监控的录像，也解不开这个谜团。”

“什么，还有内部录像？”王思果这才知道自己太蠢了，要想顶罪，也得先问明白武润琼是怎么作案的。他原来并没想到案情会这么复杂，以为只要说是自己干的，就可以了。

现在，被武润宏揭穿了西洋镜，他只好红着脸说：“大哥，既然被你看穿了，我就不瞒你了，我是想替琼琼顶罪。她太可怜了，得了可怕的艾滋病，那是超级癌症，没法治了。我听说癌症还有百分之二十八的自愈率，艾滋病得上可是一个都跑不掉。您就别为难她了，反正是骗了人家的几万块钱，我给她出了，让失主别起诉，不就结了吗？”

武润宏看到王思果那张诚恳的脸，心中非常感动。

他真没想到这个莽撞的汉子如此仗义，竟然要去替妹妹顶罪，又要拿钱为她退赃。

“思果，我妹妹真是没福气，不和你这样的人成家，真是她的不幸。我首先感谢你对她的一片诚心，可思果，法律不是儿戏，是谁作的案，怎么也赖不掉。如果你替她顶罪，非但救不了她，你还会因为包庇和作伪证而被判刑的。”

王思果还是一个劲儿地哀求。

“大哥，你把琼琼怎么作的案告诉我，我到公安局去自首，就按这个说，不就天衣无缝了吗？”

“不行。思果，我虽然是琼琼的哥哥，可我首先是个人民警察，我不能冤枉了一个好人，也不能知情不举。你首先让我知道了，就过不了我这一关。”

王思果急得直搓手，哀哀地说：“大哥，那……你就真的忍心把琼琼送进大牢？她本来就很不幸了。”

武润宏低下头，心中起伏不平。

他本来还抱有万分之一的侥幸心理，以为录像带上的人不过是和妹妹相像而已。

可听了王思果的话，那万分之一的希望也破灭了。他的心此时一阵阵绞痛。

他和妹妹是同胞手足，而且还是双胞胎，可以说比别的兄妹更多了一层感情。王思果的话更让他震惊。是啊，妹妹本来就是個不幸的人，患有人群中几十万分之一的“性倒错”，又染上了艾滋，她的情人尚且可怜她的不幸，何况她的亲哥哥呢？

命运为什么如此不公，偏偏让妹妹的事，碰到了他的手上？

他的心中翻江倒海一般，涌起了五味俱全的情感波澜。



半晌，他才想起问王思果：“好啦，思果，你怎么知道润琼去银行诈骗的事？是她告诉你的吗？”

王思果愣怔了一下，他想起了王亚琴的话。

“我……我是听她的一个好朋友说的。”

“谁说的？”

“那个朋友不让我讲出她的名字，只告诉我这件事。她还让我告诉你，一定阻止润琼这么干下去，我怕你真的铁面无私，把她投入大牢，不敢说……”

武润宏说：“她那个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

王思果想了想，说：“是个女的，大哥，你就别问了……”

武润宏看到他躲躲闪闪的眼神，知道问也问不出什么结果。

他起身和王思果告辞。“思果，我现在马上去找润琼，争取让她早日去公安局投案自首，也许会得到宽大处理。”

王思果急了：“大哥，你看，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武润宏一下子又想起了他电脑中资料被盗的事，他知道一定也是妹妹干的。

“思果，你是不是告诉过润琼，我知道了她去银行诈骗？”

王思果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大哥，我、我对不起你，我跟她说过。”

“你有没有跟她一起去我办公室盗资料？”

王思果叫起来：“没有！大哥，我没去，怎么，琼琼又惹祸了？”

武润宏急匆匆地下楼，像来时一样，开着飞车奔回敬老院。

2

今天，银行里的人很稀少，武润琼像往日一样，幽灵一般在营业大厅转了几圈，却没有找到猎物。

她知道今天有可能是空手而归，可又不甘心，便到银行门口的小书摊上，买了一张晚报，坐在银行营业厅的椅子上，一边看，一边继续等待机会。

此时，一个人悄悄走近了她。

此人身材不高，长得獐眉鼠目，他低声问武润琼：“先生，你能不能拉到存款？”

这人是个极不安分的家伙，他曾是一个银行的小职员，因为贪污公款，被判了三年刑。刑满释放后，仍不思悔改，继续流窜犯罪。

他见武润琼气度不凡，以为他是某个公司的白领，就上前来搭讪。

武润琼有些戒备他，摇摇头说：“拉不到。”

那人却不死心，他竟然在武润琼身边坐了下来，掏出了一张工作证。

“您看，我是省支行的工作人员，我们银行有任务，让我们出来拉存款。我看您有些身份，如果你能把单位的存款，拉到我们银行的账户上，就可以得到高额回扣。”

武润琼一开始对这个人不感兴趣，推说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拉不到存款。

那人又说：“其实呢，拉储很容易，你只要答应给单位高额回报，一拉一个准。”

“怎么个高额回报？”武润琼只是随口一问。

“银行现行的利率是多少你也知道，我可以给到百分之十三点二，没有哪个单位不想要这笔钱。”

“你为什么找到了我？”武润琼还是有些疑虑，对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她总是多几分谨慎和怀疑。

“我看你经常出入银行，肯定是个财物主管。我在省行工作，对下面的银行熟悉，但对单位就不熟了，就只好找你们这

些业务骨干啦！”

武润琼在大脑中飞快地盘算了一下。

自己到银行这样冒领，虽然一两次得手，但总不是长远之计，如果换一种方式，能弄到更多的钱，岂不是好事一桩？

她从这个男人鬼鬼祟祟的神态中，知道他这种高额拉储的方法肯定是不能公开进行的，可越是不合常规的事，越吸引她的好奇心。

“那么，我有什么好处？”

那个男人又四下看了看，低声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可以请你去对面的咖啡厅一坐吗？”

武润琼被他神秘兮兮的表情吸引，神差鬼使地跟着这个陌生的男人出了银行的营业大厅。

咖啡屋里，只有一对情侣在泡吧，这里的环境十分清静。

那个男人把武润琼领到一个角落里，那里恰好有一个装饰着木板的大柱子，挡住了外面的视线。

他很大方地叫了两杯咖啡和一些小甜点，武润琼却没心思吃。她本能地觉得这个男人很有能量，她有一种寻到了同伙的亲切感。

果然，那个男人喝下了一杯咖啡之后，对她说出了一个让她震惊的大计划。

“只要你能拉到存款，我便保证分给你百分之五十，咱俩支付使用。”

“百分之五十？”

“对。也就是一人一半！怎么样，很可观吧？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拉储员，我在全省有一大批，不过，我在每个城市只发展一名，搞地域经营，免得互相拆台……”

武润琼已经开始动心了。“我不一定能拉到，不过，我可以试一试。”

“你肯定行，我一看你就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我告诉你，你去找那些有钱要存入银行的单位，对他们许以高息回扣，他们保证趋之若鹜。”

“我不管拉到多少，都能得到百分之五十？”

“对。你拉十万，我给你五万；你拉到一百万，我就给你五十万，这个绝不含糊。因为钱在你手里，你坐地就可以留下一半，另一半我去银行给他们办存单。”

此刻，那人看武润琼的眼睛里闪出了光芒，好像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百万元巨款一样。

武润琼根本没有料到，自己从此将被这个獐眉鼠目的男人拉入一个巨大的黑洞之中……

3

傍晚，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响起了锅碗瓢盆交响曲。

武润宏从一楼的几个单元经过，各家厨房冒出的香味勾起了他的心事。

下午，他正在办公室里发呆，接到妻子的电话，让他晚上准时回家，她要给他做“最后的晚餐”。

“润宏，咱俩好赖不济也夫妻一场，现在离婚都兴‘告别宴会’，我知道你不爱招摇，咱俩就在家举行告别仪式，怎么样？我亲手给你做几道你爱吃的小菜……”

吴小倩这么说，其实是想在好一点的氣氛中，交给丈夫那张离婚判决书。

武润宏听了她的话，心中涌起一股酸楚。

联想起妹妹武润琼闯了大祸，王思果却去为她顶罪，自己难道真就不如妹妹有魅力，连妻子都留不住吗？

他也有更多的疑惑，依吴小倩平日里那高傲的脾气，断乎

不会为了纪念分手而大费周折。那么，她又在耍什么小花招？

这几天，他几乎是倒霉的事连连缠身。

自从前几天和吴小倩在法庭上唇枪舌剑之后，他不知为什么突然想去调查一下王小波亲属的经济状况。

他开始怀疑这个长了一颗苍蝇痣的男人在耍花招。结果，调查出来的事实，让他大吃一惊。

他从王小波的所在地区查了他的户口档案，发现他父亲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远在东北的深山老林，而就在本市居住。

这个发现几乎立即就令他起了更大的疑心。

他决定顺藤摸瓜，找到王小波的父亲，看看他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

他当即到王小波父亲所在的樱园小区，发现这里的人全是非常富有的居民。

王小波父母住在九号楼二单元三楼西户。

他叩开门后，见到了和王小波长相极为酷似的一个老头。

听说他是民警，老头很热情地把他迎进门，给他沏茶倒水，到冰箱里张罗拿冰淇淋。武润宏打量着这间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随口说：“大爷，您这房子有一百二十平方米吧？”

“哟，您好眼力，我的房子呀，房产证上写的是一百二十五点七五平方米。”

武润宏心中一动：“是您老自己买的？”

“哎呀，我哪儿有钱哪？是我儿子给买的，买了两年啦。他要出国深造，给我和他妈买下了这一个单元，说让我们享受一下共产主义，这里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嘛！”

武润宏的脑子里嗡地一响：“上当了，我果然上当了。他父母有房子，他不用这栋房子做担保抵押，而偏偏找上我，这里面肯定有阴谋。”

“他出国什么时候回来呀？”

武润宏喝了一口水，觉得那茶十分苦涩。

“去了就不打谱回来啦。儿子说了，他那种闲云野鹤的性格，不适合在国内发展，他争取拿美国的绿卡，在那边搞事业。”

王小波父亲的一番话，更让武润宏大吃一惊。这哪里是山中老农的谈吐？

“王大爷，您过去在哪儿工作呀？”

“我嘛，一直在咱们这座城市里教书，教书匠，一辈子也没混上一栋好房子，还不如儿子搞艺术，出了几张唱片，就给我买下了这个房子。”

武润宏心里的火一下子就冒了出来。

他对老头说：“你儿子常给你打电话吧？你有他在国外的地址吗？”

“有，电话号码我也有。不过，儿子不让我给他打，说越洋电话太贵了，总是他给我打过来。”

老头一边说，一边到一张凌乱的写字台上找号码。

武润宏把那个号码记到自己的本子上，准备找这个家伙算账。

他没想到，自己为了吴小倩，上了这么大的当，还是没有留住她的心。

推开自己的家门时，他听见多少天不开的音响已经打开，里面传出柔曼的轻音乐。

厨房里也飘来一阵阵菜香，他换掉皮鞋脱下衣服，向客厅走去。

吴小倩正在那间因为从来不做饭因此十分干净的厨房里忙碌，压根不知道他已经回来了。

武润宏也不想马上去见她，而是万分疲惫地在沙发上坐下来，琢磨着吴小倩大献殷勤的背后有什么目的。

过了一会儿，吴小倩出来摆桌子，看到他，立即堆起笑脸。

“润宏，你回来啦？来，帮我端上菜，我今天还买了红葡萄酒。”

武润宏却没心思和她对饮，他站起身，直截了当地问：“小倩，你不用张罗了，既然是分手宴，越简单越好。我不相信你就那么高兴，能吃下几道菜，喝下多少酒？”

他试探着说，捕捉着她的目光。

吴小倩今天打扮得很漂亮，穿了一个低领口的吊带真丝长裙，头发高高绾起来，亭亭玉立，好像一个大家闺秀。

“润宏，你这人没有一点幽默细胞，老是一本正。我们就是分手了，也不必像个仇人似的，一日夫妻百日恩，缘分断了友情还在嘛！”

她的眼睛滴溜溜乱转，在武润宏严肃的面孔上，像溜冰一样打了几个来回。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你不用贿赂我……”

武润宏好多天没有正经吃饭了，看到红红绿绿满桌子菜肴，倒真的有了几分食欲，他坐到了桌边。

吴小倩见他情绪还好，也陪他坐下来，随手给他斟了一杯酒。

“我就知道你是个爱较真儿的主，不告诉你原因，你连这顿饭也没心思吃。好吧，我就告诉你，我去领了离婚判决书。”

“什么？”武润宏呼的一下从桌子前站起来。

“怎么啦？”吴小倩被他过激的反应吓住了。“法官判决咱俩离婚，让咱们一起去取证。我害怕你觉得没面子，就去替你取回来了。我又错了吗？”

武润宏大声说：“在哪里，给我看看？”

他不明白，法官为什么如此草率，居然在他不到场的情况

下，单方面判决他和妻子离婚。

看他那张脸上青筋毕露的样子，吴小倩害怕了，反倒不敢把判决书交给他了。

“润宏，你、你怎么啦？”

武润宏大声说：“我要看看，法官单独发给你的判决书！”

4

在医院住院处的走廊里，人们的行动就仿佛受到了一种约束，总是不约而同地放慢脚步，无声无息的，好像在太空漫游。

宋星月博士今天查完房，突然想起一件事，不由得匆匆地加快了脚步，差点撞到一个漫游者的身上。

自从武润琼消失后，他从未停止过对她这个特殊病人的寻找。武润琼鲜活的英姿，常常在这个多情而又敬业的医生的脑海里浮现出来。

走在大街上，看到和她年龄相仿的女孩经过，他也会无端地想起他那个没有完工的“漂亮宝贝”。非常遗憾地想：为什么在检查身体的时刻，没有为她做艾滋检测呢？

幸亏手术中他的手上没有伤口，而且她的毒瘾发作时，他就敏锐地意识到了她可能染上了艾滋病毒。

经历了这些风波，尤其是她的情人王思果对他的屡屡侵犯，更让他对武润琼难以忘怀。

他发动市里的防艾志愿者，在全市的各个角落搜寻武润琼。

有一次，有一个志愿者打来电话，说在某发廊里发现有一个人长得非常像他的“漂亮宝贝”，他一听激动万分，立即丢下手头的工作，跑到那家肮脏的小发廊，见到了那个正在做美



容的女孩。

然而他失望了。这个人虽然也像武润琼一样理了一个男士三七分的短发，却和她不可同日而语。武润琼的男发让她倍增魅力，而这个女孩梳了这种头型，却使她丑陋的脸形更让人不敢直视。

他在查房时，突然想起一个办法，他断定王思果肯定有了武润琼的消息，因为他虽然寄来了那颗可怕的炸弹，却再也没有骚扰他。

凭了他对男人的了解，宋博士本能地觉得王思果一定已经和武润琼言归于好了。

这更令他胆战心惊！因为他猛然想起王思果是武润琼的情侣，他不知道他们具体的内幕，担心武润琼把艾滋病毒传染给王思果。

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提醒那个莽撞的年轻人，去做一下艾滋病毒检测。

宋星月的防艾意识始于他第一次接诊了一个艾滋病患者。那时，他正在某医院做实习医生。

一个艾滋病女患者临死前，拉着他的手说：“宋大夫，我就是输了一次血，咋就会没治了呢？我不想死啊，我的丈夫离不开我……”

女患者死后，她丈夫在她的墓前睡了十天，是宋星月用车硬把他拉回家的。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宋星月从此走上了民间“防艾”之路。

在他的办公室和他的家里，堆满了他自编自印的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单，书柜中，一排排全是他写的《性病、艾滋病预防与诊治》的书籍，他已经送出去 5000 册了。

墙上，是他走入河南艾滋重灾区——新蔡县和上蔡县，与



艾滋病儿童的合影。

那些儿童与年龄不符的病容让人触目惊心。

他致力于艾滋病民间预防已有五年的历史。一有时间，他就奔波在全国艾滋病高发区，个人出资十万多元，编写和印发了二十多万份宣传材料。

为了表彰他在防治艾滋病方面的突出贡献，世界卫生组织将2001年度的 Jonathan Mann 健康奖，授予了宋星月医学博士。

宋星月之所以如此全力以赴，是因为社会上对艾滋病人不理解，人们都认为：这种病是脏病，得病的人必有不光彩的性生活史。其实，好多人，比如中原地区的人感染艾滋病，却不是因为性乱，而是因为贫穷。

河南的卖血族大多染上了艾滋病毒，就是因为地下卖血而染上了病毒。

宋星月到河南的某个村，仅二十三天就死了三个人，平均约一周死一个。

艾滋病人死了，留下的不仅是一座座坟莹，由于没有防艾常识，家中的人纷纷受害。有些人家夫妻都死了，留下一批艾滋病孤儿无依无靠，惨不忍睹。

这些无辜受害的孩子，成为宋星月民间防艾的原动力。

他回到办公室，想起了那个邮炸弹的邮包上有他的地址，便想按照邮包上的住址，亲自去找王思果，劝他去做艾滋检测。

这位好心的大夫此时前往，正好撞在王思果的枪口上……

5

法院里今天没有讼事，因此整条走廊里静悄悄的。民事庭的办公室里电扇飞转，人们正埋头办公。

武润宏怀着满肚子的火气，手中掐着那张离婚判决书，气



冲冲地找上门来。

他一进屋，老庭长就看见了他，忙和他打招呼。

“小武，你来了？”

他已经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女丈夫”，边和他打招呼，边忍不住想发笑。

自从法医带了这对奇异的夫妻去医院做了体检，把结果告诉了他，他一想起这桩离婚案，就要发笑。

武润宏见了老庭长，眼中顿时冒出火来。

“庭长，我来啦，你很奇怪吗？”他把那张判决书“啪”一下拍在了桌子上。“我想问一问，国家哪条法律规定，当事人不出庭，你就可以单方面下达离婚判决？”

老庭长的笑意僵在了脸上：“你说什么？”

武润宏把那纸法律文书又抓起来，在老庭长面前用力抖得“咔咔”作响。

“我说什么？你既然做了，为什么不敢承认？这张判决书是不是你们发的？难道是我妻子从大集上买来的？”

老庭长眼花，还真没看明白他拿的是什么东西，听他说是判决书，才明白了。

“哎，小武哇，你是怎么啦？那天，不是你和你妻子一同来的，又到市人民医院做了科学鉴定，我们才下的离婚判决吗？怎么今天倒说你不知道了？”

老庭长瞪大了眼睛，他心想：怎么这对怪夫妻净出岔子呢？

武润宏更生气了。“老庭长，我是看你上了年纪，不然，我现在就揪着你去找院长。你们保护妇女儿童的权利，我不反对，可也不能剥夺男人的合法权利呀！我是吴小倩的丈夫，她和我离了婚，我竟然不知道，世上会有这种事吗？”

老法官也较起真来，他最忌讳谁说他老了。“你别跟我说

年龄大年龄小的，我要是不称职我会自动去院长那里辞职。不过，你也别说什么我老了，记性不好了，我老了，书记员没老吧？”

他扭头走出门去，不一会儿，就把那个年轻的书记员叫了进来。

“小王，你给我作证，那天是不是他和吴小倩一起来法庭，咱们当着他的面，把离婚判决书交给他的？”

小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劲儿地问：“庭长，怎么啦？”

老庭长气呼呼地说：“哼，我办了三十多年的民事案子，还没人来找过后账，可这个同志出尔反尔，硬说咱们是在他不在的情况下，判决了他和他妻子离婚——”

小书记员这才明白了原委，不由得十分惊讶。

“哎，武润宏，你可别想赖账，你说你没来，那你是空口无凭，我们这里可是有证据的。你那天还和你妻子一起去了市人民医院，找了妇产科的朱大夫，这些都是人证，你赖不掉的。”

他和老庭长一门心思以为他一定是不想和妻子离婚，才来无理取闹。

武润宏听了他们一老一少的话，顿时蒙了。

“你说什么？我还去了人民医院，找了妇产科大夫，我找妇产科大夫干什么？”

老庭长这回也动了气，他大声说：“武润宏，你不要太放肆，我相信你还不至于一个星期就得了健忘症，把刚刚做的事全忘了吧？”

小书记员也叫起来：“是啊，明明你是个女人，非要赖住吴小倩，我们给你做了科学鉴定，你还纠缠不休，你的水平也太低了！还当警察呢！”

一老一少你一句我一句，痛斥武润宏。武润宏却像鸭子听雷一样，越听越不明白。

他等一老一少训斥完了，才找到机会开口说：“上周三我的确没来过法庭，我正在我们刑警大队调查案子，不信你们可以去问我的队长……”

老庭长更火了，他正处于男子更年期中，特别爱激动。

“武润宏，你找你们局长来证明也没用，我这里就有证明你在场。小王，你把医院的体检表拿来，看他还有什么话说！”

小王答应了一声，飞快地跑出去，不一会儿，就从卷宗里拿出了那张体检表。

老庭长也像武润宏一样，把那张体检表用力在他眼前抖动着：“你自己看看，上星期三去没去过医院，做没做过体检？”

老庭长此时对武润宏曾有过的好感全都消失了。他愤愤地说：“你真是一个难剃的头，自己是个女人，还冒充男人，娶了妻子，骗了人家好几年，如今都给你查出来了，你还来无理取闹！我告诉你，这里是法院，不是你胡闹的地方！”

武润宏接过那张表格，急切地翻看，只见那上面写道：武润宏、成、工作单位：市刑警支队。

下面有一行字：经妇科鉴定，此人系女性，特此证明。

下面有妇产科主任朱明英的签字和印章。

看到这张证明，武润宏顿时坠入五里雾中。

他一连看了三遍，还是不明白法院为什么会有一张这样的证据在手中。

老庭长说：“怎么样，你还有什么话说？”

武润宏觉得自己仿佛在一个噩梦之中。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自己没有到场，却会有人看到他出现？

这张证明，又是怎么来的？

他怔怔地望着老庭长，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怎么会是这样呢？”

老庭长却不理他，从他手中拿回那张体检表，重新夹入了案卷之中。

小书记员则对他下了逐客令：“武润宏，这回你没话可说了吧？没事就请回你们刑警队吧，我们还要继续办公呢！”

武润宏的头脑终于活动起来，他断定是吴小倩做了手脚，怪不得她昨天晚上那么殷勤地请自己吃饭。

那么，就是自己错怪了庭长和法院的人。

他想到这里，忙对老庭长说：“庭长，您别生气，我想这件事不是您的错，也不是我的错！肯定有人在其中捣鬼，我现在就可以揭穿这一点，证明那天来的不是我。”

老庭长不耐烦地说：“哎呀，你还有没有完？”

武润宏说：“庭长，知妻莫如夫，我断定我妻子是搞了鬼。您看，这张证明一定是假的，因为我是个名副其实的男人，怎么会一下子变成了女性？这就是说，有人冒我的名，到了您这儿，说他就是武润宏。也就是这个人，又冒名去了医院，替我做了身体检查，查出了女儿身。庭长，我是男人，我只要求再做一次鉴定，看我是男是女，不就一切问题都明白了吗？”

庭长定睛看看他，一字一句地说：“武润宏，你不要再纠缠了，难道我们都是白痴，连来的人是不是你，都认不出来？你也太瞧不起人了。我和你无话可说！”

小书记员也凑上前来。“你说有人冒充你，那个人和你长得一模一样，还穿了一身警服，怎么会是冒充的？”

武润宏更迷惑了，兀自嘀咕道：“见鬼，和我长得一模一样，还穿了我的警服？”

他的头脑中突然电光一闪，恍然大悟。

此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接听，是大刘打来的。



只听他急促地说：“武神枪，局长到处找你，你快回来吧。银行又发生了大案——九百万元被人诈骗了……”

6

傍晚，柔和的余晖照在一排排居民楼的玻璃窗上，映出一片耀眼的绯红。

王思果的家很好找，他住的金沙滩小区人人皆知，宋星月不费力就找到了他所住的六号楼。

他把自行车支好，登上了二单元三楼，又掏出纸片看看是东户，便彬彬有礼地叩响了房门。

王思果刚回家不久，正坐在沙发上生闷气。

他今天和武润宏交涉了半天，知道顶罪之举是行不通的，更为武润琼悬起了一颗心。

他既生自己的气，又生大哥的气。气自己没有法律常识，不知道公安局办案有这么多复杂的程序。按照他的想法，只要一个人承认自己作的案，公安局就会定案。连本人的口供都不信，他们还信谁去？

他又生武润宏的气。觉得这个大哥真是当警察当得心硬了，把监狱大牢当成平常的住所了，亲妹妹也往那里送，真不可思议。

最后又把气移到了武润琼身上，觉得她眼里也太没有他的位置了。

变性手术不告诉他也罢，是怕他阻拦，可诈银行的事居然也瞒着他，这算什么情侣？既然是“红粉战友”就应该坦诚相见。她可倒好，一个人把天捅了个大洞，还把他蒙在鼓里。弄得他想帮她也帮不上，想替她顶罪又被人识破了。天底下还有比他更窝囊的男人吗？

他越想越气，又给武润琼的手机发了一条短信：“琼琼，你干的好事！我想替你顶罪，都不成！你……”

发到一半，他突然想起了武润宏的叮嘱，心中一动：“我不能给她说了，大哥说过，她要是有了警觉先跑了，那就罪加一等了。”

他就这样把那半截子信息发出去了，觉得反正也没说明白，她看不懂，却能知道他的心，这就成了。

他正坐在那里胡思乱想，听到了有人叩门，便踢踢踏踏地前去开门。

宋星月尽管鼓足了勇气，可看到王思果，还是有几分打怵。几次和这个小伙子打交道，他都吃了苦头。尤其是那个吓死人的炸弹，的确让他胆战心惊了好些日子。

不料，王思果见了他，却很热情，他为了那颗炸弹觉得颇有些内疚。

“哎呀，是宋大夫，真是稀客。快请进来，您怎么会知道我家的？”

宋星月不好意思说是从邮寄的炸弹邮包上找到的，只好含糊地说：“哦，我问了几个人，才打听到。正好，你还在家。”

宋星月进了房间，还是有些拘束和不安，不由得悄悄打量着这个莽汉的家。

只见他的房间布置得挺时髦，就又随口说道：“家里弄得挺前卫的，是今年最流行的装修方式啦！”

宋星月除了积极防艾，还对家庭的装潢很感兴趣，每天看电视，常收看此类节目。

王思果弄不清他的来意，也有些不自然，给他让了座，问他喝茶还是喝咖啡。宋星月说喝茶，王思果就给他沏了一杯绿茶。

宋星月接过茶杯，考虑着怎么开口，才能让这个莽汉接



受。

“王先生，我专程来看您，主要是为了您的健康。您看，我是个医生，而且这两年，专门从事艾滋病的研究，我去过中国艾滋病最猖獗的河南省魏氏县水坡乡水黄村调查，当地人告诉我，从去年中秋到今年三月，一个村因艾滋病死了四十七个人，而在上蔡一个县，艾滋病毒携带者就有一千多人。”

王思果自己也倒了一杯茶，边喝边听他说，越听心里越烦起来。

“宋大夫，我是个急性子，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您一绕弯子，我这里就急得冒火。”

宋星月本来就有点战战兢兢，一听他说自己冒火，他也慌了，只好直接说道：“王先生，是这样，因为武润琼染上了艾滋病毒，所以，我担心您……您是否也去做一下检测？”

王思果本来心里就不痛快，一听他的话，更犯了堵，他心想：哪有这种多管闲事的大夫，大老远跑到人家里来咒念让人得艾滋？这不是惟恐天下不乱嘛！

他心里有气，脸上顿时就变了色。

“我说宋大夫，我前些日子给您邮寄了炸弹是不对，可我已经向您道过歉了，您何必还耿耿于怀？您大老远跑到我家里来，就为了让我去检测得没得上艾滋病？您是恨不得让我得上那种超级癌症，以解您的心头之恨。是不是？！”

宋星月听了他那像机关枪一样，“突突突”打出了一大串的话，又慌了神。

“王先生，您别误会。我此次来造访绝无恶意。您想想，如果我对您怀有一点忌恨，我也不会再来找您了。”

“不怀有一点忌恨，那就是怀有十点仇恨……”王思果这人是个直肠子，思维也是一条道跑到黑，他认定宋星月不怀好意，就越说越激动，“我就不信你是个活菩萨，受了我的打骂

收了我的炸弹，还来关心我的身体。我倒是怀疑你来给我下毒，是不是你身上带了艾滋病毒？”

他这么说着，呼一下站起来，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宋星月，同时目光向他的身上急速扫描，好像他就是一台测试仪，看看宋大夫是否带了病毒一样。

宋星月也吓得站起身来：“王先生，您、您怎么这么讲话？我是个医生，我、我怎么会来给您投毒？”

王思果却越发不放心起来，他突然抓起了宋星月用过的那只杯子，从窗口扔了出去。

宋星月没想到自己一片好心，却遭到了这么大的误解，他急得直搓手。

“王先生，你听我说，我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知道武润琼在哪里……”

一提武润琼，王思果的气就更大了。他用手指着宋星月的鼻子，吼道：“什么，你还在找她，你还不想过她？”

“我找她是为了给她一些帮助，我们民间防艾组织有义务关爱那些艾滋病毒感染者。”

“你少来这一套吧！我怎么就不相信世上会有那么好心的人，还民间什么防艾，还什么义务，现在哪有白尽义务的事？你给我听好，我不许你再和武润琼联系，她也不用你的关怀，你让她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吧！”

宋星月还想说什么，王思果却拉开了门。

“对不起，我还有事要出去，只好送客！”

宋星月是博士出身，没有想到世上还有这么不通情达理的人。他委屈地说：“你为什么把我想的那么坏？”

他无可奈何地掏出了一个小册子：“这是一本艾滋病防治手册，请你转交给武润琼。”

王思果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自己带头先走出了家门。



宋星月只好跟着他出了门，眼睁睁地看着他跨上了一辆破摩托，冒烟撒气而去。

宋星月在他身后，沮丧地嘀咕道：“真是个怪人！”

不过，他觉得此行还是大有收获，既然知道王思果住在这里，那么，他以后就可以经常来这周围转一转，可能就会找到他的“漂亮宝贝”了。

7

武润宏从法院出来，匆匆赶回局里，一进门，就看到周支队长和局长全在办公室里，人人表情严肃，如临大敌。

一见武润宏，周支队劈头就说：“小武，你马上跟我去一趟中国银行。”

武润宏一边擦汗，一边说：“又有人冒领了？”

“这次不是冒领，是变更存单，胆子越来越大了，玩的也越来越巧了。”

在去银行的路上，周队长简单地向他介绍了案情。

“这次有两个人勾结作案，一个人联系中国银行，说有一千万的对公存款，要划入银行。但有一个条件，这个拉储者，要借用九百万。偏偏银行对公存款组的人是个当兵的，在部队当过卫生员，不懂银行业务，只知道服从命令，一心一意地拉储。一听这个骗子说能给银行拉来一千万的存款，条件是给银行留下一百万，余下的归他使用，这个业务员就喜出望外，只想着能给银行留下一百万是个好事，结果被他诈骗了九百万。”

武润宏吃惊地说：“什么?! 堂堂银行业务员，怎么能不懂国家的银行业务？即便真的不懂业务，也不能愚蠢到如此地步。储户存入一千万，你只留下一百万，其余的拱手相送，人家储户跟你提那九百万时，你拿什么归还？”

周支队也笑了。“要不怎么说，先有傻瓜，后有骗子呢！”

武润宏问：“那个骗子是怎么弄到一千万的呢？”

周支队说：“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骗子，他负责从单位拉钱。这家伙从省国债服务部的人那里，以百分之十三点二的高息，骗到了两张五百万元的银行汇票。又变戏法一样，把一张只有五十元的存单，涂改后变成了一张定期一年金额一千万的中国银行定期整存整取存单，和一百三十万零二千元的返息差，交给了那个单位的人。”

武润宏明白了，接着说：“然后，这两个骗子又把那九百万从银行提了出来，完成了整个诈骗过程。”

“对。省国债服务部的人，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腰包已经被人掏空了。他们居然还喜滋滋地点数两个骗子付给他们的所谓高额差息，岂不知，他们是丢了西瓜拣芝麻，以为挣了一百三十万元，其实呢，九百万元巨款已从他们的帐户上消失了。”

武润宏听得目瞪口呆。“这两个骗子太大胆了，银行的人和省国债服务部的人，不是都认识他们吗？”

“认识又有有什么用？他们收到了钱，就从人间蒸发了，跑得无影无踪，上哪里去找人和钱哪！”

说话间到了银行，周支队和武润宏来到了行长室。

银行行长见了他们十分高兴，以为找到了救星。

“哎呀，二位可来啦，我们可是束手无策了。九百万哪，要是骗子捉不到，我这个行长就得辞职了。”

周支队问：“你们是怎么识破这个骗局的？”

行长抹抹油光光的脸：“这不是，有一位好心人，寄来了一封匿名信，我们才从梦中醒来，再去找人，哪里还有人影啊！”

银行行长从宽大的黑色老板台上找到了一个白色的信封，

双手交给周支队，然后，眼巴巴地看着他。

周队长取出信，见信是两张方格纸写的，字迹十分清秀。

银行行长先生：我是一个厄运缠身的人，写下这封信，可能很快就会被杀人灭口。但是，我不能不说。

最近你们银行一定进了一大笔钱吧？你们千万要小心。那笔钱，是有人借你们银行的名头，从一个单位诈骗来的。他们是两个人合伙作案，一个人去什么单位拉存款，以比银行高许多的利息拉来，可只给人家单位一个假存单。

这个假存单我见过，上面只有五十元钱，可是作案人用“消字灵”，把五十元变成一千万元，给那个单位，哄骗他们。而那一千万元，他们将从银行骗出来。

我知道的就是这么多，具体单位我不知道，但寄上此信，提醒您，千万注意一个有一千万的大额存款的那笔钱。

但愿您收到我的信时，他们还没有得手。

一个不幸的举报人

×年×月×日

银行行长见周队长读完了，拍手打掌地说：“我接到这封信，一点也不敢怠慢，立即叫来有关人员查问，可谁也不知道有这么一大笔存款。耽误了好几天才知道，对公存款组的李宝田收到了一百万的存款，可这和一千万元还是差得太多了。”

“因为最近银行只有这笔钱，我就又找了李宝田，他才支支吾吾地说，他的确弄进了一千万元，可是又让人支走了九百万元，只剩下一百万了，一听我的头就大了……”

周支队说：“你把这个李宝田叫来，让他提供一些两个骗子的有关信息，好不好？”

“好，好，我马上叫他来。”

银行行长一迭声地说。立即抓起了桌子上的内部电话：
“喂，刘主任，你让李宝田马上来一趟！”

第十四章 惊险的死亡游戏

1

李宝田不一会儿就闯了进来，此人五短身材，穿一身名牌西装，脸上充满了晦气。

“行长，您找我？”他一进屋就垂首站在地中央，像个受审的犯人。

“这两位是公安局的，专门调查那大笔款子的事。你把详细情况，主要是那两个骗子的情况，向他们汇报一下。”

行长见了他心里就生气，气呼呼地说完，用眼睛怒视着他。

周支队问：“那两个人长得什么样，多大年龄？”

李宝田这才敢抬起头来看看屋里的人。

“一个长得丑，一个长得英俊，年龄呀，丑的那个大约四十岁，俊的那个不到三十岁吧。”

“那个丑的怎么个丑法，叫什么名字？你具体说一下。”周支队觉得这个人素质的确太低。

“丑的，小眼睛，大鼻子，长得好像个胡萝卜，脸型上宽下窄，他说他叫刘金相。”

武润宏飞快地记录着。

“俊的那个，像、像……”他眼睛盯着武润宏，却不敢说了。

“像什么？你快说呀！现在吞吞吐吐的，当时怎么那么大

胆，把那九百万拱手送给人家啦？”银行行长呵斥他。

李宝田只好说：“我不敢乱说，可那个俊的长得的确像这个公安同志。”

“胡说——”行长骂道。他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手下，实在是太丢面子了。

谁知，他这么一骂，李宝田倒较起真来：“行长，我没有胡说，那个人年纪也和这位公安局的同志差不多。我为了追回那笔款，一句假话也不能说。可像谁，你也不能不让我说呀！”

周支队此时忍不住笑起来。

“让他说嘛！只要有利于破案，找到骗子，说像谁也没关系。”周支队说道。

武润宏听到此话，心里却猛地一震。

“你记清楚了，那个人长得的确像我？”

“像，太像了，我越看越像。我说句实话您别生气，要不是您穿了这身警服，我真以为就是您呢！”

“他叫什么名字？”

周支队问，也扫了武润宏一眼。

“他说他叫范振云，是什么敬老院的院长！”

武润宏只觉得如同被人迎头击了一闷棍，耳朵嗡嗡作响，眼冒金星。心中叫道：“天哪，原来也是她！”

李宝田接着说：“就是那个姓范的，领来了省国债服务部的同志，把那一千万存到了银行，是那个丑的把这笔钱其中的九百万支出去了……”

武润宏现在已经顾不得记录了，他恨不能现在就去找妹妹，问她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罪？

九百万，她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她还想作多大的妖，惹多大的祸？！

周支队发现他神色异常，叫了他几声，他都没听见。



等他缓过神来，见那个李宝田还在唠叨。

“行长说他们是为了诈骗，我还不信，有名有姓有单位的，能公开诈骗吗？我立即给那个姓范的打电话，可敬老院的人说，他们的院长生病，到南方去治病了。我才冒出了一头冷汗，忙问南方的什么地方，那里的人都说不知道，我才知道是上了大当了……”

李宝田边说边哭泣起来，行长不耐烦地呵斥他。

“哭什么哭？哭有什么用！你现在知道哭了，当初干吗去了?!”

周支队又问：“那么，骗子从你那里支钱，总要填写一张单子吧，一定留下了笔迹。你把单子找来，给我们拿回去，做一下笔迹鉴定。”

周支队觉得这两个人的名字可能都是假的。

李宝田出去了，银行行长愤怒地说：“唉，说出来真是丢人，这个李宝田简直就是个白痴。你们不知道，我都快让他气死了。虽然两个骗子变造了假存单，哄骗了存款单位，可这个李宝田，在拿到一千万之后，没让他们填写任何合法的贷款手续，就把那九百万公款拱手相送了。我查了一下，他得到一千万存款后，当即就把大笔钱划入了骗子的账户，就是说，那两个家伙不用诈骗，就轻轻松松得到了九百万赃款，而那张拨款手续，是后来追补的。”

周支队听得十分吃惊：“看来，他真是不懂银行业务！”

“唉，我们银行净这号人，通过关系门子塞进来，都是老外！外行人一多，不出乱子才怪呢！”

武润宏此时再也坐不住了，他对周支队说：“队长，我出去打个电话。”

不待回答，他就冲出了银行行长的办公室，迫不及待地拨响了妹妹的手机。

2

这几天，武润琼一直惶惶不安。那天，王思果给她发了一条不完整的短讯后，再也没了下文，她就预感到大事不妙，所以，时不时对王亚琴流露出悲观的情绪，让王亚琴觉得她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其实，这是她耍的又一个阴谋。

这天下午，她把王亚琴叫过来，怪腔怪调地对她说：“亚琴，如果我死了，你会掉几滴眼泪？”

王亚琴眼见她做了一桩桩损人利己的坏事，将大把大把的脏款弄回这个破土屋，她觉得武润琼已经变坏了，不再是过去那个多情的怪人，胆大手黑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罪犯了。

她不知道武润琼又打了什么鬼主意，只好敷衍道：“润琼，你怎么越来越古怪了？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来吓唬人！”

武润琼眯起眼睛，好像想把对面的人看得更清楚。

“琴琴，我想知道，在你的心灵深处，到底是爱我，还是恨我？”

王亚琴避开她那锐利的目光，支支吾吾地说：“爱和恨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

武润琼又突然睁大眼睛：“要是我现在给你自由，你是感到高兴呢，还是感到害怕？”

王亚琴这回可不含糊了：“我当然高兴，我为什么害怕？”

武润琼翻翻眼皮：“你不害怕？我弄的那些钱，都是脏款，我寄给了你的父母，如果我有一天要是翻了船，你也就成了同案犯，那样的话，我岂不是害了你了？”

王亚琴心中刚刚燃起一点希望，立即又破灭了。

武润琼长叹一声，靠在被垛上。“亚琴哪，你说，人辛辛苦苦来到这世上，到底是为什么？”

王亚琴不耐烦地说：“你别绕弯子了，想说什么，你就直说吧，我的性命反正在你的手里，我不喜欢猜哑谜。”

武润琼听了，无比动人地一笑。

“亚琴，你别烦我，你现在不爱听我的话，可也许有一天，你想听的时候，已经听不见了。”

王亚琴立即悬起了一颗心：“你到底要干什么？”

武润琼愿意看她惊慌失措，像个受惊的小鸟一样的神态，她哈哈大笑起来。

“亚琴，你知不知道，你害怕的时候最动人。我才知道为什么古人形容女子害怕，叫‘花容失色’了。”

她就这样没边没沿地和王亚琴调笑了好一会儿，弄得她神经更加紧张。

然后，她突然变戏法一样，从一个破柜子里拿出了一瓶酒，又找了两个杯子，倒满了鲜红的葡萄酒。

她又慢腾腾地从身上摸出了一个小纸包，口里还和她说着话。

“亚琴哪，我身上这些日子非常不舒服，我知道是艾滋病毒开始发作，侵蚀我的免疫系统了。你知道，我是个好强的人，这辈子都不会采取被动的姿势生活，所以，我想自我了断。”

她一边说，一边把那包粉末倒进了一个杯子里。

王亚琴吓得呼一下子从大土炕上站起来，她不顾没穿鞋子，就赤着足奔向武润琼。

“不，你别干傻事，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武润琼没等她走到近前，就伸手拉住了她。

“你别激动，听我把话说完嘛！”

她又把王亚琴推回了土炕，自己也坐到了炕沿上。

“琴琴，你这个举动让我的心里很温暖，毕竟在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还有人阻止我，说明我武润琼还不是最悲惨的人。”

王亚琴看见她又是迷人的一笑，不知为何，她的心突然怦怦乱跳起来。她似乎猛然悟到了什么。

她觉出武润琼绝不会自杀，她这样做是在演戏，但她猜不出武润琼的目的何在。

“琴琴，我要是想走，你是拦不住的。我只是不放心你，我走了，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可怎么办呢？”

王亚琴的手心开始冒汗，她明白了：武润琼是为了让她死！她吓得一下子就缩到了土炕的一角。

“润琼，不，我不想死！我也不让你死。我……我求求你了……”

武润琼却伸出手把她从炕角又拉回到炕沿。

王亚琴此时听到“门板妈妈”仿佛在小土井里汲水，她不顾一切地喊道：“救命啊！”

武润琼早有准备，她一下子就从炕上抓起一个破抹布，塞进了她的嘴里。

“不许叫——”她此时变得异常严肃，“你听我把话说完，再叫也不迟！”她把王亚琴的一只手和自己的手又铐了起来。

“你看，这是两杯酒，”她慢吞吞地说，“我没有那么狠心，要杀死你，但是，我也不忍心让你留下来。那么，咱俩就让命运来决定，谁死谁留吧！”

王亚琴吓得要命，她明明可以用一只手去掏出破抹布，继续求救，可她不敢，她知道“门板妈妈”就是听见了，也不会来救她，她早被武润琼收买了。

“现在，我转过身去，由你把这两个杯子调换几个过，就像洗牌一样，来，你来调换杯子。”

武润琼转过身去，催促王亚琴，王亚琴此时已经吓呆了。

“快调换哪！”武润琼催促道，“我告诉你，只有你自己的

命运可以救你。这只有一杯酒有毒，你倒换几遍，我再倒换几遍，这样，咱俩谁也不知道哪个杯子有毒了。那时，咱俩一人选一个杯子，喝下去，谁碰上了那个有毒药的，谁就是命中注定要归天的人。”

王亚琴说不出话来，只能拼命摇头极力表示反对。

武润琼便把她口中的抹布扯下来，她立即说出了声音。

“润琼，不要玩这种死亡游戏。你要让我喝，我就喝下去，反正我和你在一起，也是生不如死……”说完，她就要取那杯带毒药的杯子。

武润琼却拦住她：“不，亚琴，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我不是在玩游戏，我只是不明白命运或不明白天意。既然我是个男人，为什么偏偏把我变成了女儿身？既然我不能得到你，又为什么让我们相遇？所以，如果是我错了，就让我喝下那杯酒，放你一条生路；如果是天意，就让你喝到那杯酒。然后，我再自杀了断！”

她如此这般地说了半天，终于把王亚琴打动了。

“润琼，如果我没喝到毒酒，你真会放我走？”

“你真是个小傻瓜，这个问题还用问吗？我要是喝了，不到三分钟就会一命呜呼了，还怎么能拦住你？”

“可是……可是要是你真喝下了有毒的酒，那我，我不是就成了杀人犯？”

“不，这个你不用多虑。我已经写下了遗书，你看看。”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封信，递给了王亚琴。

武润宏拨响了妹妹的手机，却听到电脑生硬的声音：“您

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内。”

武润宏气得直跺脚，他又拨通了王思果的电话。

“思果，我是你大哥，喂，你知道润琼敬老院的电话号码吧？”

他知道此时妹妹不会在敬老院那个已成众矢之的的地方了，可他还是抱有一线希望。

王思果说：“我不知道。不过，我刚从她那里回来，她不在敬老院了。”

“她去了哪里？思果，你必须告诉我。”他断定王思果知道妹妹的行踪。

“大哥，我不知道。我要是知道，也不必到处乱窜了。”

“不对。思果，你肯定知道她在哪里，不然的话，你是怎么知道她那些事情的？”

因为是在电话里，他不能说得太露骨，但王思果已经明白了。

“大哥，你还不相信我吗？我那些消息，是从我表姐那里得知的。”他一时激动，为了表白自己，露出了一点口风。

“你表姐是谁？她怎么会知道？”武润宏立即追根究底。

“这个，哎呀，大哥，我表姐现在也不跟我联系啦！”

“你告诉我她的名字和住址，我一定要找到她。”

武润宏的口吻不容置疑。

王思果听出了眉目：“大哥，又发生了什么事了？她……她又去银行了？”

武润宏气得直喘粗气：“对，我告诉你，思果，咱们早找到她一天，她就少作点妖，你听明白了吗？”

王思果不吱声了，武润宏在这边催他：“思果，说话呀！马上告诉我你表姐的住址。”

王思果吭吭哧哧地说：“大哥，我也不知道她住哪儿呀！”

“那她怎么跟你联系？你把她的电话号码和联系方式告诉我。”



“每次都是她找我。大哥，我告诉你，你可别生气，她被润琼给绑架了，一直和她在一起……”

“什么？有这种事？你为什么不早说？”

武润宏几乎吼叫起来，他握电话的手一个劲儿地发抖。

“大哥，你知道了也没用。她们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润琼不让我表姐报案，说走漏一点风声，就灭了她的全家呀！”

武润宏叫道：“反了她啦！这个武润琼真是无恶不作了。”

他没想到妹妹外出这几年怎么变得这么坏？

这哪里还是他当年那个争强好胜却也聪明绝顶的小妹？简直成了一条恶棍！

王思果仍在为武润琼开脱：“大哥，你别生气，润琼不是有病嘛！她‘性倒错’，才会喜欢我表姐。说是绑架，其实对她也挺好的，给我表姐家寄了不少钱去。”

武润宏打断他的话：“思果，你们就别再宠着她了，她都是被你们宠坏的，我这个做哥哥的也有责任。好啦，你记住，只要你表姐再和你联系，你一定千方百计打听到你表姐的住处。”

武润宏气呼呼地再回到银行行长办公室时，他们已经谈完了。

周支队和行长握握手，说：“你放心，我们会组织最好的警力，迅速破案。不过，你们的内部管理，一定要加强，才能杜绝类似的事情再发生。”

银行行长哭丧着脸，说：“那我就一切拜托了，祝你们早日破案，不然，以后，谁还敢到我们银行来存款哪！”

从银行回来，武润宏按照周支队的指示，立即立了案，把有关的材料整理成一个卷宗。

在伏案写案卷时，他的心不时飞了出去，最近发生的一件件离奇古怪的事，在他的心里连成一个个线索。

他觉得，妹妹武润琼此时应该还在本市。

法庭庭长说的冒充他的人，说不定就是妹妹。

他又想起小书记员的一句话：“你穿了警服来的——”

他决定今天中午回家以后，看一看自己的那套换洗的衣服还在不在。

另外，他觉得该找吴小倩谈一谈，调查出到底是谁冒充他出的庭。

他甚至怀疑妻子吴小倩也参与了妹妹的犯罪活动，因为她想和王小波出国，需要大笔的资金。

他越想越坐不住了，随手操起电话，打给吴小倩。

“小倩吗？我是武润宏，今天中午你回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要问你，你必须回来！”

4

王亚琴接过那张纸，只见上面写道：

“亲爱的母亲及哥哥：当你们读到这封信时，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在离开你们之前，我心中无比凄凉。我本来不打算死在母亲前面，让白发人送黑发人。然而，我有难以言说的苦衷，不能对外人言，只好一死了之。

人生如梦，我的人生就好像做了一个噩梦。因此，我有权打碎这个噩梦，你们不要悲伤，要替我高兴，祝福我终于破了命运的魔咒，还原成我最初的模样：一捧泥土。

永别了！

琼琼绝笔

等王亚琴看完，武润琼笑了。

“怎么样，你不会受到牵连的，只是你要是活下去，就别再恨我了，因为我把百分之五十的生的希望留给了你。你每年到我的坟头上，为我添上一把土，插上一朵野花，算作我爱你的一种回报。”

王亚琴是个极其善良的女人，她看了遗书，眼泪就已经流下来，哪里还经得住她这么煽情的苦词，顿时就呜咽起来。

“你先别哭，也许死的是你。不过，你放心，我处理了你的遗体之后，也会随你而去。因为有了你，我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点快乐也没有了。我之所以选择这种死亡方式，而不像别人那样和你一起服毒，就是想听从上天的安排，我不会决定你的命运，而让你自己选择。”

王亚琴听到这里，更是泣不成声。她呜呜咽咽地说：“润琼，我的心，你并不知道，我何尝不爱你？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可惜你不是，我怎么也不能违背自己的天性，硬说爱你。可你又何苦这样呢？艾滋病不是绝症，只不过现在没有找到治疗的办法，你不用走绝路哇！”

武润琼一边爱怜地给她擦眼泪，一边柔声说：“哎呀，你可别哭了，等我死了，你再哭也不迟嘛！再说，我死了，你就更不用哭了，你就自由了。来，你快倒换杯子，我已经没有耐性了。”

她边说边再次背过脸去，王亚琴还是不肯动手。

武润琼生气了，她一把抓住王亚琴的手，厉声说道：“你是不是想让我自己喝下去？不，我不会那么做，因为我要死得有一点滋味，有一点乐趣。如果是我选中了毒酒，那么，我的死，就等于替下了你的命，等于我用死，来宣布了对你的爱情，对你永远的占领！哈哈，如果是你死了，那么，我也会心有所慰，你是替我而死，我也就不白活这一回。来吧，亲爱的，动手吧！”

她再次催促王亚琴，王亚琴被她那些话绕来绕去，既绕得心惊肉跳，又绕得心酸眼热。

这样的相持，对这个弱女子脆弱的神经，已经是一种比死更残酷的折磨了。

她心中暗想：好吧，就让苍天决定一切吧，这也算是一种公平吧！

她闭上眼睛，随手把杯子调换了几个过，最后，睁开眼睛，说道：“我调换过了。”

武润琼这才扭过头来。“那好，你也背过脸去，让我再调换几下。”

王亚琴听话地扭过头去。

武润琼冷笑着，又把杯子调了几个过。

“好啦，你来选吧！”她大声对王亚琴说。

王亚琴却说：“不，你先选吧！”她的脸，由于害怕而显得格外苍白。“剩下的，就是我的。”

她心里清楚，武润琼如果想让她死，她随时都可以把自己干掉，这包药她不吃，早晚也是她的。

如果她不想杀死自己，而只是想自杀，那么，她就是想在死亡之前，再折磨一下她的灵魂。那么，她干脆就大度一点，让武润琼先选择了。

武润琼微微一笑，甜蜜地说：“亚琴，现在我真的明白，原来你的心里真的有我！那好吧，我先选择，这就把死亡带走了一半。”

她连看都没看杯子，抓起离自己最近的那一杯，一饮而尽。王亚琴吓得直眨眼，看着她喝下去，自己不由得也连连咽下口水。

武润琼喝完后，让她瞧了一下杯子。

王亚琴知道该轮到自己了，她用发抖的手，拿起了另一

杯，闭上眼睛，一口一口地喝了下去，泪水一滴一滴地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

此时，武润琼用钥匙打开了她俩的手铐。

“现在，就让我们静静地坐着，等待命运的宣判吧！”

她用一只手紧紧握住王亚琴的手，感到她的手心里都是冷汗。

王亚琴颤声说：“我有一个请求，能让我给我父母打个电话吗？”

武润琼想了想，点点头：“好吧，我也有一个请求，如果我喝下的那杯是毒酒，请你不要惊动任何人，马上离开这间房子，不要报警，更不许抢救我——”

王亚琴慌乱地点点头，只觉得自己的肚子好像有一点反应。

她用手捂住肚子，大声说：“快，给我手机，我想在死去之前，跟我父母说上几句话……”

武润琼从口袋里掏出手机，递给了她。

王亚琴接过去，慌乱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号码。听到母亲的声音，她只叫了一声“妈妈——”，就哭得说不出话来了……

5

王亚琴喝下了酒，提心吊胆地等待着。

不一会儿，她就发现武润琼神色异常，只见她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腹部。

“亚琴，我……我喝的是毒酒，你……你自由了……”

说完，她口吐白沫，晕倒在地上。

王亚琴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她本能地过去摇晃她，武润琼

睁开眼睛，用手一指门口：“你……你快走吧，我……我不想吓到你……”

王亚琴不肯，武润琼声音低微地说：“你、你走吧。告诉王思果，来、来处理我的后事，就……就成了……”

王亚琴这才点点头，最后扫视了一眼这关了她大半年的小土屋，仓皇跑了出去。

她刚一出门，武润琼就坐直了身子，拿出手机，拨打了王思果的电话。

“傻果果，你在哪里？”

王思果一听到她的声音，立即惊喜地叫起来：“琼琼，是你吗？”

“不是我，是鬼魂！我告诉你，你马上到棚户区来一下，越快越好，我住在七栋三户，对，我想见到你。”

王思果欣喜若狂：“好的，琼琼，我马上就到。”

“对啦，如果你的表姐给你打电话，说我服毒了，你别害怕，我好好的，但你不要对她透露半点口风……”

“哎，哎……”王思果连连答应，“哎呀，有人打进电话来了，一定是她。”

“那你就接听。”

王思果依照武润琼的话，接听了王亚琴的电话。

王亚琴已经跑到了一个电话亭，气喘吁吁地说：“思果，不好啦，武润琼服毒自杀了。”

王思果故意说：“不可能。她那回还骗我说去自杀呢！”

王亚琴叫道：“这回可是真的，她是当我的面服的毒，你快点来吧！也许，也许现在抢救，还来得及。”

王思果问：“她在哪里？”

王亚琴说了地址，王思果说：“好，我马上就到。喂，你在那里等我吗？”



“对，我怕你找不到。”

王思果挂断了和她的通话，又给武润琼打过来。

武润琼说：“什么，她还没有跑，还要等你来？”

“对，她怕我找不到地方。”

“那好，你来了之后，就把我弄进出租车里，然后，就把她支走。”

“我知道了。”

十五分钟之后，王思果和王亚琴一起来到小土屋，只见武润琼已双目紧闭，不省人事。

王思果二话没说，抱起武润琼就走，王亚琴果然也要上车。

王思果说：“表姐，你不必去了，我一个人就行。我看你脸色不好，一定是受了惊吓，你休息一下吧。有事我再给你打电话。”

王亚琴泪流满面，哽咽着说：“思果，最近的地方就有一个医院，可能还来得及。”

武润琼听着他们的对话，不由得好笑，但对王亚琴也格外感激。她在心里说：“上天啊，我没有白白爱她一场，我以为，她一见我中了毒，就会溜之大吉呢！”

王思果让出租车司机把武润琼直接拉回了家里。

出租车司机也有点纳闷：“不是送医院吗？”

王思果大大咧咧地说：“你管什么闲事？给你钱就算完呗！”他抱起武润琼上了楼。

武润琼和王思果进了屋，王思果高兴得要命，拉住武润琼的手，左看右看地看不够。

“琼琼，你好像瘦多了。”

武润琼却没有他那么激动，她坐在沙发上，冷冷地说：“思果，你还得出去一趟，马上去火葬场，弄一个骨灰盒回来，

再把我的照片放大一张，装成黑镜框，在你的一个房间里摆起来……”

“你、你这是干什么？”

王思果摸不着头脑，困惑地问。

“思果，你别问那么多，就照我的话去办！”

武润琼不想和他多说，怕以后他失言。

“琼琼，那多不吉利呀！你明明活得好好的，非要弄个什么盒，又——”

武润琼挑起好看的眉毛，说道：“思果，你想不想让我再好好活几年？”

“当然想。我恨不能替下你的病，让你活着……”

王思果一脸诚挚的表情，让武润琼笑起来。

“你想让我活，现在就得让我‘假死’，明白不？我哥哥肯定已经盯上你了，不久，他就会找到你。只有骨灰盒和大幅照片，才能骗过他和警方。”

王思果一下子想起了武润宏的话。“他今天还问我你在哪里，说你现在变坏了……”

“就是嘛！我那个哥哥，你不知道，牛板筋一块，他是不会原谅我的。你赶紧去吧，如果你真爱我，就按我说的去做。”

王思果第一次听到她说“爱”字，立即两眼放光。

“琼琼，你……你接受我的爱啦？”

武润琼心里腻味，可也只好应付他。

“思果，别那么肉麻兮兮的，我听了不舒服。你快去办吧，我在这里等你，回来后，和你一起布置我自己的灵堂。”

王思果这才欢欢喜喜地走了。一个小时以后，他果然捧回了一个骨灰盒，里面竟然还有一些骨灰。

武润琼大笑道：“思果，你比我想的聪明，只是，你不知装了谁的骨灰回来，不怕把野鬼招进家呀！”



王思果得意地说：“哎，我这里烧的是一只兔子，你不是属兔的吗？”

两人又大笑起来，笑毕，武润琼开始布置灵堂。

她把自己的大幅照片装进大镜框，又挂上黑纱，风趣地说：“行了，思果。我以后真死了，你能这样隆重地纪念我，我就知足了。”

王思果却一惊一乍地说：“琼琼，我总觉得，这样太不吉利了，一看到你的照片这样布置，我的心就发冷……”

武润琼说：“你也太脆弱了，这不是假的吗？”

她这句话还没说完，突然传来敲门声，王思果跑到猫眼处一看，吓得掉头又跑回来：“琼琼，怎么办，是你哥哥在外面！”

6

武润宏站在门外，突然发现猫眼一黑，他知道王思果在往外看，便对他做了一个笑脸，以为他看到了自己，马上就会开门。

不料，猫眼又是一亮，王思果离开猫眼，却没有开门。

他心中一动，大声说：“思果，是我，开门哪！”

武润琼听见哥哥的声音，低声对王思果说：“哎，你不该去看，他会知道你在家。”

王思果说：“不会知道，他从外面又看不到里面。”

武润琼说：“你别啰嗦啦，赶紧给他开门，就告诉他我死了。你千万别多说话，只装出悲痛的样子就行了。”

她没想到哥哥来得这么快，她还没来得及教会王思果怎么把谎话编圆呢。

王思果却一副为难的模样：“琼琼，我怕，我怕你哥哥不

会相信……方才，他还打电话嘱咐我，一有你的消息，就告诉他，怎么一下子就出现了你的骨灰盒？”

“哎呀，你就这么说，说我的遗体是你表姐火化的，然后才通知了你……”

“好吧——”王思果看着武润琼跑进卧室，钻进了大衣橱里，才去开门。

武润宏机警地看了他一眼：“思果，你在里面磨蹭什么呢，半天才开门？”

王思果咧咧嘴说：“大哥，对不起，我心情不好。”

他边说边带头往客厅走，而一进客厅，武润宏就看到了妹妹蒙了黑纱的照片。

他收住脚步：“思果，这、这……这是怎么回事？”

王思果不敢看他，只哭丧着脸说：“大哥，琼琼，她走了……”

武润宏吃惊地叫起来：“什么？”

王思果还是不敢抬头，他结结巴巴地说：“咱俩通了电话不久，我表姐就找到了我，说——说琼琼服毒自杀了。我当时也不相信，可她说琼琼已在火葬场里，我吓得要命，拼命赶到那里，就领回了这个东西。”

他用手一指骨灰盒，说来也怪，看到那个小盒子，他一下子就悲从中来，双手捂住脸，呜咽起来。

武润宏几步抢上前去，一把抱起妹妹的骨灰，颤声说：“思果，这、这……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他的泪水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

“大哥，我、我怎么忍心告诉你，我的心都碎掉了……”

王思果干嚎着，他觉得武润琼就在里屋，自己装得若是不像，她就有危险。因此，非常卖力地大哭起来。

武润宏心痛欲裂，他一把扯住王思果：“你告诉我，你表

姐，她、她在哪里，琼琼为什么服毒自杀？”

王思果这才想起还有一封遗书，他抹抹眼泪，从怀里掏出了那张纸。

“你看，这是琼琼的绝笔信。”他交出信，又坐到沙发上。武润宏放下骨灰盒，忙去读信，一见之下，他又是一怔。

这张纸用的还是他失窃的立案法律文书用纸。

可此时他顾不得多想，立即读了下去。

妹妹的遗书，他已经看过了一回，此次这份遗书，和上次又有不同。

这次是在妹妹的骨灰盒和遗像前读，读得这位兄长热泪长流。

不知为什么，他的脑海中迅速出现了妹妹童年时可爱的模样。

武润琼小时候非常顽皮，常让哥哥背着她。

虽然哥哥只比她大十五分钟，可他却颇有哥哥的样子，整天把妹妹驮在背上。

五岁时，正是玩耍的年龄，武润宏背着妹妹，只能站在一边看着人家玩。

踢毽子，他背着妹妹这个肉蛋蛋自然踢不多，哪一伙小朋友也不要他。

他便背着妹妹去“打瓦片”。可是骑在哥哥肩头上的小妹，总是先于瓦片从他的背上跌下来，“哇哇”的哭声扫了大家的兴，哥哥又被开除了打瓦片的队伍。

玩伴们排斥他，武润宏失去了童年的许多乐趣。可是好脾气的他，就以哄小妹为乐。教她学绕口令，学唱歌，武润琼就坐在哥哥的膝盖上，哥哥唱一句，她学一句。

一想到妹妹那稚嫩的歌声，武润宏不禁泪如雨下。

站在妹妹的遗像前，武润宏想起的却是妹妹剃了小光头的

可爱模样。

因为没有孩子爱和这对粘在一起的双胞胎结伴，哥哥武润宏就拖拖抱抱地把妹妹带到一块草地上。

这里有厚厚的青草，不会跌哭妹妹。武润宏这才放心地把妹妹放到一块草地上，自己去捉蚂蚱。

偏偏武润琼又连滚带爬地追着他。武润宏想哄着她安静一会儿，就吓唬她说：“小妹，你别动，那边有小马。”

武润琼小时候就人小胆大，她什么都不怕，就是怕马。

听哥哥一说，她吓得“哇”一声大哭起来，扑向哥哥。

武润宏只好抱住橡皮膏一样粘在身上的小妹，无奈地看着蚂蚱在草丛里跳来跳去了。

草地上蚊子成群，武润琼的头上被叮出了许多大包，发了炎。妈妈只好给她剃成了一个小光头，还涂抹上一层黑紫色的龙胆紫药水，害得她长到八岁还没梳过小辮儿……

想起这些往事，妹妹鲜活的影子在武润宏面前不断地叠印着，令他哽咽起来。

此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大刘找他。

“武神枪，我找到那个骗子范振云的住址了，你快回来吧！周支队让咱俩立即去抓捕他！”

武润宏擦擦眼泪，沉声说：“好吧，我马上回去……”

王思果还在那里装哭，听到他要走的话，如释重负。

“大哥，你要回局里？”

武润宏点点头：“思果，你表姐说没说，润琼生前住在什么地方？”

王思果心眼少，武润琼又没教他，他就不会撒谎，脱口说：“在棚户区七栋三户。”

武润宏点点头，回头看看妹妹的遗像，悲痛地离去了。

门刚一关上，武润琼就从大衣橱里钻了出来，一脸不快地



说：“思果，你干嘛告诉他我的住址？”

王思果说：“怎么，这也有什么危险吗？”

武润琼说：“你没看见我哥哥急着赶回去吗？他一定会去调查我的死因的。”

“不会的。他方才哭得很伤心。”王思果又说。

“那是方才，他的悲痛一过，当警察的职业病又犯了，一定会查我的。思果，我得走了……”

王思果忙问：“你去哪里？”

武润琼说：“你别管了，我以后再和你联系。”

她急匆匆走出门去，把王思果一个人丢在了“灵堂”里。

王思果看着武润琼蒙了黑纱的大照片，沮丧地嘀咕道：“天哪，让我天天面对这张可怕的照片，我还能活下去吗？”

他又走到骨灰盒前，把那个小盒子抱在怀里，痴痴地说：“小兔子呀小兔子，你替润琼躺在这里，但愿她能从此长寿……”

7

去棚户区的路上行人稀少。大刘一边开着警车，一边兴奋地和武润宏说着话。

“那个范振云就住在棚户区，我去敬老院调查他的时候，有一个得了痴呆症的老太太告诉我，他住的这个地址。”

一听到“范振云”和棚户区，武润宏一下子坐直了身子。

“你说这事有没有意思，那个痴呆老太太，竟然比全敬老院的人都精明。全院包括所有员工，谁也不知道他们敬爱的院长住在哪里，只有那个平日里又痴又傻光知道吃冰淇淋的老太太知道，她脱口就说：‘范振云住棚户区七栋三户！’”

武润宏口里不说，心中却在翻腾着。

本来他也想去棚户区七栋三户查询妹妹的自杀之谜，可他想不到战友们已经打听到了妹妹的住址。

他心中想：她是用范振云的名字作的案，我到底是否揭开这个谜底呢？

棚户区满目疮痍，一栋栋的土坯房，蒜瓣一样挤住着十几户人家。

七栋三户大门紧闭，武润宏和大刘上前叩了几下，“门板妈妈”出来开了门。

大刘以为她就是范振云的妈妈，大声说道：“范妈妈，我们是敬老院的，找范院长有事。”

“门板妈妈”说：“我不姓范，你们找范振云？他住在那边的屋子。”

大刘和武润宏推开吱吱作响的破门板，走到这个大院的另一头。只见门半掩着，大刘机警地掏出手枪，才破门而入。

屋子里空无一人，武润宏看到妹妹生前居然住在这种破烂不堪的房子里，心中一阵酸楚。

这屋里的土墙龟裂得横七竖八，没有天棚的屋顶看得见熏得乌黑的房梁，上面吊满了蜘蛛网，七八尺长的大炕上铺着草席，只有一套被褥。

门板妈妈跟过来看热闹，一见大刘的枪，吓得尖叫一声，又跑了出去。

武润宏发现这是一个套间，便又打开里面的门。在屋里的土窗台上，他看到了一件警服，正是自己家里丢失的那一件。

他几步上前，去掏那件衣服的口袋，找出了一串钥匙。

大刘开始在屋里翻找，边翻边说：“那个傻老太太不会是胡说吧？范振云怎么能住这种狗窝一样的房子？他弄了九百万哪！”

武润宏一言不发，心情格外复杂。

大刘搜查着犄角旮旯，还问武润宏：“武神枪，你说范振云能把钱藏在这破屋子里吗？”

武润宏沉声说：“不可能！”

大刘这才看出他情绪不对，亲昵地用胳膊肘拐拐他：“哎，你今天是怎么啦？一大早就神秘地出了门，现在又不积极工作，闹什么情绪呀？”

武润宏噙声噙气地说：“范振云的真名不叫范振云，而叫武润琼。”

大刘正在炕沿缝里搜索，一听此话，猛然抬起头，机械地重复了一句：“武润琼？”武润宏垂下头去。

大刘的脸色顿变：“你、你为什么不早说？你……我明白了，你、你今天是要去……”

他强忍着，把下半截话吞了下去。

“是的，我是去找她了，”武润宏低声说：“可是，她、她已经服毒自杀了，就在这个屋里……”

他用手指了指扔在地上的两只空杯子，“也许，这两个杯子中的酒液中，能检出毒药的残留。”

大刘满脸震惊：“服毒自杀？”

武润宏不再说话，而是默默地拿起那两个杯子，放进了手提包里。

大刘则一下子跌坐在那满是污垢的木头炕沿上。

“武神枪，你、你的嘴真严哪！”

武润宏又说：“你可以去找她的未婚夫王思果，他会把经过都告诉你……你方才打电话时，我就在他那里，他知道有关我妹妹服毒的事……”

大刘又猛然从炕沿上站起来，上前握住武润宏的手。

“小武，对不起，我、我说话可能不妥……”

“你不用道歉，是我对妹妹的关心不够，才让她走上了这

条不归之路。”

“那……你从一开始就知道？”

“对，我一直在跟踪她，寻找她，可还是晚了一步！”

大刘唏嘘不止。武润宏又说：“她服毒的时候，有一个叫王亚琴的女人，和她在一起住在这里。找到那个王亚琴，也很关键，我估计检举信可能就是王亚琴寄出的。这样推断，她应该认识另一个诈骗者刘金相。”

大刘连连点头，眼中露出敬佩的目光。

第十五章 “千变魔女”的诱惑

1

暮色沉沉，敬老院里响起了晚餐的铃声。王馨娟步履蹒跚地往小餐厅走着，盘算着今天晚上就偷偷溜出去。只是她想像不到，那个假范振云，此时又潜伏到了她的家里，她回去，将面临一场新的灾难。

老人们身体好一些的，都挪挪移移地往小餐厅里走去。而那些卧床和生活不能自理的，则由护士和保育员们侍候进餐。

王馨娟是个特殊的例子，她也和大家一起去了餐厅，但进餐时，旁边有一个保育员管着她，以防她吃得过量。

今天晚上的餐桌很丰盛。有老人们最爱吃的腐乳汁炖豆腐，有宫爆鸡丁，有土豆烧牛肉，还有一个凉拌绿豆芽。

王馨娟身边的保育员在她的碟子里一样夹了一点，表扬她说：“王大妈最近有些进步，不那么贪吃贪喝了。以前一到桌子前边，她就像个孩子一样乱抓乱抢，现在可乖了，夹什么，她就吃什么，给多少就吃多少，一点也不多要了。”

一个老头说：“那还不是范院长给她治好了病……”

“哎，今天有一个警察来找范院长，你们说，到底是什么事啊？”

“谁知道呢，院长两天没来上班了，怕是出了什么事吧？”

王馨娟一边吃，一边听着人们的议论，心中盘算着：是该

走的时候了。

她在敬老院的这些日子，不但没查出假范振云的一点点劣迹，反而被他的举止行为深深感动了。

王馨娟同屋的老太太，常和另一个人念叨院长的好。

这个老太太叫王六毛，九十六岁了。在家里时，儿媳妇不孝敬，总嫌她活得太长，说她把儿孙们的寿命都给占去了。

于是，儿媳妇就虐待老太太。有一天，家里人都去上班了，老人饿得要命，就大声叫路上的行人，让居委会的人来看看她。

居委会的人上楼后，拉开冰箱一看，只有半块发霉的面包。

王六毛只好自己烧饭吃。可她耳聋眼花，在用煤气烧饭时，把自己的衣服烧着了，还点燃了油瓶子里的油，把自己的脸和耳朵都烧伤了，脸上烧得很严重，耳朵后面的骨头都露出来了。

后来，居委会的干部就把她介绍到敬老院里来。

老太临终的那几天，院长范振云亲自给她洗脸、洗澡、洗脚，又买来老人喜爱的花袜子、花手绢和新衣服，还给她剪了指甲，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娘一样。

老人是在院长的怀里去世的，穿的寿衣都是院长去买的。

王馨娟亲眼看到了这一切，对假范振云再也没有了仇恨。

这两天，范院长突然没来上班，她听同屋的老人议论说：“范院长又给咱们敬老院拨了一百万元的款子，说他从此就不来上班啦！”

“可能是回南方去了吧。人家是那儿的人，回去孝敬自己的父母啦！”

范振云一走，王馨娟也想走了。可她的公开身份是个痴呆老太太，不能走出这个大院，只能等妹妹来看她时，让她把自



己接回去。

王馨凤倒是来看过她两次，每次都劝她回去，她却执意要留下来，继续调查。

从餐厅出来，天就快黑了，她假意溜达，到了门卫处，见门卫老头正埋首在小厨房煮咖啡。他年轻时到外国留过洋，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

王馨娟心头一喜，觉得机会来了，顺着大门就溜了出去。

她一路小跑，到了门卫老头视线不及的地方，找到了一处公用电话，打进了敬老院门卫室。

老头可能还没煮好咖啡，半天才来接电话。

王馨娟以女儿的名义，对老头说：“大爷，我来接我妈妈，正看见她溜达出来了，你告诉保育员一声，我把她接回家住两天，过几天再送回去。”

老头吃惊地说：“什么？她溜出去了，我怎么没看见，这个憨妹妹……”

老头很喜欢王馨娟的母亲，管她叫憨妹妹。王馨娟笑起来。

“大爷，您千万别忘了告诉保育员一声，不然她们会到处找她的。”

老人一迭声答应着，放下了电话。

王馨娟这才长长松了一口气，伸手招了一辆出租车，向家里赶去。

她本来想先去妹妹小凤那里，看看妈妈，再和妹妹说说“假范振云”的事，可不知为什么，她今天特别想先回自己的家歇歇脚。

在扮演自己母亲的这些日子里，她觉得异常疲劳。

本来是正当好年龄的女子，硬要装成一个老态龙钟又痴又傻的老太婆，王馨娟处处得约束自己，生怕一不小心露出马

脚，让假范振云看出破绽来。

她觉得这些日子比一个世纪都长。而且，长期和老人们呆在一起，她觉得自己也变得暮气沉沉了。

今晚她要回家，好好放松一下自己。

看到了自己学校熟悉的大门，她心中十分激动。她从出租车上跳下来，身手十分敏捷，倒把司机吓了一跳。

“哎，大妈，你小心点！”

王馨娟微微一笑，给司机付了车费，用快捷的脚步向自己的家门奔去。

此时，武润琼正坐在王馨娟家里的沙发上，点着了一支烟，眯缝着眼睛，看着范振云那张遗像，若有所思。

抽完了一支烟，她站起身来，走到范振云的遗像前，兀自嘀咕道：“喂，老兄，你别那么看着我。我虽然是凤占鹊巢，可我也是迫不得已，你在天之灵要是有知，就保佑我避过这场劫难，等我处理好手头的事，就会离开你的躯壳，不再打扰你啦！”

她边说边用烟头点燃了一炷香，看着它燃烧起来，插到范振云遗像前的香炉里。

突然，她听到门外传来脚步声。

她心中一惊，忙屏住呼吸倾听。

只听脚步声就在她的门口停住了，随后传来钥匙开锁的声音。

武润琼吓坏了，她想躲藏起来，但因为不熟悉环境，一时不知躲到哪里去。

她找了几个地方，全藏不下，她只好又走进大厅，藏在一扇门后，想看看进来的是什么人。

王馨娟此时正好从门边走进了大客厅，看到武润琼，她一下子站住了。

武润琼看到一位老太太进了门，心中略有些放松。

可她再定睛一看，此人正是自己敬老院的傻老太王大妈，不由得万分吃惊。只见她衣服是老人的那一套，脸却一下子变得异常年轻了。

而王馨娟万万没有想到，院长范振云会在自己的家里，她发出了一声尖叫，手中的钥匙掉在了地上。

“你、你怎么会在我的家里？”

2

窗外，天空阴沉沉的，一场暴风雨似乎马上就要来临了，风把树枝扯得像一张张弓一样。王思果站在窗前，看着自然界的凄风苦雨，心里充满了无可名状的郁闷之情。

武润琼临走时说的那些话，就像一句句咒语一样，令他坐立不安。他感到武润宏随时都可能回来，继续盘问他，武润琼到底是死是活。

他提心吊胆地捱过了一个下午，终于放下了一点心，正准备动身出去买一点东西填饱肚子，突然，门铃响了起来。

王思果这个时候不想给任何人开门，他不想见任何一个人。他知道，自己此时的情绪很不稳定，很难编圆武润琼让他撒的弥天大谎。

来人是对面的邻居，他向王思果借一把螺丝刀，说自家的电闸跳了，要换一条电阻丝。

王思果此时如惊弓之鸟，他怀疑对面那个爱窥视的邻居也许看到了什么。他虽然很讨厌他，可也极力装出热心的样子，主动帮他到走廊里收拾电闸。

就在此时，楼梯上踢踢踏踏上来两个身穿警服的人，见到王思果和另一个男人并肩站着，其中一个问道：“我们是刑警

支队的，谁是王思果？”

王思果脑袋里嗡了一下，一时想不起回答。

邻居推推他，说：“王先生，是找你的。”

他忿忿地瞪了多嘴的邻居一眼，对两位民警说：“我就是，有何贵干？”

因为依仗着武润宏在队里，他并没把两位来人看在眼里，他看到这两个刑警肩章上的警衔比武润宏的还低一级。

刑警中的一个就是大刘，他看出王思果很不情愿，就和蔼地说：“是这样，我们想跟你询问一下武润琼的情况，咱们还是进去说吧！”

他从王思果开着的门口，已经看到了武润琼的大幅黑纱遗像，先一步迈进了房间。

王思果只好硬着头皮跟着他们进了屋。

大刘一进门就直奔武润琼的骨灰盒。

他上午和武润宏回到局里，立即向周支队汇报了范振云就是武润琼，也就是武润宏的亲妹妹的情况，周支队听了感到十分震惊。

“这个小武，他怎么不早向我汇报？”

“他也是正在调查中，刚刚得知真相，而他妹妹已经畏罪服毒自杀身亡了。”

“什么？”周支队更为震惊了，“畏罪服毒自杀？”

“我想是这样的。武神枪一直在暗中调查他的妹妹，她十分害怕，知道倔强的哥哥不会袒护她，所以，留下一封遗书，服毒自杀了。”

“怎么会这样？”周支队喃喃地说，“润琼是个挺可爱的姑娘，那几年常跟她哥哥一起来支队玩，她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听她哥哥说，她从小就患有性倒错的疾病。家里人不知

道她是病态，对她的乖僻的行为没有重视。前些日子她又闹着变性，弄得沸沸扬扬。可手术时，医生发现她对麻醉剂反应异常，催她去检查，又查出了艾滋病毒，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子就崩塌了。她离开家人和情侣，化名叫范振云，把手术的五十多万元都捐给了敬老院……”

周支队默默地听着，心情沉重地说：“那……她又为什么去诈骗银行呢？”

大刘说：“她哥哥也不清楚她的犯罪动机，也许是出于艾滋病感染者的偏执心理，想报复社会……”

周支队点点头：“那些不幸染上这种病的人，心理都有些畸变，武润琼可能就属于这一种。”

大刘接着说：“武神枪到现在也不清楚他妹妹为什么服毒自杀，他和我勘查了她最后住的那间棚户区的房子，找到了两个酒杯，想提取毒药残留，和她妹妹骨灰的成分进行化验……”

“他妹妹已经火化了？”周支队更为惊讶了。

“对。就是这种神速的死亡引起了武神枪的怀疑。他说他了解自己的妹妹，按照她的性格逻辑，她不会轻易认错，还会和我们周旋，所以……”

周支队眼中露出敬佩之色，感慨地说：“小武真是个称职的刑警，能做到这一步，相当不容易。你马上去取骨灰吧！”

大刘走到骨灰盒前，又站住了。他问王思果：“王先生，我想问您一句话，不知道你肯不肯如实回答我？”

王思果一怔，见他死死盯住那只骨灰盒，就有些心虚。

“你问吧，只要是我知道的。”

“那好，是谁通知你去火葬场把武润琼的骨灰盒接回家的？”

王思果低下头：“是……是我的表姐。”

“她叫什么名字？”大刘紧逼不舍。

“叫王亚琴。”

“她现在哪里？”

“我不知道。”

“那她怎么跟你联系？”

“都是她找我。”

“她怎么知道武润琼的死讯？”大刘步步紧逼，王思果的头上冒出汗珠。

“这个，我不能说……”

“王先生，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刑警。鉴于武润琼属于非正常死亡，我们有责任对她的死因进行调查。作为她的情侣，你有义务也有责任向我们提供有关的真实情况。”

大刘的目光咄咄逼人，他从王思果身上看出了疑点。

王思果慌了，他支支吾吾地说：“正因为……我是她的情侣，所以，我要保护她死后的名誉清白。有些个人隐私，恕我不能向你们提供。”

大刘说：“什么个人隐私？我们从她哥哥口中已经得知她有同性恋倾向，如果仅仅是这个，你大可不必隐瞒。”

王思果没词了，只好说：“既然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干吗还来问我？”

大刘严厉地说：“王思果，我告诉你，武润琼生前涉嫌诈骗银行，你应该明白，包庇罪犯，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如果你知情不举，那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王思果还想说什么，大刘却拿起了骨灰盒。

“我奉命取走武润琼的骨灰，去做化验，以查明她的死因。”

王思果慌了，上前一把抢过骨灰盒。“不，你们不能拿走这个。”

大刘冷冷地追问：“为什么？”
王思果支支吾吾地答不上话来。

3

王馨娟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家中见到假范振云，她就像在一个噩梦中一样，想叫叫不出声，想走又拔不动腿，就那么怔怔地站在地中央，像见了鬼一样死死盯住了武润琼。

武润琼也没有料到这个女人会突然出现。

已经扯去了脸上的那张橡皮膏粘成的假脸，王馨娟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武润琼以为王亚琴早就把这个讨人厌的王馨娟毒死了，因此，她才敢来到这个家中藏身。

她的脑子里飞快地转了几圈之后，已经有了主意。只见她快走了几步，上前一把挽住了王馨娟，口里叫道：“亲爱的，别害怕，我是你的振云，我终于可以和你相认了。”

王馨娟被她挽在怀里，身上却不停地发抖，好半天，她才恢复了常态。

她轻轻推开武润琼，自己走到沙发的一边坐了下来，冷冷地问：“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馨娟对面前的这个人充满了戒备和困惑。

武润琼眨眨眼睛，也走到沙发的另一端，沉重地坐下来。

“娟，我对不起你，这些日子，你跟我受苦了。”

王馨娟听到这句话，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了出来。

“振云，你为什么这么折磨我？先是装成心脏病，突然昏迷；在火葬场，你又神秘地失踪，到敬老院去当什么院长，那么狠心地不和我相认。你居然、居然还让那个女人来杀我……你……你的心肠太狠了！”

王馨娟再也止不住心中的酸楚，呜咽起来。

武润琼面对她的质问，一时很难回答，她便站起身来，到卫生间去洗了一条毛巾，递给王馨娟。

“娟，我也有苦衷，你听我慢慢告诉你……”

王馨娟却冲动地说：“不，我现在就想听到你的解释。”

武润琼却突然把手指放到嘴上，“嘘”了一声：“馨娟，小声点，我不想让邻居知道我已经回来了，我现在还处在危险之中。”

说着，她立即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门口，从猫眼里向外张望。

没见过世面的王馨娟被她神秘兮兮的样子感染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王馨娟果然放低了声音。

武润琼见她如此，心里暗暗高兴，她知道这个女人已经又在她的控制之中了。

她故意拖延时间，以便自己在心里把这个谎编圆。

她装出十分疲惫的样子，对王馨娟说：“我太累了，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你能不能给我烧一碗热汤面？让我恢复一下精力，再给你讲那段噩梦一样的日子？”

她知道王馨娟这种女人和王亚琴一样，心慈面软，她只要把握住火候，就一定能把她玩于股掌之中。

王馨娟虽然满腹疑惑，可看到武润琼那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只好动身下厨去。

武润琼乘此机会，已编好了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等王馨娟把热汤面端上桌子时，她边吃边对她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

“馨娟，我的心里非常矛盾，我现在也不知道，让你知道这些内幕，是爱你还是害你……”

痴情的王馨娟在厨房里做饭时，对丈夫的浓情蜜意又涌上心头，她已经完全放松了对这个男人的警惕和怀疑。



看着他香甜地吃着汤面，久违的幸福又充满了这个小房间，她人已经恍恍惚惚了。

“馨娟，我这一切，都是被黑社会逼迫的。你千万别怪我，我在敬老院不认你，是为了保护你，现在，那个黑社会的人还给我栽赃，说我诈骗了银行巨款……”

王馨娟听着“丈夫”口中的话，吓得手中的筷子失手落在地上。

4

房间里静悄悄的，能听到石英钟咔咔的走动声。

武润宏坐在沙发上，紧闭双眼，心中乱作一团。他方才接到了吴小倩的电话，她在电话里惊慌失措地说：“润宏，你在家呀，我打了好多遍你的手机，你为什么不开机？”

这是自从她和武润宏离婚后，她第一次主动给他打电话。

“我正在研究案子，不方便开机。”

“润宏，我有大事和你商量，你等着我，我十分钟后就到家。”

武润宏今天下午一直守在化验室，看着法医从残存的酒液中检查毒药的种类和毒性。

结果让他吃了一惊。法医忙活了半天，才不快地说：“武神枪，这两个酒杯里都没有下毒。”

“你说什么？”武润宏心里感到极度的不安。

“我是说，没有投毒的迹象，这酒就是普普通通的玫瑰红葡萄酒，根本没有毒药成分。”

武润宏看看妹妹的骨灰盒，小声说：“那……这里面的骨灰就更不用化验了。”

法医点点头。“如果你想化验也可以，那就是想证明，这

并不是那个范振云的骨灰，他是什么血型？”

武润宏脱口而出：“AB型。”可他随后又说：“不用麻烦化验了，我断定这骨灰是假的。”

从化验室出来，武润宏气得脸色铁青，他知道妹妹是在和自己玩捉迷藏。

她的“假死”，说明她在反侦查。

更让武润宏生气的是，王思果也在欺骗他，居然布置了什么灵堂，买了假骨灰盒，真是一对糊涂男女。

他立即拨打了王思果的电话，厉声说：“思果，你搞什么名堂？”

王思果已经知道谎话穿了帮，支支吾吾地说：“大哥，我、我不是成心的，是阿琼、阿琼让我这么说的。”

“她在什么地方？”武润宏大声问道。

“我不知道——”

“胡说，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这是在帮她，你是在害她，你明白吗？你马上告诉我，她到底藏在哪里？！”

“我真的不知道。大哥，请你相信我，我现在也正为她担心呢！”王思果几乎带着哭腔。

“好，她一旦再跟你联系，你立即告诉我，不然的话，我先派人把你抓起来，定你个包庇罪，你进了大牢，就懂得法律的无情了。”

王思果连连答应。

“还有，你立即告诉我，你表姐王亚琴的住址！”

“我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不过，我知道她父母的地址，她一定会跟她父母联系——”

武润宏气呼呼地挂了电话，正看到周支队从门口出来，他忙迎上前去，对他说了化验结果，末了，他沉痛地说：“周支队，请别让我退出这个案子，我最熟悉我妹妹的心理和性格，

我会很快找到她的。”

周支队拍拍他的肩膀：“小武，我相信你，局长也同意你继续侦破这起案子。”

吴小倩到达家门口，顾不得用钥匙开门，砰砰地乱叩房门。

武润宏把门打开，只见她泪痕满面地站在门外。

“你怎么啦？”武润宏担心地问，“吃饭了没有？”

吴小倩闪身进屋，气极败坏地说：“润宏，你能不能和国际刑警联系上，让他们把王小波抓回来，他是个骗子——”

吴小倩一下子跌坐到沙发上，抓起武润宏方才倒的半杯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

原来，她方才和王小波通了国际长途电话，欣喜地告诉他自已已经得到了“解放证书”。

“波波，我现在又是自由之身了，我高兴死了。”她不管王小波听不听，一股脑儿地将她如何与武润琼勾结密谋，让她冒名顶替她的哥哥，去做了妇科检查，骗出了离婚证书的事叙述了一遍。讲完后又得意地说：“波波，怎么样，我对你够意思吧？武润宏现在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已经拿到了离婚判决书。”

王小波在那边却听得心惊肉跳。他想不到这个女人比他还卑鄙，他用投其所好的办法，从武润宏那里骗了十二万元的担保费，但他毕竟还和武润宏做了公平交易，把那个傻女人留给了他。

他万万想不到这个傻娘们儿更黑，竟然用这种令人齿冷的方式骗得了离婚的判决。这样的女人，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要！

他打断了吴小倩的唠叨，冷冷地说：“吴小倩，想不到你是这么自私自利，你如此欺骗你的丈夫，还给他弄上个女人的帽子，你就问心无愧吗？”

吴小倩怔了一下：“小波，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王小波冷冷地说：“我的意思是，你能这么冷酷无情地对待你的第一任丈夫，你也能如此对付你的第二任丈夫，我可不想做那个倒霉蛋！”

吴小倩此时仿佛才明白过来，大声说：“小波，你别没良心，我这一切还不是为了爱你！”

王小波却并不买账：“吴小倩，我可承担不起你这种可怕的爱，你饶了我吧！”说完，他啪的一声放下电话，任吴小倩怎么拨打，他再也不接了。

武润宏苦笑了一下：“小倩，你才知道他是个骗子？恐怕已经晚了。”

他对妻子说了自己去调查房子的事，痛心地说：“他是个骗子，骗了你的感情，又骗去了咱们的房子，他这次去美国进修，压根就没准备回来，所以才找我担保。如果一年后他不回来，咱们的房子，就得拍卖给国家教委了。”

吴小倩先是听得目瞪口呆，然后扑到武润宏的怀里失声痛哭。

“润宏，我对不起你，你杀了我吧。我欺骗了你，一心一意爱那个骗子，我还和润琼一起，冒充你的名义，去骗来了离婚……”

武润宏苦笑着说：“我都知道了。小倩，我知道你是上了当。可我不明白，你是怎么说服润琼的，她居然也帮你来骗自己的亲哥哥？”

吴小倩抽抽咽咽地说：“不是我的主意，是她帮我想的主意，她说咱俩的性格是牛和琴的关系，在一起只能互相误会、互相折磨。她说她有办法帮我离开你。润宏，请你相信我，我尽管有点三心二意，可我还是爱你的。我不想那么做，可润琼说：‘嫂子，没事的，我哥哥那人我了解，他不会和你闹的，’



他只能默默咽下这口气。”

武润宏边听边皱紧了眉头。他明白了，妹妹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帮吴小倩离婚，就是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让哥哥家里的后院起火，顾不上侦查她的荒唐的违法犯罪行为。

武润宏长叹一声，感慨万端地说：“她真是刁钻古怪呀，连这种主意都敢给你出，连亲哥哥都敢这么耍，我看她快到疯狂的边缘了，这种人，太危险了……”

他推开吴小倩，对她说：“小倩，我得马上出去一趟。你自己把饭热一下吧，我给你留了菜。”

吴小倩抹抹眼泪，惊讶地问：“你去哪里？”

武润宏什么也没说，默默地出了门。

他要马上找到那个王亚琴，也许这个备受妹妹摧残的女孩，掌握更多的重要信息。

吴小倩又被一个人丢在屋里，她呆坐了片刻，自我解嘲地耸耸肩：“哼，我又成了一个孤独的女人啦！”

她又看看房子，恨恨地嘀咕道：“王小波，你这个不得好死的骗子，你骗了我的人，又骗了我的房子，我跟你没完！”

她想了想，立即冲到电话机前，恶狠狠地拨动了一串号码……

5

武润琼的两片巧嘴加上魅惑的眼神，不一会儿就把王馨娟催眠了，对她的话几乎是确信无疑了。

“馨娟，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咱们平平静静的教书匠生涯，也会有人找上门来，破坏这种安静。”

王馨娟瞪着一双牡鹿一样无邪的大眼睛，静静地听着。

“那天我去银行存款，突然有人凑上来，神秘兮兮地问我

想不想发财？”

武润琼已经吃饱喝足了，接过王馨娟递上来的手巾，优雅地擦擦嘴角，信口开河起来。

“馨娟，你说，平常的凡夫俗子，哪有不想发财的？那个人就像个催眠大师一样，死死盯住我的眼睛，我就被他的魔法摄住了灵魂，不由自主地点点头。那人就说：‘如果你想的话，就跟我来。’我当时居然就非常听话地跟他走了出去。”

王馨娟真是个痴情女子，她不但不怀疑“丈夫”的讲述，还用自己少得可怜的社会知识给他拾漏补遗。

“哎呀，我知道了，你一定是中了迷魂烟了。我从晚报上看到，有人接受了陌生人的一支烟，她就迷住了你的灵魂，让你不知不觉跟他走，他会指挥你，把家里的钱拿出来全部交给他。”

武润琼听了她天真幼稚的话，差点喷出笑来。

她想：这个女人真是太无知了，竟然相信那种鬼话，那都是贪心的人为了占小便宜却吃了大亏才编出来的谎言。

可她表面上不动声色地说：“馨娟，他没有给我吸什么迷魂烟，他只是利用了我心里固有的那种贪欲，把我引上了歧途。”

王馨娟忙问：“他让你做了什么？”

武润琼不紧不慢地说：“他把我领到了一个大酒店，进了二楼的一个高级套间。我一进去，就看到有几个人围拢在桌子旁边，桌子上摆了一些小瓶子，还有一些银行存单。”

王馨娟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想尽快听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看到那些小瓶子上，写的是‘退字灵’，心里就有些纳闷。一见我进来，那几个人就出去了。那个领我来的人，让我坐在桌子旁边，开始给我下套子了。”

“他怎么给你下的套子？”王馨娟焦急起来。



“他拿过一张存单，上面只有 50 元的金额。那人说：‘你看见了吧，这是一张小额存单，我只要用这小瓶子里的一种神奇的化学药液，使这张纸上填好的数字化为乌有，你就可以填写上一大笔钱……’”

“他这是什么意思？”王馨娟紧张地追问。

“我当时也不明白，可他也不让我听明白，就拿出了一支钢笔，让我在上面填上五百万的数字。”

“你填了吗？”

“我不填。我说，这是犯法的，涂改了存单，要负法律责任的。我隐隐约约觉得这是一种诈骗行为。哪知道，那个人一听说我不填，就黑起脸来，一拍手，方才那几个人又进来了，手里拿的都是凶器，有人拿手枪，有人拿尖刀，还有一个拿着七节钢鞭……”

王馨娟倒吸了一口冷气：“天哪，这都是黑社会的人吧！”

“你说的对。那个把我领来的男人说：‘今天你填也得填，不填也得填。你看到了，不与我合作，你就走不出这个屋子。’”

王馨娟的脸变了色，仿佛她也在现场似的。

“我一看那个架势，知道自己是掉入了一个圈套，我还在犹豫。那个家伙又说：‘你别怕，只要你填了就没事了，我白道黑道都有人，我保你发财。’我被逼无奈，只好在上面变造了一张定期一年金额五百万元的中国银行定期整存整取存单。”

武润琼说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用一只手捂住了前额。

“那……后来呢？”

“后来他们就放了我，让我回家。我回家后，越想这个事越可怕，我知道我成了人家的替罪羔羊，一旦东窗事发，我就必然受到牵连，于是我的心脏病就发作了。”

王馨娟听得眼睛湿润了。

“那……再后来呢？”

“后来你把我送到了医院，可我万万没有想到，黑社会的人已经监控了咱们家，他们怕我跑掉，一见你去找120，他们也跟上了。在急救室里，医生刚把我抢救过来，一个人就闯了进来，突然掏出了枪，威胁那个正抢救我的大夫说：‘你马上去对他的家属说，他已经死亡！’”

“怪不得，我听医生在路上还说，你能够抢救过来呀！”王馨娟恍然大悟。

“对，是他们用枪逼着医生，医生不得不去对你说谎。然后，他让我闭上眼睛装死，到了火葬场，又把你支开，从那里把我劫持走了。”

因为武润琼得知王馨娟丈夫失踪的前后经过，又知道王馨娟的痴情，所以编起这段故事来，脸不红心不跳，十分圆滑，毫无破绽，把个王馨娟听得心惊肉跳。

“天哪，我就怀疑有人偷了你的遗体，现在看来，那时你还活着？那你为什么不偷偷暗示我，我好打电话报警？”

“你太天真了。凡是让黑社会盯上的人，没有一个跑得掉！报警？他们早就说了，如果我报警，我死不算，你和你妹妹、你母亲一个都跑不掉。”

王馨娟气得双手发抖：“岂有此理！振云，我就不信没人治得了他们！”

“唉，我也这么想过，可我不能拿你的生命来冒险啊——”

武润琼边说边假惺惺地挤出了两滴眼泪。

她此时对王馨娟讲的话，不只是骗这个傻女人，还另有一番用意。

“我被他们劫回去之后，他们立即让我改头换面，不让我再回原单位上班，而是把我调到了敬老院——”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他们想洗钱，通过我的手洗钱，投资公益事业把黑钱洗白。他们让我假装是从南方来的一个大富翁，把他们从银行骗来的钱，先投入敬老院里，然后，再以合法的幌子，重新提出来……”

“原来黑社会还需要把黑钱洗白？”王馨娟喃喃地说。

“对，他们给我下了指示，虽然还可以用范振云的名字去当这个院长，但不许和任何熟人来往。本来他们想给我做易容术，让我完全变得面目全非，不会有任何人识破他们的阴谋。可因为我坚持不做，我说，如果让我易容，我就跳楼自杀。他们没有办法，又急于洗钱，才让我保留了原来的面目。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会把妈妈送到那个敬老院去，咱们又相遇了。”

王馨娟一想起那一幕，眼中立即含满了泪水。

“振云，你忘了，咱们还见过一面，就是在玩具店里，你是不是想给我送个消息？”

听王馨娟这么一说，武润琼一愣。

“就在你出事后的两周之后，我去玩具店，看到了你。”

武润琼知道王馨娟一定是看到了自己的哥哥武润宏，但她马上随机应变。

“那也是他们安排的。为了让别人相信我是另一个人，而不是范振云，他们逼我去和一个女人组成一个名义的家庭。我只好去买玩具，想不到遇见了你，我哪敢和你相认？”

“不过，你坐上车后，还是对我挥了一下手，我一下子就感到那是你……”王馨娟无比激动地说。

武润琼马上顺杆爬地说道：“就因为我和你一挥手，他们回去拷打了我好几天，说我不忘旧情，残忍地在我的胳膊上刺了字。”

她边说边挽起袖子，让王馨娟看上面那个大大的“忍”字。

王馨娟抚摸着那个字，流下了热泪。

“那……你今天是怎么逃出来的？”王馨娟担心地问。

“他们的诈骗事发了，公安局的人正在搜捕他们，他们顾不上我了，我才得以脱身，想回家看看你。”

王馨娟说：“你差点看不到我，他们派了一个女的来杀我，幸亏那女的下不了手，我才活到了今天……”

武润琼不再说话，紧紧握住了王馨娟的手……

6

王馨凤今天一上班，就显得特别高兴，她一边消毒器械，一边哼着歌曲。

宋星月博士查完病房出来，她快乐地迎上去。

“宋博士，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姐夫回来了。”

“什么？”宋星月已经忘记了她姐姐的事，他这些天正为打听武润琼的行踪而忧心忡忡。

“哎呀，您怎么这么健忘？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姐夫的遗体在火葬场失踪了，我姐姐因此得了忧郁症，还让你给治过呢！”

宋星月大夫想起来了。“哦，我、我压根就没忘，只是没对上号。”

王馨娟自从丈夫回家，就高兴得像个小鸟一样。虽然武润琼让她对谁也不要讲自己回来了，说怕黑社会报复他们，她白天也不敢出门，晚上，也让王馨娟帮她化装成一个老妇人后，才偷偷溜出去。

她已经知道了这个痴情的女人为了她扮成傻老太太溜进敬老院的事。

可王馨娟怎么也忍不住把这个巨大的喜悦与别人分享，她

还是告诉了妹妹。

偏偏王馨凤又爱和宋星月博士聊天，就把这个奇异的故事讲给宋博士听。

宋星月边听边万分惊讶。他先前还听说过王馨娟误把武润琼认作她丈夫的事，这个聪明的博士立即觉得这里面有蹊跷。

“小王，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了。我怎么没听说咱们市里有什么黑社会呀？我的学生遍地，耳目众多，从没听人说起过。”

王馨凤也撇撇嘴，表示怀疑：“所以，我才说给你听。我告诉你吧，宋博士，我这个姐夫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就是没有黑社会，他自己也会走邪路。我估计呀，他是和某个女人好上了，为了骗我姐，才编出了黑社会。他那些日子假装得了失忆症，连我姐都不认识了。后来又让一个女人来杀我姐姐，把她吓得逃亡外地。后来呢，我姐姐为了探听他的虚实，化装成老太婆住进了那个敬老院。八成是他又被那个女人甩了，或是怕我姐姐告发他，他才编了这一套，回来骗她。偏偏我姐姐又那么痴情，一点也不怀疑他的动机，还保护他，怕黑社会干掉他呢！”

王馨凤非常讨厌和憎恶那个色情姐夫，因此一点也不相信他的鬼话。

宋星月心里却在不停地划着问号。

“小王，人死不能复生，你姐夫明明在医院里宣告死亡，到了火葬场遗体又不翼而飞，怎么又回家了？我看，是有人想冒充你姐夫，进行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你千万提醒你姐姐，不要太信任那个人……”

王馨凤却笑了：“宋博士，那你倒不必担心，我姐夫一芥草民，谁冒充他干什么？要冒充就冒充个市长省长的，也能有点好处。”

宋星月说：“也许这人不是为了图什么好处，而只是为了

隐姓埋名呢？”

“他才不隐姓埋名呢！他还以范振云的名字，去当了咱们市敬老院的院长。”

“什么？有这种事！那就更不符合逻辑了。如果你姐夫真被黑社会劫持了，他们怎么会放任他在社会上抛头露面呢？我看这里面大有文章。”

王馨凤被宋博士这么一说，也紧张起来，顿时为姐姐的安危担忧起来。

“那可怎么办呀？”

宋星月心里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他对王馨凤说：“咱们这只是一个猜测，你先别对你姐姐说，免得她害怕。”

“那……那我就去报警！”王馨凤说着就要走，“让警察调查一下这个假范振云的真实身份。”

“不，你也别报警，万一他真是你姐夫呢？那多让你姐姐伤心哪！”

“那你说怎么办？”王馨凤没了主意，忽闪着一对大眼睛，焦急地望着宋博士。

“我看，咱们不如这样。今天下午，我正好和一群民间防艾志愿者在大街上作咨询，我就假意说得知那个范振云是个艾滋病感染者，给他去送医送药，探一下虚实。”

“你这么一说，我姐姐不更害怕了？”

“那……我们就装作每一家都去，在你姐姐的那栋楼里，都叩门送传单，送宣传品和安全套，他们就不会起疑心了。”

王馨凤顿时高兴了。“宋博士，人还得多读点书，脑袋才好使。可惜我只念了个中专，我姐姐虽然大学毕业，可她那时候只顾着和我姐夫谈恋爱了，脑子也就是个中专生水平。你可就不一样了，什么事都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办法，我真想和你做一个换头术。”

“别开玩笑。我觉得，潜入你姐姐家的，很可能是个犯罪分子，需要你姐夫的身份来作掩护。”

王馨凤又紧张起来。“宋博士，那你千万好好替我观察一下，现在失踪的人太多了，你看，咱们身边的就有我姐夫，还有武润琼……”

一听到武润琼三个字，宋大夫突然叫了一声：

“天哪，难道会是她吗?!”

第十六章 离婚不离家的悲剧

1

宋星月博士脱口说出了一句话，引得王馨凤莫名其妙。

“你说的她是谁？”

宋星月博士却又一下子闭上了嘴。他在心里说：“宋星月呀宋星月，你可真是太荒唐了，怎么什么事都往武润琼身上联想？难道你不觉得自己太异想天开了吗？这可不是一个医学工作者的科学态度。”

宋星月十分羞愧，竟然红了脸。

他是一个自律性极强的人，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他一向自视为理性主义者，不妄断任何事情，因此，对于心中闪过的这个念头感到非常内疚。

“小王，我只是一个念头而已，你不必问了。这样吧，下午，你带我去你姐姐家。”

“为什么我也得去？”

“以防你姐姐不给我开门，她现在可能会拒绝一切人进家门。”

可是说来奇怪，他越觉得这个念头荒唐，就越是挥之不去。就像我们非常讨厌一首歌的旋律，觉得十分难听，可过了一會兒，就会不知不觉地哼出来一样。

下午，宋星月带着几个“防艾”志愿者到了王馨娟家所住

的那栋楼，这个念头几乎主宰了他。

他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一些习惯比较了解，知道他们大多隐姓埋名，逃避熟悉的亲人和朋友，就为了可以平静地生活。

那么，武润琼很可能就是冒充了范振云而隐身于人海之中，只是屡屡被他的妻子王馨娟发现，才上演了一出闹剧。

到了王馨娟的家门口，他派其他自愿者到别人家发送传单，自己和王馨凤叩响了她姐姐的家门。此时，已经断定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了。

他为此而激动不已，觉得真是冥冥之中有神祇，把他引导到一个最需要帮助的患者的身边，他有一种教父找到了虔诚的教徒的喜悦。

王馨凤叩门后，门里的人果然很戒备。只听王馨娟紧张地问：“谁呀？”

王馨凤看了一眼宋星月，低声说：“宋博士，你可真有先见之明。”

她旋即又提高了声音：“姐姐，是我，小凤！”

王馨娟万万没有想到妹妹会登门，她慌乱地看了一眼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武润琼，低声说：“小凤来啦。”

武润琼认识那个饶舌的小护士，站起身来想躲避开。

王馨娟却说：“没事，都是自家人，你不见她，她会挑礼的。你失踪时，就是她陪着我跑火葬场的。”

武润琼不快地说：“你把我的事都告诉她了？我不是不让你对任何人讲嘛！”

王馨娟抱歉地一笑：“我想小妹又不是外人，她也不会害咱们。”

武润琼没词了，可心里却仍然很紧张。

她知道现在多见任何一个人都会节外生枝。

可王馨娟的话，她又无法反驳，只好听任她打开了门。

王馨凤看见了姐姐，忙解释说：“姐，我们到附近发材料，正好路过这儿，宋医生想看看你好了没有，我就带他来了。”

王馨娟一见宋医生，脸上就有些不自然，她勉强点点头向他笑了笑。

武润琼一见宋医生，脸色顿时大变，她匆忙站起身来，想往卫生间里躲避，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宋星月在王馨娟一打开门的刹那间，就已经瞄准了屋子里的这个男人，他此时大步流星地迈进来，惊喜地说：“哎呀，小武，我可找到你了！”

此时，这位热情的医生忘了一切，眼中只有自己的患者。他上前拉住武润琼的手，上上下下打量着。

“怎么样，恢复得还好吗？你这一失踪，可把我害苦了，你的情侣王思果给我寄了一颗炸弹去，差点要了我的命！”

武润琼冷不防被他抓住了手，又听他说出一大串话来，顿时又惊又怕，她忙把手从宋星月的手中抽出来，尴尬地说：“这位先生，你认错人了吧？”

此时，王馨凤也凑上前来，她对武润琼太熟悉了，马上就顺着宋星月的话说下去。

“哎呀，小武，原来是你和我姐开这么大的玩笑哇！那天接炸弹时，我也在场，把我的魂都吓掉了。”

“馨娟，难道真的有人长得和我如此相似吗？那个、那个什么小武？”武润琼忙向王馨娟求援。

王馨娟此时正不知所措，听她这么一说，就想起了自己错认过丈夫的事。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妹妹和宋博士肯定把你当成另一个人了，那人是他们的患者。你刚失踪的那些日子，我去医院，也把她当成你给错认了。”

武润琼故意做出一副天真的样子：“真有这种事？那我哪

天还真得去认识一下这位小武，和他认个干兄弟呢！”

王馨娟说：“那人是个女的，只不过有易性癖，喜欢女扮男装。”

武润琼听她如此述说自己，脸上不由得火辣辣的。她忙说：“馨娟，快给客人倒茶。小凤，你可是越来越漂亮了。”

她知道王馨凤讨厌自己的色鬼姐夫，就故意这么说上一句，同时递上一个风流的眼风。

王馨娟拿开沙发上的毛巾被，请宋星月坐下，又去冰箱里拿来了可乐，给他喝。

宋星月因为没见过范振云，不会比较，所以他觉得这就是武润琼。他给她动过手术，对她的形体非常熟悉，所以，他的眼睛一直不放松地打量她。

武润琼被他的目光看得心里发毛，就没话找话，想分散他的注意力。

“哎呀，你还拿着这么多书？”她随手去翻，正好给了宋博士借题发挥的机会。

他指着那些书说：“这都是有关预防艾滋病的书籍，我就是给那个叫武润琼的人带的，她的病情发现的早，如果治疗及时，会控制住病毒，延长生命的。可惜，我还是认错了人哪！”

他边说边观察武润琼的表情。武润琼却不敢和他对视，只装作看书，把头深深埋了下去。

然而，就是这个举动，让宋星月心中一跳。他在心里说：“就是她！”这个动作，作为她的主治医师，他是太熟悉了。

自从武润琼缠着他做手术那天起，他和这个奇异的女孩打过无数次交道，进行过多次长谈，每当她想回避什么话头的时候，她都是这样低下头去。

宋星月为自己的发现而大为惊喜。

可他知道，自己不能揭穿这个秘密，否则，武润琼将再次

消失。

于是，他对正和妹妹说话的王馨娟说：“王老师，你丈夫长得和我那个病人太相似了。不过，我仔细看看，还是有区别。对不起，我太冒昧了，也是我关心我的患者太心切。范先生，请您多谅解。”

听他这么说，王馨娟很高兴，她含情脉脉地看着失而复得的丈夫，骄傲地说：“没事，那个小武也长得挺精神的，我都认错了人呢！”

王馨凤一听，气得嘟起小嘴：“姐，你可真肉麻，你这么夸老公，也不怕失了身份？”

王馨娟羞涩地笑了。然而，善良的她怎么也想不到，宋星月这次来访，会在她的家中引起一场风波，她自己又将面临着

一场凶险。

王馨凤和宋星月又和这对“夫妇”谈了一些闲话，宋星月就告辞了。

王馨娟还留妹妹在家里吃饭，但王馨凤没同意。

送宋星月出门时，因为他还如此抬举她，且替她打圆场，武润琼着实有些感动，热情地约他常来玩。王馨娟从她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东西，心中不由得一怔：“丈夫为什么对一个陌生人如此热情？”

2

王亚琴坐在公安局刑警支队的办公室里，心中十分忐忑不安。

她不知道刑警为什么把她带到这里来，她平生还是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

尤其是她看到对面坐的人，正是武润琼的哥哥武润宏时，

心里就更加害怕了，她想起了武润琼和自己喝毒酒的那一幕，生怕逃不掉干系。

武润宏是根据王思果提供的地址，和大刘一起找到王亚琴父母在农村的居所。但他怕自己出面引起王亚琴的怀疑，就让大刘一个人进去把她传到了刑警支队。

讯问时，大刘一定要他参加，他考虑了半天才答应了。此时，他和大刘坐在王亚琴的对面，由他负责询问，大刘作记录。

“王亚琴，是你把武润琼火化之后，才通知王思果去取骨灰的，对不对？”

武润宏按照王思果的话，询问道。

王亚琴却“呼”一下站起身来，惊叫道：“什么，火化？什么骨灰？怎么，润琼她、她没有抢救过来？”

武润宏没想到她反应这么强烈，但从她的话中，他听出了岔头。

“你请坐下。那么，是王思果说的不对啦！你并没有火化武润琼？”

王亚琴又慢慢地坐下去，用手捂住了脸，她此时最不愿提的就是那一幕。可她知道，自己必须对武润琼的哥哥说清楚。

“大哥，我没有火化润琼，是她自己选了那杯毒酒，喝下去之后，我想救她，她又不准，只让我找我表弟王思果来处理。我、我没想到，她、她没有抢救过来呀！”

王亚琴手足无措的样子，让武润宏大为生疑。

“你详细说说喝毒酒的前后经过，不用着急，一点点说……”

王亚琴看到武润宏的态度很和蔼，更为害怕。她想：武润琼已经死了，谁能证明是她下毒想毒死我，而她自己不幸服下去了呢？

她开始流泪，语无伦次地说：“大哥，我没有害润琼，是她一直霸占着我，你也许不相信，因为她是个女人，我也是女的……”

大刘听到这里，惊讶地扬起眉毛。武润宏忙说：“你不用说那些事了，只说说那天喝酒的事就行了。”

王亚琴却还想解释：“我不说以前的事，就说不清喝毒酒的事呀！”

武润宏的脸红了，忙说：“大刘，我看，还是你问她吧，我、我回避一下。”

他不忍心听着别人揭妹妹的隐私。大刘同情地点点头，说道：“好，你走吧，我单独问她。”

他很通情达理地放下了笔，不再作记录。

看着武润宏走了出去，王亚琴果然不那么紧张了，可说话还是语无伦次。

“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的经历太奇特了，说出来也没人相信我是无辜的。现在她又死了，警官，可不是我毒死她的呀！”

王亚琴把双手紧紧绞在一起，藏在桌子下的双腿，不停地发抖。她断定武润宏是为了妹妹的死，追究自己的责任来了。

大刘说：“你不用紧张，只要你说的是真实的，就会有人相信。”

王亚琴说：“我知道润琼有个哥哥在公安上，她也动不动就说：‘你别想逃出我的手心，你去报警吧，我哥哥就在公安局……’所以，我才不敢报呀！”

她说到伤心处，流下泪来。

大刘只好安慰她：“你不用担心，她哥哥不是出去了吗？你有话可以和我说。”

王亚琴听了这话，情绪又好了一点，她理了理额前的头

发，开始讲述武润琼逼她喝酒的那一幕。

大刘又开始记录，边记边在心里想：这个武润琼可真有意思，她明明没有下毒，却如此吓唬这个胆小如鼠的女孩，她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呢？

王亚琴边说边哭，她又回忆起那生死攸关的一瞬间，想起了自己害怕喝下毒酒，也不希望武润琼喝下去的情景。

“您不知道，我当时真是太可怜了。我不想死，我还有父母，他们在贫穷的农村生下我，我还没有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我还有弟弟，他正在上大学，需要资助。可我也不希望她死，我知道，她一死，我也就完了，我根本就别想说清自己了。”

3

晚风轻轻吹动着白纱窗帘，窗前的茉莉花散发着幽幽的暗香。

吴小倩自己独坐在窗前，望着小巷里人人归心似箭地往家里赶，惟独自家的人不见踪影，心中升起一股怒意。

这几天，她每天回到武润宏这里来往。可一连几天，武润宏总是半夜十一二点才回家，那时她已经睡了，早上她还没睁开眼睛，他又没了人影。

吴小倩本来想好好和他谈谈心，可武润宏如此来无影去无踪的，她一肚子话没处说，慢慢就积成了满腔怒火。

王小波那个骗子固然可恨，骗去了她的心，可她同样恨武润宏。如果不是他整天忙得像个大头鬼，她能让王小波介入吗？

吴小倩觉得，自己的婚姻不幸，全是武润宏一个人的错，而王小波对她的始乱终弃，让她在看清了婚外情的虚伪之后，

她开始恨所有的男人。

因此，她决心离婚不离家，回来好好报复一下武润宏，让他知道：她吴小倩不是好惹的！

怀抱着复仇心理的吴小倩，却等不到对手。武润宏正因妹妹的案子忙得焦头烂额，根本顾不上管她，而吴小倩又觉得这是他故意冷落自己，对他就更加仇视了。

她方才又给王小波打了一个电话，他一看是她的号码，干脆就不接电话了。

吴小倩气得要命，干脆拨打武润宏的手机，向他发泄满腔的怒火。

武润宏正在看大刘讯问王亚琴的笔录。

他看着上面清楚地记录了武润琼耍戏王亚琴，故意用莫须有的毒酒折磨这个可怜的姑娘时，他不禁义愤填膺。

“大刘，武润琼这样做，明明是想让王亚琴替她作伪证，幸亏咱们找到了那两个酒杯，不然，还真让她蒙混过去了。”

大刘点点头，说：“那个王亚琴可吓坏了，觉得武润琼已经死了，自己有投毒之嫌，根本说不清……”

武润宏说：“我这个妹妹，从小就精灵古怪的，总爱恶作剧捉弄人。”

大刘说：“我已经查到了骗子刘金相的真实情况。他原来是省里一家银行的小职员，因为涉嫌贪污，被判了三年，出来后一直不思悔改，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搅在一起，专门干一些不法勾当。据查，那封检举信就是他写的。”

武润宏很吃惊：“什么?! 他明明参与作案，却还写检举信揭发这件事? 这、这太奇怪了。”

大刘说：“是啊，不符合情理，对吧? 不过，你也可以这么想：他自以为自已潜逃在外，咱们找不到他，而他揭发范振云，很可能是丢卒保车。”

武润宏想了想，觉得他说得颇有几分道理。“刘金相可能逃到哪里去呢？”

大刘说：“据说逃到了哈尔滨，咱们周支队与那里的刑警支队联系上了，密查他的行踪，进行布控。”

两人刚说到这里，电话响了，大刘接听后，交给了武润宏。“你接吧，是嫂夫人的电话。”

武润宏接过来，只听吴小倩怒气冲冲地问：“武润宏，你怎么还不回家？”

武润宏一听她的口气，就知道她又要寻衅，便忙开玩笑道：“回家？你在家呀？那我怎么敢不回呢！不过，今天我们正在处理一个棘手的案子，晚上要加班。”

吴小倩一听就火冒三丈，她尖声说：“武润宏，你别不识好歹，我不追究你的过去，主动回家，你倒端起来啦！你是不是觉得王小波骗了我，我就再也没处去了，只能老死在你的身边？哼，你可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大刘见武润宏脸上有些尴尬，知道他又有了麻烦，自己在场不方便，就抽身走了出去。

武润宏这才故意幽幽地说：“小倩，你这是怎么啦？怎么自己贬低自己呢？明明是你不要我了，把我豆包不当干粮给扔了，又手眼通天地弄来了一张离婚判决书，怎么反倒是我的不是了？”

吴小倩冲动地叫道：“武润宏，你少冷嘲热讽的，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你以为离了婚就可以摆脱我了？我告诉你，你别做梦，我要和你离婚不离家！把这些年你欠我的感情债，全讨回来！”

武润宏听了好气又好笑，他仍然笑着说：“好吧，随你的便吧。我的复仇女神，你不离家就不离家，我保证让你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好不好？”

吴小倩厉声说：“你少耍贫嘴！这回呀，我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说完，她猛然把电话扣上了。

武润宏对着话筒苦笑道：“真是敌友不分，王小波欺负了你，倒来找我发火。你不离家吧，过些日子房子没了，看你上哪儿住去？”

他一想到王小波的骗术，将使他们夫妻为此而丧失居所，不由得就皱紧了眉头。

4

一回到医院，宋星月就把王馨凤叫到了办公室，紧紧关上了房门。

“小王，有个事，我必须和你好好谈一谈。”

王馨凤从未见过他神情这么严肃，不由得紧张起来。

“宋博士，怎么啦？”

“小王，你姐夫，也就是那个‘范振云’不是别人，就是武润琼！”

王馨凤吓得差点跳起来。“你说什么，宋博士，你方才不是说认错人了吗？”

“哎呀，我方才不得不那么说，好稳住她，不然她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们想帮助她又没地方找人去了。”

王馨凤却摇摇头：“不对，宋博士，那人肯定是我姐夫。你没看见他那色迷迷的死样子，开口就说我长得更漂亮了，一听那话，我就断定是他，别人没那德性！”

宋博士说：“你别忘了，武润琼也认识你，你特护了她好长时间，她那么说你，也在常理之中。”

王馨凤还是不相信宋博士的判断，她摇摇头，说：“宋博

士，这事咱俩都没有发言权，只有我姐姐最知道他是真是假，毕竟他们是夫妻呀！”

宋星月说：“那好，你就把你姐姐叫来，让她说一说，这个范振云的前胸是否和正常男人一样？”

王馨凤见他那副认真劲儿，“扑哧”一下笑出来，她回忆起手术时，宋博士的话。

“哎呀，你还说呢，你记不记得你当时对我们说过：经过你的手术不会留下任何伤疤，你的变性宝贝以后就是光着脊梁干活，也不会被人看出来？”

宋博士说：“我这话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知情的人看不出手术的痕迹，如果知情者，怎么也能看出来呀！”

王馨凤这才点点头：“那……也许这就是识别她的惟一的方法了。”

宋博士又说：“再说了，她的变性手术只进行了一半，除了前胸之外，她还是女儿身，只要你姐姐……”

因为王馨凤是个未婚姑娘，他不好再说下去。

王馨凤也红了脸，她低下头说：“我可以去问我姐姐，可武润琼为什么要冒充我姐夫呢？”

宋星月说：“首先，因为她在医院里曾被你姐姐错认，她知道自己和你姐夫很相像。第二，她又得知你姐夫的遗体在火葬场失踪了，有了这两条，她就可以大胆冒充了。但是，至于她为什么冒充，我想：一个是因为她身染艾滋病毒，急于隐姓埋名；另外的原因嘛，我就不好说了……”

王馨凤听宋星月分析得头头是道，吓得瞪圆了眼睛。

“宋博士，你这么一说，可真提醒了我。如果真是武润琼，那就太可怕了，她盯上我姐姐，因为她有同性恋倾向……”

宋博士说：“这正是我不好意思说的。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是把你姐姐立即调出来，千万不能再迟疑了！你别忘了，润

琼还是个艾滋病毒感染者，你姐姐和她在一起，有很大的危险性。如果……”

宋博士不好再说下去，而作为护士的王馨凤已经明白了一切，她呼一下站起来，就要往外跑。

“哎，你去哪里？”宋星月叫住她。

“我去打电话，让我姐姐出来一下。”

“你就在我这里打吧，那边人多嘴杂。”

王馨凤点点头，操起了电话，拨通后，正是王馨娟接的。

王馨凤急促地说：“姐，你能不能马上出来一下，我有特别紧要的事，要跟你说。”

王馨娟正在和武润琼讲宋医生为她做心理治疗的事，听到小凤的电话，有些奇怪。

“什么事呀？你方才怎么不说呢！”

王馨凤说：“姐，我当着范振云，有些话不好讲，你千万马上过来，到医院来，我跟宋博士等着你！”

王馨娟下意识地看看武润琼，只好说：“那好，我跟你姐夫说一声就去。”

她放下电话，见武润琼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她，便说：“这个小凤啊，就爱风一阵雨一阵的，非让我去医院一趟，正好，我也出去买点好吃的。你别着急，我打的去，很快就回来。”

武润琼已猜出王馨凤招王馨娟出去，无怪乎是怀疑她的身份，她故意装作不在意的样子，打了个哈哈。

“好吧，毕竟是亲姐妹，总要有些悄悄话，你快去快回吧！”

王馨娟一出门，她就像只猫一样，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拨通了王思果的手机。

“傻果果，情况怎么样？”

王思果听到她的声音，忙问：“润琼，你没事吧？哎呀，



他们一遍遍地审问我，就是怀疑你没有死，有一个刑警还把那个骨灰盒拿走了。”

“什么，你怎么能交给他？”武润琼意识到大事不妙。

“我不给，他偏偏要拿。”

武润琼沉吟了一下：“思果，你马上来一趟，我有事和你商量。我现在住的地方是英才中学宿舍楼三号楼二单元，三楼西户。”

5

武润宏和大刘接到了周支队的指令，让他俩迅速去哈尔滨，那里的刑警同行已经将刘金相抓捕在押，让他们去押解回来归案。

他和大刘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把刘金相押回来了。

回到家里，武润宏本来想放松一下，也和吴小倩好好聊聊天。可一推开门，却发现吴小倩已经不在家了。

他有点着慌，立即往岳母家打了个电话。

老太太一听到他的声音，就很激动地说：“润宏啊，你可回来啦！你快来看看小倩吧，她这几天回到家里，不吃也不喝，痴痴呆呆的，我怕她是病了。”

武润宏说：“妈，你别着急，我马上就过去。”

他下楼发动了车子，直奔岳母家。中途在一个小超市下了车，他知道吴小倩爱吃一种“纯酸奶酪丹”，就买了十几袋，放到车斗里。

岳母见他来了，用手指指吴小倩紧闭的卧室门，轻声说：“她把自己关在里面，已经三天了，谁叫也不开门，在里面胡言乱语。只是等我们休息了，她才出来，样子好可怕。”

武润宏说：“怎么会这样？我走时，她还好好的。”

岳母说：“唉，都是王小波那个骗子，他害了倩倩。我从她自言自语的话里，得知了一些情况。润宏啊，你是个仁义的孩子，别计较她的过去，人都有走错路的时候。”

武润宏刚想说话，只听吴小倩又叫起来。

“王小波，你不得好死！你在美国又有了新欢了是不是？哼，我要抓住你，把你撕成两半！”

武润宏忙过去叩门，大声说：“倩倩，你开开门，我是润宏啊！”

吴小倩却叫道：“滚开！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武润宏说：“倩倩，你别耍小孩子脾气，你已经三天没吃饭了，妈妈担心你的身体！”

吴小倩又说：“谁是谁的妈妈，谁是谁的孩子，我没有妈妈，我没有亲人——”

岳母听得流下了眼泪，武润宏却变了脸色。

“妈妈，我觉得她真是病了，咱们得设法打开门，送她去医院检查一下。”

岳母说：“可是，她把门从里面锁上了，咱们有钥匙也打不开呀！”

武润宏情急之中，让岳母闪开，飞起一脚，踢开了房门。

房中，只见吴小倩披头散发地蜷缩在床上，痴痴呆呆地样子，目光散漫，一副病容。

武润宏过去拉起她的手，她却惊恐地甩开了。

“别碰我！你又到哪里去找女人了？我知道，你们男人全三心二意，没有一个好东西！”

岳母见到女儿这副模样，顿时老泪长流。

她用手梳理着女儿的长发，哭着说：“小倩，你这是怎么啦？”



武润宏不由分说，抱起了吴小倩，向门外走去。

“妈妈，我得带她去医院。”

武润宏先把妻子送到了急诊室，为她输了一些营养液，又带她去了内科。

一个老医生认真为她做了检查，然后对武润宏说：“你妻子患上了轻微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她近期是否受过什么强烈的刺激？”

武润宏点点头，问道：“大夫，这种病如何治疗？”

老大夫说：“应该立即到精神病院住院治疗，与外界隔离。否则，她随时都可能发生自虐和伤人行为。”

岳母也和武润宏一起到了医院，听到这些话，又开始流泪。

“天哪，女儿得了精神分裂症，这、这可怎么办哪？”

武润宏安慰老人，说道：“妈妈，你别担心，不论小倩得了什么病，我都不会抛弃她。”

岳母揉着泪眼，说：“润宏，你是个真君子。她已经和你办了离婚手续，你完全可以不管她的……”

武润宏苦笑着摇摇头说：“妈妈，那只是一张纸。再说，是小倩单方面办的，我并没在场。”

“什么，你没在场，她就办了离婚？这个孩子，怎么这么神大鬼大的呀！”

无论母亲和丈夫说什么，吴小倩已经听不懂了，她只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痴痴地坐着，兀自嘀嘀咕咕。

武润宏看到活泼可爱的妻子一下子便成了这样，泪水也涌上了眼眶。

当天，他把吴小倩送进了精神病院。

他和妻子道别时，吴小倩竟然毫无反应，她已经不认识自己的丈夫了。

王馨凤在医院的门口走来走去地等待着姐姐，真有度秒如年的感觉。

大约半小时之后，王馨娟才从出租车上跳下来，王馨凤见了她，急忙迎上去。

“小凤，你干吗心急火燎地找我？你拿你姐姐当狗溜哇？”

王馨娟不快地翻了妹妹一眼，跟着她进了医院走廊。

宋博士为了她们姐妹俩说话方便，主动躲了出去，王馨凤就把姐姐带到了他的办公室。

王馨凤一进屋，就把门从里面锁上了。

王馨娟叫道：“你干什么，神秘兮兮的？”

王馨凤却不回答，而是像审犯人一样地盯住了姐姐。

“姐，你跟我说实话，你真的以为那个范振云，就是我姐夫吗？”

王馨娟不快地说：“小凤，你大老远把我叫来，就为了问这个？”

王馨凤坐到姐姐身边，焦急地说：“姐，我知道你和范振云感情很深。自从他去世，你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可我是你妹妹，我有责任提醒你，你可不能感情用事啊！”

王馨娟知道妹妹是在怀疑她，脸有些红了：“小妹，你管得也太宽了吧？你的言外之意，不就是说，我因为失去丈夫，寂寞难耐，才把别的男人误当成你姐夫领进家门吗？哼，就算是那样，你也管不着。”

其实，王馨娟从这个假范振云一出现，她就知道他不是自己的丈夫。知夫莫如妻，她何尝会迂腐到那个地步？

可是，这个长相酷似自己丈夫的人，引起了她莫名其妙的

爱恋，她愿意将错就错，和他相依相伴。

她甚至觉得，这个假范振云比自己的丈夫还可爱。

丈夫只是个中学教师，每天和粉笔沫作业本打交道，慢慢地磨平了棱角，降低了水准，封闭了自己的世界，变得平庸起来。

而这个假范振云，却风流倜傥，幽默优雅，比自己那个只知道 ABC 的丈夫强了十倍还要多。

因此，王馨娟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揭穿他的谎话，自己乐得享受这个美妙的误会带给她的乐趣，以弥补失夫之痛。

这一切，她自然不好和比自己小又没结婚的妹妹说，只好赌气拿话搪塞她。

王馨凤虽然小，一听姐姐的话，也还是明白了内情，不由得更为姐姐的痴情而焦虑。

她抓住姐姐的手，摇晃着说：“姐姐，不是妹妹爱管闲事，破坏你的幸福。这个假范振云太危险了，你一定得立即离开她。”

王馨凤是个急性子，说话爱省略过程直奔结果，这就更引起了姐姐的不满。

“你还知道顾及到我的幸福？那就不要乱下结论，你凭什么说他是危险分子？”

王馨凤说：“姐，她就是那个在宋医生这里变性不成功的易性癖患者。她有男人情结，总以男人自居，她盯住你，就是想和你搞同性恋。”

王馨娟听到“同性恋”这三个字，“扑”一下子笑出来。

“你别瞎说，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他晚上睡觉就到你姐夫的书房里去，说是他被黑帮绑架时，患上了失眠症，怕打扰我的休息……”

“哎呀，姐姐，你可真傻。这正说明她不是个男人，怕你发现了她的秘密。”

王馨娟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小凤，你一个姑娘家，不要说这些轻浮的话。”

王馨凤叫起来：“姐，你还像咱妈似的老封建，你别忘了我是学医的，我什么都比你懂得多。姐，我这么急如星火地叫你来，就是怕你被她迷惑了。我告诉你吧，她不仅有同性恋史，还吸毒，最可怕的是，她染上了艾滋病毒……”

王馨娟根本不相信妹妹的话，她揽住她，说：“小妹，好啦，好啦，你别又犯了职业病。就算他是个女的，我也不在乎，反正只要他像你姐夫，我每天能看见他，就知足了。你别想剥夺我这最后的一点幸福……”

她已经被武润琼迷住了，就像武润琼当初诱惑王亚琴一样，这几天，武润琼使出浑身解数，抖擞她的全部魅力，俘获了王馨娟那颗又寂寞又痴情的心。

王馨凤见姐姐不听她的劝告，只好操起电话，把宋博士从值班室里叫回来。

“宋博士，我姐姐不相信我的话，还是你亲自跟她说吧。”

宋星月见了王馨娟，把武润琼从做手术开始，到她发现自己染上艾滋病毒逃离人群的过程，详细讲给了王馨娟，最后诚恳地说：“王老师，武润琼是个艾滋病毒携带者，和她在一起非常危险，你别再犹豫了。你应该知道，艾滋病是一种超级绝症啊！”

王馨娟听完宋博士的话，吓得面色如土，不知如何是好。

“可是，我、我怎么和她说呢？她、她曾经派人去我那里投毒，我当时就吓坏了，幸亏那个女孩子没有最后动手，只是把我从家里赶走了。现在看来，她就是想把我赶走之后，在我家里藏身……”

宋星月说：“你可以暗示她，你已经知道了她是谁，而且，如果她对你进行性骚扰，你千万别让她得逞，你知道吗？艾滋病毒就是通过同性恋等不洁性行为传染的……”

王馨娟红着脸，点点头。“我记住了，宋博士，谢谢您，这么关心我。小妹，方才姐姐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

王馨凤说：“姐，我看你干脆把她赶出去，她赖在家里，早晚是个事。”

宋星月却说：“如果她不骚扰你姐姐，让她借住几天也无妨。我再去做她的工作，让她去大医院治疗。”

正当这三个善良的人在那里商量着如何处理那个假范振云时，武润琼也在和王思果商量对策。

武润琼问王思果：“思果，你上次弄了炸药，为什么没有炸死宋星月？”

王思果咧着大嘴说：“咳，是我那个表弟糊弄我不懂，他没有给我装引爆装置，幸亏没炸，现在看，宋大夫是个好人。”

武润琼却阴森森地说：“就是这种好人才讨厌呢！他太爱管闲事了，今天又找上门来，告诉王馨娟，说我不是她丈夫！真是可恶，我的计划就要让他给搅了。”

“那……你是什么意思？”王思果傻乎乎地问。

“你能不能再给我弄个炸弹来，这回要弄个能响的。”

王思果问：“你还想炸死宋星月？”

武润琼说：“炸死谁你就别管了，你只管去弄，三天之后，交给我！”

王思果胆怯地说：“润琼，不行啊，炸死人要偿命的。上次我炸宋星月，虽然没炸死他，可他们医院保卫科的人还要起诉我，幸亏宋大夫没有计较我……”

武润琼不耐烦地说：“果果，你能不能少说几句！我的事不用你管，你只去做好我让你做的事，就行了。”

王思果想了想，说：“好吧，那我还得找王亚琴的弟弟，这次，他骗不了我啦！”

7

从医院和妹妹分手，王馨娟觉得自己的身体里仿佛有什么东西被抽空了。

她在大街上东游西逛，盲目地走着，对家充满了恐慌。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爱上了一个女人，一个患有易性癖的女人，这个事实让她像吞了一个苍蝇一样极度地恶心。

然而，一想到武润琼那张酷似自己丈夫的脸，和比丈夫更有魅力的谈吐，她的心中又泛起了莫名的爱恋。

她就这样在矛盾的心情中备受煎熬。

傍晚，当她不得不回家时才打起精神，在一个小超市里，胡乱买了几种菜和几种副食品，回到了家里。

武润琼早就在等着她的归来。

今天下午，她心惊肉跳，不时从窗口向王馨娟回来的路上张望，没等到王馨娟，却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

她看到，在这条小路的尽头，有一辆面包车，一直停在那里。

而在她的住所周围，又有几个人莫名其妙地来回走动。

这些人引起了她的怀疑。过一段时间，她就向那个面包车望上几眼，心里盘算着：是不是王思果来找我，引来盯梢者呢？

她的心里慌乱起来，知道自己的行踪肯定是暴露了。

她急忙给王思果打电话，问他来时是否有人跟踪。王思果粗心大意，哪里说得清？

武润琼关上手机，开始考虑着怎么脱身。

就在此时，王馨娟回来了。

藏在门后的武润琼，一下子就扑向她，双手把她的喉咙紧紧卡住。

她把王馨娟拖到屋里，低声说：“是不是你报了警？外面为什么有这么多可疑的人？”

王馨娟被她的突然袭击吓坏了，忙摇着头，含混不清地说：“不、不、不是……”

武润琼又问：“那这么长时间，你去了哪里？”

王馨娟被她掐得直翻白眼，仍含糊不清地说：“在……在大街上……闲逛……”

“你妹妹找你说了些什么？是不是让你去公安局揭发我？”

“不、不……是。揭发你……有什么……用？”

王馨娟还算聪明，她知道自己的生死就悬于这一瞬之间，尽管被卡得说不清，还是要说话。

“他们说，你、你很可怜，让我……好好……对待你，帮你……治病……”

武润琼听了，手稍稍放开了一点。

“他们告诉你，我是谁了吗？”

“告……诉了……”王馨娟喘了几口气，“可我不相信，我知道，小凤对你有旧恨，我不会相信她的话。”

王馨娟这个老实人，在生死关头，也学会了自我保护。

武润琼的手此时完全松开了。

“王馨娟，你的聪明救了你，我现在可以不杀你。但是，你要想永远得救，就帮我从这里安全逃出去，而且，对任何人都不得再提这件事！”

王馨娟忙说：“我不说，我对任何人，包括小凤都不说。”

此时，正在面包车里埋伏的大刘已经耐不住性子了。

他和其他两个刑警是跟踪王思果找到这个地方的。

他们看到王思果一个人来，又一个人匆匆走了，却不能断定武润琼是否在这栋房子里。

于是，就埋伏在附近，准备看个究竟。

与此同时，留在刑警支队的几个刑警正在迅速调查这个教师宿舍的情况。

最后，王馨娟的丈夫范振云的名字跳进了周支队的视线。

他立即打电话给英才中学，打听王馨娟家住在几号楼几单元几室，得到确切答复之后，他让大刘立即去王馨娟家，以请家教为借口，看看这个范振云是否就是那个负案在逃的武润琼。

大刘应声前往，好半天才叩开了房门，只见王馨娟搀扶着一位老太太正要出门。

大刘不熟悉王馨娟家的情况，也没注意那位满脸皱纹的老太太，随口说：“王老师，我是学生家长，慕名来请范老师给我们孩子做一下物理家教。”

王馨娟听了，表情顿时沉寂下来，她指了指墙上的大幅遗像，说：“对不起，范老师早就过世了。”

大刘怎么也没想到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只好讪讪地退出来。

而王馨娟就扶着那位“老太太”下了楼。

大刘回到面包车上，给周支队打了个电话。

“周支队，那个王馨娟的丈夫范振云早就死了。”

周支队问：“他家里都有什么人？”

大刘说：“没有别人，只有一个老太太，大约七十多岁了，走路不方便，还得王馨娟搀扶她下楼。”

周支队听了，指示说：“你们继续监视王馨娟的居所。”

而此时，武润琼已在王馨娟的“搀扶”下，上了一辆出租车。



她挥挥手，让王馨娟自己回家，王馨娟看着一溜烟开走的红色夏利车，心中突然感到像缺了一块似的，疼痛起来。

她一个人又慢慢地往回走，路过那辆面包车时，大刘突然从里面跳下来。

“王老师，怎么你一个人回来啦？你母亲呢？”

王馨娟被他吓了一跳，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大刘此时才觉得自己上了当，二话不说，开起面包车，就向大街上追去。

第十七章 移花接木的游戏

1

这天早晨，坐落在本市郊外的省第二监狱发生了一件怪事，让监狱长几乎不敢相信，可他也不敢怠慢，立即抓起了电话，向省劳改局的领导汇报了这件离奇的案情，并立即通报省公安厅，在公安内部发出传真通报。

这天是探视日，监狱的看守接待了一个姓刘的老人，说他要探视自己的儿子刘奎福。

老人从千里之外的万山县赶来，带着一大包土特产，风尘仆仆的样子，一坐下就唠叨开了。

“同志哇，我得感谢你们替我抓住了我儿子。”

看守一听就乐了，这是他从未听说过的话。有人居然感谢他们抓住了自己的亲人，他便逗老人说下去。

“大爷，您怎么这么说呢？”

老头接着说：“我这个儿子可是有三年没见了。他前几年和人家合伙偷汽车，那几个小子都被抓住了，就我家这个跑了。这一跑哇，可害苦了我，我天天都睡不了个囫囵觉哇！幸亏你们动不动就严打，帮我把他打进了大牢，我一听说儿子被抓住了，这心才放回肚子里哇！”

看守又笑了：“大爷，您老开通，知道遵纪守法，我们的犯人家属要都像你这样儿，就好啦！”

看守说的是真心话，不少家属在犯罪分子作案后，包庇隐瞒，结果纵容了犯罪分子，使自己也进了大牢。这个监狱就关着父子两个人，儿子杀人被判死刑，父亲因包庇罪被判十年徒刑。

“哎呀，我知道他犯的不是死罪，在这里呆着有吃有喝，我也能看上一眼。他逃在外面，没吃没喝的，我是吃一口饭就想儿子，一瞌睡也想儿子呀！”

看守又笑了。“原来你是怕儿子没吃没喝呀，他关在这里是有吃有喝了！”

二人正谈着，探视室的门开了。老头惊喜地站起来，瞪大眼睛望向门口，想必是十分激动。看守见老头面色发红，眼睛也发红，手抓着那个装衣服的包袱，抖个不停。

戴着手铐的刘奎福走了进来，一进门就垂下了头，不敢看老人那热切的目光。

老头此时却像见了鬼似的惊叫起来：“你、你可不是我的奎福！”

看守吃了一惊。老头的话音未落，那个叫刘奎福的犯人猛然抬起头来，叫了一声：“爹，你、你老怎么不认识我啦？”

老汉却用发抖的手指指儿子，对看守说：“同志哇，他不是我的儿子，他、他是谁呀？”

看守在这个监狱里呆了二十多年，还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他见过一些犯人不肯见亲人，见了面故意不认亲人，不言不语地闷坐。也见过有的犯人驱赶来会见他的亲人，说不想再看到他们。

最惨的是一个死刑犯，临死前说要见母亲一面。那位母亲到了监狱，泪流满面地扑向儿子，儿子也扑进母亲的怀里，却死死咬住了母亲的乳头，说他恨自己的母亲，是她教子不严，他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而今天这个场景，却是太不正常了。

看守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只听犯人刘奎福说：“爹，儿子是给您丢人了，您不愿意认我，我也不怪您，只怪我自己不学好，让您老伤心。我、我在这里给您叩头啦！”

老头忙去拉他：“呀，你起来吧，孩子。你别这样，这样子让你亲爹看了，会心疼的。你到底是谁的娃娃，你家住在哪里呀？”

刘奎福被老汉拉起来，已经是泪流满面。他哽咽着说：“爹爹，您是不是受了刺激，得了什么健忘的毛病，我是福子呀，是您的亲生儿子，我家住万山县葫芦头沟大家洼村哪……”

老汉一拍大腿：“对劲儿，我就是万山县葫芦头沟大家洼村哪。可你、你怎么一点也不像我的福子呀？”

刘奎福只好转身向看守说：“我爹爹高血压，我在家时，他就得了健忘症，常常走出去不知道回家，我经常去找他。可我万万想不到，他现在病得这么厉害，竟然不认识我这儿子啦，这都是我的罪呀！一定是我犯了事，刺激了他老人家。”

他一边说，一边抹眼泪，因为刚才扑在地上叩头时，手上沾满了泥土，现在一抹，像个三花脸，看守不由动了恻隐之心。

“哦，是这样。可他是怎么找到这监狱来的，这里离你们家乡万山是有两千多里呀？！”

他又去看刘老汉，只见他摸摸索索，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皮夹子。又打开皮夹里层，从中掏出一个照片，颤微微地递给了看守。

“你看，你看看，我儿子福子长得是大圆脸，大眼睛，高



鼻梁，薄嘴唇，这是他高中毕业那年照的像，不是我不认儿子，他的确不是我儿子……”

看守接过那张小照片。这是一张一寸的照片，上面的人像本来就小，又被这位爱儿子的父亲整天装在口袋里亲近，弄得皱皱巴巴的，根本无法看清。

看守此时就像唐僧辨不出真假美猴王一样，弄不清这两个人到底是父亲有病认不出儿子，还是儿子受了刺激错认了父亲。

有些囚犯一进到大牢里，因为心里有压力，也会精神失常。

刘奎福可怜巴巴地说：“我父亲就有这个习惯，谁不在家，就把谁的照片装到他那个皮夹里，他这个举动真让我心碎……”

他的泪水又流下来。

刘老汉却对看守说：“同志，你快帮我找找我的儿子。他一定在这个大牢里，让我去找吧，我一眼就能认出他来，我这些衣服都是给他带的——”

他扯开包袱，那里有几件新衣服，又肥又大，他抖落开给看守看。

“你看看，娃儿他妈亲手给娃缝的，缝了好几个月，累得都犯了眼病。她记得娃的尺寸，儿子比我还高半个头，他的衣服不好买，你不让我给他送去，娃穿啥呀！”

看守此时开始相信老人了，因为站在他面前的老人虽然六十多岁了，仍高高大大，而刘奎福却只及老人的肩头。再说，老头长得浓眉大眼，大脸庞、高鼻梁，和他口述的儿子长得一样，而面前的刘奎福却是一副书生模样，一看就不是老人的儿子。

他一挥手，让狱警把刘奎福押回牢房，又甩开唠唠叨叨的

非向他要儿子的刘老汉，急匆匆向监狱长报告了这个惊人的事件。

监狱长听了，张大了嘴巴。“什么，会有这种事？囚犯里面还有假货？”

2

深秋时节，北方的天气很凉了。人们已经穿上了毛衣毛裤，街头的树木已是一片金黄。

王馨娟穿了一件羊毛裙，还觉得周身发冷。她从家里出来，骑自行车走出学校大门，王思果就看见了她。等她走出一段路，王思果就像个小偷一样，潜入了她的家。他是奉武润琼之命来消灭这个女人的。

早在前两个月，武润琼就告诉王思果，把炸弹送到王馨娟家的冰箱里，除掉这个知道“范振云”秘密的女人。

王思果一直拖延着，他不想再干这种事。

可前些日子，武润琼不知从哪里又给他打来了电话，威胁他说：“傻果果，你要是想让我多活几年，就得把那个女人处理了。不然的话，我就不能自由，她像个鬼魂一样总缠住我不放。”

王思果思量再三，觉得有理。这女人是个情痴，到处追踪武润琼，让她无法过平静的日子，弄得连他自己也见不到她。为了和心上人相见，这个愚蠢的汉子，又来做傻事了。

他看到王馨娟从家里出来，就潜进楼里，用万能钥匙开了门，把一颗自制的炸弹放进了她家的冰箱。

然后，他从屋里出来锁好房门，隐身在王馨娟家附近的一片小树林里窥视动静。

王馨娟在菜市场转了一圈，只买到一些收秋小黄瓜，罢园

的小西红柿。连秋天最有名的水果香瓜也没有了，她只买到了几个通红的沙果。

这都是母亲闹着要吃的东西。王馨娟一样样买齐了，骑上自行车往家里走，准备做好饭之后，就去接母亲。

自从武润琼从她家里出逃后，王馨娟每天活得无精打采，最后一根精神支柱也倾倒了。

她把母亲又送到了那家敬老院，一到星期天就把她接回来。因为她害怕寂寞，和痴痴呆呆的母亲相伴，也强似一个人苦熬岁月。

她回到家里打开房门，就觉得屋子里有了一点变化。

她记得自己临走时，把厨房门关得很严，她讨厌厨房里的气味，总是随手关门。可此时，厨房的门却是敞开的。

王馨娟一怔，以为妹妹王馨凤来了，便叫道：“小凤，是你吗？”

没有人答应，王馨娟有些惊慌地一步步向厨房里走，想看个究竟。就在此时，她家的电话铃猛然响了起来。

突然的铃声把她吓了一跳，她又从厨房门口跑到客厅，去接听电话。

电话里的一个男声，恶狠狠地说：“是王馨娟吗？”

王馨娟忙说：“是我，请问您是哪一位？”

那个男声说：“哪一位？嘿嘿，我是让你聪明起来的那一位！我告诉你，我给你送了一件礼物就在冰箱里。你看了不要害怕，因为这个礼物是有眼睛，也长了耳朵的。如果你聪明，不再去纠缠别人，它就不会伤害到你。如果你不识趣，一个劲儿像个花痴似的，硬要把别人当成你丈夫，那么，这个礼物可就会要了你的命！你听明白了吗？”

王馨娟大叫：“你、你是武润琼？”

那个男声说：“不对。你看，你又犯了痴是不是？她已经

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你别总想着她。我是她的朋友，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视之中，你别再干傻事，也不许去报警，乖乖地按我的话去做！”

王馨娟吓坏了，一迭声地说：“我不再去找她了，我也不会去报警！求求你，千万别伤害我，我……”

那边的电话“咔”一声挂断了。王馨娟吓得浑身抖作一团，一下子瘫在了地上。

王思果心满意足地关上手机，从小树林里钻出来，得意洋洋地走出了学校大门。

他很为自己的举动骄傲，嘀嘀咕咕地说：“哼，谅这个花痴再有胆子，看到我的炸弹也得吓个半死，再也不敢去找琼琼胡闹了。”

王馨娟在地上坐了好半天，脑子才活动起来，只是腿脚仍是不好使唤。她用手扶着墙，一步步挪到了厨房里，死死盯住了电冰箱。

好半天，她终于鼓起勇气，颤颤巍巍地走过去，伸手拉开冰箱门，看到了一个小盒子。

她吓得立即关上了冰箱，再次瘫倒在地上。

3

武润琼消失了，消失得令哥哥武润宏抬不起头来。

大家虽然表面上不说什么，可看他的眼神总有些怪怪的，仿佛是诧异，又仿佛是询问。

这些日子武润宏，上班以后常常是一言不发，在办公室呆坐。研究案件侦破时，也显得格外消沉，不爱发言。

这天早上，他一到办公室就觉得气氛有些异常。

大刘看他来了，忙说：“武神枪，局长有请！”



武润宏心头一跳，紧张地问：“什么事？”

大刘摇摇头，神秘兮兮地说：“可能是关于前几年你破过的案子。”

武润宏的心提了起来，匆匆忙忙走到六楼局长办公室，只见门半掩着，局长正和周支队长在里面说话。

武润宏一进去，周支队就说：“小武，你看这个！”

他从局长桌上拿起一张省公安厅内部的传真电报，只见上面是有关省第二监狱的一条简讯，题目是：《在押囚犯也有假冒，细心看守识破顶替者》。

武润宏看到刘奎福三个字，眼前一亮，他知道局长为什么找他了。

“局长，这个刘奎福终于捉到了？”

刘奎福是个惯偷集团的头子，两年前由武润宏亲手破获了这个盗窃集团大案，可刘奎福却一直在逃。

局长说：“你先别高兴得太早，你往下看。”

武润宏诧异地看了局长一眼，迅速读下去，没等读完，他的脸色就变了。

“会有这种事？”他兀自嘀咕着，“局长，会不会是看守弄错了？”

局长说：“怎么会错？刘奎福的老爹来看儿子，才发现这个冒名顶替者。小武啊，当年是你办的案，你就再辛苦一下，看看这个冒名顶替者是否和那个盗窃团伙有关。”

周支队说：“肯定有关系。不然，他连冒充也冒充不了。”

局长说：“是啊，这个冒牌刘奎福，对他的身世、劣迹，甚至作案手段，都了解得一清二楚，肯定和这个团伙有关。我怀疑，这家伙一定有前科。”

武润宏说：“难道是刘奎福为了逃避打击，派人顶罪？”

周支队说：“不排除这种可能。咱们在网上大力通缉他两

年多，他东躲西藏的，日子肯定难过。为了长期逍遥法外，他才使用这种手段。”

武润宏此时一颗心才放到了肚子里。他最担心的就是局长找他询问和他妹妹有关的事。

“局长，周支队，我马上去省二监，提审这个刘奎福，看看他是何方神圣，敢到这里来滥竽充数。”

省第二监狱坐落在一片空旷的田野之中，它的旁边就是火葬场的大烟囱。武润宏一边开车，一边胡思乱想。

他看着炼人炉那个高大的烟囱，心中涌起一阵悲凉。这些犯罪分子真是不识时务，人生如此短暂，好好活也不过二万多天，为什么还要折腾犯罪，最后蹲大牢呢？

他又想起了妹妹武润琼，她本来是个多么聪明伶俐的女孩子，为什么也屡屡铤而走险，踏上一条危险的道路呢？这些人真是不可思议，不可理喻。

妹妹消失后，他最近常翻看一些公安业务书籍，尤其是钻研了一阵子犯罪心理学，更感到作为一名公安干警，身上的担子沉重。

省二监的张管教接待了武润宏。

“武神枪，你可有一阵子没来了。”

武润宏说：“我来的少是好事，说明犯罪率下降了。”

张管教说：“在我们省二监正在试行一种新的‘犯罪矫正术’，这是国外很流行的一种，但接受试验的囚犯，必须心理素质比较好，且文化水平要高，理解能力也要强的。你帮我推荐几个囚犯，因为你审案子时，和他们直接较量过，知道哪些人合适当这种实验对象。”

武润宏说：“张干事，你太抬举我了，你对囚犯是最了解的。”

“不行，不行。到了我们这儿，囚号服一穿，手铐一戴，



他们都装得老老实实，我无法深入这些犯罪分子的内心。只有你们办案的时候，那是针锋相对，斗智斗勇，最知道哪些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哪些人是天性顽劣的，我就要选择那些有典型意义的，进行心理矫正。”

武润宏见张管教态度很诚恳，便说：“好吧。既然你这么信任我，回去以后，我把那些家伙排排队，给你提供个名单。”

“好，好！最好写清楚他们的犯罪心理，犯罪动机，简单的案情介绍……”

一个狱警进来报告：“张干事，那个假刘奎福提出来了。”

张干事说：“小武，你去审吧，我看这个家伙就可以做一个典型。他太狡猾了，差点骗了我这只老鹰！”

武润宏跟随着狱警到了审讯室，这里戒备森严，门口一个狱警持枪守候，见了武润宏，举手敬了一个礼。

武润宏推开门，只见一个人穿着囚服背对着他坐在椅子上。听到门响，那人转过脸来，武润宏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人竟然是自己的妹妹武润琼。

武润琼看到来人，也是大吃一惊，她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

门在武润宏的身后咔的一声关上了，屋里，兄妹二人长久地对视着。

良久，武润宏开了口：“琼琼，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武润琼歪歪头，调皮地说：“你不是一心想把我打入大牢吗？我就自己主动进来了。怎么，这不正称了你的心意了吗？”

武润宏看着妹妹穿着囚服的模样，心中隐隐作痛。

“润琼，你知不知道，看着你穿这身衣服，和我在这个地方相见，对于我，就像一场噩梦？”

武润琼却满不在乎地说：“那你为什么还对我穷追猛打，我的骨灰盒和遗书都不能让你罢手?!”



武润宏看着妹妹冷冷眼神，痛心地说：“小妹，你太缺乏法律常识了，你难道不知道，你所做的一切，就是我不追究你，法律也不会放过你吗？”

武润琼却生气地说：“哥，你少给我讲大道理。要是讲起大道理来，我能跟你说上三天三夜，把你给讲晕了。你信不信？”

“那你为什么还知法犯法，铤而走险？”武润宏走到妹妹对面，沉郁地注视着她。

“因为我想做大事，我需要钱，我不想让金钱束缚住我的手脚。我的生命不多了，我再循规蹈矩地生活，就将一事无成！”

“那你现在成了什么？成了一个囚犯！这就是你的大事吗？小妹，你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哇！”

“哼，这是我运气不好，如果这个刘奎福的老爹不来探监，我顶多被判个一年半载的，出去后我还可以继续我的大业。”

武润宏看看妹妹削瘦的面庞，心中一阵酸楚：“小妹，你别逞能了。妈妈听说你失踪了，已经犯了好几次心脏病，住进了医院。你又这么闹地震，她知道了更得担惊受怕了。”

“哥，这就看你的了。你心里要是还有我这个妹妹，就设法把我弄出去。你今天也体味到了，我在这个地方，你心里并不好受，是吧？”

“你想干什么？”

“哥，你完全能够救我，就看你是不是真正爱我了……”

武润琼微微一笑，死死盯住了哥哥的脸。

王馨凤正在护士室给一个患者打针，桌子上的电话响了起

来。

她刚把针扎进那个患者的臀部，无法去接电话，电话铃就一直急促地响个不停。

宋星月正好查房从门口经过，看到她正忙，就进屋接了电话。

“喂，这里是外科护士室。对，你找王馨凤，请稍等，她正给患者打针呢！你是王老师吧，我是宋星月。”

王馨娟一听是宋星月，就像找到了救星似的，哭了起来：“宋博士，有人、有人在我的冰箱里放了一件东西，我……我不知是什么，不敢打开，肯定是害人的……”

宋星月扬起眉毛，说：“你说什么？王老师，你别哭，慢慢说……”

听完王馨娟语无伦次的话，宋星月忙说：“你别害怕，你马上打110报警，让公安局的人去看一下，你自己千万别动它。”

王馨凤此时已经打完了针，脸色苍白地凑过来：“怎么啦？”

宋星月说：“你姐姐说，有人给她打恐吓电话，还在她的冰箱里放了东西——”

“放什么东西？”

“不知道。你姐姐一个人不敢看，这样吧，你马上回去，我让咱们保卫科的人和你一起去。”

王馨娟打完电话，越想越害怕，干脆锁上门逃了出来，专等妹妹和保卫科的人到来。

半小时后，王馨凤和保卫科的那个科长从出租车里一下来，就看到了惊慌失措、满面泪痕的姐姐。

保卫科科长向王馨娟要过钥匙，自己一个人进了门。不一会儿，就听见他大声喊守在门边不敢进去的两姐妹。

“喂，没事了，你们进来吧。又是一个不会爆炸的炸弹。”
两姐妹这才哆哆嗦嗦地进了门。

只见保卫科科长拿着一个纸盒子，让她们看那些雷管和炸药。

“王护士，你看，和上次寄给宋博士的那个炸弹一样，都是需要有人引燃，才会爆炸的！这又是谁干的呢？”

王馨凤尖叫起来：“不用说，又是那个王思果。”

保卫科科长说：“什么，又是他？不会吧！上次我把他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一顿，他怎么还敢这么干？！”

王馨凤说：“哎呀，他又是为了武润琼嘛！”她追问姐姐那个打电话的人都说了些什么？王馨娟向妹妹重复了一遍，她更确信是王思果干的了。

“姐姐，走，我马上陪你去公安局报案。这还了得，他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王馨娟还在犹豫，王馨凤愤愤地说：“姐，你怎么还不醒腔啊？这个假范振云要炸死你，你还护着他？”

王馨娟抹了抹眼角的泪水，再也无话可说，任由妹妹拉扯着上了出租车。

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大刘接待了姐妹俩。王馨凤代替魂不守舍的姐姐，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大刘一边记录，一边惊讶不已。

“会有这种事？你们把那个炸弹带来了么？”

王馨凤说：“没有，我们怕在半道上出乱子。再说，坐汽车也不准带易燃易爆品呀！”

大刘又问：“那个假范振云现在藏在哪里？”

他想起了王馨娟把她化装成老太太，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溜走的那一幕，不禁又好气又好笑。

王馨娟无精打采地说：“我也不知道。”



大刘乘机教训她：“你看看，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报案呢？还帮助她化装成老太太，把我都给骗了。你要是早报案，还能有这回事吗？多危险哪！那个炸弹要是定时的，你不就没命了吗？”

王馨娟只是流泪，默不作声。倒是王馨凤还挺清醒，她提醒大刘：“警察同志，这个炸弹是武润琼的男朋友王思果放的，上次他为了报复宋大夫，就给我们医院邮去了一个！”

“什么？还有这种事？那你们为什么也不报案哪？”大刘生气了，用钢笔敲打着桌面。

“咳，我们当时想，反正也没爆炸……”

“这都是你们知情不举的害处！”

大刘还想说什么，武润宏一脚踏了进来，大刘忙招呼他：“润宏，你快来听听，这又出了乱子了。”

武润宏刚从省二监回来，正心事重重地考虑怎么处理妹妹的事，听大刘叫他，就走了过来。

王馨娟和王馨凤看到了他，同时站了起来。

王馨娟颤声说：“范振云，你、你在这里？”

武润宏怔在那里。

大刘却嘿嘿地笑起来。

5

王思果从王馨娟的学校出来后，没有回电脑公司上班，而是拐进了王亚琴租住的小巷子。

他最近一直没有武润琼的消息，心中十分焦虑，想找表姐聊聊天，顺便打探一下心上人的消息。

王亚琴正在房间里忙碌着，她看到王思果来了，拍拍手上的灰，忙说：“你来的正好，我正想告诉你，我父亲病了，我得回家。”

王思果看到了她已打好了行李卷，不由得一阵心酸。

“你要走了？那……还回不回来了？”

王亚琴神情黯然，坐在行李上，消沉地说：“不回来了。这里是我的伤心地，我永远也不会再踏上这片土地了。”

王思果说：“你这一走，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想想真没意思。”

王亚琴说：“你不是还有武润琼吗？”

王思果长叹一声：“她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好像从人间蒸发掉了似的。”

王亚琴问：“她一直没和你联系？”

王思果摇摇头，沉默不语。

王亚琴刚想说什么，王思果的手机响了。他忙接听，只听了几句就关了机，沮丧地说：“武润宏让我马上去公安局，说是传唤我。表姐，你自己走吧，我恐怕……”

他把后半句话吞了下去，扭头走了出去。

一进刑侦支队的办公室，王思果就看到了自己的杰作：一堆雷管和炸药。

大刘和另一个刑警坐在审讯桌前，喝令他坐下。

王思果慌乱地坐下来，心想：他们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我干的呢？

大刘一拍桌子，厉声说：“王思果，你是一天天在进步哇！前些日子包庇武润琼，用假骨灰盒来骗我们，现在又用炸弹去威胁王馨娟，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王思果抓抓头皮，喻声喻气地说：“刘警司，你没看那是颗假炸弹吗？我、我、我只是吓唬她一下，没别的意思。”

大刘不理他，大声说：“你快说，武润琼藏在哪里？”

王思果说：“我不知道！”

“胡说！你明明是受她指使，去给王馨娟家里送炸弹，想

杀人灭口。”

王思果急忙分辩：“不，我没有受她指使，我也不想杀人灭口。我要是想杀她，就不会主动告诉她，冰箱里有炸弹了。”

“你为什么这样做？”

“我……我是不愿意让她再去纠缠武润琼。这个王馨娟是个花痴，总把润琼当成她死去的丈夫，缠个没完没了的。”

“王思果，你参与没参与武润琼诈骗的行动？”

大刘开始切入主题，他估计王思果一定是武润琼的一个帮凶。

王思果听他这么一问，突然想起了武润琼教他的话，大声说道：“武润琼没有去诈骗，是范振云干的。”

大刘一怔：“你说什么？”

王思果眨眨眼睛，继续说下去：“王馨娟的丈夫范振云和武润琼长得非常相像，他绑架了武润琼，然后，冒充武润琼去银行诈骗，给武润琼栽赃。一切坏事都是他干的，然后嫁祸于人。”

大刘听了有些困惑：“你有什么证据？”

“我就是证人。这些都是武润琼告诉我的，她一个弱女子，被绑架后一直向我呼救，我又不肯报案，就只好与他们周旋。但所有的细节，我都知道。今天你们要不问，我还不能说，我为了保证武润琼的生命安全，不敢说。”

“那你为什么给王馨娟家放炸弹？”

王思果想了想，才说：“王馨娟也和丈夫一起，给武润琼栽赃，包括她来报案，也一定说她丈夫死了，是武润琼冒充了她的丈夫，都是一派胡言乱语。你们想一想，武润琼是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像她的丈夫？就算相像，王馨娟又怎么能分辨不出她是男是女？可她帮她丈夫打掩护，硬说武润琼就是范振云，我才想吓住她，让她闭上嘴，不要到处乱咬人。”

王思果这一番话，把大刘和另一个刑警说得一愣一愣的，一时不知谁是谁非。

“那么，武润琼现在在哪里？”过了半天，大刘又问道。

“我哪里知道哇？她被范振云绑架了，一直不知道押在哪里……”

大刘和另一个刑警听了他的话，顿时面面相觑。

6

市精神病康复中心的走廊里，吴小倩正切切地盼望武润宏来接她。

今天是她出院的日子，经过了三个月的治疗，她的精神分裂症痊愈了，可她的心情却无比沉重。

八点十五分，已办完出院手续的她看到武润宏开着那辆切诺基车来到了医院前的停车场。

吴小倩拎起手提包，向护士们告别，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武润宏跳下车来，正看见她怯怯地向他走来。

他忙上前接过她手中的提包，笑吟吟地说：“你可真够快的，我来晚了吗？”

吴小倩勉强笑了一下：“不，没晚。是我想快点出院，我一分钟也不想在这里多呆了。”

武润宏理解她的心情，忙打开车门。“咱们马上就离开这里，你想上哪儿去？我送你。”

吴小倩坐在车里，却久久不开口说话。武润宏回头一看，只见她满脸是泪。

“小倩，你怎么啦？”他打开车门，走上后车门，挨着她坐下来。



吴小倩清清嗓子，说：“润宏，我对不起你。我住院这三个月，你跑前跑后的，护士和医生都夸你好。咱们已经离婚了，你还这样对我，真让我受不了。”

武润宏宽厚地一笑：“小倩，你说这些干嘛？我早对你妈妈说过了，只要你身体一恢复，咱们就去办复婚手续。”

吴小倩的泪流得更多了。她哽咽道：“润宏，我没脸去和你复婚，我也不配再做你的妻子。我知道，你会原谅我的一切，可我自己不能原谅我自己。”

武润宏握住她的手：“小倩，你别自责，你现在刚刚好了，不说这些不愉快的话题。走，咱们先回家。”

他又走到司机座位上，发动了车子。

吴小倩却说：“你别瞒我了，你的房子已经被拍卖，咱们没有家了。”

武润宏一怔，低声说：“你都知道了？”

吴小倩点点头：“昨天我妈来了，她把一切都告诉了我。润宏，你把我送回我妈妈家，我准备一下，去美国找王小波算账！”

武润宏忙说：“小倩，你别冲动，那个骗子会继续骗你。”

吴小倩倔强地说：“润宏，你不用劝我，我主意已定。这辈子我一定要找到他，他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我也不会放过他！”

看到她态度如此坚决，武润宏不再说什么，发动了车子。

其实，昨天晚上岳母就找到了武润宏，说吴小倩无论如何也要去美国。

岳母无可奈何地说：“润宏啊，你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她仍是执迷不悟，是和那个王小波有不可解的孽缘，我们当父母的也无能为力。你就别管她了，再找个好姑娘，好好过日子吧！”

到了吴家，吴小倩下了车，向他挥挥手，无意请他上楼。

武润宏只好把车调过头来，看着她的身影消失了，才怅然地开车直奔省第二监狱。

这些日子，他每天都去省第二监狱，动员妹妹投案自首。

前几次，武润琼咬紧牙关，就是不听哥哥的话。

她冷嘲热讽地说：“武润宏，你休想拿我做垫脚石往上爬，让我去自首，没门！”

武润宏苦口婆心地劝她：“小妹，你说这话，是不了解哥哥的心。咱俩是双胞胎，几乎可以说算是一个人，只不过住进了两个躯壳而已。你受苦就等于我受苦，我怎么能不心疼你？可你想让我包庇你把你放走，那我也做不到，因为我不能知法犯法。你犯了罪，就等于我犯了罪，我不是不饶恕你，而是不能饶恕我自己。”

“嗨，哥哥，你可真是说得比唱得都好听。既然咱俩是一个人，那好哇！那你就来替我坐牢，我去替你当刑警。怎么样？”

武润宏想不到妹妹会这么说，只好又老老实实地说：“我那只是一个比喻，咱俩还是两个独立的人，在法律上，各自承担自己的责任。”

“怎么样，我这么一说，你又绕回去了！既然你不承认咱俩是一个人，那你就少管我的闲事。咱俩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现在不是武润琼，你不揭发不检举我，谁也不知道这个谜底，这一点，你总应该做得到吧？”

武润宏摇摇头：“润琼，你不要难为哥哥了，我是个刑警，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天职。我就是替你坐牢，你仍然逃脱不了罪责。这是法律，我们谁也大不过法呀！”

武润琼故意说：“法律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也没犯法！”



武润宏说：“小妹，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不要以为自己做的事，都是天衣无缝。你去上海取钱的时候，上海那家银行的内部监控系统，已经把你的一举一动，全录下来了。”

武润琼一怔，却随口说道：“那不是我，是范振云——”

“那你为什么跑到我的办公室，把那一切证据都销毁了？”

武润琼不吱声了。

武润宏又说：“小妹，你和刘金相一起变造存单的事，你也不想承认吗？”

武润琼说：“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变造的？”

“刘金相已经被我们抓捕归案了。他都招供了，说是你亲笔填写的那张中国银行整存整取一千万的存单！”

武润琼叫起来：“是他逼着我写的——”

武润宏说：“那你就去和他当面对质嘛！”

武润琼又不吱声了，大半天，她才幽幽地说：“哥，你真那么狠心，把我送到大牢里去吗？”

武润宏说：“小妹，如果你现在跟我去局里投案自首，也许会得到宽大处理。”

武润琼厉声说：“我现在已经在牢里了，这都是你逼的。我为了不给武家丢脸，冒了范振云的名字，你不放过我；我自己找了个罪名，进了大牢，你还不放过我。武润宏，你还是不是我的亲哥哥？”她流下泪来。

武润宏刚想说话，她做个手势，又一口气说下去。

“我本来是个男孩子，母亲偏偏自作主张把我变成女孩。我拼命反抗，想把自己再变回去，可我又倒霉地染上了艾滋病毒，我到底为什么这么命苦？我自知来日无多，想弄点钱造福社会，你们又来管我，说我触犯了法律。我知道逃不出你的手心，又改头换面、冒名顶替先进了牢门，你还不放过我！武润宏，我恨死你了——”

说完，她挥起小拳头，向哥哥身上砸去。

武润宏一点也不躲闪，沉声说：“你打吧，小妹，只要你跟我去自首，你把我打得只剩一口气，我也得救你！”

武润琼打了几下，突然扑在哥哥的肩头哭了起来。

武润宏抱住妹妹，两人相拥而泣。

门口的狱警听到里面有哭声，打开门一看，怔在那里。

武润琼抹抹眼泪，对哥哥说：“哥，走吧，你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里吧！”

武润宏握住妹妹的手，眼中再次流下了热泪。



第十八章 奇异的“犯罪矫正术”

1

十月的天空，秋高气爽，白云飞渡。

市中级人民法院临街的桥式走廊上，一大早就站满了各种各样的人。金融诈骗案主犯刘金相、武润琼，今天将被提起公诉，当庭受审。

这时候，一辆警车怪叫着，从街心急驶而来，“完了——完了——”的警笛声，凄厉地划破清晨的宁静。

囚车的门打开了，武润琼先走下来。

人们没想到诈骗案犯竟是个如此年轻的女性。她今天恢复了女性的打扮，穿一件元白色的羊毛衫，脚蹬一双黑色高跟鞋，下身穿条绒牛仔裤，裤角上带着一圈白色的流苏，低着头避开人们的眼目，从台阶上快步走进法庭的大门。

法庭，自有一种特殊的气氛，这里的椅子、桌子都与别处不同。审判长的椅子高高在上，代表了法律的尊严和神圣；被告席却充满了令人生畏的不祥之感，坐在这把椅子上的人，大都和手拷、铁窗有关。这一时坐在这里，下一刻也许被判死刑，在一颗子弹的痛吻下从世上消失。

审判大厅里，庄严肃穆。

旁听席上已坐满了人。庄严的审判庭里，审判长、公诉人、证人、辩护律师的席位上，只有黑字金匾守在那里，台上

空无一人。

俄顷，身穿法警服装的书记员朗声宣布：“请审判长出庭！”

一位法官英姿勃勃地走上了审判台。随着法警“带被告武润琼、刘金相”的声音响起，人们的目光又转向法庭的玻璃大门。

武润琼和刘金相从大厅门口被押进来。没人知道武润琼此时此刻的心情。只见她面色惨白、眼帘低垂、目光茫然，碎步走向被告席。另一被告是个剃了光头的男人，个头不高，瘦削的脸上两眼深陷，身穿一件方格子夹克外套，紧跟在她的后面。

审判长命两个被告人自报身份、简历之后，旁听席上一片哗然。

就是这样的一男一女，看上去质朴端庄，怎么会勾结到一起，成为耸人听闻的诈骗案的被告人呢？

尤其让人困惑的是，在当庭审理时，他们的供词互相矛盾，在到底是谁“洗票”的问题上，互相推诿。那么，到底是谁兴起了那个罪恶的念头，把储户的钱划到自己的账上，又用变造的存款单骗取他们的信任，使九百万元巨款，从银行神秘地消失了？

到底是谁亲手把一张“五十”元的存单，用退字灵这种神奇的化学药液，使这张纸上的字迹化为乌有，成为可以任意涂写上天文数字的存单呢？

法官严厉地追问：“武润琼，你老实交代，到底是谁洗的票？”

武润琼的脚在地上不安地拍打着，开口说：“我不知道，刘金相交给我存单时，上面就没有字。”

法官又问：“刘金相，是你洗的票吗？”



刘金相在椅子上坐姿不端正，被法官警告了好几次，此时他端正了一下姿势。

“不知道，武润琼交给我的时候，就是空白的。”

公诉人气愤地说：“你们不要互相推托罪责，抵赖是没有用的，本法庭可以确认你们是共同犯罪，谁也逃不出法网。”

两人沉默了。

法官决定单独审问。刘金相被押走了，法庭上只有武润琼时，她供出了这件大诈骗案的密谋过程。

在著名的鸢飞大酒店，武润琼以市第三敬老院院长的身份，与无业游民但却以中国人民银行省分行工作人员自称的刘金相相见，灯红酒绿之中，一个诈骗计划正在酝酿之中。

武润琼交代，刘金相问她能否拉到存款，让她以高息吸收存款，拉到中国银行，然后两人各分百分之五十。

此后，刘金相便通过武润琼敬老院里的老人家属、省四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天龙，东北联大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傅天林等人，从省国债服务部，骗取了一千万元的汇票一张，存入中国银行某分行的对公存款组。

武润琼伙同刘金相在刘家，把刘金相用假名存入银行的五十元钱后得到的一张存单，用退字灵消去字迹，在上面变造了一张定期一年金额一千万的“中国银行定期整存整取存单”，交给了省财政国债服务部。

然后，他们又利用中国人民银行某分行对公存款组负责人李宝田，从中国银行某分行诈骗资金九百万元。

一笔巨额诈骗，如此轻易地完成了。

法官严厉地审问武润琼：“到底是谁洗的票？”

“我不知道。我那天中午被刘金相叫到家中，一进门，他家还有三个人，一个是他的表弟，姓孙，叫什么大刚，还有一

个瘦瘦高高的也是他的表弟，另有一个是南方人，是在市场上销售“涂改灵”的商贩，他们正在忙着什么，面前摆了几小瓶药水。看我进去，他们就收了起来，我们几个一起吃的午饭。下午人都走后，刘金相拿出了假存单，空白的，让我填写内容……”

武润琼的话，让法官也辨不清真伪。

“那你为什么填写？”

武润琼说：“我当时不想填，我说，这是犯法的。可刘金相说，保证出不了事。他在‘黑道’上，我若不填，就走不了，就只好填了……”

“传刘金相，当庭对质！”法官一声令下，刘金相又被押了上来。

可是，这一男一女的对质十分微妙。

“谁洗的票？”法官问。

“我不知道，刘金相给我时，就是空白的。”武润琼答。

她既不说是自己洗的，也不说是刘金相洗的。

刘金相也是如此说：“我不知道是谁洗的，她给我时，就是空白的。”

法官又问：“你去他家时有三个人是不是在洗票？”

武润琼答道：“我不知道，只看见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有小瓶子……”

在法庭上，公诉人一件件举证。

刘武二人合谋诈骗，罪证确凿，他们在法庭上也供认不讳，可谁是始作俑者？

刘金相摆出一副天真无辜的脸谱，说自己过去一向清白守法，不知诈骗为何物，是武润琼教唆他拉存款抵贷款，又教他洗票骗取储户信任。

武润琼却说她犯罪出于无奈，刘金相胁迫他卷入诈骗，说



他在公安局在“道”上都有人，不填不办就走不了，把一桩合谋诈骗案又变成了陷害案，在法庭上喊冤叫屈，一时，令法庭和旁听的人莫衷一是。

这场扑朔迷离而又令人啼笑皆非的特大诈骗案，是由一封神秘的匿名信东窗事发的。

检举信上的笔迹，经鉴定，竟是刘金相所写。

那么，他为什么一边犯罪，一边检举武润琼，也就等于检举他自己，他的目的何在？

是出于良心发现？还是分赃不均引起了内讧？他又为何失踪潜逃？

一桩巨额诈骗案，留下了许多笑柄和疑点，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法官们也困惑了。到底是她被他威胁，还是他被她教唆？

2

深夜，宋星月博士乘一辆出租车从医院赶回住宅，在离家不到十几米的地方，是一条小巷车子，进不去，他下了车，付给了司机车费，吹着口哨往前走。此时，一个黑影从一棵大树后面闪出来，悄悄跟在了他的身后。

宋星月今天很开心，他又成功地为一例变性手术患者做完了手术，下手术台已是十点半钟，他吃了一点厨师特意为他做的夜宵，就赶了回来。

走到家门口，他突然想起还有一件事要叮嘱一下护士，便拨通了手机。

是王馨凤接的电话。宋博士嘱咐了几句之后，关上手机，往楼上走去。

他住在三楼，此时，夜深人静，楼道里一片漆黑。宋星月

因为很熟悉这个环境，一路快步地上了楼。到自家门前掏出钥匙，正要开门，突然听到背后有脚步声，他机警地问：“谁?!”

有人在黑暗中说：“宋大夫，是我，我等了你好久了。”

宋星月没听出是谁，便问道：“你是谁?”

只听黑暗中的人说：“我是王思果，宋大夫，你听不出来吗?”

宋星月这才放了心，笑着说：“呀，王先生，你找我有事，怎么不事先打个电话?”他边说边随手打开了房门。

王思果此时也走到门前，他低声说：“宋大夫，这件事我不好到班上找你，只能在家里跟你说。你下班怎么这么晚?”

宋星月说：“我今天又有一例大手术，进行了十多个小时，回来晚了。你坐啊，我给你泡茶。”

他尽管十分惊诧于王思果的造访，却也没有任何提防，只是揉揉疲惫的眼睛，就去张罗招待客人。

王思果今天来，却怀有极其阴险的目的，他要逼迫宋星月，为武润琼做出一份医学鉴定，证明她有精神分裂症，以帮助她逃避法律的制裁。

宋星月不知他居心叵测，一边给他泡茶，一边问：“王先生，小武好吗?我上次在王馨娟家里发现了她，给她送去了一些治疗艾滋病的书籍。可是后来我又去给她送药，听说她又走了……”

王思果接过茶，却没心思喝，他把茶杯放到一边，低声说道：“她不好……”

宋星月一震：“怎么啦?是不是……”

“她进了大牢了——”王思果阴沉沉地说，死死地盯住了宋星月。

“什么?进了大牢?为什么?”宋星月忙追问。

“咳，一言难尽，她本来就有病，和正常人不一样，所以



糊里糊涂地就犯了法呗！宋大夫，我今天来找你，就是为了求你帮帮忙，救救润琼——”

王思果一边说，一边从手袋里掏出一个大纸包。

“宋大夫，这是五万元钱。请你先收下……”

宋星月不明白他的意思，忙说：“哎，你这是干什么？是不是让我帮小武治病？你放心，就是她在牢里，我也会帮她治病的，你不用这样——”

他把那个纸包拿起来，递还给王思果。

王思果接过去，却又放到了茶几上，焦急地说：“宋大夫，是这样的，我听人说患有精神病的人，就可以不负法律责任。我想让你帮帮忙，给武润琼打这么一张证明，把她救出来。”

宋星月听了，连连摇头：“王先生，这个证明我不能打，因为首先，我不是精神病方面的专家；其次，小武没有这方面的疾病。我出这种伪证，是违法的。”

王思果听到这里，立起了眼睛。“宋大夫，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告诉你，我来求你，是看得起你！你是武润琼的主治医师，你明明知道她有易性癖，这也是一种精神病嘛！”

宋星月见他如此无知，只好给他解释易性癖不是精神病，只是一种心理疾患，而精神病的定义，是一种严重的精神异常疾病，患者通常不能进行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不能工作，而且有可能导致极其严重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如凶杀、伤害、性犯罪和盗窃犯罪等。

他对王思果说：“精神病主要包括精神分裂症、情绪性精神病和癫痫等。主要症状表现为：认识、情感、意志三方面内在活动的统一性被破坏，个性特征有明显的改变，自制力丧失，常伴有幻觉、妄想支配其行为。这种人犯罪被界定为无责任能力。”

宋星月边说边看王思果，见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眼神中竟有某种疯狂的成分。他心里害怕，可还是耐心地讲下去。

“而武润琼的易性癖不属于精神病的范畴，只属于变态性人格，变态人格患者在解剖生理上，可能有些神经系统功能上的障碍，但一般没有神经系统的形态察觉上的病理变化。因为他们不具有真正精神病的特点，不是明显的精神活动紊乱和行为紊乱。所以，变态人格所实施的非法犯罪行为，一般都判定为有责任能力。”

王思果不耐烦地听着宋星月的长篇大论，越听越没有希望，越听心里越烦，最后，他大喝一声：“够了！你还有完没完？我告诉你，这个鉴定，你必须做！”

说着，他猛然掏出一把匕首，一下子扎在了宋星月大夫的木头茶几上。

宋星月顿时吓得闭上了嘴。

3

在女子监狱里，武润宏和刘管教相对而坐，听这位女管教讲述妹妹的近况。

“武神枪啊，你妹妹最近可是变化太大了。她的偏执犯罪心理，完全纠正过来了。”

武润宏笑了。“你那种‘矫正术’真有那么神奇？我这个小妹妹可不是好改造的人。”

“哎呀，你怎么不相信科学呢？我告诉你呀，我用的这一套‘犯罪心理矫正术’非常合理，我可以让你看看录像。”

刘管教打开放像机，放上了一盘带子。

“绝大多数犯罪行为的发生，总是在犯罪动机的推动下实施的。因此，要预防和矫正犯罪，首先就必须矫正这一产生犯

罪的内在动力。”

刘管教熟练地把片子从头倒了一遍，边倒带子，边说：“导致犯罪人实施犯罪的内部动力，是由犯罪人的愿望和意图这一自觉意识水平的犯罪动机，以及犯罪人的内部压力和张力这一潜意识水平犯罪动机两部分构成，那么，纠正和矫治犯罪动机，也要从意识和潜意识的两方面来入手。”

武润宏说：“哎呀，你这套理论专业性太强了，我根本就听不懂。”

“好。我简单地跟你说说：我们采用了五种方法。你来看——”

她放开了录像，只见武润琼和两个囚犯坐在一起，正说着什么。

“这叫‘P——N——EX’三人组合疗法，属于说理式治疗的一种。这是由不同的人，组成小群体治疗的方法。其中P为有犯罪心理的人，N为无犯罪心理的人，EX为以前有犯罪心理现在已经治愈的人。”

武润宏聚精会神地听着，看着画面。

“在这个小群体中，三种人相聚交谈、探讨、提醒、规劝等等，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进行正面引导，促使其自身的觉悟，改变其心理过程的反社会意识，放弃犯罪动机。”

武润宏看到妹妹被其中一个人说得频频点头，露出动人的笑脸。

“这里，N是小群体的主导，他必须掌握全局，防止被P同化，在矫治中N应扮成EX为宜，这样做更有利于接近P，使用现身说法，促使P的心理感应，激活P的良知和理性，提高矫治效果。”

刘管教又放了一盒录像带，只见上面的武润琼正在奋力打

击沙袋，一个个沙袋被她打击得滴溜溜乱转。

她又说：“这是发泄式治疗法中的生理发泄法。生理发泄法是用剧烈的痛楚，超负荷的体力支出等排泄不满情绪、悲痛的感觉等等，这种生理发泄可以抑制大脑的顽强的工作，使之停顿下来，达到心理的平衡。”

武润宏笑了。“刘管教，我小妹的心理不平衡可是从小就开始了，她总愤愤不平于自己明明是个男人，而我妈妈偏偏把她变成了女人。”

刘管教会说：“这种发泄式疗法，对她很奏效，主要适用于因情绪异常而引发的犯罪动机。引导被矫治者将受压抑的情绪释放出来，将心理充满而形成的高压的‘岩浆’喷射出来，减轻心理压力，达到心理平衡。”

她又放了一盘带子，继续说：“还有一种叫‘生理——心理式，矫治法。”

武润宏说：“这种方法怎么治疗？”

刘管教会说：“生理——心理式矫治法，是通过生理刺激、心理应激反应的手段，引起被治疗者的刺激反应。以消除其犯罪心理定势。这也分三种：一种叫做电击想像法。”

随着她的话，只见一个犯人躺在床上，身上被固定，一个医护人员手拿电击棒。

“这是犯罪人的犯罪心理逐步膨胀时，施以电击，在矫治中反复出现犯罪心理的有关特征，并不断施以电击，以造成一种反应定势。以后，一旦出现原来的犯罪心理，犯人便会联想起电击的感受，由此抑制了犯罪心理的恶性膨胀，使犯罪动机得以消除。”

武润宏脸上现出惊恐之色：“对我妹妹也施行了电击想像法？”

刘管教会笑了。“你别紧张，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习癖化了

的犯罪，如性犯罪心理，偷盗犯罪心理，纵火犯罪心理等犯人的治疗。”

武润宏长长松了一口气。

“你看，给你妹妹进行的是‘厌恶法’。这是根据条件反射的原理，利用大脑对某种客观事物的拒绝、反叛，以压制犯罪心理的发展，主要有脱水吗啡厌恶法，羞耻厌恶疗法，紧张厌恶疗法。”

录像机放出武润琼在接受注射治疗的镜头。

武润宏长吁出一口气，感动地说：“谢谢你让我妹妹参加如此科学而先进的犯罪矫正术。”

刘管教说：“你放心，你大义灭亲，把妹妹从一个偷窃的案子中识别出来，又动员她投案自首，这种精神也感动了我，我一定全力救治你的妹妹。不出半年，我就把一个心理完全正常的武润琼交给你这位大仁大义的好哥哥。”

武润宏紧紧握住了她的手。

刘管教又说：“现在，我正给她进行生物疗法。这种疗法是一种辅助性矫治措施，它从生理学的角度出发，利用医学手段，控制被矫治对象的中枢神经系统，达到调整被矫治者的神智、情绪、心境等心理活动，主要是用药物治疗，必要的时候，也可能进行手术治疗……”

两人正说着，只听狱警报告：“刘管教，武润琼在探监室等候探视——”

武润宏站起身来，抹去眼角悄悄溢出一滴泪，随着狱警出了门。

傍晚，微风吹动了窗前的柳枝儿，也吹动了站在窗前的王

馨娟的长发。

她正在呆望着窗下的小径，等着一个人。过了片刻，她有些焦急，忙转身走到电话机前，打了一个电话。

只见她表情羞涩地“喂”了一声，轻声说：“润宏吗？我是馨娟，你怎么还没到呀？”

武润宏此时正在车里，他脸上笑咪咪的，大声说：“我正在路上，这条主干线塞车，不过你别担心，五分钟之后，我一定会赶到。你别着急！”

王馨娟说：“我倒是不着急，我就怕咱们去晚了，误了润琼的演出。”

武润宏笑了：“晚不了，他们新岸艺术团的团长方才还给我打来电话，说得等着咱们去了，才开演呢。这是一场汇报演出，参加观看的都是家属。”

王馨娟忙说：“那好，润宏。你正在开车，我不多说了，一会儿见！”

她放下电话，走到镜子前，看看镜中自己幸福的模样，笑容更加灿烂而羞涩了。

上次她去公安局，误把武润宏当成了武润琼，受了惊吓。当得知这个英俊的小伙子是武润琼的龙凤胎哥哥时，她更为吃惊了，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武润宏却十分热情地请她坐下，对妹妹给她带来的困扰表示深深的歉意，并信誓旦旦地说：“王老师，谢谢你到公安机关来说明情况，我向你保证，我妹妹不会再骚扰你了，她已经在牢里了。”

此时，老局长从外面走进来，当着众人的面说：“我们局里又出了一位大义灭亲的英雄，武润宏同志在省第二监狱主动揭发检举其妹妹武润琼冒名顶替的案子，要知道，他是嫌犯的亲哥哥，非常难能可贵。”



局长的话，引来同事们敬佩的目光，令王馨娟热泪盈眶。

王馨凤快言快语地说：“呀，真想不到，双胞胎的性格如此不同，武润琼竟然会有这么好的一位哥哥。”

王馨娟姐妹告辞出来时，武润宏把她们送了很远，同时诚挚地说：“王老师，你今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可以找我，我要替妹妹弥补她的过失。”

王馨娟万分感动地连连道谢，脸上笑着，眼泪却不听话地流了下来。

突然之间，武润宏说：“我想起来了，那次我在玩具店见到过你，你还帮我挑了那个叫‘流氓兔’的玩具……”

王馨娟眼中闪出了光芒，她羞涩地笑了：“我也想起来了，可惜我原来还觉得那是你妹妹……”

两个人彼此深情地看了几眼，突然就有了意味深长的沉默。

等只剩下两姐妹时，王馨凤说：“哎呀，姐姐，你不是就想找个姐夫的替身吗？我看这个武润宏还差不多！”

经妹妹这么一说，痴心的王馨娟不好意思地笑了，一颗心已悄悄移向了真正可爱的人。

回到办公室，武润宏看了她的报案记录，非常同情这个痴情女子，更为妹妹不人道地冒充人家的丈夫而内疚，便经常打电话问寒问暖。王馨娟得知他的家庭也很不幸，对他也多了几分同情。日子一久，两个性格相近经历相似的年轻人，心越来越靠近了。

加上妹妹王馨凤常常在他们之间穿针引线，两人心有灵犀一点通，彼此心照不宣地相爱了。

只不过，他们谁也不说破，只凭这种美好的情愫自己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今天一大早，武润宏就打来电话，说妹妹武润琼因为改造

得好，被当作典型选进了新岸艺术团。她自幼嗓子好，不久就成了团里的“女中音一号”，今天是她的首场演出，监狱长邀请武润宏前来观看。武润宏便问她，想不想去看这场演出。

王馨娟高兴地说：“怎么不想看，妹妹改造好了，是咱们全家的福音，我一定去。”于是，武润宏答应下班时来接她。

一阵鸣笛声打断了她幸福的遐想，她探头一看，武润宏的车已经到了楼下。

她打开窗户，冲着楼下仰头张望的武润宏摆摆手，抓起外套，像个小鸟一样身手轻盈地飞出了房间。

武润宏笑咪咪地等在门口，见她下来，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

王馨娟深情地望了他一眼，突然“扑”一下笑出来。

武润宏问：“怎么啦，我有什么可笑的吗？”

王馨娟说：“我在想，如果妹妹看到咱俩一起出现，不知会是什么表情？”

武润宏想了一下，也哈哈大笑起来。

5

省女子监狱的门口，今晚十分热闹，前来观看演出的家属们笑语喧哗。

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开了过来。

王思果先从车里钻出来，对还在坐着的宋星月说：“到了，下车吧。”

宋星月却没有马上下车，他坐在车里，看着高墙电网，心中涌起难言的苦涩。

那天晚上，王思果用刀子逼迫这位好心的医学博士，让他为武润琼作伪证，把他吓得目瞪口呆。

他大声说：“王先生，你别那么冲动，咱们可不可以商量一下，不用作伪证，却也能救出武润琼？”

王思果一听他有所松动，忙问：“你答应了？”

宋星月说：“你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王思果高兴了。“你快说，只要你肯救琼琼，咱们什么都好商量。”

宋星月说：“那……就请你把匕首收回去。”

他虽然是外科医生，但平日里却极其讨厌匕首呀、剪刀呀之类的东西。

王思果听话地把匕首收回去，在自己的胳膊上比量着，傻乎乎地说：“宋大夫，谢谢你救了我的命。如果你不答应，我今天就不打算回去了，我就想当着你的面，把这一腔血全放了完事！”

宋星月说：“你别比划了，快收起来，咱们好说正经事。”

等王思果把匕首收好，他才定下心来。

“王先生，其实像武润琼这种情况，比较特殊。她身体有病，即使是进了大牢，也完全可以让她保外就医，只要我们给她做担保，她就可以不坐牢！”

王思果对法律是一窍不通，听宋博士这么一说，顿时喜笑颜开。

“好哇！那我们就去担保呀！”

宋星月说：“不过，这件事还有难度。”

王思果急不可耐地说：“有什么难度？只要你开个证明，证明她有艾滋病，不就行了？”

“问题不在我这里，而在小武那里。你想想看，她没入狱之前，每天都东躲西藏的，我们根本找不到她的踪影。如果把她保出来，她又故伎重演，公安局找不到人，你我可难逃干系了。”

王思果听了，眨巴眨巴眼睛：“怎么，你又不想替她担保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当然希望把她保出来，让她固定地住进一个医院，接受艾滋病治疗，就怕她本人不愿意。”

“她怎么会不愿意？难道她愿意坐牢也不愿意治病？”

宋星月说：“你不了解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特殊心理。他们在社会上受到的歧视，可能不亚于被判刑收监。”

王思果说：“这个你就别管了。我明天就去探监，一定说服她，让她乖乖地出来治病，不再乱跑了。”

“你明天去看她，那……我也和你一起去，动员说服她！”

就这样，两个人化干戈为玉帛，今天早上一同来到了监狱。

可管教干部告诉他们，武润琼今天到新岸艺术团去排练了，晚上有演出。

王思果一听，忙央求管教允许自己晚上来看演出。

“我是武润琼的男朋友，我来看演出，更有利于她的改造。”

王思果常来探监，竟然也学会了一些套话，来取悦看守管教们了。

“好吧，今天晚上，她哥哥也来看她的演出，你们一起来吧。”

于是，今晚两人再次结伴赶到监狱。

宋星月慢慢从车里钻出来，万分感慨地说：“王先生，我真的不敢相信，小武会犯了罪，走入了这阴森森的大墙。”

王思果说：“我也是受不了这个打击，万般无奈才去求你的。你还没看到她穿囚服的样子呢，特别可怜呀！我真是宁可自己去坐牢，也不愿意看到她那个样子。可惜，她作案时没让我参与，我想顶替她，都没法办到，让她哥哥武润宏一下子就给看穿了。”



宋星月看到他一脸真挚，很受感动。

“王先生，你的本质是个好人，就是太爱冲动了。我每次都让你的好心给吓个半死！”

王思果不好意思地笑了。他拉住宋星月的手说：“宋大夫，你才是真正的好人，等这次把琼琼保出来，我找个五星级的饭店，好好感谢你。”

宋星月忙说：“不用，不用。我不值得谢，要是当初我坚持住，不给她动手术，也许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两人正说着，武润宏的车到了，宋星月见从车里走下来的王馨娟，先是有点惊讶，随后就明白了。他握着她的手说：“祝福你王老师，这回你可没认错人，武警司可是个优秀的男人！”

王思果也拉住王馨娟的手，一迭声地道歉！

这四个人组成一支奇异的队伍，进了监狱的大门。

6

这是一场特别的演出，因为台上的演员是囚犯，台下的观众也是囚犯。

武润宏坐在观众席上，心里异常紧张。

妹妹武润琼从小就有两大爱好：爱哭和爱唱歌。

拿着小小的扫帚把歌唱，倚着小小的椅子哭泣，哭声和笑声都是她这位家中大小姐的拿手好戏。

说来好笑，武母爱唱歌，可却五音不全，她教给女儿的歌曲全是跑调的，这让爱唱歌的武润琼出了不少洋相。

她小时候在家里唱倒还无妨，到学校和同学们一合唱，她那跟妈妈学的跑调乱拐弯的嗓音就把音乐老师笑歪了嘴。

可是，她很快就克服了这个毛病，成了学校里的文娱积极

分子，也成了他们家的“厨房歌手”。

“厨房歌手”当然是幽默的哥哥武润宏给妹妹命的名。

因为父母都工作，这对双胞胎平日里就得干家务，兄妹俩也有分工。

哥哥武润宏买菜买煤球，而武润琼就管做饭洗衣服。

于是，这个厨房歌手的工作效率，就全凭她当天唱的歌的旋律和节拍来决定了。

如果她今天唱的是首进行曲，那么，就听见厨房里一片乒乒乓乓，碗碟很快就洗完了，饭菜也很快上了桌。

如果她唱的是一支抒情的歌子，那么，武润宏就得挨饿了。因为她边做饭边抒情，两者往往不能兼顾，常常是光去抒情了，饭菜还没着落。

她要是唱起京剧来，就更麻烦。那一波三折的拖腔，常常是锅里的油马上就开了，冒出了浓烟，她还在那里咿咿呀呀地唱个没完。这时候，就得武润宏去救场了，不然，兄妹俩就得吃上一顿焦糊怪味的饭菜了。

回忆起这些难忘的往事，武润宏的眼睛湿了。他正在擦眼泪时，只听王馨娟低声说：“快看，润琼出来了。”

武润宏忙往台上看去，只见武润琼恢复了女儿装束，穿了一件红色的曳地长裙，手拿麦克风款款地走到了大红幕前，朗声报幕：“新岸之花艺术团汇报演出，现在开始！”追光灯把她打成了一位灿烂的明星。

囚犯们鼓起掌来。武润宏身边坐着监狱长，此时对他说：“小武，你妹妹可真是做明星的材料，她每到一个监狱演出完毕，那里总有一批囚犯因为受她的感染，立功减刑的。”

武润宏听了心里热呼呼的，忙说：“是你们的‘犯罪矫正术’救了我妹妹！”

监狱长说：“也不完全是这样。她的现身说法很有说服



力，我们每次演出完毕，还要组织这些演员到囚犯中去座谈，让他们自述改造的经历，每次你妹妹的自述，总是催人泪下。她讲自己的犯罪过程，然后讲哥哥怎么四处追踪她，把她逼得自己进了监狱，然后，你又动员她投案自首。罪犯们听得非常入迷，她这个典型，对于其他囚犯的改造，很有积极意义。”

演出开始了，首先是武润琼唱了一首监狱中广为流传的《忏悔》，接着演讲自己的犯罪和被改造的经历，随后她又唱了一首《白发亲娘》和《铁窗泪》。

武润宏听到她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台下一片哭泣声，女囚们被她的曲折的人生经历感动了。

而她的歌声，更是赢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中间又是武润琼的主打歌《辣妹子》、《走进新时代》。

演出接近结束时，也是她独唱《永不分开》、《世界的爱》、《爱我中华》。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武润琼走向了后台。

武润琼正在换衣服，看见了哥哥，她先是一怔。然后调皮地歪歪头说：“怎么样，厨房歌手大展歌喉，你没闻到焦糊的味吧！”

武润宏深情地注视着妹妹，听到她的嗓子已经唱哑了。

他说不出话来，只是频频点头。

这时，新岸艺术团的团长挤过来，拿了一大堆生鸡蛋。

“来，小武，快喝几个润润嗓子。”

武润琼笑了，接过一个鸡蛋，打了一个口，扬起脖子喝了下去。

边上的一个演员说：“团长偏心，我们演出一场，只给一个生鸡蛋喝，就对小武不限量！”

团长说：“哎，小武是咱们的台柱子，我当然得重点保护

了。”

武润琼喝完了鸡蛋，王思果也凑上来。

“琼琼，你唱得真好，把宋大夫都感动哭了。他说他三十多年来还没哭过呢！”

武润琼吃惊地说：“宋大夫也来了？”

“对。他还想帮助你保外就医呢！”

团长忙说：“不用别人保，我们艺术团马上就把她调出去，当专职演员啦！”

武润宏说：“润琼，你的身体怎么样？我看，你还是到宋大夫那里，去接受治疗吧。”

武润琼听到哥哥的话，脸色沉了下来。刚想说话，又看到从旁边挤上来的王馨娟，她瞪大了眼睛。

王馨娟则落落大方地走过来，友爱地说：“润琼，祝贺你的新生！”

武润琼惭愧地低下头去。

7

这是一个无比灿烂的春日，阳光照耀着遍地新绿。武润宏办公室的窗台上，一盆君子兰正在怒放。

他正伏案写着什么，大刘推门进来。

“武大队长，要当新郎了，还这么兢兢业业啊？”

他把文件放在桌子上，自己也靠到桌前，指指腕上的手表，示意他该下班了。

“大刘，你不说我倒忘了，馨娟让我中午去婚纱店接她。”

大刘羡慕地说：“武队，你可真有福气，夫人一个比一个漂亮。我原来觉得吴小倩就是个大美人了，可再看看王馨娟，

才知道什么叫韵味。哎，喝喜酒的时候，可别忘了告诉我——”

武润宏笑了：“哪能忘了你，你还是大媒人呢！”

大刘打了一个响指：“这还差不多。我就怕你过河拆桥，把这茬给忘了。”

武润宏翻翻文件：“这几个案子都很急，你先走吧。我过一会儿再走。”

大刘摇摇头，走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门又被推开了，武润宏抬起头一看，见是王思果笑咪咪地站在门外。

“大哥，你升官了换了办公室，我说怎么找不到你了。”

武润宏招呼他进门。“润琼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王思果说：“我这就是来跟你汇报的。琼琼，快进来吧！”

武润琼却躲在他的身后，像个孩子一样跟哥哥捉迷藏。

武润宏看到妹妹，惊喜地叫了一声：“小妹，你出来了！”

王思果说：“多亏了宋大夫，他一趟趟地往监狱跑，拿着润琼的病历，说明情况，要求为她办理保外就医。”

武润琼笑嘻嘻地指着王思果的鼻子说：“哥，他还有脸说呢！他给人家宋博士寄过炸弹，幸亏王亚琴的表弟有点法律常识，没安装自动爆炸装置，要不然，他比我还得早进大牢！”

武润宏说：“你们俩呀，谁也别说谁，半斤对八两，一对法盲。”

三个人开心地笑起来。

此时，武润宏的手机响了，他看了看号码，忙说：“哎呀，馨娟找我，她正在婚纱店，我得去接她了。走，一起去

吧！”

王思果一听，忙拐拐武润琼：“琼琼，咱俩也去买一套婚纱，和哥哥一起把喜事办了。你说好不好？”

武润琼白了他一眼，说道：“不好！谁和你结婚？”

王思果向哥哥诉苦：“你说琼琼多霸道，我只和她名义上结婚，她都不同意，让我连个名义丈夫都当不成。”

三人又笑起来。

此时，婚纱店里，王馨凤在试衣间门口徘徊，不耐烦地喊道：

“姐姐，行了，出来吧，你美到哪里是一站啊！”

试衣间的门开了，穿着婚纱的王馨娟走了出来，在王馨凤身边转了几圈。

“小凤，好看吗？”

王馨凤大惊小怪地说：“天哪，姐姐，你怎么越活越年轻了？你和范振云结婚那会儿，也没有这么漂亮啊！”

提起范振云，王馨娟的脸上一沉。王馨凤忙说：“好啦，好啦。姐，你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武润宏比范振云好一百倍，那个范振云是个大色鬼，我都替你不值！”

王馨娟一听到武润宏的名字，脸上马上又多云转晴了。

“咦，润宏怎么还不来？是不是忙起来，又把咱们忘了！”

王馨凤说：“好，就买这一件，他不来，我就替他定了。”

她的话音未落，就看到武润宏急匆匆地走过来，东张西望地寻找着。

王馨娟向他招手，娇声说：“润宏，我在这儿！”

武润宏一步步向她走来，脸上现出幸福的笑容，手里捧着一束鲜红的玫瑰花。

变性美人

Bian Xing Mei Ren

此时，商店的音箱里正播放着一首曲子《地久天长》，美妙的旋律围绕着这一对心心相印的恋人，两人相拥而笑，王馨娟羞涩的笑脸，比玫瑰还要艳丽……